

武俠世界

定時掌（抗日英雄事蹟） 蕭逸·著

這是日僞時代大上海一件轟天動地的大血案，使到上海每個中國人，內心都留下了火熱的烙印，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件事，亦永遠不會忘記了這位捨身取義，一心一意的志在爲中國同胞捨生的愛國義士雲九先生……

$4.00

第25年 2 革新號

編者話

蕭逸先生今期別開生面爲本刊撰寫一個抗日英雄的故事——﹁定時掌﹂。全文長達十餘萬言，眞人眞事，一氣呵成。是敍述日治時代大上海一件轟天動地大血案發生的始末，由一個志在爲中國同胞捨生的愛國義士身上展開，他名叫雲九，由於不齒媚日通敵的大漢奸所爲，於是三番數次拚盡性命去對付他們，破壞他們，深入虎穴，抵受酷刑，結果還是爲國捐軀，壯烈犧牲。過程之激烈昂揚、可歌可泣，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他不但使到當時上海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留下了火熱的烙印，而且還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英勇事蹟，誠屬一部不可多睹的不朽佳作，敬請先睹爲快。

** ** **

馬雲的﹁千門故事集﹂是寫盡時下社會的千門百態，光怪陸離，他下期再度替本刊撰寫另一部新作——﹁高手﹂，題材新穎筆法一流，敬希垂注。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騰作品：俠情鬥智故事——﹁名捕、煞星﹂。講述一個名捕頭爲了追回一批被劫的庫銀，竟然潛入牢獄救出一名大煞星，用心良苦，難對人言，欲知其詳，下期分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期
（總號123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72.5.12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抗日英雄事蹟

定時掌

蕭逸·著
可飛·圖

抗日英雄　車廂顯威

月台上到處都是亂嘈嘈的，小販高聲的喧叫着，賣的是烟捲瓜子，還有本地的特產——酥糖。

火車是一大早由南京「下關」出發的，算算時間已經七八個小時了，現在才到蘇州，看樣子到上海非天黑不可！像一條大懶獸似的，扒在閃着銀色電光的鋼軌上直喘着氣——火車這玩藝兒，在現時的中國還是夠時髦的。

雲九瞇縫着眼睛，由車廂裏向外面盯着，黑烟飄過來，像小雨點似的飄沤着煤星子，他不時的拂着身上的中山裝，透過白白的蒸氣，他看見一個跨着刀的日本軍官，率同着六名日本憲兵，正由站旁裏步出來，皮靴踐踏着「水門汀」地上，發出清脆整齊的步伐聲。



列車長像孩子一樣的哈着腰，不時的打躬作揖，把七名鬼子迎上了車，紅帽邊的路警伸了一下胳膊，火車拉了一聲長笛，這條大黑龍前後撞擊了一下，才又吃力的開始爬動起來。

於是，站房、欄柱就像拉洋片似的一幕幕的快轉着，越來越快，綠色的稻田，原野終于取代了雜亂的房舍。

也許在鄉下住久了，雲九對於都市總覺不太習慣，不管是那一方面，就算是跟陌生人說一句話吧，都覺得挺彆扭，怪不是個滋味。

在南京他就呆不慣，北方的垮子，碰上南方蠻子，本來就有三分不自在，可有怎麽辦法，爹娘生下來就是一副硬骨頭，天生吃軟的牛脾氣，鬼子的氣不好受，二鬼子的氣更不好受，狗急跳牆，人急造反，逼到最後只有「殺」之一途了。

在北平殺了三個日本人，弄得滿城風雨，呆不住了，輾轉到了南方，在南京窩了不到一個月，他老兄可又闖禍了。這次禍事可闖得不小，殺了兩個汪僞組織的警察，外帶十個日本憲兵，新街口日本憲兵隊隊長「小松豬平」就算一個被他給擺平的，幾個日本矮子，一個人肚子上一刀，那一次眞够痛快，大名一下子就揚開了。

在南京一提「雲九」的大名，連三歲的小孩都會叫一聲好，日本人可是他奶奶的由牙縫裏恨得發慌。據說雲九這個人，有一身奇怪的武技，有人說他硬是有武俠小說裏那種高來高去的輕功，三五丈高的城門樓子在他看來，是不當作一囘事，來去自如，有如康莊大道！

又有人說，這位雲爺還有一手凌厲絕招——「定時掌」，這可是透着有點「玄」了！

他怎麽個「玄」法呢？聽說他老兄只要在你身上拍一巴掌，當時沒事兒，時辰一到，你老哥兒就得七孔流血而亡，他叫你十二點死，你就拖不到十二點過一分，信不信由你——聽說那個憲兵隊長「小松豬平」就是被他這一手給擺平的。

「萬兒」可是這麽闖出去的，一提「定時掌」雲爺的字號，誰都油然起敬！

話說回來吧，看過他老兄的人還眞不多，認識他的人，壓根兒還沒聽說過，他這個人，就只是生存在人們的嘴裏，你要是想問問雲九是個甚麽長相的，誰也不知道！

三十來歲的年紀，高個頭，挺直的鼻樑，終日沉鬱，憤世嫉俗的一雙眼睛，這就是雲九的一個素描。

遇事「沉着」是他最大的特長，就憑着他這一點，才能在危機四伏的淪陷區裏來去自如，國仇家恨，常使得他憤恨得發狂，而棄井離鄉的遊子悲怨，也會使得他潛生出無限凄凉！

火車軋軋有聲的奔馳着。

他的眼睛由車窗外轉進來，很自然的可就又落在對面那個人的身上——

二十來歲的大姑娘，穿着入時，長長的黑髮，雲也似的披散在背後，黑亮的一雙大眼睛，那麽含蓄着無限嫵媚，挑逗力的在凝視着——她是在聚精會神的看着一本書，雲九早已經注意到那本書的書名——「鐵蹄下」！

就是這本書，才使得他對於她產生了驚異與好奇。

那本書，他早巳看過，是描述暴日侵華，淪陷區內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曾爲日方與汪僞政府列爲禁書之一；嚴厲禁止閱讀的一本愛國小說。

這個女孩子胆子不小，竟然敢在光天化日的公共場所，毫無畏縮，大大方方的閱着這樣的一本書，就憑着這一點，已由不住使雲九破格注意，刮目相看！

她可以說長得很美，白白的一張素臉，眉清目秀、瓜子臉、高鼻樑，當她張開嘴去嗑着另一隻手上的蘋果時，隱約可以看見她嘴裏的那麽白而細的一排玉齒！

「她」似乎巳經發現到雲九盯視的一雙眼睛了，妙目一轉，把一雙澄波雙目回給對方，毫無畏縮之意！

四目相對之下，她偏下頭來，俏皮的盯着雲九，臉上的表情像是在說：「有甚麽好看的？」

雲九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伸過手去，把對方手裏的書面折叠進去，輕輕搖搖頭，就把眼睛移到了另一個方向！

女孩子臉色一紅，像是猝吃一驚，趕忙把手裏的書整理了一下，眼是繼續囘到書上。

她巳經不能再保持鎮定了，看了兩三行，忍不住抬起頭來，向着雲九會心的一笑。

「謝謝！」這兩個字說得聲音很小，可是却能使雲九聽得清楚。她把它放在身旁的一個小收起了書，

篋箱裏。

雲九注意了一下身旁座上的胖子，這傢伙自從一上車就睡着了，有一聲沒一聲的打着鼾。

對面座上另外的一個客人是個鄉下頭，他在打着盹兒。

「到上海去？」

「嗯！」少女微笑點了一下頭。

「從南京來的？」

「嗯！」她又點了一下頭，臉上顯露着少女天眞俏皮的笑容。

「你呢？」她反問。

「跟妳一樣！」

「你家在上海？」

「不！我第一次去！」

少女把手裏的桃核隔着窗戶抛了出去！好奇的問：「去投靠親戚？」

「我沒有親戚！」雲九一笑，率直的道：「是找活兒幹！人不能老閑着！」

「這麽說你一直沒有職業囉？」

「大概是這個樣子……」他凄涼的笑着。

「你想找甚麽工作呢？」少女說：「在上海找工作可是不容易！」

「找找看吧！」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只要有工作，總比四處流浪好些！」

「你大學畢業了？」

「啊——沒有！」雲九笑着搖搖頭，坦白的道：「高中才唸了一年！」

少女微微點着頭，由小提箱裏拿出一支筆和拍紙簿道：「請把你的大名告訴我好不好？」

「我姓……」雲九一笑道：「妳這是幹甚麽？」

「也許我可以帮你個忙，不過也不一定！」她挺認眞的道：「還有你在上海可能居住的地址！」

雲九點着頭，笑笑道：「我姓雲，雲遠升！」

少女寫下來，道：「住址呢？」

雲九皺了一下眉，道：「這就很難說了，聽說福州路有山東同鄉會館，如果他們肯收留我，我大概就住在那裏！」

少女笑着又寫了下來，停下了筆，她自我介紹道。「我姓江，住上海愚園路六號，電話是三二八九二！」

撕下一張紙，遞過去，微笑道：「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雲九匆匆接過來收好，眼睛却注視向車廂一端。

這時正有一個穿着中山裝的中國人，同着剛才上車五個日本人走進來，身後跟着列車長和車上的查票員。

車廂內由於這些人的出現，立刻顯得很緊張。

雲九的眼睛立刻轉向車座最後排的座位上，那裏坐着四個年輕漢子，自從一上車，雲九就注意到他們了，那四個人雖然打扮成商人模樣，可是由於年輕人的不沉着，和不够老練的擧止，大大的露出破綻，雲九幾乎可以認定，他們是從事那一行的！

現在車上出現了日本兵，本能的使得雲九聯想起他們，更斷定自己沒有不錯。

事實上，四個年輕人已經顯現出一派焦急不安的樣子，彼此正在交換着目光。

列車長大聲的發話道：「各位乘客，我們接到報告，火車上窩藏着幾個特務份子，現在日本皇軍憲兵隊的横田上尉要查一下各位的身份證明，請大家合作！」

車廂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人人惶恐不安！

横田上尉的一對老鼠眼，由第一排座位上銳利的逼視過來，跳過那些愚夫愚婦或是他認爲不値得一問的人，很快的看到了雲九的身上！

也許是他身上這身中山裝穿壞了。

横田上尉手指了一下，道：「這——個——人！」

兩個日本兵，同着那名中國翻譯的「二鬼子」，立刻大步走過來！

「你——」日本兵大聲說道：「站起來！」

中國翻譯伸手用力抓住雲九的肩部，把他拉起來！

「你姓甚麽？到那裏去？說！」

雲九冷笑着正要辯白，對座那個姓江的少女笑着站起來道：「他是我表哥李雲程，這是我的身份證明！」

她把手裏拿着一個紅色的小本子遞過去，「二鬼子」接過來看了幾眼，頓時面現笑容，阿諛的彎着腰，說：「原來是江小姐……失禮！失禮！」

說着用日本語向兩名日本兵解說了幾句，日本兵點點頭就向後座走過去！

雲九倒也不再多話，默默的坐下來。

後座上的四個年輕人，相繼的站起來，其中之一，做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向前面走過來！兩個日本兵把手裏的刺刀向前一推，大聲的用日本話喝叫着，那名中國翻譯，狗仗人勢的道：「站住！」

中國青年神色一變，他忽然用力的一拳，把那名通譯打倒在地，身子一轉，已撲向正中的車廂門。

全車秩序大亂，兩名日本兵猛地撲上去，其中之一挺槍就刺，「噗！」一聲，正刺中那個中國青年的腿上，中國青年啊喲！的叫了一聲，一跤跌倒，另一名日本兵邁步前一步，正要用槍托向着中國青年背上擊去！

驀地一口飛刀電也似的閃過來，正好擲中在那名日本兵背心之上！

纏着紅布的飛刀，大概有一尺長，擲刀人手勁奇大，以至於那口飛刀幾乎連手把子都全部貫入，日本兵驀地一呆，原本就够醜惡的臉上，作出了狗豬也似的一種獰惡表情，噗通！一下子倒在地上，背上一刹間爲鮮血浸滿，登時一命嗚呼！

倒在地上的中國青年，抓住此一刻時間，奮不顧身的向着車門撲去。

槍聲一响，那個青年倒了下來，持槍的横田上尉，指揮着另兩個日本兵由前面撲過來！

最前面的日本兵，由於同伴中刀慘死，一時嚇糊塗了，他的眼睛順着方才那口飛刀來處，霍然發現到了擲刀的那個中國人，大吼一聲撲過去！

那個人——雲九，却施展出比他還快上十倍的身法，一閃而前，日本兵手裏的槍還來不及擧起來，已爲他凌厲的掌緣砍中喉頭！

「咯——」一聲，好像是喉骨折斷的

聲音，那名日本兵兩眼一翻，一像伙栽倒了地上，可就別想動彈了。

雲九一不做二不休，身子緊跟着一個後折，倏地竄起來，足足躍出了丈許以外，撲到了另外一名日本兵背後，雙手運足了力道，只一下砍在那名日本兵兩處肩骨上，這名日本兵，痛呼一聲，身子向下一縮！

雲九一掄手，就像抛出一枚大冬瓜似的，只聽見「嘩啦！」的一聲，車窗砸碎了一扇，日本人身子已摔了出去。

他身法眞正稱得上「矯健」兩個字，緊跟着一個快閃，一出手，已掐捏在那名中國通譯的喉管之上！

「二鬼子」天生的奴才，啞着嗓子叫道：「饒……命……」

「波！」一聲，喉管像水管也似的破開來，紅血就像自來水般的標出來！

横田上尉臉都嚇白了，手槍一擧「砰！砰！」一連開了兩槍。

那個中國人一陣子快滾，在車座上霍地挺身躍起，一抖手，由右面袖子裏再次的飛出一口飛刀，「噗！」的一聲，飛插入横田上尉的心窩裏，横田上尉踉蹌了幾步，一頭扎了下去，也回他姥姥家去了。

車廂內衆口喧嘩，紛相爭逃，叫亂成一片。

雲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連殺了六人，兀自餘勇可賈。

他目光在逃竄的人羣裏一轉，已不見那三個重慶派來潛伏的愛國份子，得悉他們已乘亂脫身，內心不覺鬆了口氣。

接着他以極快的手法，把地上的幾具屍體清理乾淨，看着那雙沾滿鮮血的雙手，他禁不住啞然失笑。

天下再沒有能够比連殺幾個日本鬼子更痛快的事了，在故鄉，在南京，在上海，在廣大的中國淪陷區裏，他親眼看見日本人像兇神附體似的濫殺着我們的同胞，由那個時候起，內心早已種下了復仇的種籽，直到一天，他忍無可忍的時候，才爆發出悲憤的力量！

對付這等下賤無恥凶狂成性的日本劊子手，最好的方法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還血！

他走到自己位子上坐下來，忽然發覺到剛才曾經好心搭救自己的那個姓江的姑娘，已經離開了，全車廂的人，也全走空了。

火車像瘋了似的，加足了火力向前馳着，車身搖幌得很厲害，過「崑山」未停，直開上海！

×　×　×

上海車站日本皇軍憲兵大擧壓境，少說也在兩百名以上，「一」字形的列在月台兩側！

僞警也大批出動，分守在每一處出口的地方，軍警森嚴，如臨大敵。

火車吼着穿過了月台，巨大的火車頭，就像是一隻怒吼的獅子，經過長途跋涉之後，看上去即使是勇猛如昔，却已具體而微！

守立在路軌兩側的日本陸軍警備隊，在與車廂內的兩個日本憲兵取得手勢聯絡之後，撒開腿跟着第七節車廂快跑如風，第七節車廂正是窩藏着那名中國抗日俠士雲九的一節車廂！

在第三個月台邊上，火車猛然的刹住車，車輪猝停，在鋼軌上發出了刺耳的磨擦聲！

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的日本憲兵隊長「飯田」少佐站立在月台一隅，指揮着兩名日本憲兵埋設下一挺輕機槍，他手裏牽着的一匹狼狗，像狼也似的不安寧，不時的掙扎着鎖鏈子望天狂吠！

上海車站裏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像是捉拿要犯，更像是歡迎甚麽貴人光臨似的！

在衆目齊矚下，第七節車廂正好在第三號月台上停了下來！

負責行動的日本憲兵隊分隊長「大木實」少尉，親自端着一桿衝鋒槍，在火車突停的一刹那，這傢伙像是上了火綫似的，先放了一排快槍，無目的向着第七節車廂裏射了一排子彈。

隨着他的手勢指揮下，十名日本憲兵一擁而上，拉開了車廂當中的門，紛紛跳了進去！

車廂裏空無一人。

日本人大聲的叫着嚷着，逐次的在每一個車座裏找着，槍托把靠椅紛紛的砸碎，人影也不見一個！

「大木實」少尉據報後十分震怒，親自跑上車廂看了一遍，大聲的駡着「巴格鴨鹿！」又跳下車廂！

大隊的憲兵，於是又齊奔向第八節車廂。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了身後日本陸軍警備隊的吼叫聲，一時槍聲大作！

警備隊的步槍，紛紛向着第七節車廂車盤下面射擊着，「大木實」霍地回頭，可就看見了一個身着中山裝的中國青年，正由路軌車盤下面疾快的向着月台上翻上來！

身法快極了，尤其是中國人那種側身跳躍的姿態，眞像世運會的持桿跳高過竿的姿態一樣，那麽多枝步槍，居然沒有一顆子彈能够打中他！

這個人身子一躍的刹那間，拳腳齊施，首先把當前的兩名日本憲兵打翻在地。

大木實怒吼了一聲，猛的撲過去。

還有比他更快的——飯由少佐手裏的狼狗也在這時鬆開了鏈子！

所謂「紂犬吠堯」，各爲其主，這隻遠比中國人命還値錢的嬌寵畜牲，在飯田少佐的鎖鏈子方一鬆開的刹時，低叫了一聲，驀地張牙舞爪的向着中國青年——雲九身上飛去，其勢如箭！

日本矮子算是開了眼啦——直到今天，他們才算眞正的領略到中國眞正的傑出武術，這個文明的古國，所盈育出來的子民，並不全是窩囊廢！

眼前這個中國人——雲九，在狼犬飛近的一瞬間，只見他身子猝然向下一伏，左手突揚，快似閃電般的巳經扣住了狼犬頸額上的皮帶圈子。

那麽猛厲的向下一帶，同時他的右手，就像是一口鋼刀似的猛然刺出去！

「噗——哧——」一聲，手掌全都陷入狼犬肚腹之內，緊接着拔手而出，左手向外一插，大片的狗血，像是下了一天血雨似的！日本兵算是領受了一番「血的洗

體」，只有狗血與這羣狼心狗肺的東西才最爲相宜！

中國人雲九硬是不含糊，他身勢如風，在「大木實」少尉的衝鋒槍還來不及對準的一瞬間，已經臨到了近前，只見他快出一拳，「大木實」成了「大狗屎」，怪叫了一聲側身就倒了下去，臉上爆開了一大朵血花！

雲九旋身如風，在第二次落下身子的時候，他的兩隻手已擊中另一名日本軍官的顙頸之上！

在他雙手一陣用力的痙顫之下，耳聽着那名日本皇軍的顙頸骨節一陣子碎响，登時一命嗚呼！

雲九看準了日本憲兵少佐「飯田」站立的地方，他瘋了似的撲上去！

「飯田」少佐驚惶着舉空放了一槍，這一槍還是眞準，雲九身子一幌，跟着滾落下地。

「飯田」少佐一連又開了三槍，可是雲九墜落地上的身子轉動得是那般疾快，一陣反覆的觔斗，使得飯田眼花繚亂——雲九可就這麼走了。

在客商驚叫熙攘的人羣裏，雲九快速的前奔着。

一名僞警飛上來，嘴裏吹着哨子，做出一個要擁抱的姿態，可是却擋不住雲九兜面而來的一隻鐵拳！

對於「漢奸」「二鬼子」雲九是向來不留情的，這一拳比打「大木實」的那一拳更重，這名僞警嘴裏的哨子，差一點吞到了肚子裏去，鐵哨子硬碰到嘴裏面，把滿嘴的牙打落得一個不剩，當場就昏死在地上不動了。

雲九分拂着人羣，跟蹌前奔，他的左腿已經中彈，看上去行動較諸先前確是慢多了。

飯田少佐氣急敗壞的指揮着大批日本憲兵在後面追着，只是在萬頭雲集的人羣裏，要找出一個並不特殊的人頭，可眞是太難了。

人聲、哨音，喧嘩着，亂成了一團！

雲九撲到了一個出口站門，身後哨音跟着襲近。

站門口站着一名日本憲兵，一名中國僞警，日本憲兵拔槍待射的當兒，雲九情急之下，飛手把一支自來水筆擲出！

這支鋼筆在他手裏，不啻是一支飛鏢同樣的效果，「哧！」的一縷尖風，日本憲兵只覺得前額上一陣炸痛，却爲飛來的那支自來水鋼筆貫注入頭骨之內，一時間紅的血，白的腦水，藍的墨水，染成了一片！

這名日本憲兵，慘叫了一聲，倒了下去！

雲九奮全身之力騰身而起，掠過了站門欄柵，在他身子落下的同時，飛起左足把那名僞警踢倒在地！就這麼，雲九跟蹌着步履，混身於站外人羣之間！

×　×　×

天已經黑了——剛黑不久。

各色霓虹燈，交織成一片五彩繽紛的耀目奇光，儘管是淪陷在鐵蹄之下，上海畢竟是上海，看上去總較別的都市要繁華得多！

雲九在大批日軍僞警的追逐之下，有如喪家之犬，混身在夜上海營營總總的各色人羣裏。

他跑幾步，停下來走幾步，左腿上的傷淌流的血，把一條褲管都染紅了，身後斷斷續續的警笛之聲，證明敵方一步也不曾放鬆，他不得不忍着左腿的疼痛，勉強的快步跑着。

大街上，很多人都在注意的看着他，這是很不好的現象，因爲這麼一來，等於向敵人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又不得不放慢了脚步，裝成一個普通的路人模樣，這麼一來，身後的哨音更接近了。

前面是一道彎曲的河，彎彎曲曲的穿過上海市的心臟部份，正是聞名的「蘇州河」！

雲九張望了一下，蹣跚的跨過了一座橋，在橋上他回頭張望了一眼，正看見一個僞警在身後駐足張望着。

那名僞警顯然發現了他，手指着他大聲的叫着，並且連聲的鳴着口笛！

雲九咬了一下牙，心說完了！

眼前有一道寬敞的巷子，燈光較別處爲暗，他幾乎用一隻脚跳着走，踉蹌的闖入這條敞巷之內！

當他方才進入的一刹那，那名警員已經撲了過來，這名僞警顯然還不知道雲九是何等的一個角色，他大概決心要表演一手單身擒盜，身子一撲上去，兩隻手直向雲九頸項上攀勒過來。

這一下可是他自我找倒霉了。

他的兩隻手自一接觸到對方顙頸之上，倏地爲雲九一隻手抓住了腕子，隨着雲九的一聲喝叱，這名僞警身子有如空中飛人似的被拋在當空，叭喳！一下子摔在了一邊，頓時人事不省。

雲九驚慌的回頭，却見十數名僞警已經來到了蘇州河畔，顯然已經發現他了，他只得回身繼續前奔，身後警笛聲响成一片！

眼前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大上海紙烟公司」，這時大門敞開着，無數員工正自下班步出，雲九無從選擇，混身而入。

警笛聲响，一則僞警已現身在巷口，僞警中有人在對天鳴槍，槍聲驚動了每一個人！

這個年頭，僞警察抓人幾乎無日不有，司空見慣的事情，所抓的人十九都是愛國份子，再不就是重慶派來潛伏敵後的特工份子，這些人不用說一定爲廣大的上海市民所同情！

正因爲人心思漢，對於這些甘心事敵，爲日人所驅使的漢奸走狗，也就更加痛恨。

「這羣混蛋東西又在抓好人啦！」每一個人心裏都禁不住這麼想！

雲九混身在人羣裏，正不知如何掩飾，忽然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跟我來——！」說話的是個女人，也正是抓着他的那個人，二十一二歲的年紀，長身玉立，留着劉海髮式的頭髮，身上穿着可人的「陰單士林」旗袍，腕子上挽着閃閃發光的串珠皮包，屬於時下一般時髦型的少女！

她幾乎不容許雲九多說話，就拉着他回身走進了烟廠的大門。

迎面一個穿着黃卡其布夾克的青年，

正由大門走了出來，少女急喚着道：「哥哥！」

黃衣青年一怔道：「怎麽回事？」

「這個人受傷了，那漢奸正在抓他，快想個法子救救他！」

「好！」穿夾克的年輕人爽朗的答應了一聲，用力的拉着雲九轉進了烟廠大門，少女却轉身步出門外。

黃衣青年扶着雲九轉到了門內右側的「傳達室」，用力的推開了門，傳達室的工友也下班了，他匆匆道：「你先在裏面藏一藏，我去應付一下！」

雲九忍不住在一張位子坐下來，來不及道一聲謝，那個年輕人已匆匆的關上門跑了出去！

大門外烟廠的員工擁擠着不去，警笛聲中，一羣僞警已經跑了過來！

一個警察大聲嚷道：「有個受傷的人你們看見了沒有？」

穿夾克的青年隨便指了一下，道：「往那邊跑了。」

大羣僞警張惶着順其手指處一窩蜂似的跑了，轉瞬之間跑散一空！

黃衣青年迅速的轉回到傳達室，開了電燈！

雲九正用撕開的褲管用力的紮着那隻受傷的腿，鮮紅的血把淺灰色的褲子整個都染紅了。

黃衣青年像是嚇了一大跳，驚道：「你受了槍傷？」

雲九苦笑道：「不要緊，」他感激的點頭又道：「謝謝你們兄妹……」

說到「兄妹」二字，妹妹也進來了，她張大了眼睛看着雲九腿上的傷，害怕的道：「啊……這麽多血！」

雲九看着對方兄妹之人，冷冷笑着道：「是被日本鬼子槍打的……還好沒傷着骨頭！」

少女急道：「這樣可不行呀，小心得了破傷風！」

黃衣青年道：「對了！」他忽然想起來，對妹妹道：「妳不是學過護理嗎！快給他看一看吧！」

少女道：「這裏不行，也沒東西。」

她看着雲九，又道：「這位先生你貴姓？如果你沒甚麽急事的話，跟我們回去一次好不好？」

雲九感激的點點頭道：「我姓雲……會不會太打擾府上……？」

黃衣青年上前用力的把他扶起來，道：「沒關係，我們快走吧！」

少女也過來帮着他哥哥扶持住雲九另一邊身子，三個人由傳達室另一個門走出去！

「我姓原叫原經文！這是我妹妹原紫玲，」黃衣青年邊走邊說，並且好奇的問雲九道：「雲兄你可是重慶派來的工作人員？」

雲九搖搖頭道：「不是！我只是路見不平，爲了救幾個地下工作人員！」

原經文道：「這就更令人欽佩了！」

紫玲道：「雲先生你的家在那裏？」

「我——」雲九一笑，說道：「我沒有家！」

「啊……那……」原紫玲吶吶的道：「你不住在上海？」

雲九道：「我是由南京來的，才下火車！」

烟廠地方很大，原氏兄妹攙扶着他左轉右彎的走了半天，才由兩行矮樹叢中穿出去，來到了烟廠的一處側門。

原經文先跑出去張望了一會才轉回來，道：「外面沒甚麽人，快走！」

說着也攙起他來，三個人走出了側門，一陣風吹過來，空氣裏夾雜着柚子花香的味道！

雲九神情爲之一爽，才注意到眼前是個小型的公園，公園裏花葉扶疏，遠處還有秋千架子，幾個兒童正在盪秋千，透過叢叢的樹影，隱約可見閃爍着奇光異彩的各色街燈，公園裏遊客不多，大多數的人都匆忙的來去着。

原氏兄妹扶着他由一個僻暗的出口走出來，外面是一條幽暗的寬敞住家巷子，門口停着幾輛三輪車，也有人力車。

原經文關照妹妹道：「妳先陪着雲兄坐三輪車，趕快看看他腿上的傷，我去買點菜！」

雲九過意不去的道：「原先生你不必客氣！」

原經文搖搖手道：「不客氣……回頭見！」說着大步離開！

三輪車上，原紫玲道：「雲先生你覺得怎麽樣？」

「沒甚麽！」雲九歉然的道：「只是給你們兄妹添痲煩有點過意不去！」

「這算甚麽！」原紫玲笑了笑，抬起一隻塗着淺色指甲油的素手，輕輕的掠了一下前額上的亂髮。

「聽你口音，雲先生你好像不是南方人吧？」

「不是！我原籍是山東！」

「啊！」她笑着偏過頭，用那雙大眼睛打量着他：「怪不得呢，山東人聽說都是大高個子！」

「原小姐是——？」

「我是江蘇人，江蘇蘇州！」

這幾句話雖非「吳儂軟語」，但是出自這小姐嘴裏，却是說不出的那麽好聽！

「我和哥哥出來得早，一直在上海唸書……」她緩緩的說道：「時局一亂爸媽也來不及接我們，都到後方去了！」

雲九道：「這麽說，令尊他們是在重慶？」

「大概是吧！」

提起這件事，她臉上禁不住泛起了一片傷感，雲九也就不再多問！

車行如風，穿過了一條大街，又轉了個彎，通入一排低矮的小洋房，整齊的巷子裏，種植着法國梧桐樹，時值秋令，樹葉已開始凋零，婆娑隨風，夜燈下幾許蕭瑟！

原紫玲招呼三輪車在一戶鐵柵門前停下來，付了錢就來攙雲九，雲九強掙着自己下了車。

原紫玲按了一下電鈴，一個五十來歲的娘姨開了門，道：「小姐今天回來晚了——」一眼看見了雲九，怔了一下道：「這位是……」

原紫玲道：「是雲先生，雲先生腿傷了，妳扶着他一下！」

雲九道：「用不着，我自己會走！」

進了客廳，原紫玲趕忙把門關上，窗簾子也拉上，匆匆忙忙由房裏找出了紗布剪刀以及各樣藥物，就忙着替雲九看傷。

子彈由小腿子打穿過去，還算好不用再取彈頭了，當下就由那個女傭人幫着，紫玲小心的消了毒上好了藥，用紗布細細的包紮了一遍。

女傭害怕的道：「這是怎麼了？這麼多血呀！」

紫玲道：「雲先生爲了救幾個愛國份子，不小心被日本兵用槍打傷了！我看暫時就留雲先生住在我們這裏，妳等一會把樓上那間空房子收拾一下！」

女傭人嚇得臉色都變了，連連點頭。

紫玲與雲九介紹道：「這是張媽，在我們家有二十幾年了，你放心她決不會說出去的！」

說話間，門外有人在按電鈴！張媽大驚失色道：「哎喲！日本人來了吧！」

紫玲嗔道：「少胡說，是哥哥來了，快開門吧！」

開了門，原經文由外面進來，手上拿着一些西藥還有一個油紙包，見面忙問雲九道：「雲兄好一些了沒有？」

雲九道：「好多了，謝謝你！」

原紫玲就問：「外面怎麼樣？」

「亂極了！」原經文道：「到處都是警察、日本憲兵，小馬路、福州路一帶，日本憲兵在逐戶搜查！」

張媽道：「會不會找到這裏來？」

原經文搖頭道：「不會的，妳放心吧！我們先吃飯，我順便買了點鹵菜！」說着把一包鹵菜遞給張媽。

張媽接過來，就忙着去擺筷子開飯！

原經文注視着雲九，說道：「雲兄，你單身一個人來到上海，身上又有傷，我想留你就住在我們家裏，等傷好了再走怎麼樣？」

紫玲笑道：「這還用你說，我早想到了。」

雲九嘆息一聲，道：「你們兄妹眞可說對我恩重如山，我眞不知道該怎麼報答你們才好！」

原經文「哼」了一聲，道：「還談甚麼報答不報答？剛才我聽說雲兄在火車上殺了五六個日本憲兵，這可眞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聲音放低了道：「雲兄，莫非你就是傳說裏的那個『定時掌』雲九麼？」

雲九呆了一下，正不知該不該承認！

原經文怔道：「怎麼雲兄你還有甚麼顧慮？」

雲九道：「既然原先生你知道了，我也就不便再隱瞞你們……我就是雲九！」

「眞的呀？」原紫玲驚喜的叫了起來：「啊呀！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雲九！人家都說你會飛簷走壁呢！」

原經文責斥道：「小聲點兒！」

紫玲趕忙自己捂着嘴，那雙極爲驚喜的大眼睛，却上上下下在雲九身上轉着。

原經文笑道：「雲兄，你得原諒我們，實在是老兄你的名聲太大了，這裏小畫報都把雲兄你過去的義擧編成了連環故事刊登着，我們實在太欽佩你了！」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外面形容我也太離譜了。其實我不過是個普通的人。不過小的時候學過幾手功夫吧了！」

原經文道：「這就對了，雲兄你也用不着客氣，經過今天這件事，你看吧，明天一早，你的大名更要轟動上海，我們兄妹能夠接待你這位抗日殺奸的大俠客，實在是太榮幸了！」

「吃飯了！」紫玲笑着道：「來！雲大哥我扶着你！」

雲九一笑道：「既然是大俠客，還能要人扶着嗎？」

原氏兄妹都笑了！

「定時掌」雲九可就在這種盛情難却的情形下留在了原家，暫時住了下來。

痛懲奴才　大快人心

原經文的話還眞的沒說錯，「火車」事件第二天一大早巳經傳開了，全上海大街小巷，茶樓酒肆，各機構團體，不出三天，簡直沒有一個地方不在談論着這件事情，「雲九」的俠名震驚了上海灘。

淪陷區的上海，凡是被日本人迫害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只要你是中國人，沒一個不對雲九這個人津津樂道，沒一個不在內心深處，由衷的對於雲九這個人肅然起敬！反之，日本人、僞組織的一批漢奸走狗，却無不把雲九這個人恨之入骨！

於是，一道緊急的通緝命令，由日本憲兵隊發了出來，各治安機構也相繼的頒發命令，「捉拿雲九」的告示，張貼在任何一處公共場所，懸賞的錢數，簡直高的嚇人——「黃金三百兩」。

淪陷區的幣值不穩，僞幣根本沒人存，但是「黃金三百兩」在亂世裏却是一個令人垂涎的數目，一些無民族意識的宵小之輩，難免爲之眼紅，自然有人動着壞念頭，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一上午，日本憲兵隊就接到了好幾起無稽的報告，有人說在「大馬路」見到了雲九，又有人說在「四馬路」見到了雲九在一家外科醫院看傷，於是這兩個區域頓時成爲日本憲兵搜捕的目標！

設置在這兩處地方電綫桿上的警鈴一響，大批「皇軍」軍憲趕到，處置的方法是就地戒嚴，日本憲兵用麻繩把任何可疑的地方圈起來，走路的人一律停步立正，戶內的人不許出來，戶外的人不許進去，等候着日本憲兵挨個挨家的搜查！

這些擧動，其實是空勞大擧，雲九仍然如同雲間鶴，水中魚，給人以迷霧的感覺，誰也不知道他確實的藏處在那裏！

「大上海」紙烟公司其實受支配於日本「中支振興會社」的機構之一，所生產之「大東亞」牌香烟除極少數部份供給上海市民外，絕大部份都配屬給中國戰區的「皇軍」享用，公司組織雖然並不十分廣大，却也擁有員工百十人，其中職員僅十二人，大多數爲烟廠和庫房的苦力工人。

原經文、原紫玲兄妹，是分配在庫房工作的職員，直屬於倉庫部經理關雲程管轄。

關雲程雖是烟廠經理，可是却受「中支振興會社」中國方面負責人江人偉所管轄，江人偉直接聽令於日本，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漢奸走狗，但是這種情形，正如

公司的組織情形一樣，並不爲公司廣大員工所知悉！

這兩天，工人的情緒很低，原因是待遇太過微薄，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都不足，因此庫房工人首先罷工抗議，關經理十分震怒，吩咐一向與工人接頭的職員原經文來見！

原經文始終是同情勞工方面的，平素對於關雲程的爲人很不齒，這時聽到他召見自己，心裏很不是個滋味！

他懶洋洋的來到經理室，輕輕叩了兩下門！

關雲程的聲音道：「進來！」

原經文進來關上門，冷冷的道：「經理找我有事？」

「當然有事！」關雲程放下了手裏的烟斗，指一下位子道：「你先坐下！」

原經文一聲不哼的坐下來！

「最近庫房裏鬧的事，你知道是誰起的頭？」關經理臉色很難看的道：「簡直太混蛋了，他們也不想想這是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鬧下去吃虧倒霉的不是我，是他們自己！」

「經理！」原經文實在忍不住，頂撞的道：「……他們每天都加班兩三個小時，要求一點加班費，數目也不多，實在不爲過之！」

「甚麼？不爲過之？」——關經理一雙三角眼緊緊的盯在原經文的身上：「加班費？咳！你大概還攪不清楚吧！公司的經費，有一定的預算，那能增加額外的開銷？」

原經文苦笑道：「可是一天工作八小時，也是公司明文規定的呀，既然超出時間，就應該付加班費，經理，他們的要求不能算過份！」

「你——！混……」——總算還留了點情面，這「混蛋」兩個字還沒有罵出來。

一生氣就發抖，這是關經理的老毛病了，關雲程連聲的冷笑道：「原經文，我可一直待你們兄妹不錯，你職務管的是庫房人事，這件事情嚴格的說起來，你應該負一半責任，你知不知道？」

原經文說道：「我知道，可是，經理，有些話，我必須要誠實的反應上來，就拿……」

關經理擺擺手道：「不要說了！過時加班代表甚麼？代表在規定的時間裏沒有盡到應有的能力，他們自己沒盡到能力能怪誰？你當是公司願意加班？」

「可是，加班的原因是因爲生産的擴充增加，但是相對的，工人人數却沒有增加！」

「你……」關雲程冷笑着道：「你是在爲那一邊說話？我看你簡直變了！」

「經理，我只是實話實說，」原經文理直氣壯的道：「工人待遇不夠，體力透支，直接影响到工作情緒……」

「我不要聽這些！」關經理狠狠抽了一口烟，噴出去，命令着道：「我找你來不是跟你商量這個問題，而是要你轉達命令！」

「請經理吩咐！」

關雲程沉默了一下，用烟斗指着原經文，說道：「我要你現在就去告訴那個姓高的工頭，你就說，上面決定的事，是不會更改的，要他們馬上停止罷工，要不然，嘿嘿……」

「要不然怎麼樣？」原經文是個直心眼，甚麼事都挖根問底！

「要不然——可就怪不得上面要用方法對付他們！」

「他們要是辭職不幹呢？」

「不許辭職！」關雲程瞪着一雙三角眼，樣子像是要吃人！

原經文別無話說，站起身，苦笑了一下，正要轉身。

關雲程忽然面現笑容的道：「你妹妹紫玲，對於她新調的工作還滿意吧！」

原經文冷冷的說道：「謝謝經理的栽培！」

關雲程一隻手摸着下巴，赫赫笑道：「幹我的女秘書，事情是再輕鬆不過了，不用出力，事情少，待遇還特別好，只是……嘿嘿！」

原經文道：「舍妹倒不希望太清閒，她學過打字速記，經理可以另外分派她一個工作！」

「唉——我不是這個意思——她是個女孩子——再說……經文……你坐下來！我……」

「我這就上庫房去，去晚了工人恐怕不好控制！」

關經理怔了一下，原經文轉身步出！

「簡直不知好歹！」關雲程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徐徐的噴出了一口烟，然後用手打了一下桌上的按鈴。

裏間的辦公室門開了，原紫玲淡裝清雅的走出來，道：「經理有事麼？」

關雲程未言先笑，一副色迷迷的樣子，道：「怎麼，沒有事就不能請妳出來談談麼？」

原紫玲面色微紅着，重覆道：「經理有甚麼交待？」

關雲程招手道：「妳過來，我有話告訴妳！」

原紫玲怪彆扭的走前了幾步，尷尬的道：「經理有甚麼事？」

關雲程伸手抓她的手，可是距離又遠了一點，一副猴急的樣子。

原紫玲寒着臉重覆道：「經理有事請交待！我還有公事沒弄完呢！」

「先別管這些事！」關雲程笑哈哈的道：「是這麼回事，今天晚上愚園路江先生請客吃飯，請的都是日本人，飯後有個家庭舞會，我想帶妳去，怎麼樣？」

「對不起經理！我家裏還有事，離不開！」原紫玲不大好意思的垂下頭。

「那怎麼行？」關雲程不高興的道：「我巳經答應人家帶舞伴去，怎麼好意思呢？」

原紫玲說道：「經理可以帶經理太太去！」

「她呀？」撇了一下嘴：「老黃臉婆了，還跳甚麼舞？妳就別推辭了！」

他說着抬起手看了一下表，道：「時間也不早了，我放妳的假，妳回去換換衣服，五點半我派車去接妳！」

原紫玲爲難的道：「這……實在對不起，我也不會跳舞……」

「不會跳舞？」關雲程冷冷的道：「在上海住這麼多年不會跳舞？」

「我真的……不會……」

關雲程把臉一拉，正要開口說話，只聽見門外一陣吵鬧的聲音，似乎奔向經理室而來。

原紫玲借機趕忙走過去開門探望，門一開，五六個漢子一湧而入，原經文和關雲程的保鏢謝虎隨後跟進來。

謝虎一件上衣漢褂被扯得七零八碎，臉上左一塊青右一塊紅！一看就知道是跟人打過架了。

前面進來的幾個大漢，正是庫房裏的工人，爲首的兩個一個叫高立，一個叫郭來順，算是工頭的身份，兩個人都是一臉怒容，其他三個人也不太好看。

原經文由後面追上來，想要開口勸說，却被那個叫高立的工頭攔住道：「原先生你不要再說了，這裏面沒你的事，你平常待我們好，我們不是不知道，但是這件事你作不了主，我們實在沒辦法，只好來找經理說話！」

那個叫郭來順的大聲嚷道：「不加錢還不許走路，這簡直是監獄嗎，我們又不是犯人！」

「找經理說話！」

「找他說話！」

另外三個隨聲附和着，氣勢洶洶眼前就是不了之局。

關雲程面色一變，用力的拍着桌子道：「混蛋，你們找經理，我就是經理，想造反嗎？謝虎！」

謝虎哭喪着臉走過來。

關雲程一怔道：「你……你這是怎麼啦？」

「我不叫他們來，他們就打……」謝虎伸手摸着臉上的血，嘟嘟嚷嚷的道：「他們……人多！」

「反了！這眞是反了！」關雲程大聲道：「給我搖個電話給警察處，找李大隊長！」

謝虎應了一聲，剛要轉身去打電話，却被郭來順一隻胳膊擱在肩膀上一把抓住，道：「你敢！」

「打！」

「打！」

其他人一陣子吆喝，好漢不吃眼前虧，謝虎雖然練過幾天拳脚，可是雙拳難敵四手，何况剛才已被打怕了，經此一吆，那裏還敢不聽話，只得轉過臉來去看關雲程。

關雲程也嚇得臉色發白，却硬拿着架子，冷笑道：「你們這是幹甚麼，有話好說，你們還想打我不成？」

高立道：「打你幹甚麼？我們只是代表所有的工人向你要求合理的加薪！」

關雲程氣急敗壞的坐下來，連聲冷笑着：「太胡鬧了，太胡鬧了……」

郭來順大聲的道：「一點都不胡鬧，經理，你拿多少錢一個月！我們多少錢一個月？現在大米多少錢一斤？小白菜多少錢一斤？你經理知不知道？」

「我們只要求合理的加班費！」

「不加錢就没完——」

「對……今天非加不可！」

你一句我一句，關雲程一看眼前情形，再要硬下去，可保不住連自己也得捱打，當時只得虛拿着架子道：「好吧，這件事你們先回去，三天以後我再答覆你們！一定給你們解決！」

「今天！」

「就是今天！」

一時間衆聲齊起，大有一言不合即要動武的樣子。

關雲程的眼睛却瞟向一旁的原經文，頗有求救的意思。

原經文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上前道：「各位安靜一下，經理既然說了三天，就不會錯了，我担保三天一定給你們解決就是了！」

有人嚷着不行，可是那個叫高立的工頭，却很賣原經文的賬，爽快的答應道：「好吧，既然原先生担保三天，我們就再等三天，可是準三天，一天不能再多！」

關雲程冷笑道：「三天以後上午，你們等着吧，一定有消息！」

高立大聲道：「好，就這麼辦，我們走！」

五個人氣勢洶洶的離開。

原氏兄妹也不願在這裏多留，也跟着退了出去。

經此一鬧，總算暫時解了原紫玲的圍，關雲程氣虎虎的拿起了公事皮包，吩咐謝虎叫司機備車匆匆的坐車到江人偉家報告去了。

× × ×

雲九在原家對面的運動場散了一會兒步，腿上的傷經過三天小心的調養，已經好多了。

他實在耐不住寂寞，一個人悄悄的在球場草坪上步行着，感覺到那隻腿着力，雖然仍是不能快行，可是預料在不久將可復原如初！

在家裏悶了三天，難得接觸一下戶外的陽光，吸一口新鮮空氣也是好的！

場子裏有人在騎馬，有人在打球，呈現出一片愉快的昇平氣氛，彷彿並沒有任何戰爭在上海發生過，這裏也並非是敵人的佔領區，雖然也許來此的人，是屬於僞政府組織下面的一些人物，或是一些親日的社會名流、奸商之輩，只是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前方在拚命流血，後方也在全民抗日，大家正在響應着蔣委員長偉大的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疏財疏命，爲着中國生死存亡而奮鬥的此刻，在淪陷區的上海，却依然是歌舞昇平，茶樓酒肆朝朝客滿，市區裏簡直看不出甚麼強烈的抗日氣氛……眼前的這片昇平幸福景象，毋怪使得這位鮮血激昂的抗日激烈男兒爲之意氣消沉！

他獨自感傷着，踐踏過一片草坪，却見前面是立着鐵絲圍牆的女子網球場，正有幾個女孩子在裏面揮舞着球拍，愉快嬉笑的打着球！

雲九看了一眼，就回過身來，他心裏不禁懷疑，這些女孩子爲甚麼會這麼高興？正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打球固然是一種正當的健身運動，可是眼前在淪陷區，在敵人的鐵蹄下，能有這份閒情逸緻，總令人有些齒冷！

雲九早先的一點愉快心情，在目睹着此一番昇平氣氛，竟然由不住打消了個乾淨。

他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打算步出場外，就在這時，一隻網球正好由他頭上落下來，正好落在他脚步前面！

身後的球場裏，傳出一陣女子嬉笑之聲！

「喂！把球擲過來！」——一個穿紅色運動衣的少女大聲嚷着！

雲九剛想彎身拿起來，可是轉念一想，他就停止了動作，裝着没有聽見的樣子，繼續前走！

「怎麼同事嗎！」紅衣少女嬌聲的嚷着：「没有聽見是不是！請你把球擲過來好不好！」

雲九理也不理的，繼續前行，猶若未聞！

鐵柵門開，那個紅衣少女跑出來。

「奇怪！」她氣忿的嗔着：「這個人是怎麼同事？」

雲九乾脆站住不動，倒要看看她敢把自己如何！

紅衣少女撿起了球，故意的轉到雲九面前，倒要看看這個人是怎麼同事！

不看還好，這一看，頓時使得她呆住了。

「你？」她盯着雲九，不勝驚喜的道：「你……你不是雲先生麼？」

雲九這時也認出了對方是誰，頓時呆了一呆。

「你……還認得我嗎？」

「當然認得……」雲九微笑着道：「江……小姐！」

姓江的少女忍不住抓着他一隻手，低聲道：「你好大的胆子……」

「江海容，怎麼同事嘛！」——球場上另外一個女孩子忍不住喚着！

「啊！」江海容匆匆向雲九道：「你等着我，我馬上來！」

說完她就轉身跑同球場，與幾個玩夥打了個招呼，關照幾句，就跑過來！

「妳不打球了？」

「看見你，我還打得下嗎？」江海容把裝着網球拍子的袋子抗在肩上，一隻手拉着他，含着笑道：「來！我們到這邊來談話！」

這地方她熟得很，轉了幾轉，就來到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四週是開着香花的花園，高高的一排樹木遮住了正面的街道，在花園附近，設置着幾個座位，環境優靜極了。

江海容向附近看了一下，就拉着他在一張石櫈上坐下來。

「你眞是好大的胆子！」她盯着他道：「你難道不知道，這幾天全上海的人都在注意你麼？」

「有甚麼好注意的？」

「日本憲兵到處都在抓你，你還敢亂跑？」

雲九點點頭，說道：「我知道，但是我實在悶不住，出來散散步！再說我也不怕！」

「聽說你受傷了！是不是？」江海容一面說着，一雙眼睛在他身上轉着！

「已經好了！」

「那就好了！」江海容臉上展開笑容，道：「早上我還打電話找你呢！同鄉會館說没有姓雲的，你到底住在那裏呢？」

雲九沉默的看着她，對方的青春活力，和一派天眞的感染了他，使他原來的一些沉悒和不快已不復在，况乎從一開始在火車上，她就在他印象裏留下了良好的一面！

「住在一個朋友家裏！」

「你上海有朋友？」江海容好像很驚訝！

「是新認識的！」

「你可要注意……萬一……」江海容頓了一下，關心的問道：「你這朋友靠得住麼？我是說……你對他，認識得够清楚麼？」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我這條命，就是他們兄妹救的，當然靠得住！」

江海容點頭道：「那我就放心了！」

雲九見她說得直爽，絲毫不加掩飾，難免看了她一眼，江海容臉色微微一紅，略含羞澀的笑了一下，低下頭來。

「那一天我實在嚇壞了，先跑了，你不會怪我吧！」

雲九道：「當然不會，江小姐……你找我有事麼？」

「別叫我江小姐，我叫江海容，大海的海，容貌的容！」她微笑了一下，掠了一下散置在前額上的幾根秀髮，接着道：「我已經爲你找着事了！」

「眞的？」雲九大出意料的道：「這麼快？」

江海容道：「我答應人家的事情，一定會去盡力，你倒說，該怎麼謝謝我？」

雲九一笑道：「妳說呢！」

「這麼吧！」江海容道：「明天上午我去找你，陪你去那個地方應徵，等成功了再說吧！」

雲九道：「是甚麼工作？」

江海容看着他道：「你的字寫得怎麼樣？」

雲九道：「不算好，不過，也不算太壞！」

「那就行了，是一家紙廠，廠長是我舅舅！我已經跟他說過了！」

「他怎麼說？」

「一切通過……不過詳細情形要你本人去當面談後才能通過！」

雲九想了想，點頭道：「好吧，那麼明天早上十點鐘，我在這裏等妳！」

江海容一笑道：「有點要你請原諒……我把你姓名改了，你不介意吧！」

雲九笑道：「當然不能用雲九的名字，妳改成甚麼？」

「李鐵漢！」

雲九一笑道：「改的好，就叫李鐵漢吧。」

江海容道：「那天在火車上，看見你眞是好本事，一個人對付這麼多人，心裏眞佩服，所以給你取了『鐵漢』這個名字，爲了不讓人家疑心，我以後就算呼你李大哥好不好！」

雲九道：「好，只是我高攀了！」

江海容嘟了一下嘴，道：「這是甚麼話，我知道，那天在火車上我拿出一個證件，你疑心我了是不是？」

雲九一笑道：「那倒没有！」

江海容白着他，道：「有些話我也不便跟你多說，不過你要相信我，我最恨日

本人，也恨漢奸走狗！」說到這裏，她的臉禁不住紅了一下，低下頭情不自禁的嘆息了一聲。

雲九忍不住緊緊握住她一隻手，搖了一下，道：「這樣我們才是一條路上的同志，好了，我該囘去了，明天上午十點鐘再見！」

江海容道：「再見！」

雲九逕自離開，他一直到了門邊轉過身來，却見江海容仍然站立在那裏向這邊招手，雲九倒有點不大好意思，雖然說這些年在江湖上飄泊得更加老練了，可是却始終也不曾與任何異性結交過，江海容無異在他內心深處，留下了一個清新良好的印像……

他幾乎不敢再多看她一眼，轉身匆匆步出！不想身子一轉過來，却差一點與面前另一個少女撞在了一塊！

那個少女正用一雙似笑非笑，多少有點酸溜溜的眼睛在凝視着他，雲九却沒有注意到。

他說了聲：「對不起！」剛要低頭走過！

面前的那個姑娘却有意伸出一隻脚橫在他面前，像是要絆他的樣子！

雲九一楞抬頭，才發覺到前面站着的是原紫玲，不由驚喜的說道：「是妳！大妹！」

原紫玲一笑，說道：「幹嗎，這麽急呀！」

雲九掩飾道：「沒有……只是急着囘去！」

「嗯？」原紫玲笑又不笑的凝視着他，兩隻手把一個公事包抱在胸前，道：「她是誰呀！」

「誰是誰？」雲九裝傻的問。

原紫玲微微一笑，道：「我都看見了，就是遠遠給你招手的那位闊小姐呀！」

「啊——！」雲九淡然的道：「這就是我跟你提過在火車上的那個女孩……」

原紫玲點點頭，道：「好心救你那位小姐？」

「不錯……就是她！」雲九尷尬的道：「眞巧，會在這裏碰見了她！」

原紫玲笑笑道：「是巧得很……其實你應該請她囘家來玩玩才對！」

雲九搖搖頭，說道：「那不太好，我不過才與她一面之交……走吧，我們囘去吧！」

原紫玲欣然有所發現的道：「呀！你的傷好的這麽快？」

「這都是妳的功勞……我一定要好好謝謝妳！」

原紫玲道：「你又來了！我才不稀罕你謝我呢！」

說着她情不自禁的把一隻手挽着他，樣子很天眞的說：「等過些時候，我再爲你想法子找個工作，你有了事情以後再請我的客吧！」

雲九心裏一動，這句話剛才江海容已經說過了，同樣的話，出自同樣年輕漂亮的少女口中，自然令人有一番說不出的消受！

他正想把江海容明天給自己介紹工作的事說出來，可是却又不大好意思出口！

原紫玲一派天眞，緊緊的挽着他，上海這個地方社交確是較別處開通得多，也許她心目中確是把他當成「大哥」來看待，是以神態、談吐、一擧一動都那麽自然，雲九與她相處數日，倒也習慣了。

家門在望，原經文正在門口眺望着。

原紫玲鬆開了挽着雲九的手，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可是原經文却笑嘻嘻的絲毫不以爲意！

這邊的他抱拳道：「恭喜，恭喜，恭喜你的傷好了！」

紫玲吃了一驚，道：「小聲點！」

原經文像是忽然警覺，四下看了一眼，幸好沒人，三個人步入大門，關上了大門。

原經文道：「你們怎麽會在一塊？」

紫玲笑道：「我下班正巧經過運動場，可就碰見他了！」

雲九道：「我悶得發慌，去球場上溜溜腿！」

「這一溜腿，可就碰見了心上人！」原紫玲笑着接口說道：「那位江小姐好漂亮。」

原經文道：「眞的？」

雲九紅着臉，說道：「大妹眞會開玩笑！」

原紫玲道：「誰開玩笑，我說的是眞的！我看這位江小姐一定是有錢家的闊小姐，要不然她不會來這裏打網球！」

雲九道：「他的家世我還不清楚！」

三人步入客廳，張媽已把晚飯備好了，催着吃飯。

飯桌上原紫玲想起了白天廠裏發生的事情，就問原經文道：「哥！那些工人還罷不罷工？」

原經文想起這件事，臉上泛起了一片怒容，冷冷的道：「他們答應三天不鬧事，要是三天以後關經理再不發給他們加班費，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

這件事雲九前兩天巳經聽他們說起過，不禁關心的問道。「你們經理批准了沒有？」

原經文哼了一聲，道：「他呀！他不減錢就是好的了！」

雲九道：「這太不合理了，難道這裏沒有工人公會嗎！」

「公會有什麽用？」原經文冷笑道：「這是敵僞時期，有理也說不清，關經理純粹是個小人，他背後有人支持，我眞爲這批工人担心！」

「你是說他們有性命之憂？」

「那還不至於！」原經文道：「他還需要他們的勞力，我只是奇怪他答應三天後給他們滿意的答覆，可是他根本就不像要加他們薪水的樣子，這三天看來是緩兵之計，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

雲九冷冷一笑，說道：「到時候再看吧！」

原經文放下筷子，眼睛注視着妹妹道：「他好像還提到了妳！我看他對妳不存好心，妳要提防一二才好！」

原紫玲道：「我知道！」

說時臉色微微一紅，輕嘆一聲，道：「我想請調，換個工作！」

「我也有這個意思！」原經文說道：「過兩天，妳就上個簽呈！看看他怎麽留你？」

雲九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怎麽，這姓關的對大妹有什麽歪心不成？」

原紫玲道：「他本來要請我今天去跳舞，被我推掉了！平常看着我一副鬼像我眞受不了！」

雲九冷笑一聲，道：「我倒想會一會這個人，我生平最恨就是這種狗仗人勢，濫用職權的敗類，早晚我要他知道我的厲害！」

原紫玲生怕他爲此又鬧出事情，當時笑道：「你也犯不着爲這種小人生氣，反正等工人風潮平息以後，我請求調職就是了！」

雲九道：「他要是不准呢？」

「那我就辭職不幹！」

原經文一笑道：「對！有志氣。」

紫玲白着他，笑嗔道：「是呀，有志氣，我眞失業了，可全靠你這個小職員的哥哥養我啦！」

原經文道：「沒問題，一句話——」

雲九不禁被他們兄妹的俏皮，逗得笑了！

笑聲未住，就聽得大門外汽車喇叭連响之聲，緊接着又有人在按着電鈴，張媽匆匆的跑出去，須臾轉囘來，看着紫玲，道：「小姐，外面車子來接妳，說是關經理接妳去吃飯！」

原氏兄妹不禁一怔，雲九更是心裏一動！

紫玲忿忿的道：「見鬼……誰答應他去吃飯了，妳去說我吃過了！」

張媽答應着又跑出去！

須臾，門外傳來一陣人聲。

張媽的聲音道：「咦……你這個人怎麽硬要往裏面闖呢！」

雲九與原氏兄妹都霍然站起來，就見一個人用手用力將張媽媽推開，大步走進來。

原經文認得這個人，正是關雲程的跟班兼保鏢謝虎，今天下午才挨過工人的揍，想不到現在又是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

謝虎根本也沒把原經文這麽一個小小職員看在眼睛裏，登堂入室的，大步走進來。

他一眼看見了原紫玲，嘻嘻一笑，道：「原小姐，妳這是開什麽玩笑，我們經理接妳去吃飯，妳怎麽都忘了，快走，快走！」

一面說一聲就上來拉原紫玲的手，却爲原紫玲閃身讓開！

原經文大聲道：「站住！」

謝虎聞聲好像才發現原經文這麽一個人，當時斜着眼睛睨過來，一笑道：「哼！這不是原先生也在嗎！我們經理關照說，巳經和原小姐約好了，我是奉令來接她來的！」

原經文冷笑道：「你囘去告訴關經理說她不舒服……」

謝虎「哧！」一笑，用大姆指在鼻上抹一下道：「這是什麽話，原小姐不是好好在這裏嗎？」

原紫玲皺眉道：「可是我巳經吃過飯了！」

謝虎道：「那有什麽關係，反正妳人到就好了，走！走！走！」

說着他就又想上來拉原紫玲，不意面前忽然伸出了一隻脚，差一點絆他一個跟斗，謝虎一偏頭，才注意到身旁還有一個人。

他當然不認識雲九，雲九的臉色可不大好看！

「你這是幹什麽？」雲九冷着臉道：「主人既然不歡喜你，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麽？」

謝虎吊兒郎當的一笑，說道：「喝！管閒事的人，還眞不少呀！兄弟，你貴姓呀！」

雲九還未開口，原經文巳先開口道：「他姓李——」

雲九一笑道：「不錯，李鐵漢！」

一面說着，一隻手就搭在了謝虎的肩上，謝虎登時神色一變，這傢伙是生就的野性難馴，那裏會這麽輕易的就服了誰！仗着他曾經在拳脚上下過兩三年的功夫，平素又會把誰看在眼裏？

這時候他肩膀向下一沉，嘴裏說：「姓李的，你這是幹什麽？」

嘴裏說着，右手可就猛的翻起來，反向着雲九肩頭上搭下來，可是他的手只抬起一半，可就抬不起來了，原因是雲九壓在他肩上的那隻一時力道大增，重如山嶽，使得他這隻手根本抬不起來！

心裏一驚，謝虎的左手可就用足了力，一拳直向着雲九臉上猛力打過去！

這一拳要是打上了，可是不輕，問題是他根本就打不上，拳頭才遞出一半，只聽得雲九一聲冷笑，說道：「你還差得遠哩！」

隨着他的手向外一翻，謝虎成了「飛虎」，「呼！」的一下子平空飛起，他身子緊緊擦着天花板，飛出了有丈許以外，「噗通！」一下子，摔在了客廳門口，可是不輕。

一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他才站了起來，一時間，眼都紅了，獰惡的叫道：「好小子，你是找死！」

這類人一天到晚身上都離不開傢伙，右手向着小腿上一探，巳拔出了一口七八寸長短的尖刀。

看到這裏，原紫玲嚇得叫了一聲，害怕的道：「謝虎你快住手！」

謝虎冷笑着慢慢把身子湊近過來，臉色愈加顯得猙獰！反過來看雲九却像是沒事人似的！

他只是含着輕微的冷笑，在注視着謝虎！

原氏兄妹幾乎都被嚇呆了，原經文大聲嚷道：「謝虎，你敢動刀，還不把刀丢下？」

謝虎那裏肯聽？反倒是更壯了胆，嘴裏吆了一聲，身子巳飛撲了過去，手裏的短刀兜心就刺！

像是一條銀蛇似的，刀身閃起了一道銀光，眼看着這一刀巳扎在雲九的心窩上，可是不知怎麽囘事，就只見雲九的手巧妙的一翻，怪的是，本來在謝虎手裏的刀却到了雲九的手裏。

謝虎大吼一聲，猛力一拳向着雲九臉上打去，雲九左手微起，只一把巳經抓住了他打來的拳頭，謝虎只覺得對方這隻手其力千鈞，簡直無法掙脫，一時慌了手脚，大嚷道：「你……要怎……怎麽樣？」

雲九冷笑着道：「不怎樣，給你留點紀念，叫你以後別老欺侮人！」

話一出口，右手握住對方拳頭用力的一擰，只聽得「克！」的一聲，謝虎慘叫了一聲，一張臉頓時變成豬肝顏色，隨着雲九向外推的勢力，他整個身子跌出了丈許以外，摔倒在地。

謝虎一個翻身，還來不及站起來，雲九巳再次的來到了他身前，一抬腿踏在了他背上，微一用力，謝虎噗通！的一下子仆下來，臉部重重的磕在地上，鼻子一酸，熱血滴洒直下！

「唉唷……」他小子一剎時銳氣全消，大聲的叫嚷着道：「李先生饒命……饒命！」

原經文見狀還眞怕他打出了人命，當時趕忙上前道：「雲兄……算了，饒他一次吧！」

謝虎聽原經文口喚雲兄，頓時楞了一下，嚇得面無人色。

雲九把脚由他背上放下來，怒叱道：「滾！」

謝虎嚇得鬼叫一聲，爬起來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大門外汽車馬達聲發動，駛離！張媽關上了大門，回來道：「走了！」

原紫玲目盯着雲九，驚愕的道：「大哥可眞是好東西！以前我只是聽人說，今天才眞正的看見了！」

雲九冷笑道：「我生平最恨這種奴下奴，遇見這種人我拳頭是毫不留情，今天還算便宜他了！」

原經文道：「只怕他挨了這頓打，那關雲程不肯善罷干休！」

雲九一笑道：「怎麽，你怕了？」

原經文道：「我兄妹這個差事，根本無所惋惜，怕的是你的身份外露，萬一要是讓關雲程知道，可就麻煩了！」

雲九冷冷哼了一聲，苦笑道：「到時候再說，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他要是找了我，我也就放他不過，等着瞧吧！」

原紫玲皺了一下眉，道：「哥哥說的不錯，關雲程這個人，還是小心防着他點的好！」

雲九不忍拂其兄妹好意，點頭道：「我知道了！」

經此一鬧，這頓飯誰也沒興趣再吃下去了，張媽草草收拾飯桌，原氏兄妹只是怔怔的坐在椅子上，似乎愁雲重重，雲九談了幾句，獨自轉回房中。

在燈下，他獨自思忖着，忽然明白過來，暗忖道：是了，我只顧一時義憤發洩，全然未曾料到原氏兄妹如今立場，關雲程身爲廠長，又是他兄妹直屬上司，我這麽一打，豈不爲他們兄妹惹了大大的麻煩？莫怪他們兄妹有那番沉重的表情！

想到這裏，心裏着實的不是滋味，不禁又想到自己，身負槍傷亡命街頭，如非他們兄妹仗義援手，接來這裏居住療傷，此番只怕早巳落在日本憲兵隊手裏，飽受毒刑而至死於非命了。

「他們兄妹實在對我恩重如山，我要好好報答他們才是，切不可再給他們添麻煩了！」

思念及此，可就深深的責怪自己今晚太衝動了，萬一他們兄妹因此失業，自己良心何安？

這一夜，他反覆的思索着這個問題，一直聽到客廳裏的掛鐘敲了四聲，才朦朧的睡着了。

紅顏知己　體貼入微

他從來不曾起來這麽晚過。睜開眼睛的時候，看了一下錶，巳經九點半了！

雲九趕忙的起來，以最快的動作穿衣洗嗽一番，張媽由厨房裏出來，笑着道：「雲先生早！」

「早！」雲九說：「我起得太晚了，不像話！」

張媽笑咪咪的說道：「小姐有封信給你！」

「啊？」雲九很奇怪的接過來，摸了一下，信封裏面厚厚的不知是什麽物件！

這時候張媽拿着鷄毛掃子到客廳收拾房子，雲九就把信封拆開來，首先入目的是一叠嶄新的鈔票。

粉紅的信箋上，寫着幾行秀麗的鋼筆小字：

「雲大哥：這點錢是我送給你買衣服穿的，請別拒絕！不好意思當面給你，又不願意讓哥哥知道取笑我，所以才出此下策！今天晚上的事，你千萬不要介意，這個差事我早就膩了，不幹最好！

紫玲深夜二時」

雲九看完信後，心裏着實的感動，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苦笑了笑，心裏不禁想着：紫玲妳是何苦？我雲九堂堂七尺之軀，豈能伸手向妳拿錢？不過，妳的心意我却領受了！

他再想把錢交給張媽退還給紫玲，可是轉念一想，又似不妥，也許張媽並不知道這件事，這麽一來不是反而使得紫玲更窘麽？想了想，只好暫時把這些錢收在身上，低頭看看自己身上衣裳，才發覺到那襲中山裝，巳有多處磨得都發光了，在「上海」這個紙醉金迷的地方，這身穿着的確顯得有些太寒酸了，自己沒有想到，紫玲却替自己想到了。

張媽走過來道：「雲先生吃飯了！」

雲九道：「謝謝！今天太晚了，不吃了！」

張媽說：「早上小姐關照我，說雲先生喜吃三六九的長沙包子，特別去叫我買了一盤！」

雲九愧疚笑道：「你們小姐眞是想的太週到了，我就吃兩個吧！」

張媽端過包子來，問道：「雲先生要出去嗎？」

雲九道：「……要出去一趟！」

張媽道：「今天外面好多日本憲兵！雲先生小心一點啊！這些日本人，你跟他們是有理說不清！」

雲九點頭道：「我知道！」

牆上的鐘巳指在九點五十五分了，想到了與江海容的約會，不好意思遲到，再說他眼前確實是需要一份工作，就在這一剎間，他忽然迫切的感覺到自己必需要找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才好！

雖然用錢去報答別人的恩惠太庸俗一點了，可是目前却也沒有更適當的方法！

匆匆的來到了綜合運動場，手上的腕

錶巳是十點過十分，第一次跟女孩子約會就遲到，實在不大好意思！

剛剛步入運動場側門，就聽見身後汽車喇叭聲響！

一輛流綫型的黑色轎車從他身後開過來，近得幾乎要從他腿上壓了過去。

江海容的聲音說：「你遲到了！」

車門打開，穿着一襲粉紅色洋裝的江海客，顯得格外的嬌媚，艷陽秋光裏，益見她長身玉立，貌比花嬌！

雲九怔了一下，道：「對不起，我來晚了！」

江海容一笑道：「快上車吧！」

說着不待他答應，巳拉着他鑽進車門，雲九想拒絕巳來不及，只見她吩咐前座司機道：「永豐紙廠！」

司機是個四十來歲的瘦子，身上穿着整齊的米色中山裝，他似乎很驚訝小姐怎麽會看上這麽一個窮小子？一雙眼睛勢利的在雲九身上轉着。

江海容用手拍着前座道：「看什麽嘛！去永豐紙廠聽見沒有！」

司機這才答應了一聲，把車子開上了馬路！

雲九道：「其實妳告訴我地址，我自己去也是一樣的！」

江海容微笑道：「有我介紹，總好一點！」

須臾，車子在一個巍峨的大門前停下來，司機連按了幾聲喇叭，大門慢慢打開，汽車直駛入內。

透過車窗，可以看見漂亮的一所花園，還有噴水池，正前面是紅磚的一排二樓洋房，白漆的落地長窗上爬滿了蘿蔓籬笆，大概是員工辦公的地方，廠房却遠遠聳峙在一個方向，似乎規模很大！

一名小厮在外面打開了車門，江海容和雲九相繼下車。

江海容向司機道：「你把車開囘去吧，等會我自己囘去！」

司機答應着，就把車子繞着當中噴水池，一逕的開了出去，江海容一拉雲九道：「跟我來！」

雲九這才注意到一塊鍍金的招牌上有「永豐紙業有限公司」等幾個字樣，遠處廠房的機件操作「軋軋」聲，不時的傳過來，由於距離頗遠，倒也不覺刺耳！

敵僞時期，一般工廠多被強迫收購，即使有少數幾許開工存在的，也都是小規模的從事生產，鬧窮是當然之事！在雲九的想像裏，這所紙廠一定十分的簡陋，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大規模作業，只由這排辦公室以及花園的佈置看來，這永豐紙廠一定是個相當幹得開的企業行號！

梧桐樹上的秋蟬吱吱不停的叫囂着，江海容同着雲九直接進入到正面的辦公洋樓！

在二樓一個設備豪華的客廳裏坐下來，穿着白衣的僕人獻上兩杯茶。

江海容道：「郭廠長給我約好了，你去請他出來！」

僕人答應着退出去！

雲九却覺得心情很沉重，也許是在淪陷區住久了，平素來往也都是些被壓迫的窮苦朋友，乍然接觸到這種奢侈豪華的場面有點不大習慣。

江海容似乎有點看出來了，她小聲的道：「你不高興是不是？」

雲九苦笑道：「我在想也許我不大適合！」

「別胡說了！」江梅容笑道：「你不要被他這些擺設唬住了，我舅舅這個人最愛講排場！」

雲九壓低聲音道：「我是一個講實際的人……」

江海容道：「這種人，才討上司喜歡呀！」

才說到這裏，門外一人呵呵笑道：「是小容來了吧？」

廳門推開，一個戴着眼鏡，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進來，雲九禮貌的站起來。

這人很客氣的揮着手道：「不客氣，不客氣，坐，坐！」

江海容向雲九介紹道：「這是我舅舅郭大業——」又向郭大業介紹雲九道：「這就是我跟舅舅說的那位李鐵漢先生！」

郭大業伸出手來，笑道：「久仰！久仰！」

雲九和對方握了一下手，重又坐了下來。

郭大業却向江海容說道：「這幾天廠裏事忙，我也沒工夫看你爸爸，妳給我轉問一聲，過一兩天我去看他，還有事要他大力帮忙！」

江海容笑道：「我知道，舅舅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一來我們家，準有事情！」

「你這個孩子……」郭大業笑着說：「怎麽，學校放假了？」

江海容說道：「沒有放假，正在辦轉學！」

「對，這樣很好，一個女孩子老是南京上海跑，怎麽受得了？這邊復旦、聖約翰都很好，不比金陵女大差！」

江海容一笑，道：「舅舅，我今天來不是跟你談大學來的呀！」

「啊——」郭大業好像剛才想起來似的！眼睛轉向雲九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親戚好幾天不見了，一見面就聊個沒完！」

雲九道：「那裏，那裏！」

郭大業皺了一下眉道：「是這麽囘事，李先生人品學識海容都詳細跟我說過了，安插個工作是沒什麽問題，只是太高級的職位只怕一時……」

雲九一笑道：「我並沒有高級職位的條件，也沒有這麽想過！」

「那裏，李先生客氣！」郭大業道：「這麽吧，我們這裏有個檔案室，李先生屈就一下，我就先給你一個秘書的工作負責管理檔案工作好不好？」

江海容笑道：「好！」

雲九猶豫的道：「如果方便，我希望直接到工廠負責操作的任務！」

「那太苦啦！」郭大業赫赫笑着說：「海容特別介紹，我怎麽可以呢？」

雲九正色道：「郭先生請允許我的要求，我不願意利用關係，我覺得在工廠比較適合一些！」

郭大業怔了一下，用眼去看江海容，道：「可以嗎？」

江海容微笑點頭道：「這是他的事，舅舅應該尊重他個人的意見！」

郭大業點點頭道：「好吧，李先生是個脚踏實地的人，佩服，佩服！這樣李先生就負責第一工廠，担任工務管理員，職位不低，就是苦一點！」

雲九道：「這就好了！」

郭大業笑嘻嘻的道：「很好，很好，李先生現在家裏都在上海？」

江海容插口道：「李大哥是單身一個人！」

「啊……」郭大業道：「那好，我可以關照配間房子，李先生就搬到廠裏住好了！」

雲九很高興的道：「謝謝！那今天就來上班！」

江海容笑道：「何必這麽急，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再來吧！」

郭大業笑道：「對了，休息一兩天也好！」

雲九站起來道：「那就明天一早！我告辭了！」

江海容也站起來，道：「謝謝舅舅，我們走了！」

郭大業含笑點頭道，說道：「明天就直接來人事室，我會關照劉主任，負責一切！」

雲九欠身道：「謝謝，謝謝！」

郭大業看着江海容，說道：「妳不坐坐？」

「不了！」江海容笑着說：「李大哥剛來上海，我想帶他到處去看看！」

郭大業說：「好！好！」眼睛却顯露出驚異的表情。

他一直把二人送下樓梯，四下看看，奇怪的道：「車子呢？」

江海容道：「我叫他走了！」

郭大業道：「那用我的吧！」、

江海容笑着說：「用不着，我們走走就好了！」

郭大業「嘿嘿！」笑道：「這幾天日本憲兵在抓那個雲九，到處戒嚴，沒事還是少出門的好！」

江海容偷看了雲九一眼，見他表情鎭定，就笑應道：「知道了！」

二人出得永豐紙廠，江海容彎下腰來看着雲九的臉，道：「高不高興？」

雲九道：「這要謝謝妳才對！」

「你先不要謝我，我首先給你自己買套衣服才好！」

雲九想到了紫玲贈錢之事，不由臉色一紅，兩個女孩子居然都要自己買衣服，足見自己身上這套衣服是不能再穿了。

江海容見他聞言不出聲，就笑道：「錢你別發愁，我知道你這個人是不愛佔人便宜，就算借我的好啦，以後有了錢再還給我！好不好？」

雲九笑了笑，道：「我身上還有錢，我們上那裏去做呢？」

江海容道：「我有個熟地方！來！」

一輛三輪車停在眼前，江海容先跳上去，雲九只好跟着上去，江海容吩咐道：「南京東路。」

車行如風，不一會兒可就到了。

江海容就指點着在一家「巴黎時裝洋服號」門前停了下來，雲九一怔道：「我不穿西裝！」

江海容道：「我知道，中山裝他們也會做！」

西裝店老闆笑逐顏開的道：「原來是江大小姐，要做衣服打個電話來就好了，何必還親自來呢，快請坐！」

江海容道：「不是我做，是這位李先生！」

「那太好了，李先生，請挑一下料子吧！」

江海容笑道：「我來代他挑！」

當時就由江海容做主，一共選了一深一淺兩塊料子，關照裁縫師父做中山裝，雲九雖然心裏不大願意，却也不便拒絕對方好意，就大大方方的量了身，說好了一個禮拜做好，價錢却沒有明說。

出了門，雲九靦覥的問：「多少錢？單子呢？」

江海容微笑着說：「你千萬別生氣，我知道你骨頭硬，可是却也不要太拒絕人家的好意，這兩套衣服算我送的，祝賀我們友誼建立的開始！」

雲九苦笑道：「一開始就受人餽贈不太好，還是把單子給我自己去拿吧！」

江海容道：「根本沒有單子，是我家的老主顧，要什麽單子！」

雲了怔了一下，就道：「那麽下一次我自己來拿就是了！」

「好吧！」江海容笑了笑，也沒有再跟他爭下去。

前面是電車站，雲九還沒坐過，很新鮮的樣子，江海容就提議坐電車，兩個人買了票，在候車的時候，江海容看着他神秘的笑了一下，說道：「昨天那個小姐是誰？」

雲九怔了一下，一笑道：「原來妳也看見了！」

江海容微笑說道：「她看見了我，我也看見了她，我還跟她笑了笑，她却沒有理我！」

雲九道：「那位小姐姓原，就是他們兄妹救我！」

「她在那裏唸書？」

「已經在做事了，在大上海紙烟廠作事！」

「大上海紙烟廠？」江海容驚訝了一下：「他們經理是不是姓關？」

雲九奇怪的道：「好像是姓關，妳認識這個人？」

「我倒不認識，不過知道這個人，是個勢利小人！」

「一點都不錯。」雲九冷冷的說。

江海容臉上現出一種憂鬱，似乎有所傷感，輕輕嘆息了一聲。

「妳怎麽了？」雲九洞悉入微的問！

「沒什麽，車來了，我們上去吧！」

雲九對她的出身不無懷疑，在車上試着問她，江海容總是避而不答，只推說是做生意的，似乎有難言之隱，他也就不再好深問下去！

電車順着北四川路一直馳下去，在「虹口公園」停下來，兩個人在公園裏玩了一會，在小館子裏吃了午飯，雲九想早點囘去，江海容好像玩得很開心，兩個人就上了電車，一路囘馳！

習習秋風，由車窗裏吹進來。

馬路兩旁的梧桐樹葉隨風飄零，電車在鋼軌上叮噹响着，迤邐奔馳着。

江海容把頭枕在雲九肩上，曼聲吟着道：「好舒服，我眞不想囘去了。」

雲九的眼睛透過車窗，却機警的看見兩輛日本憲兵摩托車，由車後疾馳過來。

他本能的警覺到事情不妙，趕忙囑咐江海容道：「鬼子憲兵來了，恐怕要查車，妳先坐到那邊去！」

江海容一驚，果見兩輛日本憲兵隊的電驢子，呼嘯着向電車兩邊包抄上來。

雲九冷笑着道：「記住，無論如何不要給我打招呼，幾個憲兵我還能應付！」

江海容依言坐到了隣近的一個座位上，電車上已起了一陣騷動，兩個日本憲兵比着手勢，電車中途停下，馬路上來往的行人，俱都停步不動！

緊接着一輛載日本憲兵的軍車開到了路中停下來，車上憲兵紛紛持槍躍下，一一檢查着行人。

電車車門打開，兩個日本憲兵持槍上來，其中之一，由隨身的皮囊裏拿出了一張放大的像片！

那張像片一入雲九之目，頓時使得他大吃了一驚！

原來相片所攝的，正是自己那日大鬧車站時爲敵方所偷攝，照片中人騰身飛足，正在踢打一名日本憲兵，雖然臉部拍攝得很糊糢，可是顯然正是自己！

兩個日本憲兵放過婦女不看，只用手裏的相片逐個向車上男士一個個對照着，乘客稍有不順，即力摑其面，顯出一副獰面目！

雲九側過臉，向着江海容搖搖頭，阻止她向自己打招呼，立即站起身來。

立時，一名日本憲兵大吼着，比手勢要他原地不動，雲九假裝沒有聽見的繼續向外走！

這名日本憲兵怒吼着撲上來，用手裏的槍托照着雲九前胸直擊過來，雲九自忖着這場架是非打不可了，倒也不懼，左手一拉，已抓住了擊來的槍托，用力向前一推，那名日本憲兵怪叫一聲，站立不住仰身就倒。

他還來不及翻身站起，已爲雲九飛快撲上的身子一脚踢中下額！

這一脚勁力十足，那名日本憲兵才翻起一半，就沉重的倒下來，後腦「砰！」的一聲撞在車板上，頓時人事不省，昏死了過去！

隨來的另一名日本憲兵見狀大驚，霍地由身上拔出手槍，還來不及抬起手，雲九已猛襲而進，右手向外一探，已抓住了對方持槍的手，用力一擰，已把手槍搶到了手。

那名日本憲兵一時嚇得臉色慘變，轉身就向外跑，雲九趕上一步，這時槍交左手，右手運足了功力，猛的一掌向着這名日本憲兵背上擊下去！

「砰！」的一聲悶响，這名日本憲兵一頭扎下去，碰在車欄杆上，一時頭破血流，當場也擺平不動了。

雲九以快手法一連擊昏了兩名日本憲兵，車外的人却顯然還不知道。

他囘頭向江海容看了一眼，遂即向車外奔出！

衆目睽睽之下，只見他矯捷的身影，一連翻越過兩條馬路，身後日本兵發覺開槍時，雲九早已逃之夭夭！

× × ×

雲九搬出去已經兩天了。

原紫玲這兩天心裏就好像少掉了些甚麽似的不自在，固然雲九找到了工作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可是一想到他那份工作是得力於江海容的介紹，她心裏總似有點美中不足，雖然雲九留下了地址，她却賭氣沒有去看他！

一個人用手支着頭在想着心事，到底爲甚麽，自己也不明白。

一個偶然的場合裏，認識到雲九這樣的一個人，也許是對他昔日那些行俠仗義的行爲心儀已久，是以在初一見面裏，自己就被他那種雄姿英發的神采所吸引住了，往後的日子彼此眞誠相處，感情更有一日千里之勢，現在乍然分開，反倒不大習慣了。

窗外秋海棠開得一片燦爛，人們慣以海棠來形容美人，大概是因爲海棠具有美人的嬌艷，更有美人的那種靜態美，也許在秋季，海棠別有一種惆悵蕭索的美，更同于美人兒的那種孤芳自賞，暗裏銷魂！

原紫玲憧憬着雲九的英姿，一時顯得懶洋洋的，彷彿一點勁兒也提不起來！

走出了經理辦公室，迎面可就着見了大羣的工人怒衝衝的向這邊走過來。

關經理還沒有來，一件大事却在劇烈的醞釀之中，她忽然想到了關經理那日親口答應他們加薪的日子到了，不禁一懍！

人羣裏走在最前方的是原經文，他簡直是無力控制，不得不率同着大家找關雲程理論。

兄妹見面，原經文老遠大聲的道：「經理來了沒有？」

原紫玲驚惶失色的道：「還沒有，我這就去打電話！」

經理辦公室的大門被用力推開，數十名工人一擁而入，爲首的兩名工頭高立和郭來順青着臉，一馬當先的衝進來！

原經文道：「大家有話好說，千萬不要衝動，一切等關經理來了再說！」

高立冷笑着說：「姓關的說話不算話，大夥不能再受他的騙了！」

一個工人挺身而出，哭喪着臉說：「我老婆病了半個月了，沒錢請大夫看，再沒錢拿囘去，人都要死了！」

另一個人嚷着說：「我們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家裏窮得沒有米下鍋，姓關的不能昧着良心不理會我們！」

「對！對！叫姓關的出來說話！」

「今天非加錢不可！」

「……」

「找姓關的算賬……」

一時間衆聲齊吼，聲騰霄漢，原經文嘆息着道：「大家稍安毋躁，看看電話打通了沒有？」

一角，原紫玲放下了電話，搖搖頭道：「關經理不在家，傭人說他一早就出來了！」

「姓關的想不見面就算了！」工頭之一的郭來順一躍而起道：「走！我們到他家裏去！」

衆聲附合着，正自無可開交時，看守庫房的職員劉景立張惶的由外面跑進來，大聲道：「不要吵，不要吵，關經理帶着

人來啦！」

工頭高立一怔，高聲說道：「好，他人呢！」

劉景立臉上變色的道：「還有一位江先生也在場，帶了四個人……在前面庫房裏！」

郭來順大嚷道：「他們還敢怎麼樣？走，我們找他們去，走！」

大家夥一擁而出，在高、郭二工頭率領之下，一路直撲向前面庫房。

原氏兄妹提着心，跟在衆人之後一逕的來到了前面庫房，這時庫房兩扇大門敞開着，憤怒的工人叫囂着一擁而入，出乎他們意外的，關經理早已等候在這裏了。

現場除了關雲程以外還多了幾個人，一個穿着西服留着小鬍子的體面人物，儼然身份高出儕輩。

這個人坐在庫房裏一張靠椅上，身側左右，侍立着四個身着漢裝的彪形漢子，關經理坐在下手，由神色態度上看來，關雲程對於這個人十分奉承。

留着小鬍子的人嘴裏咬着一根雪茄烟，面帶不屑的注視着眼前的工人。

關雲程似乎有了靠山，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這時站起來大聲道：「幹甚麼，你們還想造反不成？」

工頭高立怒聲道：「三天時候到了，我們是來聽消息的。」

「聽甚麼消息？」關雲程瞪着眼睛說道：「你們以爲仰着人多，我就怕了，我告訴你們，這位是『中支振興會社』上海負責人江總經理，你們的要求，我已經報告了江總經理，總經理認爲你們是無理取鬧……」

一名工人跳出來大聲道：「我們要求的合情合理，爲甚麼是無理取鬧？」

「你們才無理取鬧……」

「對……今天非交待清楚不可！」

「……」

衆聲喧嘩，聲騰霄漢，羣情激蕩，一時不可自已。

關雲程想不到這些人當着總經理的面，居然也是這般厲害，一時倒慌了手脚，趕忙的回頭去看那位江總經理。

留着小鬍子的江總經理，不慌不忙的彈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冷冷笑道：「你們那一個說要加薪的？站出來！」

衆工人一時倒是沉默了下來。

姓江的嘿嘿一笑道：「是誰呀，站出來讓我瞧瞧！」

郭來順向前跨出一步，大聲道：「站出來就站出來，是我說的。」

「我說的！」

「我說的……」

一下子所有人都挺身而出，姓江的把手裏的雪茄烟用力的扔下來，厲聲喝道：「混蛋！你們這羣無賴，不給你們點顏色，諒你們不知道厲害！丁大龍！」

身側四人之一應聲而出，這小子歪戴着一頂禮帽，嘴裏刁着一根烟捲兒，上身小汗褂兩隻袖子高高捲起，露出一雙暴露着青筋的手臂。

「怎麼樣？你還敢打人？」郭來順第一個走出來，身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後的同夥羣起爲他加油——

「揍這個小子——」

「打——打——」

面前的丁大龍臉上帶出不屑的冷笑，右手把頭上的帽子往上頂了頂。

就在這時，郭來順的一雙蒲扇大手，已飛快沉重有力的向着丁大龍肩上拍來。

大家夥轟然的叫了一聲好！殊不知這姓「江」的經理跟前四個人，沒有一個好惹的，就以眼前這個丁大龍來說吧，就是精於日本的柔道，受過訓練的柔道高手！

郭來順也是上來輕視過甚，想不到眼前這麼一個小個子能有多大的能耐，兩隻大手力拍之下，滿打算一下子就能把對方拍倒在地。

誰又知道，實際上，却又不是這麼同事。

他的雙手方自一落向對方雙肩，就見丁大龍一聲怪叫，雙手同時向上一翻，正好迎住了郭來順拍下的雙掌，四隻四掌甫一交接的當兒，丁大龍身子向下一伏，「嘿！」的叫了一聲。

郭來順偌大的身子，眞就像馬戲團裏的空中飛人似的，一下子飛出足有一丈五六，噗！的一下子摔下來，頭下脚上，正好扎在一具大木箱蓋之上。

這一下子力量當然可觀，箱蓋撞碎了，腦袋可也見了紅，郭來順一下子就給摔昏了過去！

眼前工人見狀，俱都大吃了一驚，一下子全都楞住了，幾個人跑過去把郭來順扶起來，郭來順樣子已成了一個血人！

大家夥再也不能忍着內心怒火，當時由高立爲首，大家夥一擁而上！喊打之聲，震耳欲聾！

關經理嚇得站起來就跑，那位留着小鬍子的江總經理却是很沉得住氣，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他只吩咐着身側的四個人，說道：「上！」

四個人「一」字的在他面前排開來，各人擺出一副架式，爲首的幾個人首當其衝！

雙方短兵相接的一刹那，只聽得一陣人聲喧嘩，爲首的四名工人幾乎同時被摔起在半空，砰里碰啷的摔落下來，緊接着第二排工人也被相繼的摔了出去，四名打手果然不含糊，出手不凡！

只可憐這班工人烏合之衆，人雖多，却只是叫囂的一羣，如何是對方受過嚴格訓練的柔道高手的對手，一時之間被打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

四名打手，顯然餘勇可賈，各自展開身法，對方工人只要一接近身邊，沒有不被摔得頭破血流！

一場混戰的結果，不用說當然是資方大獲全勝！

關雲程侍立在姓江的總經理面前，目睹這般情景，一時寬心大放！

但是他却也別有顧慮，當時附近江總經理身邊道：「總經理我看打的差不多了，給他們留點力量好爲我們做工呀！」

江總經理冷笑着點點頭，看看眼前情况也確實如此，再打下去，可保不住就要鬧出人命來了。

他這裏八字鬍撇了撇，用力的拍了幾

下手，大聲道：「行啦——你們四個退下來！」

狗也沒這麼聽話，四名柔道高手聞聲即止，各自退立在姓江的總經理身側左右站好！

眼前數十名工人，還能從容站着的已經不多了，大半的人有臥着的，有坐着的，有彎着腰的……紛紛的唉喲着，好像每一個人都多少帶了點兒傷。

江總經理呵呵笑着，道：「怎麼啦！還打不打了？」

笑聲一頓，那份得意，可就不用再提了。

「要講打，你們差遠了！」這傢伙佔了便宜還賣乖，「看見沒有，你們這麼多人，我只出了四個人，就把你們打得落花流水，你們要是還敢不好好的工作，給我搗蛋，下一次，我可就不是這樣的一個打法了……」

關雲程在一旁帮着腔道：「江總經理是說得到辦得到，你們可是聽清楚了！」

姓江的冷笑道：「今天你們都回去休息一天，明天一早來上班，誰要是胆敢借故不來，我會派人到他家裏找他去！」

說到這裏話聲一頓，轉問關雲程道：「關經理，你說這些工人裏領頭的是那兩個人？」

關雲程道：「一個是高立，一個郭來順！」

郭來順尙在昏迷之中，高立却帶着傷在一邊喘着氣，這時聞言氣呼呼的站起來，大聲嚷道：「姓關的……你太沒有人味，說話不算話！」

江總經理冷笑道：「這小子還有股子橫勁！好，給我拿下來！」

身側狗腿子早已閃身而前，高立大聲嚷着舉拳就打，他可是太不自量了。

他怎麼能是眼前人的對手？

他這裏才一伸胳膊，已被對方柔道高手一下子就把他的胳膊反擰到了身後，再用胳膊肘子一擊，馬上痛呼了一聲，可就跪倒了下來。

又撲上來兩個人，抖開了一根繩子，高立就像是江洋大盜似的被綁了個結實。

江總經理由身上掏出了一張名片，交給四人之一，道：「把他送到警察局去，見周副局長，就說我說的，這個人先押起來！」

高立大嚷着：「我犯了甚麼罪要押起來？老天爺——這是甚麼世界呀！」

江總經理揮揮手道：「押下去！」

就這麼高立可就被帶了下去，「殺鷄儆猴」，這一手可是眞厲害，在場數十名工人，可就沒一個再敢吭氣的了。

關雲程大聲道：「你們還楞着幹甚麼？想一想吧，犯得着犯不着！還不給我都下去！」

大夥子彼此對着了一眼，哭喪着臉，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要人攙着，像逃難的難民似的，有人嘆着、咒着，也有人低頭飲泣着，不勝唏噓的退了下去……

眼看着一場刧難，居然就這麼輕而易舉的平定了下來。

關雲程眉開眼笑的奉承着道：「總經理眞有一手，這一下子保險他們再也不敢鬧事了！」

姓江的哈哈大笑道：「對付羣衆我最有一手，不怕他們人多，他們再敢鬧事，我就當場給他們弄出幾條人命來，看看誰不怕死？」

關雲程笑道：「總經理請到後面去坐坐！休息休息吧！」

姓江的點點頭道：「也好，你把這兩個月的生產報告先拿給我瞧瞧！」

「是！是！」關雲程道：「正要請總經理指敎，總經理請！」

江總經理點着頭步出庫房外，關雲程狗顚屁股的在後面跟着，兩個保鏢遠遠在後面跟着。

進了經理室，聽差的獻上了兩杯熱茶來。

關經理用手按了一下按鈴，原紫玲推門進來，道：「經理叫我？」

關經理說：「把這兩個月的生產報告表拿來！」

原紫玲冷冷的應了一聲，轉身步出！

關經理一偏頭，才發現到江總經理一雙眼睛都直了，關雲程說道：「總經理請用茶！」

「啊——」江總經理恍然一警，端起茶杯，連口的讚着道：「好！好！好！」

關雲程不禁一怔，問道：「總經理，你是說……」

「剛才那位小姐是——」

「啊……是我的女秘書。」

「好！」江總經理連連點着頭，說道：「天姿國色，人間難覓，哈哈……」

關雲程嚥了口唾沫，吶吶的道：「總經理過獎！」

門開，原紫玲抱持着一疊卷案，走了進來。

關雲程指着江總經理，說道：「這是江總經理，是中支振興會社，上海的負責人！」

江總經理笑着點了點頭，原紫玲禮貌的叫了聲：「總經理！」遂即逕自步出。

「總經理請過目——」關雲程把報告表遞上來。

「啊——」江總經理大夢方醒的接過來，隨便翻了兩張放下來，嘿嘿一笑道：「你這個女秘書叫甚麼名字？怎麼我過去沒有看見她呀？」

關雲程不自然的笑笑道：「她姓原，原紫玲，新來還不到半年！」

「啊，是這麼同事！好！」姓江的看上去確實是動了心，一隻手連連的摸着下巴，兩隻色迷迷的眼睛瞇在了一起，一個勁兒的沉聲笑着。

關雲程道：「總經理這些報告表……」

「先不用看了……」江總經理道：「雲程老弟，這幾年我對你還不賴吧！」

關雲程欠身一禮，道：「全仗總經理關照！」

江總經理一笑道：「關照不關照倒不說了，總之，我這麼閉一隻眼，你那邊可就方便多了！」

「是……日本人那邊總經理你口角春風！」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江總經理由西服上口袋裏拿出了一根雪茄烟，先用嘴把烟頭咬下一小截吐掉，關雲程趕忙打着了火遞過去。

江總經理抽着了，噴出一口烟，道：「對付日本人我更有一手……要不然，這個中支振興會社的總經理會落在我江某人的身上？」

關雲程笑嘻嘻的道：「是……有關上一次我跟總經理談的那件事……」

「你是說自銷伍千條香烟的事？」

「是……每個月能自銷伍千條，大家都可以落點個好處！」

「這件事沒問題——」江總經理哈哈一笑，站起來，拍拍胸脯道：「包在我身上了！」

關雲程大喜過望，一個勁兒的躬身道着謝。

江總經理離開座位，向外步出，關雲程跟在他身後面，走出了辦公室大門，江總經理臉上展露着狡黠的微笑。

關雲程下意識的覺得他還有甚麽話說，於是問道：「總經理還有甚麽指示？」

「兄弟，我的事你還不知道麽？」

江總經理這一刹間顯得很親近的樣子，一隻手拍在他肩上，輕聲說道：「安排一個時間，叫你的女秘書來一趟，萬事OK！」

「這這……」關雲程的臉勉強的轉成了笑臉，卑鄙的彎下腰，道：「是！一定盡力，一定盡力！」

江總經理帶着滿臉的笑逕自離開。

關雲程目送着他的背影離開之後，含着微笑轉回辦公室，一眼就見原紫玲面色不安的站在經理室，似乎有話要說樣子。

「怎麽……妳有甚麽事麽？」關經理心裏動了一下，生怕剛才江總經理的話被她聽見了。

「經理。」原紫玲吶吶的道：「我想請求調職！」

「調職？」

「是……」原紫玲說：「我想調到業務部，跟我哥哥在這一塊！」

「這……這是爲甚麽？」關雲程怔道：「在這裏不是很好麽？」

原紫玲道：「我覺得，這裏太過清閒了……」

「清閒還不好麽？來，來，坐下，坐下，我還有話跟你說！」

原紫玲悶悶的坐了下來。

關雲程道：「紫玲，我對妳的心妳眞不知道麽？」

原紫玲臉上一紅，冷冷的道：「我不明白經理的意思！」

關雲程愣了一下，臉色似乎有點掛不住，冷笑了一聲，道：「妳也用不着跟我裝糊塗，前兩天，我好心派謝虎接妳，却想不到，妳家裏的人，竟然會把他揍了一頓。」

原紫玲道：「這件事謝虎咎由自取……本來是他不對又能怪誰？」

「哼！」關雲程冷笑道：「聽謝虎同來說，動手的那個人有一身好本事，連謝虎那身手的人，居然都會被他給打了，他是誰？」

原紫玲道：「是我哥哥的同學！」

「我是問他叫甚麽名字？」

「叫……叫李鐵漢。」

「李鐵漢？」關雲程冷森森的笑了笑，道：「我倒疑心這個人可能姓雲！」

「姓雲？」原紫玲大吃了一驚，掩飾道：「怎麽會姓雲呢？明明姓李嗎！」

「當然我不能說他就是雲九，可是我會慢慢的查……原小姐，妳應該知道，現在日本憲兵正在全力找九雲九這個人，妳年紀輕輕的，可不要糊塗啊！」

原紫玲心裏着實吃驚，表面却力持鎮定，她把身子偏過來，像是賭氣的道：「經理不相信就算了，反正這個人現在也不住在家了！」

「那再好也不過了，紫玲，妳坐過來一點，我還有話跟妳說，妳……」

他的一隻手可就不老實的伸了過去，想去握紫玲的手，不意却爲紫玲狠狠的把他的手摔了下來，關雲程眉毛一挑，正要發作，可是忽然想到了江總經理交待的事情，這口氣也就暫時忍了下來。

原紫玲悻悻的站起來，道：「經理沒有別的事我走了！」

關雲程點着頭，微微笑道：「好，妳請求調職的事，我考慮幾天再答覆妳，妳出去吧！」

原紫玲應了一聲，老大不高興的退了出去。

恐怖之夜　血案頻生

機軋軋有聲的在轉動着。部份工人還在趕着夜工，天空飄着細雨子，燈光清晰的照着落下的雨滴，有幾隻蝙蝠低低的掠空而過，空氣顯得那麽的低沉。

由機房裏向外眺望着，雲九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感覺，他有滿腹的愁衷，却又不知如何傾訴，該向何人傾訴？國仇家恨，狼烟四漫的中原，只要看上一眼，即能興起無限的仇恨，仇！仇！恨！恨！那一種無法排遣的悲憤仇恨，只得借着斬殺敵人聊慰眼前，那些殺不盡的日本矮子、中國漢奸，每一想到他們，就禁不住使得他咬緊牙關，恨不能眼前引刀稱快。

紙廠的大門徐徐敞開來，由門外一連馳進三輛嶄新的汽車，汽車壓過碎石子的路面，一逕的馳向廠房而來。

第一輛汽車門開，由裏面跳下的是「永豐紙廠」的廠長郭大業。

只見他十分恭敬的走向第二輛汽車前，親自打開車門，由裏面步出一個四旬五六留有小鬍子的「亨」字號人物。

這類人物的特徵，手上若不是烟斗一定有一隻雪茄，衣服畢挺，皮鞋擦得發亮，頭髮梳平油貼，在上流有錢的人是離不開保鏢的，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俗語：奴才沾主子的風光，看上去兩個保鏢也是氣宇不凡，畢嘰呢的漢褂，裏面插着槍，左右各一的跟在主子身後面。

郭大業對於這個「小鬍子」是十分恭順的，可是第三輛車裏面的人物，顯然更重要。第三輛車的車門，也是郭大業搶上去打開的，車裏下來的是一個矮不龍咚的漢子，這人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鏡，戴的是圓頂的禮帽。

這身打扮，一入雲九眸子，頓時就可以斷定出他是一個日本人！

果然這個人開口說話，十足的日本口音，那個先下來的小鬍子，却是道地的中國人，敵僞時間，中國人留着仁丹鬍子的

，不是漢奸，也必是媚日的奸商無異。

雲九的眼睛裏頓時冒出了烈火般的怒燄，本能的興出了一片殺機。

大門外又開了一輛中型的小卡車，車上却載着七八個日本憲兵，除了留下兩個看守大門以外，其他幾個人都趕上來，護侍在那個日本矮子身側左右，不用說，這個日本人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了。

一行人直接向着廠房裏走進來。

雲九不得不掩着內心的忿恨，轉過身來，他在這裏的工作，是負責督導工人的作業，和處理簡單的公文收發工作，說忙不忙，說閒也不閒，由於這項工作得力於江海容的推薦，本諸他一向對於工作的熱忱，他的確是十分的盡力。

可是這一刹那，他的良知却像是受到了極大的侮辱，當他發覺到自己所工作的場地，竟和日本人有些牽聯時，他眞正的感到氣餒和傷心了。

一行人在郭廠長的陪同帶領之下，陸續的進入廠房。

雲九銳利的眼睛注意着他們的一舉一動。

日本人用手裏的圓頭杖，在機器上到處敲着，不時的搖着頭。

郭大業頓時敏感的道：「山口先生有甚麽高見？」

日本人拉着臉道：「太舊了——太舊了——」

他倒也能撇上幾句中國話。

郭大業哈着腰道：「是！是……」

日本人指着一旁留着小鬍子的中國人說：「江總經理你記下來……這些機器更換，我們日本生產的機器頂好，這些是米國的舊機器……不行！不行！」

小鬍子連連點頭道：「是……中支會上個月不是具了一份公文麽，只是日本政府沒有批下來！」

「嗯！」日本人說：「不是沒有批，太忙，現在工廠生產的都是飛機，兵船……大炮，沒有時間製造別的東西，不過……佔領區的生產也重要，我們要爭取，江總經理，知道嗎，爭取！」

這番話出自日本矮子略帶鼻音的嘴裏，聽起來簡直說不出的刺耳，眞叫你身上起鷄皮疙瘩，作三日之嘔，可是他面前的兩個中國人却並不這麽認爲。

小鬍子連連點頭道：「是……」

郭廠長更是極是奉承的道：「本廠全仗山口先生的支持，山口先生是本廠的家長，是本廠的救星！」

日本人頻頻的點着頭，用着生硬的中國話說：「永豐廠最近成績很好……你好好的幹，我提……拔你！」

郭廠長的腰可就更彎了，一個勁兒的說着謝謝，謝謝，一行人向着機房步入，郭大業一樣一樣的解說着生產的過程。

雲九冷眼旁觀，冷耳側聽，可就明白了一切，原來這所永豐紙廠，其實是完全爲日方所控制，換句說話，是一所生產資敵的標準賣國工廠。

這一刹間，他的愛國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諷刺和侮辱，面向着窗外的秋風秋雨，他喃喃自語着：「老天……我都做了些什麽？」

一個比電還快的念頭，由他腦子裏閃過。

「眼前不是下手的最好時候麽？我就殺——」

眼光一瞟，可就發現到尾隨在日本要人身後的幾名日本憲兵，並不僅僅如此，還有，郭廠長是江海容的舅舅，由郭大業勢必會扯出了江海容，豈不將使得這個無辜少女也將牽連其中？

可是如果如此就放過了這些人，那也是不公平的。

自從日本人侵佔中國之後，他無時無刻不在爲着多難的祖國而復仇，只要有機會多殺一個日本人，多殺一個漢奸走狗，他是絕對不會放棄的。

這種心念一經滋生，頓時在他內心根深蒂固的生了根。

眼前沒有合適的殺人傢伙，他轉身在案上拿了一把三稜的鋼銼，這把玩藝兒足有尺把長短，他把它插在腰裏。

誰也不會注意着他這個人，雲九悄悄站起身來，轉了個身，神不知鬼不覺的翻出了窗外。

由廠房到工廠大門，還有一段距離，他展開身法，一連幾個起縱，已撲到了院牆邊，然後貼着牆邊，很快的溜到了大門左側。

眼前第一步，先拿這兩個看門的日本兵開刀，有計劃的製造混亂，然後混水摸魚，再下手殺那個姓江的小鬍子和日本要人！

在牆角，他打量着兩個日本兵，其中之一正低着頭在抽烟，火光明滅，照閃着那傢伙狼般瘦削的一張臉。

再看另一個，正在用一塊手巾擦着槍上的雨水。

雲九冷笑了一聲，霍地躍身而出，那抽烟的一個大驚抬頭，還沒看清是怎麽回事，雲九手中的一根鋼銼，已快而猛的插進了他的前胸。

另一個大驚抬槍，雲九的手向後一甩，那枝鋼銼「颼！」一聲脫手而出，正中對方咽喉，這個日本兵的雙眼一翻，頓時向前仆倒，在地上翻了幾個滾兒，一命嗚呼。

雲九再看看先殺的那一個還在地上爬着，只是爬了沒幾下就完蛋了。

雲九把兩個屍體向門外移了幾步，就手取過地上的槍，揚空一連放了數响，丟槍騰身，如同燕子般的向回撲入。

槍聲頓時驚動了廠內各人。

雲九立身在暗處的一棵柏樹下，眼看着數名日本兵蜂湧而出，他臉上帶着一絲冷笑，一個轉身來到了最後的一輛轎車前，開門潛入。

轎車內的司機乍然一驚，可是雲九不容他開口出聲，右手五指向外一插，正好插在了這名司機咽喉之上，只聽得「咯！」的一聲，這名司機身子向前一蹌，頓時就倒在了方向盤上不動了。

雲九匆匆把這名司機頭上的一頂鴨舌帽摘下來，戴好在自己頭上，再把他身上的一件夾克脫下來，匆匆套在自己身上。

他本想把司機的屍體移向車外，可是顯然已來不及了，車燈照處，一行人正自張慌的向汽車奔來。

四名日本憲兵保護着那個叫「山口」

的日本要人，已經來到了車前。

雲九只得把司機的屍體用刀的按在車座下面，車門開處那個叫「山口」的日本人巳鑽進了後座，揮着手用中國話吩咐道：「快——快——」

雲九含糊的應了一聲，即刻發動馬達，未幾六名日本憲兵跳上了卡車，首先向大門外開出，雲九開車的技術，是在南京學會的，想不到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場。

一切都在他計劃之中，他不慌不忙的把車子馳出去，尾隨在前面的卡車後面，利用反射鏡，他看見了身後的兩輛轎車跟着自己這輛車後也開動了，而且他注意到緊貼在自己車後的那輛車子裏，坐的正是那個留有小鬍子的中國人——這個人自然也是他要殺的對象！

三輛轎車在前面的那輛軍車導引之下，飛快的馳出永豐紙廠的大門，直馳向平整的柏油路面！

那個叫山口的日本人，在後座大聲用日本話罵着，手裏的圓頭杖用力的在車座上敲着。

「該死！該死！這一定又是那個中國人做的……非槍斃不可！」

雲九在一個岔道前有意的減慢了速度，等到前面的軍車疾速開離有一段距離，他忽然把方向盤轉向一條冷靜的林蔭大道去。

這個突然的舉動，當時並沒有使得後座的山口先生引起任何疑心，甚至於身後的另外兩輛轎車也沒有疑心，仍然緊緊的尾隨在山口的轎車後面！

雲九足踏油門，加速的疾馳，這條林蔭大道他也弄不清叫什麽名字，可是的確夠荒涼的。

雲九的一段疾馳之後，突然向左一個急彎，拐向一條冷僻的道路，身後兩輛轎車也跟着急彎而進！

三輛轎車相繼馳入眼前小道，由於這邊的燈光忽然一暗，使得後座的山口猝然一驚。

「咦——」山口倏地望向車外，大聲道：「你開……到那裏？」

雲九倏地剎住了車，轎車在路當中忽然停了下來，身後的兩輛轎車也各自急剎住，由於彼此的間隔太近，砰地一聲，撞在了一塊！

雲九霍地回過頭來，山口大吃一驚，忽然發覺開車的司機換了人！

「瞎了你的狗眼！」

雲九冷叱一聲，一掌向着山口前胸擊來！

這個日本人恍然覺出不妙時，吃雲九的那隻右手打中前胸，當時向後一仰，由嘴裏嗆出了一口鮮血！

他當然不甘心就此喪生，怪叫聲中，用手裏的那根圓頭杖，照着雲九身上就打，同時打開了車門，鬼也似的叫着向外就跑！

雲九倏地追出來，撲着山口的背後再出一掌，這一掌擊在山口背上，聲如裂帛，山口膝下一軟，一頭撞在道邊樹幹之上，當塲濺血而亡！

身後的兩輛轎車這時俱都覺出了不妙，當中的那輛車上，迅速的跳下了兩名漢子，正是江總經理手下的兩個保鏢。

其中之一拔槍就射，砰砰砰！一連三響。

雲九的身子在僅見的車燈燈光之下，快速的一陣滾翻，已隱身於黑暗之間……

接下去的是一陣沉靜，無比的沉靜！

「小鬍子」江總經理坐在汽車裏，嚇得臉色蒼白，吩咐兩個保鏢道：「別管了，快上車！」

司機惶恐的道：「總經理先上後面那輛車吧，這車子不好發動！」

小鬍子重重的頓着脚，道：「眞是……眞是……該死，該死！」

當時拉開車門跳下車就向後面跑！

後面那輛車——也就是郭大業的那輛車子，也是費了半天勁兒才倒過頭來！

郭大業與這位江總經理有點親戚關係，自不能見死不救，只急得探頭頻頻催促道：「快！快！」江總經理在兩名保鏢的前後保護之下，快速的向後面奔來。

就在這一刹間，只見黑暗中樹帽子嘩啦的搖動了一下，一條人影快如鷹隼般的飛墮直下！

保鏢之一「砰！」開了一槍，來不及再開第二槍，已吃暗影中落下的雲九，飛起一脚把手上的槍踢飛出手！

緊接着第二脚，「叭！」的一下子踢在這名保鏢的臉上，這名保鏢身子向後一仰，被踢得滾翻出去！

雲九志在那位小鬍子江總經理，自不願與二保鏢多作糾纏，他身子一閃，已撲到了江總經理背後，陡地一掌向着姓江的背後打去！

江總經理驚嚇的向外一閃，這一掌雖沒有打中他背心要害，却是打在他右面肩頭之上。

雲九認定了這姓江的必屬媚日奸商之一流，是以這一掌用足了氣力，只聽得「唬！」的一聲，江總經理痛呼了一聲，身子一陣快轉，叭！的一下摔了出去！

江總經理身子在地上滾了幾滾，還來不及爬起來當兒，那個要命煞星雲九巳再次撲了過來。

江總經理由地上翻身爬起來，大聲嚷道：「丁大龍！」

「丁大龍」可眞是他的護駕功臣，這時聞聲由雲九背後猛虎般的撲了出來，一雙掌霍地一探，巳抓住了雲九的雙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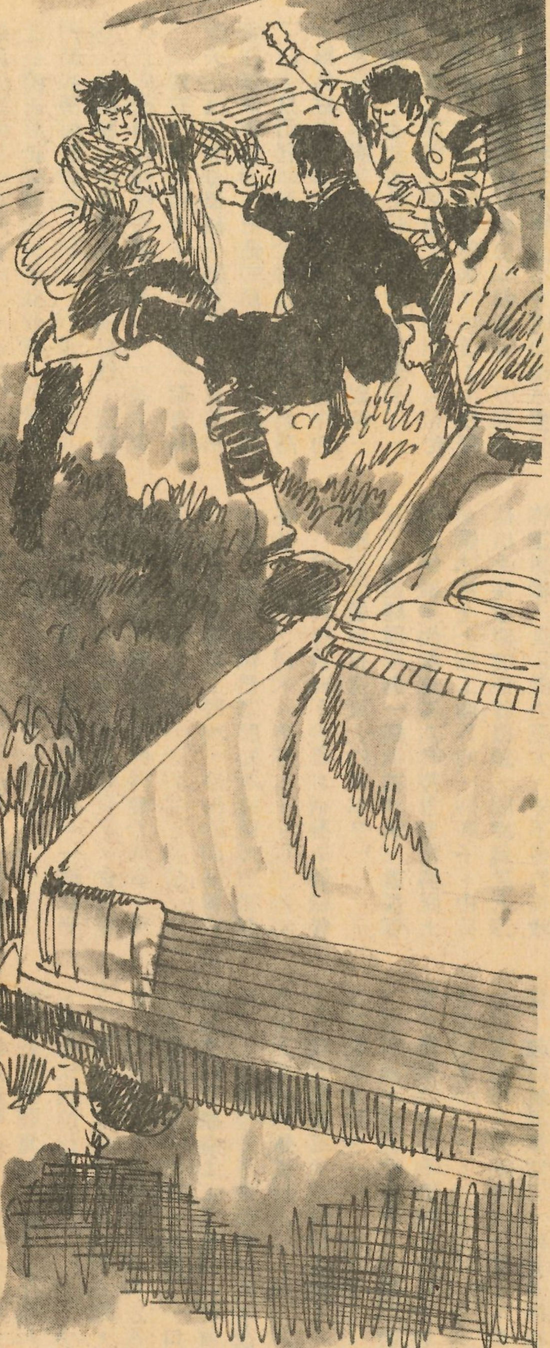
雲九倒沒有料到一個保鑣能有多大能耐，殊不知江總經理手下這四個保鑣，皆在日本特工機關，受過嚴格的柔道訓練，堪稱得上是柔道高手！

這時雲九的雙肩給對方抓住，丁大龍一聲怒嘯，用柔術中的擒拿滾翻之勢，只一下巳把雲九摔了出去！

這一下子還是眞不輕，雲九的身子跌入樹叢裏，多處地方都被樹枝刺破了，他自幼在國術武功上浸練有年，原不該有此疏忽，只因一時大意才會受創於丁大龍之手。

大樹叢間的一陣滾翻，帶着滿天的斷枝落葉直摔下來，就在臨近地面的一刹間，只見他凹腹吸胸，倏地一個疾滾，雙足着地，不過是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却未曾摔傷了身子。

這當口「小鬍子」江總經理巳經亡魂喪胆的鑽進了郭大業的汽車裏，在再也顧



雲九與井平、丁大龍兩個保鏢拳來脚往打起來。

不得那兩個保鑣的生死安危，汽車加足了馬力如飛而去！

雲九一招失手，眼看着姓江的落荒而逝，心中一腔恨怒從而發洩在眼前的兩個保鑣身上。

事實上這兩個保鑣也放不過他！

尤其是丁大龍一招得手，信心大增，向身旁同伴吆喝了一大聲，兩個人一左一右雙雙向着雲九撲過來！

雲九眼睛直直的盯視着二人，幾乎要噴出火來。

丁大龍面目獰猙的冷笑着，由左面猝然撲上來，兩隻手用力的向着雲九肩頭上抓去，他食髓知味，想着照方抓藥，像剛才那樣的再摔他一次，這一次他可是吃了大虧了。

他的手「噗！」的一下子抓了個正着，可是還來不及翻起的一刹那間，雲九的左手先翻了起來，隨着他左手肘猛力的向下一壓，「克喳！」的一聲。

丁大龍「啊呀！」的一聲呼痛，一條右手巳齊腕折斷，雲九的一隻右手同時揮出，他合併的五指，就如同一把刀般的鋒利，「嗖！」的一聲，向着丁大龍的喉結上掃過去，血就像箭也似的標了出來，丁大龍啞聲嘶叫着，仆倒地上，登時命喪黃泉！

跟丁大龍在一塊那個同伴、姓井叫井平，也是柔道高手，這時見狀由雲九右面撲上來，兩隻手照着雲九腰上就抱！雲九向前一跨步，井平一下抱了個空，却爲雲九下面一脚，「噗通！」一聲摔倒在地。

他剛想爬起來，雲九趕上一步，一脚踏在了他前胸！

井平嚇得大叫道：「你不要殺我，我們沒有仇……」

雲九冷笑道：「你知道我是誰麽？」

「是……雲九！雲大爺！是不是？」

「不錯！」雲九冷冷的道．「我平生恨透了你們這批爲虎作倀的奴才，今天豈能饒你！」

井平霍地一個滾身，想用手去攀雲九的雙腿，却被雲九背後一脚，再次踏了個結實。

他朗笑了一聲，道：「好！我露一手功夫給你瞧瞧！」

說完鬆下了那隻脚，井平一骨碌跳起來，害怕的道：「雲大爺你老抬貴手！」

雲九冷笑道：「我給你留條命回去見見你們主子去！」

井平大喜道：「謝謝雲爺！」

雲九一笑道：「只是見了面，你還是難逃一死！」

井平心裏一怔，道：「這——」

他退後了幾步，作出一副笑臉，倏地轉身就跑。

說時遲，那時快，井平才轉身跑了兩步，背後疾風襲頂，正好迎着了雲九的一隻手掌。

「叭！」的一聲——這一掌正好拍在了井平前胸之上，井平的身子就像是觸了電似的，全身一陣疾顫，一連向後面退了幾步，原是刻骨焚心般的一陣奇痛，轉瞬間竟然消失了一個乾凈！

雲九冷冷一笑，道：「快回去吧，遲了只怕你就回不去了。」

井平恍然如夢，對方說得太玄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能跑不跑，那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呢！當下轉身撤退就跑，一口氣跑出了百十步回頭再看，雲九仍然站立在原處。

打量着這條命算是保住了，井平胆又大了，放大了聲音道：「姓雲的，你小子可給我小心了，早晚再要我姓井的碰見，可就是你小子死期到了。」

說了這麽幾句話，趕忙的轉身又跑。跑出了路口，聽見這邊有人在按着喇叭，開車的老李探出頭來，道：「快上來吧！」

井平大喜，想不到老李還這麽够意思，居然先把車開出來還在等着自已，當時趕忙的就上了車，汽車飛快的馳離現場！

× × ×

愚園路江家這時燈火通明，十來個保

鏢連同着由警察局調來的二十名警衛，把江公館前前後後看守得嚴絲合縫，當眞是門禁森嚴如臨大敵！

客廳裏，連驚帶嚇的江總經理，面無人色的倒坐在沙發椅子上。

他的一邊衣服脫下來，正由一個骨科大夫在爲他接着骨節，原來剛才雲九那一掌打在他後肩上，把他的肩部骨還打得脫了臼，整個肩頭張滿了瘀血，腫起了老高，雖然經大夫事先打了止痛針，可是片刻兀自使得他痛苦不堪，那個大夫只要略一用勁兒，他就痛得殺豬般的叫起來。

無可奈何，那位大夫請兩個下人帮忙，過來用力按着他，嘴裏央求道：「總經理你忍着點兒痛，接上就沒事了。」

嘴裏說着，兩隻手用力的向後一扯一合，只聽「克叭！」的一聲，江總經理「哇呀！」的一聲大叫，簡直像是被殺了一樣！

骨節總算是接上了，江總經理這裏也像是要斷了氣兒似的，躺在椅子上一個勁兒的唉唷！

郭大業小心的侍候在旁邊，連聲的道：「這就好了，好了……總算姐夫你這隻手還保住了！」

大夫悄悄收拾了醫藥箱子退了下來，不相干的下人也都退出了客廳。

客廳裏現在只剩下江總經理的妻子郭氏，和她唯一的掌上明珠江海容，還有就是舅老爺郭大業。

這些人的臉色都很沉重，尤其是大小姐江海容自從得悉那個打傷她父親的人是雲九之後，可就像呆子一樣的呆住了。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她只是不停的落着淚，靜靜的想着心思。

她母親還怕她過份的傷心，一直在旁邊勸她道：「妳也不要再難受了，你爸爸不是沒有事了麼？妳要是再壞了身子，可怎麼好啊？」

江海容擦乾了眼淚，冷冷的問舅舅郭大業，道：「你們怎麼知道這個人是雲九呢？」

郭大業愣了一下，道：「不是他還會是誰？誰還會有這麼大的本事？」

江總經理單名一個「杰」字，這幾年作威作福，仗着日本人的勢力，扶搖直上，儼然是全上海工商界的一個頭子，由於他出身僞政府的特務機關，間接負責上海特工組織，是以勢力至大，差不多的僞政界的人物，誰敢惹他？就算是日本人見了他，也要假以詞色，那裏吃過這樣的大虧？差一點連性命都丟掉了，想起來怎能令他不驚嚇欲絕？

骨頭接上了，痛楚也就爲之大減！不過想起了剛才驚險的場面，還使得他猶有餘悸！

「這個姓雲的，眞該碎屍萬段！」他緊緊咬着牙齒，說：「我江杰又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竟然對我也下起了毒手……好險呀！」

郭大業點着頭道：「要不是臨危間丁大龍自後面撲上，姐夫可就……」

江杰冷笑道：「丁大龍他們怎麼還沒回來？會不會遭了姓雲的毒手？」

郭大業搖搖頭，道：「大概還不至於吧，好像雲九在他手下吃了點虧！」

江杰獰聲道：「要是這個雲九落在了我手裏，我要他也見識一下江某人的厲害，這傢伙長的什麼樣？」

郭大業搖搖頭道：「天太黑，看不清楚。」

江太太忍不住在一旁嘆了一口氣，叫着江杰的別號道：「子威呀，我看你這別幹了……唉……這幾年多少人背後在罵我們呀！罵我們是漢奸！」

江杰厲聲道：「住口！妳……妳簡直氣死我了，妳……」

江太太低首嘆息道：「我們是結髮夫妻，還有什麼話不能說？子威……你就積積德吧！」

江杰用力的拍着桌子道：「混蛋，混蛋，越說越不像話了，妳……妳給我滾出去！」

江太太用手絹擦着臉上的淚，看着江海容道：「海容，我們上樓去吧。」

江海容噙着淚走到父親面前，吶吶道「爸爸……媽說的對，爸爸……學校裏的人都背後罵我是漢奸的女兒，我眞沒臉去上學……爸爸！」

江杰用力的拍着桌子，大叫道：「滾！滾……都給我滾！妳們誰嫌我是漢奸，誰不願意在這個家裏誰就走，我決定不勉強妳們！」

江海容一時臉色蒼白，江太太嘆息了一聲挽着她的手道：「我們上樓去，什麼也別給他說了，他呀，這麼下去，早晚會得着報應的！」

江杰的眼睛瞪得像老虎似的，郭大業生怕姐姐吃虧，趕忙來向江太太道：「姐姐，妳就少說兩句吧。」

郭氏看着她這個兄弟，嘆息了一聲，冷冷的說道：「想想吧，你們都做了些什麼！」

江杰大吼道：「妳再說，再說！」

郭大業推着江太太和海容出了客廳，嘆着道：「妳們這是幹什麼，說這些有什麼用？」

江太太冷笑道：「幹什麼，你們這是自作自受！」

說完拉着海容上樓去。

郭大業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正要轉身步入客廳，就見江杰的保鏢井平大步向客廳走來。

井平上面衣裳的鈕子敞開着，面色通紅向着郭大業抱着拳，道：「廠長也在這裏，總經理呢！」

「在客廳，」郭大業驚異的道：「你沒事吧？」

井平故意大笑着道：「沒事……好得很！」

說完就推開客廳門大步進入，郭大業忙跟着也走進來。

江杰乍見井平一驚，道：「你回來了，丁大龍呢？」

「他死啦——」井平像是有了功似的，好像只有他本事大，還活着回來。

「他死……了？那個姓雲的呢？」

「姓雲的小子被我打傷了跑啦！」井平胡吹着，煞有介事般的說道：「他媽的，那小子學過輕功，跑得還眞快，追也追不上！」

一旁的郭大業信以爲眞的笑道：「那

倒是難爲你了，你可看清楚他了？」

井平笑道：「廠長誇獎，要是沒兩下子，還敢在總經理面前當差護駕？」

江杰點點頭道：「井平你坐下來。」

「是！」井平坐下來，一笑道：「總經理沒傷着吧？」

江杰搖了搖頭，說道：「我不要緊……倒是這個雲九，沒有殺了他，總是一個禍害。」

井平冷笑道：「總經理放心，今天我已經給他顏色看了，以後諒他也不敢再來了。」

江杰冷冷一笑，搖搖頭道：「不見得吧……丁大龍本事不比你差吧，怎麼會死在他手裏呢？」

井平臉上一紅道：「那是——」

忽然他眉頭皺了一下，刹時間臉上呈現出一種無比的痛苦之色，那張原本發紅的臉龐，這一瞬間，竟然變成了一張鐵青之色。

「不……好……」

他吃力的站立了起來，全身抖成了一片。

江杰大吃一驚，道：「你怎麼了？」

井平那張黑臉上刹間沁出了無數的汗珠，他踉蹌着身子，張口吐舌的道：「不……好……總經的，快請大……夫……我……我……」

「井平，你……你怎麼了？」郭大業嚇了一跳。

井平雙目怒凸，極吃力的斷斷續續道：「雲……九傷了我……我恐怕……我恐怕……」

霍地張開嘴來，「哇——」的噴出了一股鮮血，身子一翻，「砰！」地一聲，摔倒在地。

一時間，由他眼耳鼻口之間冒出了大股的血，眼看着井平那麼高大的健壯的身子抽縮成了一團。

「定——時——掌……」他吶吶的說道：「我……我中了姓雲的定……時……掌……我……」

他似乎還掙扎着想爬起來，可是無論如何也爬不起，掙扎了幾下就不再動了。

郭大業驚駭的過去看了看他，用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眼睛看着江杰道：「死了……」

江杰冷笑着閉了一下眼睛，道：「叫他們抬出去！」

郭大業戰戰兢兢着說道：「什麼叫定時掌？」

江杰獰笑着道：「騙人的鬼話……把他抬出去！」

郭大業發覺到江杰的臉色難看極了，也不敢再多說什麼，隨即召來人把井平的屍體抬了出去。

這時電話鈴響，突然的鈴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郭大業接聽之下，臉色頓時一變，遂即轉向江杰道：「是日本憲兵隊的電話。」

江杰接過來，用日語對答了幾句，匆忙放下聽筒，吩咐道：「叫他們備車，大業你陪着我去一趟！」

郭大業道：「去憲兵隊？」

江杰道：「他們已經找到了山口先生的屍體，我們去證明一下，用不着害怕，我們同樣也是受害者，走！」

郭大業點點頭，說道：「最好多帶幾個人。」

江杰冷笑道：「你放心吧，在市區裏面他不敢鬧事，多帶有個屁用？倒是把井平的屍體帶去給他們看看還好些！日本憲兵隊在上海神氣活現的，現在出來一個雲九，他們竟然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還能怪誰？」

郭大業嘆息一聲，道：「這個雲九眞是害人不淺……看來工廠進口機器又完蛋了！」

「不會的……」江杰一面穿上上衣，臉上反而現出幾分笑容，道：「山口這個傢伙表面上向着我們，但是幹什麼總要自己佔一份，私心太重，比起來他的那位副手井口貞夫，就要聽話多了。」

郭大業喜道：「井口貞夫可能接替山口的位置嗎？」

「可能的，」江杰說：「這當然還要運用一點關係，要是井口貞夫能夠上台，大權可全都在我的手裏了，那時候……」

郭大業哈哈一笑，拱手說道：「恭喜姐夫因禍得福，恭喜，恭喜！」

江杰哈哈的笑着道：「現在還言之過早……等着瞧吧，只是第一步，總要先設法把雲九這個傢伙抓住，這小子不去掉，總是一個禍害。」

說這到裏，聽差的進來報告車子備好了，兩個人才大步的向外踱出！

× × ×

一切歸於寂靜……不久，梯口上又現出了一個窈窕的身影——江海容！

她臉上兀自掛着淚痕，悄悄的步下樓梯，手上搭着一件雨衣，她必須要馬上找雲九，把這件事澄清一下，她絕對不相信這件事是雲九幹的！

「他怎麼會這麼做的？那是不可能的啊……」

在三輪車上，她想到了這些，一時心亂如麻，未幾，到達了「永豐紙廠」門口，只見大門前亂哄哄的擠滿了人，無數的警憲，在現場維持秩序，不准閑人妄入一步！

江海容聲言找友，亦遭拒絕，正自不得其門而入的當兒，却見雲九打着把傘，由門內步出。

海容道：「李大哥！」

雲九驚異的說道：「咦？妳怎麼來了啦？」

「我是來找你的！」海容道：「你給他們說，叫我進來吧。」

永豐紙廠的傳達，含着笑走過來道：「江小姐，剛才這裏出了事，日本憲兵現在封鎖現場，不許閑人進來！」

雲九一笑道：「我出去就是了！」

就同着海容轉身步出！

雨下得很大，雲九把傘張過來，兩個人合打一把傘，順着路邊一行大樹下走出去！

「妳怎麼會想着來了？」

「問你呀！」江海容偏過頭來，盯着他。

雲九微微一笑，道：「妳的消息眞快，妳怎麼知道的？」

「我怎麼不知道！」江海容苦笑着低

下頭。

雲九冷冷的道：「那個叫山口的日本人總算沒有逃開，只可恨……」

說到這裏咬了一下牙齒。

「可恨什麼？」江海容看了他一眼，又低下頭。

「可恨那個姓江的漢奸，給跑了！」雲九恨恨的道：「不過，他早晚逃不開我的掌心！」

海容全身戰抖了一下，低着頭沒有說話！

雲九站住脚步，苦笑道：「永豐紙廠原來是個漢奸工廠，你舅舅也不是個好東西！」

「你爲什麼不殺他？」海容抬頭看着他，她的臉色蒼白，微微顫抖着！

雲九呆了一下，嘆息道：「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爲妳……」

「因爲—我？」海容凄凉的說着，臉上掠過一片神秘的苦笑！

雲九點點頭道：「我總不能狠心下手殺害妳的親人！」

海容怔了一下，心裏淡淡的浮上一層悲哀。

「原來他還不知道他所要殺的那個姓江的是我父親！」海容心裏這麼想着，對他的責怪之心，無形中就淡了許多！

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四隻脚踏着雨水，鞋都濕透了……

過了很久，雲九才說道：「這件事，我覺得對妳很不安，只是在國家民族的大意識之下，我不得不如此，我覺得我沒有做錯……」

「那你又何必不安？」

江海容緊緊的偎着他，似有說不出的內疚，她感覺到孤獨、猶豫、傷感，莫明其妙的眼淚簌簌的淌了下來。

「妳哭了？」雲九吶吶道：「我知道我這件事做得太冒失一點了，可是我一時又忍不住……」

「不！你沒有做錯！」江海容緊緊的挽着他的胳膊，道：「無論如何，我是你的朋友……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會對你好？」

雲九微微一頓，苦笑道：「我……不知道……」

海容這句話，倒一時提醒了他，他還眞不明白，一個千金小姐垂青於一個窮小子，總不會毫無原因！

江海容凄凉的笑着，說：「我恨日本人，更恨爲日本人做事的漢奸……於是你就是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她忽然又流下了眼淚，眼淚混合着雨水，濕漉漉的沾染了她的臉，昏黯的街燈下，散發着迷夢般的美，格外的顯出凄楚迷離，冰艷動人！

雲九苦笑道：「殺人不是一件好事，我也從來沒有想到去做英雄……不過能得到妳的誇讚，我內心却是很感動，也使我生出一些新的勇氣！」

江海容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在全中國的人都在高呼着抗日的口號裏，你可知道我心裏多麽痛苦……」

雲九道：「妳眞有這番心意，又何愧之有？」

「我……」江海容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但是我却不能告訴你！」

風是斜吹過來，雨把二人都打濕了。

江海容抖着身上的雨衣，笑了一下，道：「我該回去了，再見！」她由他傘下跳出來，跑到了另一棵木樹下！

「打我的傘去吧。」雲九叫道。

「不用——我有雨衣！」

「可是妳的頭髮！」

「早都濕了——」她用力的搖着長髮，纖細的手指撥弄着：「再見，過兩天我會再來看你！」

雲九黯然的點着頭，欲言又止。

透過雨絲，他看見她頻頻的向自己揮着手，接着就轉過身子走了。

× × ×

推開了竹籬院門，原家客廳裏還亮着燈光。

原經文的聲音，由客廳裏傳出來問：「誰？」

「我——」雲九步入客廳。

原經文驚喜的迎過來道：「雲大哥是你呀！我正在盼着你呢！請坐，請坐！」

雲九把手上的雨傘放下來，張媽接過來，放置在一角，笑道：「雲少爺你來的正好，我們小姐病了呢！」

「啊——」雲九吃驚的問道：「要緊麽？」

原經文一笑道：「小病，不當回事，雲大哥，這幾天你還好麽？」

「好——謝謝你的關注！」雲九吶吶的道：「我因新到紙廠，一切生疏，所以沒來……」

原經文道：「大哥你這麽客氣幹什麽！要不是紫玲不大舒服，我們昨天就打算看你去！」

「紫玲是什麽病？」

「誰知道！」原經文一笑道：「也許大哥去瞧瞧，她就會好多了！」

雲九站起來，說道：「我這就瞧瞧她去！」

張媽道：「在樓上，雲少爺，我帶你去！」

原經文道：「雲大哥也不是外人，何必妳來帶？」

說着偷偷的向着張媽擺了擺手，張媽明白，就笑道：「對了，雲少爺自己上去吧！」

雲九早已三脚併兩步的上了樓梯，紫玲的房門開着，這時她睡在床上，身上蓋着被子，背朝着門口，沒有動靜，也不知道她睡着了沒有！

「紫玲！」雲九站在門口輕喚了一聲道：「妳怎麽了？」

原紫玲動也沒動一下！

雲九自語道：「睡着了！」輕嘆一聲，正待轉身，床上的紫玲倏地回過身來，道：「別走！」

敢情她沒睡着，眉毛高高的挑着，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好像是哭過了，臉上東一溜西一邊全是眼淚！

「妳……怎麽了？」雲九吃了一驚，走過去看着她，道：「妳瘦多了！」

「我……瘦多了？」原紫玲怨氣的說着：「我還要死了呢！」

說完重重的又躺下來，把臉轉到了裏

邊，像是賭氣似的，不再理他！

雲九怔了一下，大約也明白了些。

他輕輕的嘆了一聲，道：「大妹！妳是怪我幾天沒來是吧！」

「哼……我那有……資格？」聲音很激動，還有點發抖！

雲九苦笑道：「妳這又何苦？這麽折磨自己太不值得了！」

「是不值得！」紫玲突地轉過身來，眼睛紅紅的，淚水掛了滿臉滿腮。

「我……算什麽？人家江小姐才……值得……是不是？」她抽泣着道：「既然這麽討厭我，何必還再來？……我們小門戶，一個窮丫頭！」

她氣頭上，語無深淺，這幾句話說得雲九面色猝變，他後退了幾步，慢慢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大妹……妳這些話說錯了！」雲九冷冷的道：「我雲九絕不是大妹妳想像的這種人，妳也太看高我了，我一個窮小子，沒唸多少書，但生平待人以誠，知恩必報，妳和經文對我恩重如山，我一輩子都不會忘。對於別的，我想也沒想過！」

紫玲臉上閃過了一些失言的懺悔，她慢慢垂下頭，像是要哭的聲音道：「你不應該搬……這些日子人影都不見一個……你知道人家心裏……」

雲九眸子裏抹上了一層感傷，這些年萍飄江湖，純然的一個混小子，何曾爲女孩子這樣的關注過？面對着如此至情無邪的一個少女，豈能不爲之心動。

只是多少年以來，他早就習慣了把感情壓在內心，尤其是這種男女之間微妙的感情，豈能輕易的就表露出來？他不能，也不曾深入的想過！

定了一會兒，他吶吶的道：「妳完全誤會了，我搬出去是因爲怕連累了你們兄妹，因爲你們這裏的保鑣巳經知道了我，再者，我也不願意你們爲我花費太大！」

紫玲怔了怔，眼淚還掛在臉上呢，却又忍不住哭了一下，紅着臉垂下頭。

「爲甚麽不早說呢！我還以爲你生我的氣了呢！」

抬起臉，她不由又笑了一下，臉紅得更厲害了，說不出的害臊，那麽忸怩着！

雲九一笑道：「妳明白了，氣也應該消了，我要是知道妳病了，早就該來看妳了！」

「我甚麽病也沒有……只是懶得厲害，不想動！」

說着倒立刻的下了牀，由衣架上拿起一件燈蕊絨的晨衣穿上，笑着說：「咱們下樓說話去！」

先後不過幾分鐘的時間，她好像變了個人似的，輕輕撥攏着頭髮，她走下了樓梯。

張媽迎上來道：「喲，小姐，妳怎麽下來了？」

紫玲道：「睡的頭都昏了……我本來也沒有甚麽病嘛！」

原經文微微一笑，瞅着雲九道：「你看雲大哥一來，她的病就好了！」

紫玲道：「你亂說！」

張媽興緻緻的給每人捧上一杯茶，經文道：「大哥來得正好，我正在想給你商量一件事情！」

雲九問：「甚麽事？」

原經文重重的嘆了一聲，道：「我曾經聽大哥說過，想轉到後方重慶去！」

「不錯！」雲九點頭道：「我是有這個打算！」

「好極了！」原經文道：「我們打算跟你一塊去！」

雲九似乎怔了一下，可是原氏兄妹，甚至於張媽，每人臉上都帶着堅定、期望的表情。

他微微一笑，點着頭，說道：「那太好了！」

紫玲喜道：「那我們甚麽時候走？」

雲九道：「不必急於一時，時間到了我會來通知你們！」

紫玲道：「這裏我實在呆够了，關經理對我越來越討厭，我總覺得這個人没安着好心！」

原經文道：「而且這個工廠是屬於中支振興會社的，是一家標準的漢奸工廠，自從知道了這件事實以後，我眞希望能够早一天離開的好，免得被人家看輕了！」

雲九嘆息了一聲，道：「我現在工作的地方還不是一樣，同樣是屬於『中支振興會社』的！」

「眞的？」紫玲吃了一驚！

雲九一笑，道：「妳以爲今天晚上我上來的是偶然麽？如果我告訴你們，已經把中支振興社的日本頭子殺了，你們會不會相信？」

原氏兄妹禁不住對看了一眼，原經文驚異的道：「你是說今天晚上？」

雲九點點頭道：「就在兩個鐘頭以前，我闖了大禍，中支振興社的日方負責人，已經被我殺了，遺憾的是一個姓江的中國大漢奸跑了！」

原經文道：「你是說江杰？」

雲九道：「他叫甚麽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姓江，人家稱他是江總經理！」

「那一定是他！」原經文恨恨的道：「這個人可是留着兩撇小鬍子？」

雲九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原經文冷笑道：「這個人可恨極了，只是他手下有一羣厲害的打手，大哥，你却要注意！」

「我已經領教過了！」

「到底是怎麽回事？大哥你說清楚一點！」原紫玲急着問，臉上亦變着顏色！

雲九就把剛才的一番拚殺經過說了一個大概！直把原經文紫玲兄妹兩個都聽呆了。

半天，紫玲才吐了一口氣，道：「好險呀！」

原經文興奮的道：「這麽一來，江杰應該知道雲大哥你的厲害，恨只恨，這傢伙的命長，這個人不死，上海市不知有多少人遭殃！」

雲九冷冷一笑道：「我剛才說不必急於一時，就是爲了這個人，我決定要除去這個人才離開上海！」

紫玲道：「這個人和關雲程兩個人狼狽爲奸，手下人又多，只怕不易對付！」

雲九道：「走着瞧吧！」

他頓了一下，又接下去道：「我原打算辭去眼前工作，可是我却又想到，這份工作是我一個很好的掩護，只是，却愧對

了那位好心的江小姐！」

紫玲一笑，看着原經文道：「那位江小姐對於雲大哥眞是恩情併重，所以雲大哥永遠的念念不忘！」

雲九當然知道她的言外之音，笑了一下，也沒有說甚麼。

原經文却是就事論事的人，當下點頭道：「這是應該的，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以湧泉，何況那位江小姐對雲大哥如此恩重！」

紫玲本是一種奚落之意，想不到反而激得哥哥的一番同情，一時心裏怪不是味兒的，輕輕「哼」了一聲，把臉轉到了一邊！

原經文轉向雲九道：「大哥今晚既然做了這件事，暫時還是安靜一下，避避風頭的好，免得露了痕跡，以後行事就不方便了！」

雲九道：「這一點我也想過了，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們，暫時你們不要來看我，我會隨時來看你們再着手計劃離開的事情！」

原紫玲一聽說離開，不禁喜形於色，高笑的道：「好呀！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着手準備了！」

原經文道：「大哥，那個江杰你要小心，這個人陰險成性，我總怕大哥你會吃他的虧，大哥有甚麼地方需要我，我願意聽憑差遣！」

雲九一笑道：「差遣可不敢當，你我都是抱着同樣的一個宗旨，殺敵除奸，以後機會多着呢，眼前不必急於一時！」

看了一下外面的天，他站起來說：「我走了！」

紫玲道：「剛來就走？」

雲九道：「還是早點回去的好，免得他們多疑心！」

外面大雨雖停，天上還飄着小雨星子，雲九回頭向兄妹揮揮手，打開傘一逕的走了。

望着他踽踽前行的背影，紫玲眼睛裏顯現出一種漠漠的期念。

「哥哥，」她吶吶的說：「你認爲雲大哥這個人怎麼樣？」

原經文道：「心懷忠義，威武不屈，是個血性的男子漢！」

原紫玲道：「可是他好像有點不解……風情……」

說時她的臉可有些紅了，他們兄妹似無話不談！

經文怔了一下，一笑說道：「何以見得？」

紫玲吶吶道：「說……不出來，我是這麼認爲罷了。」

說到這裏，沒精打采的轉身步入廳內，經文暗暗一笑，心裏明白却未曾說破，可是這件事他却留在了心裏！

× × ×

雲九返回永豐紙廠的時候，已近午夜時分！

看來，好像那場驚天動地的殺人事件已經平靜了下來，先時雲集的警憲已完全撤離，死的人都已經抬走了，甚至于地上的血漬，也都爲雨水冲洗得乾乾淨淨！

雲九微微有些出乎意外，因爲就現場看來，這裏簡直就好像是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

他左右顧盼了一下，直接來到了新居住的宿舍，那是一排平頂的矮房，雲九是居住在第一間，從外面看過去，這些房舍裏黑沉沉的，絲毫不見燈光，像是在一次殺人事件裏，人人都被鎭懾住，早早的都上床安歇了。

推開了門，他照例的用手去摸索着垂吊在空中的電燈開關！

「嘿！」的一聲，電燈亮了，也就在這個時候，一根冰得生硬的鎗管，抵在了他的後頸上。

雲九本能的向下一伏身，飛快的把身子旋了過來，這一式身手的確是够快的！

他本可在這一刹間，用手攀住對方的槍管，可是似乎隱藏在這間屋子裏的人很多，而且都相當的精明，他的身子方轉過的同時，左右兩隻伸出來的槍管，已同時抵在了他的兩肋之間！

三根步槍的威脅下，一任你再有天大的能耐，也是莫能施展！

面前的三個人，雲九都很眼熟，都是本廠的駐警，其中之一，正是負責工廠巡視的警衛姚忠，平常跟雲九還算談得來的，想不到這一刹那，却是翻臉不認人，這像伙滿臉鐵青，一雙眼睛，瞪得像鷄蛋般大小！

「小子，把手舉起來！」他大聲咆哮着。

雲九一笑，強自鎭定着道：「老姚，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姚忠端着槍道：「你小子，你可是眞人不露相呀？原來你就是雲九！」

「我是雲九？」雲九低頭「哧！」的笑了一聲，可是心裏却着實的吃驚！

「你別笑！」另一名警員道：「我們要是沒有證據，也不敢胡亂抓你！」

「甚麼證據？」

姚忠說道：「現在還不能告訴你，現在你先乖乖的上上鐐子，跟我們去見廠長去！」

雲九輕聲一笑，道：「這麼晚，去見廠長？」

「少廢話！」姚忠大聲說：「把他銬起來！」

說時他的槍向前頂了一下，頂在雲九的胸口上，大聲道：「李鐵漢——啊！姓雲的，你可是聽着，要是你胆敢動彈一下，我可是準叫你見閻王去！來！快給他銬上！」

其他的兩個警察放下槍，一人取出了一副手鐐，上去就銬人！

可是雲九在這一瞬間，施展了一手國術中的「白鶴亮翅」，「砰！砰！」兩聲，已把兩名警察打翻在地，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倒，正想用快速的身法，竄出窗外。

可是那個叫姚忠的廠警確是够機靈的，他身子霍地向前竄了一步，手裏的槍再次一挺，就在雲九身子方一翻起的刹時，槍管已再次的抵在了雲九的前額之上！

「好哇！」他大聲嚷着：「我本來還有點不相信，這麼看起來你可眞是雲九！快給他銬上！」

被摔倒的兩個警察，其中之一爬起來，拾起地上的槍，狠狠的向着雲九身上擊

了一下，紅着一雙眼，把槍頭緊緊的頂在雲九脊樑上！

在這種情形下，雲九不得不聽命于人了。

另外的那個警察，這時把一副手鐐，緊緊的鎖在了他雙腕之上！

姚忠才算放了一顆心，嘿嘿一笑，道：「雲兄弟，你先坐下來！」

雲九無可奈何的坐下來，冷笑道：「我姓李，不姓雲！」

姚忠嘿嘿一笑，道：「姓雲的，你還嘴硬！李子平，你去看看廠長來了沒有？就說姓雲的被咱們哥兒三個給逮住了，少不了弄筆獎金等咱們哥三個分分。」

叫李子平的警察好像很高興，答應一聲，就往外跑！

姚忠打量着眼前的雲九，說道：「別人對你怎麼樣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從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就注意上你了，果然不錯！」

雲九冷笑着不發一言，心裏當然是無限懊惱！

打聽消息的警員李子平，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轉回來，道：「廠長到了，叫把李鐵漢帶過去問話！」

姚忠擺了一下槍身，道：「請吧！」

雲九站起來大步向外走，身後左右是三桿槍比着，就這麼一直來到了辦公室樓下大廳！

永豐紙廠廠長郭大業在四名廠警的保護之下，一臉怒容的坐在當中椅子上。

雙方見了面，郭大業怔了一下，站起來道：「你不是李……」

雲九道：「李鐵漢！」

郭大業莫名其妙的道：「你不是……我外甥女江海容介紹來的那個人嗎？」

雲九冷笑道：「本來就是！」

郭大業頓時氣餒的坐下來，怒聲向着左右各人道：「簡直是胡鬧，誰的主意，還不快給他鬆開來？」

姚忠閃身而出道：「廠長，這個人就是雲九！」

「放屁！」郭大業喝道：「雲九雲九，你們都他媽的攪糊塗了，快鬆開！」

姚忠臉色一變，大聲叫嚷道：「慢着——」他看着郭大業又道：「廠長，我有證據！」

「甚麼證據！」

姚忠一撩衣服，由皮帶拔出了一把銼刀，放向桌上道：「這把銼子是在死的日本人身上找到的，原來是由他所管理施用的！」

「啊？」郭大業皺了一下眉毛，打量着雲九道：「有這回事麼？」

雲九冷冷一笑，道：「這說起來，全工廠的人都有嫌疑！」

姚忠冷笑道：「而且，我注意到了，案發的時候，你並不在場！所有工廠的人我都注意了，沒有一個人缺席，只有你一個人！」

雲九哈哈一笑道：「我看你是存心跟我爲難！」

那個叫李子平的警察，插口道：「廠長，就是這個人絕對沒錯，剛才他露了功夫，要不是姚忠的槍够快，我們三個都制不住他！」

郭大業臉色顯然是吃了一驚，冷冷一笑，道：「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一下，不過……」

他眼睛看着雲九道：「這件事不難查明的，警察署和日本憲兵隊，都有姓雲的相片，要一張來看看就知道了，在沒有弄清楚之前，李先生你先委屈一下，在本廠警衛室裏，先呆一會，我們很快就能查出究竟來！」

於是他吩咐說：「把他先帶下去！」

雲九在步出廠長辦公室時候，姚忠又在他雙足踝處，加上一副銬子，這樣就不愁他插翅而飛了。

× × ×

雲九的相片很快的弄來了幾張！

郭大業在燈下一張張過目，眞有點觸目驚心，那是張殘忍的打殺鏡頭，主角都是一個人——雲九，也就是工廠機房裏的總管理員李鐵漢！

是千眞萬確的，郭大業相信絕對不會弄錯的，他眞是做夢也難以想像得到，想不到自己的外甥女竟然會勾結這個名聞京滬、談虎色變的人物，下手去殺害她自己的父親！

就以才發生這件事情而論，郭大業自身也是危險萬分……

目睹着這些相片，再想想當夜時的那番驚險情形，郭大業可眞有點毛骨悚然，不寒而慄的！

相片是初臨上海，在車站大顯神威的時候，被日方憲兵隊和陸軍警備隊所拍照下來的，由相片裏的雲九動作上看來，這個雲九果然身手矯捷，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厲害人物！

郭大業把這些相片一張張放在牛皮紙信封裏，足足呆想了有五分鐘。

江海容是自己姐姐最最心痛的獨生愛女，如果這件事鬧開了，以江杰那種狠心辣手的個性，很可能就會做出難以想像的事情，如果江海容爲此遭遇不幸，豈非是自己一手所促成？那麼自己又將何以在姐姐面前交待？

事實上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仰賴着姐姐的裙帶關係，如果得罪了姐姐這個靠山，以後的前途實在不可樂觀！

「如果把這個人送到日本憲兵隊呢？」好像也不太好，萬一這個雲九一口供出了江海容是其共謀，事情的結果還是同樣的嚴重——郭大業對這件事眞是苦惱透頂了。

這時候天已經亮了，他勉強磨到了七點多鐘，實在是忍不住了，就打了個電話到愚園路江家。

「喂，是江公館嗎？請找江小姐聽電話！」

雖然他肚子裏對於這件事已經有了個腹案，可是不得不先給江海容打個招呼！

「喂！我是江海容——」

「我是舅舅！」

「是舅舅呀——有甚麼事？」

郭大業哼了一聲，冷冷的道：「海容，有件事情我要告訴妳一聲，我已經抓住了雲九！」

「雲九？」海容的聲音顯然的大爲緊張：「在……那裏……他是誰？」

這句話無疑已露出了馬脚！

郭大業嘿嘿一笑道：「海容……你還跟舅舅掉的甚麽花槍，這個雲九也就是你介紹來的李鐵漢，李鐵漢就是雲九，雲九就是李鐵漢，兩個人根本就是一個人！」

「啊……有這種事？……你有甚麽證據？」

「當然有證據，有日本憲兵隊在車站的相片爲證，一點都錯不了！」

「……」

「海容——妳說舅舅該怎麽辦？」

「舅舅！」海容強自鎭定着，試探的口音在問：「你現在怎麽處置他了？已經送到日本憲兵隊了沒有？」

「那還沒有！海容……妳說應該怎麽辦呀？」

「我！馬上就來！」

「妳不必來了！」郭大業冷冷說：「這個人我決定送給你爸爸，怎麽處置是他的事情了！」

「不——舅舅，你不能這麽做！」

「我別無選擇！不過妳可以放心，我決不會告訴妳爸爸，說這個人是妳介紹的就是了！」

說完這句話，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 ×

「定時掌」雲九押到了江家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十點多鐘！

江杰事先早已得到了消息，愚園路住宅經過了一番佈署，堪稱得上是「門禁森嚴」！江杰的私人保鑣一共有二十二人，即使是死了兩個也是無損於事！

雲九又加了一副鎖銬，十一點正的時候，被提到了樓下江家客廳。

這個地方，一向是江杰用來審問重慶愛國份子的地方，由於江杰是負責上海的特務組織的最高負責人，間接也等於是爲日本人執行肅諜的工作，所以很爲日本人看重，某些情況之下，他也就「越俎代庖」，可以便宜行事了！

爲了「私仇」，雲九這件案子，他直接接了過來，而且瞞着日本人，如果日本人知道雲九抓住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的，所以對外宣稱，只是在審問一名重慶份子的特工人員！

雲九被提出來，坐在一張木椅子上，手足都有枷鎖，再加上四週的警衛嚴密監視着，不愁他再能逃脫！

江杰細細看着眼前這個人，冷笑着說：「你就是雲九麽？」

雲九冷笑一聲，反唇譏道：「你大概是大漢奸江杰吧？」

問案的人反被人問，再加上雲九的口出不遜，江杰禁不住爲之勃然大怒！

這個人不愧是老狐狸了，喜怒一時不易觀察，只見他雙手扶着椅子把「嘿嘿」的冷笑幾聲，慢吞吞的道：「這麽說你已經招供了？」

雲九沒出聲。

「很好！」江杰一雙手摸着他的翳子，道：「這麽說昨天行刺日本山口先生和我的那個人就是你囉？」

雲九一笑，道：「你看是不是呢？」

江杰冷冷的道：「我看你就是你！」

雲九道：「那就算是我吧！」

江杰「哼！」了一聲，道：「到了現在，你還跟我來這一套，你應該知道，你們重慶份子落在我江某人手裏，該是一種甚麽下場！」

「大不了一死罷了！」雲九微微一笑，不當回事的道：「只是一點你還沒弄清楚，我並不是重慶份子！」

「啊？」江杰說：「你的所作所爲，却比重慶份子更厲害，更澈底！」

雲九冷笑一聲，道：「這只是因爲我看不慣日本人的喪心病狂，和你們這般漢奸走狗的媚日無恥！」

江杰點點頭說：「罵得很好，只可惜沒有聽衆！很好，你不愧是條漢子，大丈夫敢做敢爲，這樣也省了我不少的痲煩，來呀！」

身側閃出了四名警衛！

江杰冷冷的說：「把他押下去，關在後院石頭房子裏，我要慢慢處置他！」

四名警衛押着雲九下去，江杰回過身來看着郭大業，點點頭道：「這件事你辦得很好！」

郭大業道：「這個人姐夫你打算怎麽辦？」

江杰咬着牙，面現陰霾的道：「他不是骨頭硬嗎！我要狠狠的先折磨他一個月，給他留上一口氣，然後再把他交給日本人！」

郭大業點點頭：「好是好，只是我就怕夜長夢多！」

江杰一怔道：「有甚麽消息？」

「那倒是……沒有！」

江杰嘿嘿一笑，在他肩上拍了兩下，道：「好了，現在我們是大患已除，在日本人面前，也不啻是大功一件。」

郭大業一副諂媚的笑着，道：「只是姐夫……我廠裏的那些機器……」

「沒問題，」江杰一笑道：「包在我身上了，今天我給你覆上去！」

說着他就拿起帽子，在一羣保鑣的保護之下，步出了客廳。

郭大業匆匆拿起了帽子，想跟上去，就見一個聽差的走過來，小聲道：「廠長，太太有請，要你去一趟！」

郭大業一怔，說道：「現在我忙，過兩天——」

那個聽差的說：「太太說你一定要現在去！」

「這——」郭大業其實心裏已經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了，只得硬着頭皮的點點頭，道：「好吧！」

上了樓，右拐一間，就是江太太的臥室，自從江太太和丈夫江杰鬧過幾次蹩扭之後，兩個人早已不同房了，江太太住樓，江杰住在樓下！

郭大業硬着頭皮一進門，可就看見姐姐臉色陰沉的可怕，眉頭緊緊皺着，江海容坐在一旁，兩隻眼睛哭得跟水蜜桃一樣腫泡泡的。

郭大業一笑，道：「找我有事？」

江太太冷冷的道：「當然有事……最近你老躲着我是爲什麽？」

郭大業道：「沒……沒有呀！」

江太太道：「聽說你抓住了雲九，是不是？」

「不錯，」郭大業看了江海容一眼，道：「我已經把他交給姐夫了！」

「交給姐夫了，」江太太冷冷的笑了一下，道：「雲九這個人我雖然沒見過，可是這兩年他的作爲我可是聽得多了，你知道大家都怎麽批評他？」

郭大業哼了一聲，道：「可是這一次他差一點要了姐夫命，這種人莫非妳還要爲他求情？」

「你姐夫是自作自受，」江太太冷冷的說：「我跟他之間的夫妻關係，早已經是名存實亡，我對他寒心透了！」

郭大業道：「可是你們到底是夫妻呀，難道大姐眞的忍心看着他死？」

「我……」江太太眼睛裏含着淚水道：「什麽話我都對他說過了……他自己要這麽做，我又有什麽辦法？」

郭大業嘆了一聲道：「姐夫這麽做，實在也是不得已，妳應該諒解他才對。」

江太太發出了一串冷笑之聲，臉上的表情萬念俱灰，郭大業第一次發現到姐姐這種冷漠灰心絕望的表情，心內着實的吃驚不小。

一旁的江海容眼淚糊糢的道：「舅舅，雲九是愛國的民族英雄，你一定要想辦法救他一救，千萬不能一錯到底……舅舅，你得想個法子！」

郭大業冷冷一笑，兩眼發直的道：「我又有什麽法子……想不到姐夫會有妳這種女兒……」

江太太哼了一聲，道：「眞想不到，想不到我郭美如會有這樣的丈夫，又會有你這樣的弟弟！」

郭大業站起來，道：「大姐，不要忘了我這個差事，還是妳一手推薦的！」

「不錯！」江太太說：「我要你好好時常勸他，你勸過他沒有，我要你設法把敵僞政府的情報消息，傳送到重慶方面去，你做了沒有？」

郭大業怔了一下，說不出話來。

江太太嘆了一聲，道：「現在說這些都晚了，你是你，我是我，不要到時候後悔不及，別怪我這個姐姐沒有事先告訴你，你走吧！」

郭大業巴不得趕快走，聽了這句話作出一副苦笑，吶吶的道：「我不是不帮忙，我實在是無能爲力！」

說完這句話就走了。

江海容傻傻地看着母親道：「媽，妳看這件事怎麽是好？」

江太太苦笑道：「我也沒辦法了！」

「可是……」江海容熱淚連連的道：「莫非就眼看着他死在爸爸手裏……」

江太太道：「妳認識他多久了？」

「有兩個多月了……」

「這些話妳爲什麽不早告訴我？」江太太略似責怪的道：「妳也太任性……」

「媽，現在不是妳罵我的時候……妳得快想個法子呀……媽，妳只要爲我做這一件事，我會感激妳一輩子！」

江太太聽女兒這麽說，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眼圈兒有些發紅的說道：「孩子，聽妳口氣，莫非是妳愛上了這個雲九？嗯？」

江海容一下子撲伏在母親膝上，痛泣出聲。

含着滿眶的淚光，江太太凄愴的摩挲着女兒的秀髮，很顯然的，她已瞭解到女兒的心意，當然是已經愛上了這個雲九，夫妻之情已經可以說是完了，她不能再喪失了這個相依爲命的女兒。

再說，雲九這個人是衆人心目裏的愛國英雄，就沒有女兒這層關係，自己又豈能眼睜睜的看着他被丈夫折磨凌辱至死？

她終於點了點頭，慨然的道：「妳不要再哭了，我會想辦法的。」

江海容慢慢抬起頭來，無限感激，愧疚的叫了一聲媽——母女二人，緊緊的抱在了一團！

酷刑迫供　黑獄亡魂

抓住了雲九，這是江杰最感得意的一件事，由日本憲兵隊回來，第一件事他就是來到了後面的刑房，多年來，他這後面院子裏的一排石頭房子，被外人形容爲閻羅殿。

在他組織裏，人人都知道，凡是關進愚園路江家後院裏的犯人，就沒有一個能够活着出來的。

江杰進到被編爲「四」號的刑房，這時雲九早已被倒翦二臂，赤膊着上身，倒吊在大樑上，由一個受過特別訓練的刑卒余四看守着他！余四這小子是出了名的狠，早先也是江杰身邊幹保鏢的，江杰很賞識他，就把他提升到刑事房當特別刑事長這個職位，分派在他手裏犯人，不死，也得脫掉一層皮！

當然是因爲江杰特別的關照，雲九就受到刑事長余四的特別照顧！

余四對付進門的新犯人，向來是不客氣，一進門先是四十蛇籐鞭，然後是一提壺辣椒水給他清清腸胃，要是對方還挺得住的話，接下去就是他最拿手的「張飛賣肉」，這一手最厲害，是把人頭下脚上倒吊在樑上，能够挺上一天不昏死幾回的還沒聽說過。雲九當然更不例外，鞭也打了，辣椒水也灌了，現在正在施展第三樣「張飛賣肉」，可是犯人是出奇的硬，人吊上去了，根本就像沒事人兒似的！

江杰一進門，余四忙趕上前，諂媚的道：「總經理來了？」

看着倒吊的雲九，江杰情不自禁的笑了幾聲，道：「怎麽樣，姓雲的，滋味還不錯吧！」

雲九冷冷的道：「江杰，你這一套嚇不了我，這點小門道，你雲爺還看不到眼裏！」

江杰哼了一聲道：「當然，當然，我知道你姓雲是出了名的狠，可是我這裏是專制狠的人。」說到這裏斜過眼瞅着余四，道：「情形怎麽樣？」

余四道：「這小子是够狠的，灌了兩大壺辣椒水，跟沒事人似的，老虎櫈也坐了，索子倒斷了六七根，掛上也有好幾個鐘頭了。」

江杰哈哈一陣狂笑，臉上漲得一片通紅，這陣子笑可眞比哭還難聽！

「這小子是鋼打鐵鑄的不成？」他拉下臉來，鐵青着臉道：「你難道想不到給他換點新鮮的嚐嚐？」

余四獰笑着道：「總經理放心，馬口鐵我已經給他預備下了，還有鉛筆刀、螺絲肉……只要他小子挺得住，我就一樣一樣的給他嚐嚐。」

說到這裏，招呼着：「來呀，把傢伙給抬過來！」

立時就有兩個精壯的漢子，抬着一個大火盆，火焰熊熊的走了過來，人還沒有走近，先就被火烤得生痛。

馬口鐵燒得通紅，余四信手拿起了一根，眼睛看着江杰道：「總經理。」

江杰冷冷一笑，道：「姓雲的，你可放清楚一點，我沒把你送到日本憲兵隊，已經對得起你了，不過要想活命　那可也是休想，紅脚盆裏翻身，你得等下一輩子，我問你幾句話，你老實的回答，免得皮肉受害，你聽見沒有？」

雲九看了他一眼，冷笑了一聲，又閉上了眼睛。

江杰道：「我知道你是重慶派來的，你現在只要告訴我，你們這些重慶國民黨份子，在上海一共有多少人？負責的人是誰？」

雲九睜開眼冷笑了一聲，又閉上了眸子。

江杰咬了一下牙，向着余四甩了一下頭，後者手裏的那塊馬蹄烙鐵，可就老實不客氣的按在了雲九的肚子上，紅鐵烙着白肉，「磁——」的一聲，冒起了一股子白烟。

雲九的身子起了一陣子顫抖，猛的張開了眼睛，眞够硬的，他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江杰桀桀一笑道：「姓雲的，你放聰明一點的好。」

說着話，他就手由火盆裏也拿起了一塊赤紅的馬蹄烙鐵。馬蹄鐵向前一送，在雲九的面前比劃着。

「好漢不吃眼前虧，雲九，你犯得着麽？」

「滋——」第二塊鐵按在了雲九的大腿上，又是一股子腥臭的白烟。

雲九眼睛霍地大睜了一下，却忍不住發出了一陣狂笑之聲。

這還眞是一件新鮮事，犯人受刑的時候不哭反而笑，還沒聽說過！

江杰急往後退一步，一聲大叱道：「住口！」

雲九倒是不再笑了，他眼睛裏爆射着凌人的寒光，那麽近的盯着着江杰，眞像是一口要把他生吞了的模樣。

「姓江的，你快點殺了我吧……要不然，我非殺你不可！」

江杰陰森森的笑了一下，道：「你殺我？也有可能，不過，我看那也是下輩子的事了！」

他丟下了手裏的烙鐵，就手拿起一把像是鑽木的鑽子，這是一把特製的刑具，犯人一旦嚐到了這種刑具的滋味，可就跟死不遠了。

江杰手裏拿起了這把足有一尺長的鋼鑽子，臉上猝然現出了一片殺機。

可是，轉念一想，他就暫時又改了主意。

「雲九，我還不想馬上弄死你，你給我好好的想想吧！」

手裏的鑽子一下子扎進到雲九左面大腿裏，盡力的擰了個轉兒，一塊子肉，就像螺絲一樣的擰了出來，大股的血順着他倒吊着的身子淌了下來。

余四信手洒過來一把鹽子，雲九就算是鐵打的漢子，也是挺受不住，他雖然緊緊的咬着牙，沒有叫出聲來，可是那雙怒凸的眼珠子就像要脫眶滾了出來，全身一陣子急抖，當場昏死了過去！

江杰桀桀一笑，丟下了手裏的鋼鑽子，道：「我還眞當他是鐵打的呢！余四，給他止血上藥，別叫他這就死了，我給這小子摽上了，看看到底誰硬。」

余四答應着就把雲九的身子給鬆下來，把一塊藥棉花塞在了雲九的傷口裏，兩個漢子給他止血纏上綳帶。

江杰冷冷的笑着：道：「今天叫他好好睡一覺，明天我們還有新花樣！你可小心的看管他！」

余四笑道：「總經理放一百個心吧，他這份德性，就是給他鬆了鎖，他也跑不了！」

一行人出了四號牢房，余四用力的把牢房的大鐵門關上，外再加了兩根鐵鎖鍊子！

江杰回上房去了，余四揣着鑰匙，帶着兩個刑卒溜到了後院的大廚房。

廚房裏，幾十個下人進出着，熱騰騰的飯菜擺滿了一大案子，是專供他們低下人進食的。

余四搓着手找了個上首座，他的芳隣可就是伺候太太的丫環小娟，人長得挺秀氣，梳兩根大辮子，眼睛又圓又大，看人的時候滴溜溜直打轉，一眼看上去就是透着聰明。

余四身子坐下來，小娟的眼睛已經拋了過來。

「余頭兒，你這是從那裏來，一身子血氣——薰死人。」

「哈！」余四看着她說：「還眞叫妳說對了，新來的那個姓雲的，眞叫着硬——我他媽的還眞服了他啦！」

「怎麽回事？」小娟問：「你又缺德了？」

余四三口兩口吃完了一個饅頭，又拿起一個，這才笑道：「兩塊烙鐵，外加一勺子螺絲肉！」

「姓雲的死了？」說話的是對面的馬老七，也是牢房裏當差的。

余四哼了一聲，道：「放心，死不了，總經理留着他一條命，說是要慢慢擺刹他呢！」

馬老七嘆了一聲，道：「雲九可是條漢子，余頭兒，你——」說着又嘆了口氣，却不好接下去！

余四瞪着眼，道：「這是什麽話，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幹什麽，喝什麽，我們是奴才，奴才不聽主子的聽誰的？」

馬老七苦笑着說：「是……我也沒說什麽呀！」

「你最好少放屁！」余四厲聲道：「他媽的，姓雲的宰了我們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馬老七連連陪着笑臉，却不敢再吭氣了。

這時小娟放下了筷子，向着余四一笑道：「我都忘了，剛才太太叫我抬箱子，我一個人抬不動，你帮帮我好不好？」

余四眼角起了色迷迷的魚尾紋，道：

「行——等我吃完了！」

小娟扭了一下腰肢道：「吃完了誰還要你呀！」

說着就往外走，余四平素垂涎小娟的美色已非一日，有這個機會自然不肯輕易放過，當下匆匆放下筷子，嘴裏笑着說來啦，來啦！就跟了出去。

小娟在屋簷下面等着他呢——

余四偎過去嘻嘻笑道：「別使性子好不好，我的小妹子！」

小娟道：「太太有事找你，你跟我來一趟！」

「找我？」余四一怔，道：「不是抬箱子嗎？」

「抬什麽箱子？跟我來吧！」小娟媚笑着。

說着她就轉過身子向內室走進去，余四心裏透着稀罕，在江家當差這麽多年，還是頭一回聽說太太召見，可眞不知是怎麽一回事。

小娟樣子好像很神秘，帶着他鬼鬼祟祟的由後樓門進去。

推開了一間房門，回頭向着余四點點頭道：「來！」

余四跟進去，看了一眼，禁不住嘻嘻笑道：「妹子，這不是妳的房子麽！妳開什麽玩笑呀？」

「別瞎說！」小娟翻着眼睛道：「是太太這麽吩咐的，你在這裏等着，我去去就來！」

說完關上房門，匆匆的離開。

余四心裏更是納悶，一個人在小娟房子裏東瞅瞅西看看，桌子上相片框裏夾着小娟幾張相片，余四拿過來仔細把看着。

他這裏愈看愈愛，正自有些個意亂情迷的當兒，忽然房門開處，江太太當門而立。

余四嚇得趕忙站起來，雙手垂侍着道：「太太！」

江太太點點頭道：「你坐下說話！」又回頭吩咐小娟道：「妳到外面站着去，不叫妳不許進來！」

小娟答應着就走出去！

江太太把門關上，指了一下椅子道：「余四你坐。」

「是，太太！」

坐是坐了下來，余四心眼裏却是卜卜通通亂跳，眞想不起來這是什麽樣的一件事！

江太太在小娟的床上坐了下來，她手裏提着一個黑漆的匣子，坐下來之後，眼睛打量着余四，暫時沒開口。

「太太……」余四怯虛的道：「有……什麽吩咐？」

「你先別急！」江太太說：「我知道，你過去是跟總經理當保鏢的，身手很不錯！」

「太太誇獎……」

「有件事，我要你辦！」

「太太只管吩咐，余四萬死不辭！」

「好！」江太太直着眼睛說：「這件事你不許告訴總經理，任何人都不許漏口，你辦得到麽？」

「這……」余四肯定的點了一下道：「辦得到！」

江太太冷冷的說道：「我要你放一個人！」

「放一個人？放誰？」

「雲九！」

「啊！」余四嚇得兩眼一翻，後退了一步道：「雲……雲九？」

「不錯！今天晚上就放！」

「太太……」余四苦着臉道：「這……小人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呀……太太，這個人，總經理親自交待由小人看守的，如果……」

「總經理——哼！你眼睛裏就只有一個總經理！」

「太太請您原諒……」說着話，余四幾乎都要跪下來了，哀告着說：「這件事我實在是……」

「用不着害怕！這件事我已想過了，既然要你做，當然不會讓你白做！」

「我……太太……」

「我問你！」江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很冷靜的問道：「在這裏一個月，你拿多少錢！」

「七……七百塊！」

「好！」江太太把手裏的小鐵箱子打了開來，由裏面拿出了厚厚的一紥鈔票，信手丟了過去道：「這裏是一萬塊錢，你收着！」

「一萬塊？」余四眼睛裏冒出了貪婪的光彩，手想去拿，摸了一下，可又收了回來。

「怎麽，嫌少？」

「不……不是……太太，做了這件事，總經理只怕饒不過我！」

「當然饒不過你！」

說着，江太太又由箱子裏拿出了一根黃澄澄的金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是十兩重一根的條子。

這根大條子往余四手裏一塞，余四心裏可就實在多了。

「太太這是……」

「這些錢都拿着，今天夜裏就動手放人，人放走了，你也就別回來了，有這些錢也够你別處討生活去了！」

余四的臉本來是蒼白，這一會也見了血色！

他可不是傻子，這些錢他可做夢也沒夢過，有了這些錢幹什麽不好，何必非在這裏囚着！

心裏一盤算，他頓時點着頭道：「好吧，謝謝太太的恩典！」

把金子和錢往腰裏一揣，站起來道：「我這就去想法子！」

江太太道：「不要急在一時，等夜深了再下手，沉着點氣，放心，十二點正，我叫小娟在後門接應你，可千萬要注意，出了事我也救不了你！」

余四打個冷戰道：「這個我知道，太太，余四這裏先謝謝妳了！」

江太太揮揮手，余四剛要往外走！

「還有……」江太太忽然又想起一件事，道：「不許告訴雲九是誰放他的，知道吧！」

「是……我知道了！」

余四答應着，就像喝了酒似的，一路昏忽忽的踏出去，來到了自己居住的房間之後關上門，好好的收拾了一下，大東西不敢帶，只理了一個小包袱。

看着牆上的掛鐘，已經十一點多了，門外輕輕有人在叩門。

余四緊張的問：「誰？」

「是我，小娟！」一面說小娟推門而入：「是時候了！你該下手！」

「我知道了。」

余四幹殺人的勾當有好些年了，還不曾有一次讓他像今天這麼緊張過。

站起來就往外走，小娟上前拉着他道：「我現在就去給你叫車！」

「用不着！」余四道：「你同去歇着吧，回覆太太就說這件事我一定辦成，妳也用不着帮忙，有了你反而碍事！」

小娟點點頭道：「好吧，我走了！」

余四看着小娟離開之後，才又定了定神，雖然理出了一個小包袱，他覺得還是不方便，反正錢都在身上，那點破傢俬不要也就算了。

後院牢房都亮着燈，照例的有兩個江家的保鏢看守着，余四決心下手救人，也就不再多猶豫，大大方方的來到了牢房。

兩個保鏢——馬虎、宋萬，全都是熟人。

「怎麼，余頭兒還來巡夜？」馬虎看見余四走過來，就先給他打着招呼。

「不放心那個姓雲的！」余四隨口應着。

馬虎一笑站起來，道：「那小子眞他媽的是鐵打的，這麼折騰，他竟然還挺得住！」

「醒了？」

馬虎道：「早醒了，這會子還發狠呢，我好心給他倒了一碗水，叫這小子噴了我一臉！」

余四冷冷一笑，道：「這個節骨眼，他還咬牙？走，跟我瞧瞧去！」

「四」號牢房門打開了，雲九凌厲的眸子注視向二人，馬虎嘿嘿一笑道：「怎麼樣，想明白了點沒有？」

余四算計着那個叫「宋萬」的保鏢是負責後面牢房，這裏的事還不致於驚動他，他心裏可就有了主意，馬虎走在前面，余四在後面。

馬虎作夢也想不到，平常在一塊當差的牢頭兒，竟然會生了異心！

只聽見桌上鎖鏈子嘩啦！一响，馬虎還來不及回頭看，一串沉實有力的鐵鏈子已砸在了腦袋瓜子上。

這一傢伙還是眞重，余四生怕一傢伙打不死他，所以手上用足了勁道，這串鏈子上還連着有好幾斤重的一副足銬子，「砰！」的一下子砸在頭上那還有好過的？馬虎連一聲也沒哼出來，當場腦骨迸裂，死於非命！

這番情形，使得被綁在側的雲九看得大爲驚心！他實在也是不明白，余四何以會對自己人下此毒手？

余四打死了馬虎之後，向着雲九龇牙一笑，道：「小子，算你祖上有德，命不該絕，我來救你來啦！」

雲九冷冷一笑，不知道他是在搗什麼鬼！

余四見狀怔了一下，壓低了嗓子道：「你可別想歪了，我可是眞來救你，要不然怎能向自己人下手！」

說着就由身上掏出了鑰匙，先把雲九足踝上的一對鎖銬子打開，然後再把他雙手打開，他正想用刀子把對方身上的繩索割開的時候，却只見雲九雙手一振，「崩！」一陣子亂响，身上繩子已被掙斷。

余四心裏一驚，雲九的一雙手已左右同時遞出，有如是一雙虎爪般的，已握住了余四的兩肩之上，余四想不到對方雲九在大刑之後，兀自有如此力道，尤其是那雙手掌，十隻手指有如是十把鋼鈎，幾乎都要陷入到余四肌肉之內，只痛得余四全身一陣子亂顫。

「你要幹……幹什麼？」

「說！你想玩什麼花樣？」

「我……我是眞心的放你呀！」余四吶吶的道：「我那敢玩什麼花樣……」

「你眞心放我？」雲九冷冷笑着道：「是誰叫你這麼做的？」

「是……我自己！」

「說實話！」

雲九的兩隻手一加力，幾乎要把余四給舉了起來。

「是……是……」余四無可奈何的道：「是，我們太太！」

「你們太太？」雲九一面說一面把他放了下來，大惑不解的道：「她爲什麼要這麼做？」

「我不……知道……也許他是嫌江杰作孽作得太多了！」

雲九呆了一呆，頓時無話可說。

余四把一旁桌子上雲九原本穿來的一套衣服丟過去道：「快穿上去吧，遲了被人發現可就走不了啦！」

雲九想了想，只得權且相信他說的話是眞的，當時就把衣服穿好，只是身上傷處太多，尤其是灼傷之處一經觸及，頓時痛澈心肺，一件衣裳，穿了半天，才算穿上！

余四探頭向外看了一會兒，道：「行啦，快走吧，被人看見了，你活不了我也完蛋！」

說着拿起一副鎖鏈子，向着雲九道：「雲爺，先委屈一下，作個樣子！」

雲九諒他也不敢對自己施什麼壞心，當時不動聲色，余四就把一根鎖鏈子假套在雲九頸項之上，又伸頭探望了一下，就道：「走吧！」

兩個人步出牢房，順着這條廊子走下去！

那個叫宋萬的保鏢，正由那一頭走過來，見狀一呆，老遠的招呼道：「怎麼，余頭兒，半夜還提人呢！」

余四冷笑着說：「日本憲兵隊要人，我押着他！」

宋萬笑道：「姓雲的有好日子過了，辛苦，辛苦！」

余四一路推着雲九道：「快走，快走，你小子是沒長腿麼？」

宋萬還直眉瞪眼的老遠瞟着他，兩個人順着牆根一逕的穿過了院子，可就來到了後院的側門！

夜色裏可不見一個人，來到了門口，余四左右瞟了一眼就去開門，門是開的，在往昔，這裏照例是站着一個人守夜！

余四先咳嗽一聲，却不見答應，再看站崗亭子裏却空無一人，這可是太好了，他却不知道是小娟那個丫頭帮的忙！事先

設法已把人調開了。

匆匆出了後門，黑巷子裏沒一個人影，余四鬆開了鏈子，向着雲九深深的打着揖道：「行啦！以前多有得罪，現在你東我西，各自逃命走吧！」

說完話這傢伙這一縮頸子，轉身一溜烟似的去了！

雲九雖有滿腹的狐疑，可是人自由了却是千眞萬確的事情，他那條受傷的腿還不十分得力，可是性命相關的逃命當兒，也只有忍痛狂奔了。

忍着痛，一連跑出了兩條街，敵僞時期，上海市戒備很嚴，時有日本憲兵隊的巡邏車呼嘯而過，雲九是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再也不能大意，一路上只是順着偏僻的巷道行走，到天近黎明時分，他已來到了原家住處附近，面對着凌晨的寒風，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盤算着這條命大概是保住了！

× × ×

對於雲九的被擒，外面已經有了風聲，當然原氏兄妹是最關心的人了，現在雲九意外戲劇性的轉回來，使得他兄妹倆個喜之不盡！

永豐紙廠不能再留，只得再回到了原家！

當夜，原氏兄妹與雲九談了一夜的話，原紫玲親手爲他上藥包紮，直到天光大亮，經文和紫玲才上班去了。

× × ×

雲九脫獄的消息，似乎並不爲外人所知，江杰固然是暴跳如雷，可是爲了顧全面子，對外面他隻字不吐，很顯然的這檔子事是余四幹的，還殺了人，至於余四爲什麼會做出這事情，可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 × ×

男人在最得意的時候，常常會想到女人，即所謂「飽暖思淫慾」，可是，反過來說，在最失意最無聊的時候也會聯想到女人，借色慾來輕鬆一下，來塡補一下。

江杰此時的心情正是如此，雲九跑了，日本人那邊還不知道，一個勁兒的打電話追着要人，好容易扯了大篇的謊話，應付了過去，這會子心裏煩得要命，想找個人聊聊，太太貌合神離，不是談話的好對象。

腦子裏女人的影子太多了，眞正令他中意的却是不多，倒是有一個人——原紫玲。

這個女孩子，自從在大上海紙烟公司見過一面之後，她的影子可就根深蒂固的留在了江杰的腦子裏。

可恨的是關雲程那個傢伙——江杰心裏在想，已經示意他了，他怎麼還老跟自己裝糊塗？

「是雲程嗎？」他搖了個電話過去：「上次跟你談的那個女孩子怎麼樣？」

「是……」關雲程先笑了幾聲，然後在電話裏說：「總經理說的是——」

「你的女秘書！」江杰不愧是老色狼，一針見血的說：「怎麼樣，雲程老弟你捨不得吧！」

「那裏，那裏，總經理你千萬可別誤會……」關雲程似乎很緊張的道：「我這裏是一點問題都沒有……只是……」

江杰冷冷的插口說：「我這裏也是一點問題沒有！」

「這——」關雲程的口音有點緊張的道：「總經理的意思是……」

「嘿嘿……雲程老弟，你跟我這麼久了，還摸不透我的脾氣麼？」

「這個……我知道！」

「那麼，就今天吧！我等着！」

「總經理——」關雲程還想說話，電話「卡！」的一聲，可就掛上了。

放下了電話筒，關雲程兩眼翻着白，心裏那份彆扭勁兒可就不用提了。

自從紫玲第一天上班，關雲程就看上她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嚐上這一口肉，現在可好，却讓江杰那個老頭兒一上來就要嚐新，而且是「霸王硬上弓」！

着實的煩人！

他可不敢得罪像江杰這麼有實力的人，事實上江杰的話也就等於是命令，還敢不聽？往好的一方面再想想，有了這一層的關係之後，今後在江老頭面前可就是個紅人，不愁進身無門了。

心裏這麼一想，可就又有這麼一點子「樂」在其中！

按了一下鈴，那個漂亮的女秘書原紫玲慢慢吞吞的推門進來，臉上可是一臉的不開心！

自從請辭不准以來，這幾天，這位小姐一直在鬧情緒，關雲程也一直是裝不知道。

一看見這麼嬌滴滴的一個大美人，想着馬上就要往人家懷裏面推，關雲程就老大的不樂。

「經理有什麼事？」

「這是一份要緊的公事！」關雲程把一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遞給她。

紫玲接過來怔了一下道：「送到收發室？」

「不！不……」關雲程道：「得麻煩你一趟，你要自己去送一趟！」

能到外面走走也好，總比坐在他這個辦公室好！

「好吧，送到那裏？」

「送交愚園路，江總經理！記住！」關雲程特別地囑咐道：「要親自交給他本人！」

原紫玲神色一呆，道：「既然這樣，我就叫我哥哥去好了！」

「不行！不行！」關雲程若有其事的道：「裏面是一份工作報告表，非要你親自解說不可！妳去一趟，不會躭誤你多少時候的！坐我的車子去！」

紫玲呶了一下嘴，無可奈何的，點點頭！

接着關雲程就吩咐司機備車，紫玲就坐着他車子去了。

她本來心裏面還有些嘀咕，怕是關雲程攪什麼鬼，直到車子眞的在愚園路江家大門口停了下來，她才放了心，下車之後，汽身自行開走了。

紫玲夾着那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來到了江家大門，却見大門旁邊有一個小門，掛着「傳達室」三個字的門牌，一個腰上插着槍的傢伙，正自上下打量着她。

「幹什麼來的？」

「啊，」紫玲說道：「我是來送公事

的！」

那個人臉上立時堆滿了笑容，道：「是……我記起來了，妳是原小姐吧。請！總總經理正等着妳呢！」

紫玲心裏老大的不開心，繃着臉由側門進去，那個腰上插槍的傢伙，看上去像是個保鑣，他把原紫玲領到樓前，這裏另有一個身後留着大辮子的姑娘在等着！

保鑣交了差，回頭就走！

「是原小姐吧！」梳辮的姑娘含着笑臉道：「妳跟我來！」

「總經理在那裏？」

「在書房！」梳辮子的人不用說是個丫環，說了這句話，她忽然回過頭來，盯着紫玲看了一眼，像是欲言又止，嘆了一口氣，又回過身子在前面帶路。

紫玲心裏面一楞，道：「有什麽不對麽？」

梳辮子的丫環聞言就回過頭來道：「小姐……妳來這裏是幹什麽的？」

「送公事的呀！」

紫玲一面說，一面把手裏的信封揚了一下——「怎麽，有什麽不對麽？」

「沒什麽……只是奇怪，平常送公事只要交到門房就行了！」

江紫玲道：「是關經理要我當面送給總經理的！」

梳辮子的丫環長得倒也清秀，一張臉白裏帶紅，眼睛黑亮的，顯得很機靈的樣子！聽了紫玲的話，她冷笑了一聲，道：「姓關的這個人我見過，不是個東西！」

紫玲一驚，道：「大姑娘，妳是江家的……」

「唉！」這個丫環嘆了一口氣，眼睛裏閃爍着淚痕，道：「我姓秦，叫雲姑，不過是這裏的一個丫環罷了！」

紫玲道：「雲姑，妳有什麽話要對我說麽？」

「這個，」雲姑把她那雙挺機靈的大眼睛左右斜望了一眼，道：「原小姐，這是我心裏想的，對於總經理，你可要防着一點兒。」

紫玲頓時吃了一驚，口中吶吶道：「怎麽？」

雲姑咬了一下嘴唇兒，像是要掉淚的樣子道：「這個老狗……不是個東西，看見漂亮的女人，他可就不打好主意……小姐，妳可要當心一點呀！」

原紫玲大吃一驚，頓時楞在了當場。

雲姑低下頭，吶吶的接道：「我就吃……這個老東西的大虧……」

才說到這裏，房門開處，江杰現身門前，道：「是原小姐來了麽？」

雲姑趕忙擦了一下眼淚，應了聲：「是！」然後向着紫玲小聲道：「話說完就走別多躭擱！」她說完轉身就走了。

紫玲振作了一下，遠遠的向着江杰道：「總經理！」

江杰站在門口嘿嘿笑道：「原小姐，我等妳半天了，請進，請進！」

原紫玲惶惶恐恐的走到江杰面前，把手裏的公事送過去道：「這是關經理叫我送來的公事，我走了！」

江杰一笑道：「忙什麽，進來坐坐再走吧！」

原紫玲道：「不了！總經理，我還有事。」

她巴不得馬上就離開現場，說完轉身就要離開，却聽得身後的江杰咳嗽了一聲，道：「原小姐，妳等一下！」

紫玲嚇得打了個哆嗦，回過身來。

江杰冷冷的道：「我還要問妳一些事情，妳再多留一會！」

「請！」說着回身引手比了個手勢！

原紫玲心裏面通通亂跳，表面上力持鎮定，當時答應了一聲，就進了屋子。

書房倒是不錯，四面都是書架，架子上堆滿了書，漂亮的寫字枱旁邊陳設着一套沙發，另一邊是落地的緞子幔簾，紫玲心裏略微定了一下，暗忖着也許不至於如雲姑所說的那樣吧！

坐在沙發上，心裏面直打鼓。

江杰打開了信封，看了看裏面的公事，「哼！」了一聲，道：「一本爛賬！」

原紫玲道：「總經理是說……」

「我是說我簡直看不懂這篇爛賬，妳來看看吧！」

原紫玲心裏怔了一下，賬目是過去兩天她親自合計的，怎麽會看不懂？

她走過去審視着那張進出的價目單，江杰却走到了一旁，「砰！」一聲關上了房門，鑰匙就插在鎖孔裏，就手轉了一下門就鎖上了！

原紫玲登時一驚，倏地站起來，却發覺到姓江的一雙眼睛直直的瞪着自己，臉上帶着不懷好意的笑。

「你？」這一刹那，原紫玲忽然發覺到了不妙，倏地撲向房門，但門已經鎖上了，她用力的拉轉，却是怎麽也打不開。

江杰的手却已摟住了她細軟的腰肢，用力的一下子，把她拉了起來。

原紫玲尖叫了一聲，兩隻手照着江杰臉上就抓，可是江老頭並非無能之輩，他早年在日本受過嚴格的特工訓練，摔交、擒拿都很有一手，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少女，自然是游刃有餘！

不過是三兩下子，原紫玲已被制服。

落地的緞簾子後面，掩飾着一張床。

原紫玲被重重的摔在床上，她掙扎着想要爬起來，却被江杰重重的後頸上擊了一掌，頓時就昏了過去。

身陷狼窟　痛失原貞

似醒非醒，似睡非睡！

矇矓裏，她感覺出異常的痛苦，她是那麽可憐的被人任意擺佈着，她所能感覺到的是羞窘、驚嚇，無比的羞辱！她眞想死，如果在這一刹那眞能死了就好了。

一陣子翻天覆地的折騰之後，她全身都酥了，緊接着人事不省的昏睡了過去！

× × ×

她是那麽狼狽的闖出了江家的大門！

其實說「闖」還有點用詞不當，因爲江家上上下下，根本就沒有一個人阻她，甚至於門房裏的下人，對於這檔子事也都司空見慣了。

她身上仍然穿着來時的那身衣服，從外表上看過去，仍同來時一樣，甚至於一點皺紋都沒有，可是她却感到髒極了，同時穿在身上，好像是透明的一樣，只要路上任何一個人向她看上一眼，她立刻就會

感覺到一陣子刺心的痛，彷彿被人家看見的不再是自己原來的身子，像是全身赤裸着在接受任何一個陌生人的嘲笑、羞辱。

天早就黑了。

這時候大概有八點多鐘，她只是茫然的在馬路上跑着，眼淚像是翻覆了江水，瀰瀰不停的淌着。

不知道甚麽時候，她看見了自己的家門！

客廳裏亮着燈。

原紫玲這一刹間，心裏才算有了安全感，身子靠在籬笆牆上，只覺得心跳得那麽厲害，嘴裏發乾，眼睛裏金星四冒。

「我怎麽說？……我對哥哥怎麽說：對雲大哥怎麽說？不，我不能夠說出來！尤其是雲大哥，千萬不能夠讓他知道這件事……」

越想越傷心，忍不住可就伏在牆上痛泣了起來。

忽然一隻手搭在她肩上。

紫玲大吃一驚，猛然回過頭來，却發現到站在面前的是張媽。

張媽不勝詫異的道：「咦！小姐，妳這是怎麽了？少爺和雲少爺還在等妳吃飯呢！」

紫玲噙着眼淚只是不停的搖着頭，張媽拉着她害怕的道：「小姐……小姐……」紫玲一時忍不住，忽然伏在她肩上大哭了起來。

這麽一來，可把張媽嚇壞了，大聲嚷道：「少爺快出來看看吧——小姐她回來了……」

紫玲聽她這麽一叫，倏地掙開了她的手，回身就跑。

張媽在後面大叫道：「小姐，小姐，妳別跑呀！小姐！」

紫玲飛快的向前奔着，穿過了一條馬路，眼前是一條漆黑的弄子，她張惶的跑進去，再前面是蘇州河，河水在對街的霓虹燈光之下炫耀一片異彩。

原紫玲像是喪失了魂魄般的飛撲向蘇州河邊，她撲向一座石橋，這一刹間，她腦子裏忽然閃過了死的意念，就在她即將縱身入河的一刹間，一隻有力的手，忽然攔腰緊緊的抱住了她。

「紫玲！妳怎麽了？」

抱着她的也正是她最怕見到的雲九，原紫玲倏地臉上一熱，眞恨不能馬上死了的好。

她用力的掙扎着想離開雲九的手，可是無論她施展出多大的力量，依然掙脫不開。

「妳這是幹甚麽？」雲九說：「有話回去再說！」

說完就把她抱了起來，這時原經文以及張媽也都來到了近前，現場還聚了很多看熱鬧的人，這麽一來，紫玲倒不好意思鬧下去了。

「你放下我，我自己回去！」原紫玲流着淚說。

雲九嘆了一聲，道：「好吧！」

張媽忙過來攙扶着她，原經文對於妹妹這種不平凡的舉動，很是驚訝，由是也就聯想到事態的嚴重性，下意識的一顆心忐忑亂跳不已！

× × ×

客廳裏，紫玲萬般無奈的把事情說清楚了。

像是晴空裏的一聲霹靂，每一個人都被這件突發的事件嚇得呆住了。

「姓江的，你欺人太甚了！」原經文忽然發出了一聲咆哮，猛的跳起來，道：「我去找他算賬去！」

雲九一把抓住她，兩人對視之下，原經文發覺到雲九的臉一片蒼白，顯然他內心的激動，較自己猶有過之，只是他遇事沉着，不輕易發作而已。

「難道就算了不成？」原經文聲音沙啞的吼着：「他太欺侮人了！」

「你冷靜一點！先坐下！」

雲九拍着原經文的肩頭，硬把他按得坐了下來。

「我們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說，這個仇一定要報的！」雲九冷笑着說：「這麽說起來，完全是你們那個關經理設計陷害的，好，第一步，我就先殺了這個傢伙！」

紫玲早已哭得連淚都乾了，只是呆呆的坐着發呆，張媽也陪着她在發呆。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大妹，你要想開一點，這件事當然會令你痛心，可是如果你爲此自殺，就太沒價值，太不值得了，你要好好活下去！」

紫玲忽然哭泣出聲，整個身子癱瘓在椅子上，張媽嘴裏嚕囌着：「報應啊……這些千刀萬剮的！」

雲九站起來，一聲不哼的來到了自己居住的房間，關上了門，一個人坐在床上細細想了一陣，江杰當然是罪魁禍首，一千個該殺，一萬個該殺，只是在殺這個人之前，先要把姓關的解決了，才能一消心中之恨，紫玲的受辱遠比他這次落入江杰手中的折磨，更令他心中悲憤難膺！

這時候差不多有九點多鐘，雲九耐着性子躺在床上又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他悄悄的起來，把身上整理了一下，然後悄悄的由後面窗戶翻出去，來到了街上。

「大上海紙烟公司」他是知道的，上海雖說是在淪陷時期，可是仍舊相當的繁榮，各大百貨公司的霓虹燈渲染得半天異彩，街上行人如鯽。

穿過了蘇州河，順着路邊一逕的走下去，遠遠看見了火車站，再拐個彎來到了一條敞巷子，可就看見了「大上海紙烟公司」的那塊招牌了。

工廠的兩扇大鐵門牢牢的關着，裏面一片漆黑，只有靠大門的傳達室還亮着有一點燈光。

雲九貼着牆站了一會兒，抽個冷子一長身，兩隻手已經攀住了牆緣，立即一翻，已飄身牆內。

傳達室的門開着，負責看門的是個叫「老董」的漢子，湖北人，高個頭，這個時候正在燈下一杯杯的灌着悶酒，雲九忽然閃身來到了他面前。

老董大吃了一驚，道：「誰？」

他這裏才一站起來，雲九已迎面一掌，打得他滿臉發花，老董身子向後一仰，沉重的倒在了地上，可是還不及爬起來的當兒，已爲雲九快速的進身，一腳踏在了他的前胸之上！

帶着三分酒醉，七分的迷糊，老董打量着眼前這個人，哆嗦着道：「你是……

誰呀？」

雲九鐵青着臉，道：「我問你關雲程在那裏？」

「關經理？」老董直翻着白眼，道：「我……不知道呀！他在家裏，他不住在這裏！」

雲九心裏一楞，暗責自己來得慌張，應該先打聽好關雲程的住處再來。

眼前也只有一不做，二不休，說不得要勞動老董一趟，要他帶個路了。鬆開了脚，雲九退後了幾步，道：「起來！」

老董一個咕嚕地爬起來，他打量着對面是個小伙子，個頭不比自己高，心裏頓時就壯了不少。

雲九冷冷一笑說：「得辛苦你一趟，帶一趟路……」

老董嘿嘿一笑道：「行！你等我穿上一件衣裳，外頭涼得很。」

說着他就轉身去摸掛在牆上的小褂，小褂後面懸着有一把槍，老董明裏是穿衣服，暗裏却是意在拿槍，可是他太低估了眼前這位主兒了！

他的手剛剛摸着了槍把子，還來不及拔出的一刹那，雲九冷笑聲中，已摔出了一個茶碗！

茶碗正好砸在了老董摸槍的那隻手上，叭！的一聲，摔了個粉碎。

老董痛得「啊唷」叫了一聲，一翻身，飛起一脚，把一個長板櫈踢得飛起來，直向雲九身上撞過來，雲九一閃身，嘩啦！的一聲，板櫈砸在了牆上，爛成了好幾塊！

老董却也不甘心示弱，緊跟着猛撲過來，兩隻手照着雲九臉上就抓，吃雲九一閃身子，就勢反手，已抓住了他的兩隻手，老董雖然自負有百十斤的蠻力氣，可是面對着雲九這個人，他可是大大的感到吃不消！

兩相較力之下，老董頓時相形見拙，被雲九兩隻手制服得如釘在了當地一樣！

這一刹間，老董才算打心眼兒裏覺出來害怕，雲九兩隻手再一用力，老董一雙腕子就像加了一對鋼箍般的疼痛，一張滿生橫肉的胖臉上，頓時沁出了一層汗珠。

「這位先生……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雲九冷笑一聲，猝然鬆開了他的手，身子一轉，已到了牆邊，一抬手，把懸在牆上的槍給摘了下來，是一把三號左輪！

老董嚇得怪叫一聲，直打着哆嗦道：「先生……饒命……饒命……」

一面說一面雙膝發軟，禁不住「噗通！」的一下子跪了下來。

雲九哼了一聲，低叱道：「起來，我不殺你！」

老董哆嗦着站起來，道：「先生，我帶你去關經理公館……我帶你去！」

「在我面前你最好少玩花樣！等一會上街也是一樣！」

「是……我不敢，不敢！」

「你也許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是……誰？」

「雲九！」雲九冷冷的一笑，道：「聽說過沒有？」

老董身子一個哆嗦，一下子坐下來，他那張臉也許是由於過度驚嚇的緣故，已經變成了慘白顏色！

雲九緩緩抬起一隻手來，彎曲的五指有如是一把鋼鈎般的向着桌面上抓去，在此形容他的手爲鋼鈎，並不過份，只見他的手指落下之時，桌面上頓時被穿通了五個窟窿，緊接着他五指收攏，但只見桌面上一陣咯咯細响之聲，已爲他抓了一個碗大的窟窿！

張開了手，滿掌都是細碎的木屑，「噗！」的一口，滿空飛舞！

老董算是眞個的見識了，兩眼睜得滾圓滾圓的！

雲九一笑道：「我們沒仇，我不會隨便殺你，但是你要是跟我作對，我就能隨時取你性命。走！」

老董那裏還敢答話，低着頭帶着他出了大門。

「姓關的住在那裏？」

「霞……霞飛路！」

雲九點點頭，招手叫了一輛三輪車，老董這回就像是鬥敗了公鷄似的，還有甚麽好說的！

在車上，雲九一聲也不哼，反倒是由老董做主支使着三輪車，一直把車子拉到了霞飛路！

下了車，雲九隨便付了車錢！

這地方是上海高等住宅區，馬路兩旁種植着梧桐樹，映襯着碧瑩的街燈，顯出一片和諧幽雅的氣氛！

時間已十一點多了，大部份的人家都睡了。

關雲程是住在十一號，那是一幢紅磚西式小洋房，老董遠遠的指着關家大門，說道：「這就是……雲先生……你自己去吧！」

雲九冷冷一笑，點點頭道：「多有得罪，你回去吧！」

老董咬了一下牙，道：「雲先生……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你是來幹甚麽的了，我佩服你是條漢子，姓關的作的壞事也够多的了，你幹了他，爲大夥出一口氣，我老董是舉雙手贊成！」

雲九倒是沒有想到對方會說出了這番話，一時不禁怔了一下。

老董道：「雲先生，你放手幹吧，我老董給你在外面把風！」

雲九忽然由嘴角綻出了一絲笑容，點點頭道：「倒是看錯了你了，想不到朋友你還是條漢子，好，就煩老兄你在外頭給我把一趟風，十二點我要是不出來，你就走吧！」

老董挺了一下胸脯道：「我姓董，叫我老董就得了，行，我知道，十二點以前，誰也不會進去，進去一個我殺一個，絕對壞不了你的事！」

雲九點點頭，把插在腰上的槍拔出來扔過去，老董接在手裏怔了一下道：「雲先生，你不帶着傢伙？」

「我用不着，董朋友，辛苦你了！」

話聲一落，他身子一個疾滾，就像是跳高過桿的姿態那個樣子，只是一滾一閃，已翻入關家的圍牆之內。

老董楞了一下，心裏是由衷的佩服，他本來是老粗一個，有勇無謀，素行全憑直覺，一旦發覺到自己的行爲錯誤時，毫

不猶疑的就立志痛改前非。

他倒是眞的執行起他把風的任務，認眞的在圍牆外巡邏起來！

這時夜風蕭蕭，梧桐的樹影在朦朧的月色裏婆娑搖曳着。

雲九矯捷的身子，已經來到了關家樓下！

他略微定了一下神，注意着樓下一排矮小的瓦房，如果他沒猜錯的話，那邊矮房子裏必定住着關家的保鏢，非萬不得已，還是不要驚動的好！

樓下的房門是鎖着的，雲九握着門栓，正想用大力把門鎖擰斷。

就在這一刹間，身後「嗚！」的一聲低鳴！

「狗！」——這個意念方自在雲九腦內一閃，那個伶牙利爪的畜牲，已經撲到了身後，那是一隻形象猙獰，碩大雄壯的拳師狗！

這種狗，平常不咬人，只擺出一副姿態，已經够嚇人的了，况乎還是一頭受過訓練的惡犬，「咬人不出聲」，這是最可怕的一種狗！

雲九只覺得身後疾風襲來，他驀地一個快轉，那隻拳師狗已到了面前，一雙前爪極爲敏銳的已經搭在了雲九肩上，短而闊的厲嘴，張開就咬！

這突然的來襲，使得雲九大吃了一驚，他果然身手不凡，反應力尤其敏銳，當時右手倏地一翻，如同閃電般的已搭在了那隻拳師狗的右爪上，同時身子向下一塌，用「借力施力」的巧勁霍地向外一掄，「呼——」的一股子勁風，已把眼前這頭斑爛大犬給摔了出去！

「砰！」一聲撞在了牆上，那隻拳師狗「汪——」叫了一聲，即「吱——吱——」不住口的哀鳴起來，叫了沒幾聲，也就扒在地上不動了。

雲九猝然一驚！

但只見那片矮屋房門忽然打開來，由房內一連跑出來兩個身穿黃色中山裝的漢子。

兩個人手裏也似都提着傢伙，其中一人還提着電筒，一出來，手上即發出了一道黃光，匹鍊似的在夜色裏搜索着，立時就爲他發現了那隻死狗！

這人大聲嚷道：「不好——太黃死了，方大虎，你走左邊，我向右邊，快看看去！」

叫「方大虎」的那個人，顯然就是他身旁的那個朋友，手裏提着的傢伙是一把新式的手提機。

「卡喳！」一下子，把子彈上了膛，方大虎兩隻眼睛像狼也似的在附近搜索着，同時足下一步步的向前逼近。

他走到了樓廊子下面，聽見了前面像是有銅殼子落在地上那麽「叮！」的响了一聲。

方大虎喝叱了一聲，猛的撲過去，高叱道：「什麽人！」

「什麽人」三個字方自出口，背後倏地吃人擊了一拳！

這一拳勁猛力足，足有百十斤的重力，「通！」的一聲，方大虎足下一蹌，被震得雙眼發花，他還來不及轉過身子，一隻堅硬如鋼的胳膊，已經緊緊的勒住了他的頸子。

方大虎想出聲叫人，可是背後這個雲九，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是以鐵腕力勒之下，他別說是想出聲呼救了，就連喘氣都難得很。

隨着雲九的緊勒之下，方大虎全身一陣哆嗦，鼻咽間傳出窒息的悶哼之聲，不過是瞬息間，他已兩眼翻白，口涎滴洒着全身萎癱了下來！

這條命算是完了。

雲九方自一鬆胳膊，方大虎的屍身沉重的摔了下去。

在此同時，那道發自電筒的孔明燈光，匹鍊似的忽然向雲九身上照來。

「砰！」那個小子盲目的開了一槍。

他的燈光忽然照着了雲九，正打算再開第二槍的當兒，雲九揮手間打出了一枚銀幣。

「波！」的一聲，擊中手電筒的玻璃鏡頭，頓時燈光熄滅！

那個手執電筒的漢子，正是關雲程的得力保鏢兼司機謝虎，這小子以前見過雲九一次，而且那一次印象還留下得特別深，當然不會忘記。

他乍然看見了這張熟悉的面孔，就像是見了鬼也似的吃驚。

「雲九——」他的嘴巴張得很大，正好够吞下一塊鷹洋，「叭——叭！」一溜子銀光夾着尖銳的破空之聲，後來的那一聲「叭！」却是實實在在的打進了謝虎張開的嘴裏。

孟子有句名言——「打落牙齒和血吞！」這句話就應驗在謝虎的身上！

他吞下的不止是牙齒和血，還有那枚銀洋。

或許是雲九的手勁兒太大了一點，這塊銀洋非但打落了他滿嘴的牙齒，而且穿通了他的喉管和食道，謝虎足下一蹌，一頭栽下去就回他姥姥家去了。

這麽一鬧，關家上上下下的人都驚動了。

樓上樓下各房裏都亮起了電燈，下房裏叱喝着又竄出了好幾個人。

雲九打量着這番情勢，却不願意跟這些人瞎打混，他跳起來攀住了樓簷一邊，全身一個倒捲，已俐落的翻到了樓上！

「誰？」——樓上的人早已準備好了，緊接着「砰！砰！」兩聲槍响，槍子兒一枚由雲九的耳邊擦過去，一枚却滑到地上，把磨石子的平台上劃出了一道淺溝，飛起的石屑唰啦啦的濺得滿空都是。

雲九嚇出了一身冷汗，人身是肉長的，饒你功夫再高，却也碰不過槍子兒。

他打量好這個開槍的小子，借着半扇門遮着身子，一連兩槍沒打着對方，這個傢伙心裏很奇怪，手裏的一桿「自來得」正想再開第三槍。

就在這一刹之間，雲九已如同鷹飛兔滾般的翻起了身，這個人還沒看清對方是怎麽來的，雲九一隻鐵拳，已經搗在了他臉上！

只是一拳，就把這小子給打得昏死了過去。

雲九端的一身是胆，用力的一脚，把門踹了開來，身子向前一撲，已闖進了這間屋子裏！

是一間華麗的臥房，床頭燈還亮着，蓆夢絲的彈簧床上被褥凌亂不堪——！一個蓬頭面目姣好的女人，正自擁着被子在牆角裏打抖。

這個女人乍見雲九，嚇得鬼也似的叫了起來。

雲九站住了脚步，冷冷的道：「用不着害怕，我不是找妳來的，你只告訴我關雲程在那裏？」

「在……」那個女人用手指了一下立在壁角的大壁櫃。

雲九頓時就明白過來，他先轉身把通往樓下房間的一扇門關好，然後徐徐走到了衣櫃前。

「姓關的，你用不着藏藏躲躲的，是個漢子，你就快出來！」

他的話一出口，只見兩扇櫃門霍地推開，關雲程撲出來，他手裏拿着一把四五口徑的加拿大手槍，剛向着雲九面前一比，却吃雲九飛手一摔，已把槍搶到手裏。

關雲程也並非然全無能，尤其是在這要命的一瞬，他猛的向着雲九身上撲過去，可是雲九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右手向外一伸，借力施力的只是一掄胳膊，關雲程噗通，一下子已被摔了出去。

他猛的翻起來，還不及再次撲起，雲九的手槍已經比在了他的臉上！

關雲程一張臉剎時間嚇得面無人色，上下牙床咯咯連聲的打着顫。

「你是……誰？」

「雲九！聽說過沒有？」

「聽……說過……雲大俠……我和你有什麼仇？你幹什麼找我麻煩？」

「好，我告訴你！」

一面說着，他就一步步的來到了關雲程面前，後者臉上像是抽了筋般的曲扭着，也許是緊張過度，在他虛白的面頰上沁出了一層汗珠。

「砰！砰！」外面有人在用力搥門。

「經理，經理！」外面人大聲嚷着道：「有事情沒有？」、

雲九的槍比着他，揚了一下頦子。

關雲程立時會過意，大聲的道：「沒什麼事……你們下去……」

「有人闖進來了，經理！」

「我知道……」關雲程話聲發抖的說道：「你們快到下面去，防備着去吧！快點去……」

「是……」外面答應着，接着就沒有聲音了。

雲九冷笑了一下，接下去道：「有個叫原紫玲女孩子你認不認識？」

關雲程頓時神色一呆！

「說話！」雲九的槍，就比在他腦門上。

「認識……」關雲程的舌頭幾乎都不聽使喚了：「她是我的女秘書……怎麼樣……她有什麼不對麼？」

「你倒裝得像！說！」雲九臉上罩下了一層殺氣：「在江杰那裏，是不是你事先安排好的？」

「這個……」關雲程像是閂了舌頭一樣，一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臉上更是紅一陣白一陣。

根本不需要再多問，雲九什麼都明白了。

「姓關的，你做的事太缺德了，一槍打死你，未免太便宜你了！」

在他炯炯而隱現殺機的目神裏，關雲程意味到「死」的即將來臨，全身登時就像是被人抽了骨頭，只剩下肉般的鬆軟，全身都癱瘓了下來。

「雲……大俠……你得饒我……我是不得已……姓江的逼着我做的……」

鼻涕、眼淚，隨着他嗚咽的哭泣之聲，一股腦兒的全都湧了出來。

「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說着這句話時，雲九顯得異常的冷靜，他把槍插到腰上。

關雲程心裏一鬆，可是由語氣裏知道對方並不會放過自己，下意識的還吊着一顆心。

「你做的壞事太多了，我早認識你了，現在報應臨頭，你死定了！」

「你是說——」

「殺了你！」雲九冷笑了一聲，道：「不用槍！」

「你……」關雲程忽地在地上一翻，他還來不及爬起來的當兒，已被雲九自背後一巴掌印到了後脊樑上！

關雲程感覺裏像是觸了電般的打了個冷戰，一跤栽倒，起先他身上猝然發了一陣子冷，可是轉瞬間，那種感覺就不復存在。

抖顫顫的站起來，發覺到對方雲九用着一種異樣的眼睛看着自己！

關雲程一剎那間，眞有點兩世爲人的感覺。

雲九點點頭，冷冷的一笑道：「姓關的，並非我手狠心辣，實在是你爲惡多端，這是你應有的報應！」

「我……怎麼了？」關雲程有如身在夢中般的迷惑不解！

雲九冷笑道：「你聽說過沒有，京滬綫上盛傳我的那一手絕活玩藝兒？」

「是……」關雲程打着寒顫說：「定……時……掌？」

「不錯！」雲九冷冷的道：「你已經中了我的定時掌！」

他看了一下錶，正色的宣佈說道：「由現在算起，你還有整整十一個小時的活命。」

「十……一個小時？」

「不錯，就是明天中午十二點正！」雲九冷笑着道：「十二點正，也就是你壽終正寢的時候，時間不多了，你快準備後事去吧！」

像是夢般迷離，關雲程簡直是無從信起，他伸展了一下身子，無從體會出一絲一毫身上的痛楚！

雲九回過身來看了床上的那個女人一眼，後者早已經嚇傻了，她身上雖然裹着被子，可是顫抖得是那麼厲害！

雲九的目標是關雲程，目的旣達，就不曾再想過多殺一個人！

關雲程緊緊皺着眉，一屁股坐在床上發着楞。

這時候雲九已躍起了身子來，他不由來時的窗戶裏出去，更不走門，却由橫開的一扇長扁天窗裏把身子慢慢擠出去！

關雲程打量着那扇窗戶不過兩尺來長，不及一尺闊，無論如何是容不下一個人

的，可是，眼前這個雲九硬是這麼就出去了。

雲九的身子似乎能同賣藝人一般柔軟曲扭，他靜悄悄的脫離了天窗，來到了屋脊瓦面上，由上往下打量了一番，關家院子裏正有五六個保鏢手裏提着槍，在前後左右的巡邏着，如果他躍下屋脊，無論如何難免要驚動其中之一，亂槍之下就難免要受傷！

再打量一下，他看見一棵紫籐花樹正好攀着在樓角下，紛亂的枝椏，一半衍生到樓閣上，另一半正好接着一邊的院牆。

他略微觀察了一下，遂即不再遲疑，匆匆爬上了這棵紫籐花樹，向着牆外潛出去。

那個關雲程當眞是被他嚇破了胆，直到雲九身子爬上了牆頭，才聽見他大聲喝叫的聲音，只是對於雲九來說已經絲毫構不成威脅了。

雲九的身子方一躍下牆頭，即有一人飛快的跑過來接應，那個人當然是把風的老董。

他乍見雲九無恙生還，自是無限的高興，興奮的說道：「雲大俠，你……你沒有事吧！」

雲九搖搖頭，正要說話，忽聞得遠處警車聲响，警車未至之前，先有兩輛摩托車風馳電掣的疾馳而來。

老董一楞，道：「媽的，鬼子警電驢子來啦，雲爺，咱們快走，你跟我來！」

說着不容分說的拉着雲九，穿進了一條黑暗的巷子，三拐兩拐的，可就看不見了！

× × ×

刺客雲九，來去如風，日本憲兵隊偕同當地的僞警空勞往返，自是無濟於事。

只是有一樣——雲九被押於江杰處的謎團，算是被解開了，日本憲兵方面很生氣，連夜掛電話問江杰要人，江杰少不得又是一番搪塞，弄得灰頭土臉很不是個滋味。

他這裏折騰了一夜，才睡下不久，關雲程就坐車來了，江杰當然巴不得見他聽聽經過，當下慌不迭的穿好衣服下了樓！

關雲程在客廳裏面色如土，正在發楞，江杰一進來，他趕忙的站起來道：「總經理來了！」

「你坐下，坐下！」

說着他自己先坐下來，把整個身子埋坐到厚厚的沙發裏，關雲程坐下來，嘆了口氣，道：「總經理這裏還平安吧！」

「我這裏還好，」江杰一隻手摸着他那兩撇小鬍子，冷冷的說道：「你那裏死了兩個保鏢，悶聲不哼也就算了，何必又驚動日本人，這麼一來，日本人追着我要人，一時又抓不到那個雲九，豈不是麻煩嗎？」

關雲程心裏老大的不是味，暗罵道：「那不是你這老東西作的好事，還有臉怪我？」

心裏這麼想，嘴裏却不敢得罪，當時來了個悶嘴葫蘆低下頭一聲不响。

江杰瞪着他，半天才慢吞吞的道：「是雲九本人幹的麼？你看見了？」

關雲程點點頭，嘆息了一聲！

江杰問道：「你說說，他是個甚麼長相？」

「年歲不大，身材很高！」

「這麼說來，眞的……是他了？」江杰吟哦着道：「這小子，眞有這麼大的胆子？」

冷笑一聲，他接下去問道：「他爲甚麼要這麼做？他和你又沒有仇。」

「哼！」關雲程實在忍不住，也冷笑了一聲，吶吶的道：「他跟我是沒有甚麼仇，可是却與總經理有關係！」

「和我有……關？」

關雲程道：「就是因爲我那個姓原的女秘書的事！」

「哦？」江杰的臉色變了一下：「你說的是原小姐？」

「哼哼！」關雲程連聲冷笑着道：「原小姐來了總經理就不該把她放回去，他們是一夥的！」

「啊？」江杰摸着下巴說道：「原來這樣！」

冷笑了一下，他打量着關雲程道：「既然這樣他就該來我這裏，我這裏四十隻盒子槍不分日夜等着他呢。」

關雲程道：「我看他早晚會來的！」

江杰疑惑道：「這小子是怎麼個打算？他是想把全上海鬧翻過來，好過過他的大名是不是？無聊！」

「總經理，這個雲九臨去之時打了我一掌，說了些話，很叫我心裏嘀咕！」

江杰登時一呆，脫口而出道：「定時掌？」

「是呀！」關雲程牙關戰抖着道：「……他說我今天正午十二點……就……」

江杰又是一驚，半天才冷冷笑道：「我不信有這種邪事，過來我看看你！」

關雲程走過來，敞開了衣服，江杰前前後後看了一遍，問清了掌擊之處，用手按了按問：「痛不痛？」

「不痛！」

「放心！」江杰嘿嘿冷笑着道：「這種江湖人，最會嚇唬人，你要一直放在心上，可就上他的當了！」

「我是不信，可是他說得神氣活現，好像眞有這麼檔子事似的！」

「哈哈……老弟！你實在還嫩得很，好了，你來了，就是我這裏的客，先好好的在我這裏歇着，正午十二點正，我設酒給你壓驚，過了十二點，你可總該放心了吧！」

江杰一面說着，一面看着手上的錶道：「現在都快十一點了，你放一百個心，倒是這個小子不除，我們只怕以後沒有好日子過。」

關雲程苦着臉道：「這個雲九功夫實在高，我看尋常人簡直不是他的對手，總經理，你可有甚麼打算沒有？」

「這一點我知道，這小子實在扎手得很！」

「我倒想起一個人，只要總經理出面，價錢出得起，我想這個人或許肯出面帮忙！」

「誰？」

關雲程道：「現在正在護國寺表演的哈瑪大師，總經理知道這個人不知道？」

江杰點了點頭，說道：「聽說過。這個印度人在中國聽說發了財，他有眞功夫

麽？」

「瑜伽術！」關雲程道：「我親眼見過，刀槍不入，足可抵得過這個雲九！」

江杰哈哈一笑道：「好！今天我就找他去！」

「這個人索價驚人，一天的酬勞只怕就得要十兩黃金，少了請他不動！」

「只要他有眞功夫，十兩黃金並不爲多！」

「此人非但練就他們印度的瑜伽術，最厲害的是他還精於我們中國的十二路彈腿！我親眼看見他運施過這手功夫，十二根棗木樁子，全都斷在了他的腿上，聽說這個哈瑪還精於夜行術，過去保駕過印皇，傳說是眞是假可就不知道了！」

江杰聞聽之下，頓時大樂。

關雲程一談起這位哈瑪大師，他顯得很興奮，又說道：「這個人，和我多少還有點交情，等一會我可以陪着總經理一塊兒去拜訪他，至於他肯不肯來，可就不知道了！」

江杰嘿嘿笑道：「有甚麽不肯來的，要錢給他錢就是了，只要能生擒雲九，花多少錢都值得！」

說到這裏擧手拉了一下鈴，廳門開處，進來一個差人，彎身道：「總經理！」

江杰道：「準備開飯，叫苗三他們準備着，飯後我和關經理要出去！」

差人應了聲：「是！」欠身而出。

「苗三」是新由僞特工部調來的一位好手，會高來高去的本事，擅施飛刀飛槍，江杰很看重他，倚爲護身符，走到那裏，都少不了要帶着他。

酒菜端擺了一大桌子，這是爲關經理壓驚特別準備的，一行人落座之後，牆上的掛鐘時針指在十一點五十九分，關雲程的臉青一陣白一陣，在此以前，他一直是在強言歡笑，內心却無時無刻不在捏着一把冷汗。

現在，當他注視着這要命的時刻即將轉瞬飛逝的一刹，而本身並未體會到任何的不適時，一顆心才算是完全篤定了！

江杰擧起了面前的酒杯，笑嘻嘻的向關雲程道：「雲程，到現在爲止，你總可放心了吧，甚麽定時掌不定時掌，他還成了神仙了呢，來，乾一杯！」

奉陪共餐的是江家一羣食客，大家夥一齊擧杯道：「乾！」

關雲程雙手擧杯一仰而盡，心裏如釋重担，那份舒坦就別提了。

牆上掛鐘正好是十二點正，噹噹一連串的敲着。餐桌上鴉雀無聲，大家的臉全都注視着關雲程。

看上去他臉上並沒有絲毫的異態，依然是帶着從容的笑臉，儘管這番笑態是存心做作出來的。

「奇跡」的發生並非是全偏向好的方面，有時候對於人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也一樣的會應驗！

就如同現在這一刹那，當十二响鐘聲的尾聲方敲畢的同時，座上的關經理就像突然中了風似的不自在。

首先是現露在他臉上的那絲笑容的消失，代之在他臉上的表情，却是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表情！

這種表情在他臉上維持的時間太短暫了，不過是彈指之間，即有數縷鮮血，分別由他七孔口耳眼鼻之內齊湧而出，他身子向前一碰，叭！的一聲扒在了酒筵之上，登時一命嗚呼！

在座各人，目睹着這場近乎於戲劇性的發展與結果之時，眞不禁全都呆住了。

張開的嘴，簡直就好像閉不攏了，江杰眞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甚久之後，他才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道：「哦！」

慢慢走下位子來，他來到了關雲程身邊，把他身子扶過來，用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確定他眞的是死了。

江杰如喪家犬的坐下來，那張原本是通紅與高采烈的臉，一刹時變作蒼白！

「定……時……掌！」他嘴裏同似夢囈般喃喃道：「天下還眞有這種怪事？」

英魂不泯　歸去來兮

一列汽車疾馳如飛的穿過了南京東路，直接馳向到莊嚴宏偉，寶相萬千的「護國寺」前停下來！

一共是三輛時下最豪華的轎車，第一輛和第三輛車子方一停下，即由車內跳下了八九個黑色中山服的強勁漢子！

其實這類人物，如果你很機警的去辨認一下，很明顯的就可以由他們每人左側胸上所扣別的一枚三角形紅色佩章上認出他們的身份。這些人是眼前上海所有僞組織中，最最吃得開的特工組織裏的人物！

江杰是上海僞特工頭子，這些人毫無疑問的直接聽命於他，現在特工頭子本身遭受到生命的威脅時，這些個他手底下一手培植出來的狗腿子，當然毫無疑問的爲他効命，聽令於他！

八名精於技擊、射擊準確的漢子，就這樣被挑選出來的，他們負責的唯一使命，就是保護江杰的生命安全！

就像現在一樣的！

八個人把江杰乘坐的座車附近包圍得嚴絲合縫，之後，其中之一的苗三，才打開了車門，江杰才慢吞吞的步出了車廂！

彈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江杰打量着眼前這座大佛寺，只見寺前扯着整疋的紅布，上面剪貼着一行大字爲「歡迎印度瑜伽大師哈瑪先生蒞寺指導」等字樣！

說是「蒞寺指導」，其實誰都知道，這是變相的一種生意經，就連四大皆空佛門凈土也不例外。

瑜伽大師哈瑪是個受過戒的和尚，這一點固然不錯，可是如就他在佛理上的見聞和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瑜伽術拿來作一個比較，兩者之間的差別可就太大了。

其實哈瑪這個人不應該算是一個正式的和尚，說他是佛門的一個叛徒，一個罪人，應該不爲過之，因爲這個和尚除了忌食葷腥與一般和尚無異以外，其他的任何方面，都與常人無異，外面甚至於傳說他在世界各地都擁有嬌妻美妾。

就這一點而論，哈瑪這個人倒也不失爲坦誠，不過他的說法特別，遇到別人問他這一點時，他的回答是「參歡喜佛」！

說他是「蒞寺指導」，那是鬼話，表演賺錢却是眞的！

上海雖說是淪陷時期，可是有錢的人

仍然多的是，玩的花樣層出不窮，任你新鮮一點的玩藝兒，諸如馬戲、溜冰等外來的藝團，只要你能在這裏公開表演，包管你場場客滿！

就像哈瑪這套玩藝兒一樣，在大家口碑載道，一傳十，十傳百的訴說他的諸般神技之時，大把大把的鈔票可就流進了護國寺這所禪門寺院，滾進了老方丈和那個假和尚哈瑪的荷包！

「護國寺」一共有三進院子，在第二進院子和第三座大殿之間，這個地方平素是寺僧作課，護法的神聖地方，現在爲了迎接哈瑪大師，特別裝飾了一下，上面搭的有天棚，中間設了五百個雅座！

和尚廟裏公開賣票，供人參觀武術，這大概還是開佛典之紀元，大姑娘出嫁——頭一回吧！

票價貴得嚇人，可是問津者依然是大不乏人！

五百個座位天天客滿，如果你沒有一點特別的辦法，想在園子裏弄一張票，可是難得很，一天只有一場，錯過一場也就等於錯過一天，人人都免不了有點大驚小怪，更何況初見異術，更是渲染得神乎其技，莫怪乎不過是十幾天下來，似乎整個上海都爲之轟動了。

這一場，開演的時間照例是到了，可是爲了恭候江杰這一行貴客，是以表演的項目，遲遲還沒有開鑼。

披着杏黃彩緞袈裟的老方丈，在幾堂大師的陪同下，一行人步出了大殿。

雙方一經引見之後，這位看似有道的高僧，雙手合十深深一禮道：「江施主貴人降臨，久仰！久仰！寶座已留下來，就請快入座吧。」

江杰嘿嘿的笑了幾聲，連連點頭道：「好，好，大和尚辛苦辛苦！」

位子是留在第一排，特別雅座，所有的座位是列成環狀，獨獨空出當中黃沙鋪地的場子。

場子裏設着中國武術的羅漢樁，還有十七八個吊着的流星錘，木架子上插着舊式的刀槍，正中地上設置着一個大蒲團。

一個頭纏白布的印度阿三，用力的敲了一聲鑼，兩個和尚揭開了紅緞子的簾子，就見那個飲譽滬上，印度瑜伽高手出現了。

這個人四十左右的年歲，火眼銀眉，身材高大，滿臉虬髯，頭上戴着佛門的一頂金色平冠，兩隻又黑又粗的胳膊上一邊束着一枚看來像是赤金打製的金環。

四下裏起了一陣子掌聲。

這個人大概就是叫「哈瑪」的瑜珈大師了，兩隻手學着中國式的抱拳，向四下作了個揖。

在他雙手高高抬起來的一刹之間，却見隨在他身後左右的兩個印度人，霍地向前一撲，兩口白光閃爍的利刃，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雙雙向着哈瑪的兩肋之間刺過去！

五百名現場男女觀衆，看到此俱都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尖叫。

兩口刀看上去深深的刺進了哈瑪的兩腋，刀抽出來，却看不見一滴血！

開場的第一手，即博了個滿堂彩！

兩個印度人由兩邊把哈瑪身上的衣服掀開來，方才刀刺處，却連個印子也沒有，少不了又是一陣子掌聲。

第一排中座的江杰，連連點着頭，笑道：「好功夫，好功夫。」

苗三緊挨在他身邊坐着。

江杰偏過頭來向他問道：「你看怎麼樣？」

「這個哈瑪，不過是練過一些我們中國武術的橫練功夫，眞要上陣講打，未必就行！」

「我們再看看！」江杰似乎對於這個印度人提起了興趣，他成竹在胸，本身也是個練家子，一般的花拳綉腿，江湖把式自然是瞞不過他，可是如果對方是貨眞價實的眞功夫，也休想逃過他的眼睛。

就拿剛才那兩刀子來說，在場大多數的人，必然心裏會以爲印度人玩的障眼法兒，可是江杰却認爲那手功夫是眞的。

也就因爲印度人哈瑪上來現了一手眞功夫，江杰才對他不敢以等閒視之。

緊接着掌聲之後，哈瑪開始表演第二手功夫，他大模大樣的坐在蒲團之上，由兩個印度人帮手用粗蔴繩狠狠的在他身上綑綁！

爲了求眞起見，特別邀請座上的觀衆參加，當場就下來了十個人，這些人用蔴繩狠狠有力的纏繞在哈瑪身上，一個個手脚齊施，蔴繩死死的陷進了哈瑪的皮肉裏！裏三層外三層，的確是看不出一點破綻來！

哈瑪這一手表演的是縮骨脫繩術，眼看着他綑綁在繩套裏面的身子一陣子暴縮，最後像一條蛇似的由原本緊箍的繩套裏游了出來。全場又是一陣掌聲。

苗三點着頭道：「這一手收骨卸肌是眞功夫。」

江杰哈哈笑道：「再看着他的拳脚是何？」

說到拳脚，拳脚可就來了。

一個廟子的管事和尚，雙手合十的向着在場衆人大聲宣佈道：「各位來客，哈瑪大師父接着要爲大家表演一手奇特的功夫，這手功夫，是我們中國國術武功傳襲的精華，上面是流星貫頂，下面是風捲殘荷，哈瑪大師父在這一套功夫上曾經有十五年的苦功夫，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現在請觀賞！」

四下裏掌聲如雷，那位印度瑜伽高手哈瑪，這時已經脫下了上衣，只見他盤膝在蒲團上連連的運吸着氣息，氣機所過之處，如同蛇行的起着氣波，刹時之間通遍全身，遂即站起身來。

這時隨同他來的兩名漢子，已經把現場的流星錘發動起來，一陣鋼珠相擊之聲，蕩人心魄，但只見滿空中全是飛動的流星光影，縱去橫來，密如貫珠，看得人眼花撩亂。

這般情景之下，實難想像出一個人如何能倖其間，所有觀衆無不爲這位印度瑜伽大師捏上一把冷汗。

哈瑪在兩腿之上各自加了一層護腿，他那裏伸了一個懶腰，就聽得唲唲巴巴一陣子骨節密响，觀衆少不了又報之如雷掌聲。

在滿空飛錘流星的疾哨風聲裏，哈瑪開始下場子了。

只見他雙足躍起，活像一個大蛤蟆似的巳經躍進場子裏的羅漢木樁上！

飛錘是由那兩個印度人所控制的，拖着長鍊尖銳飛馳的流星鋼錘，每一次都是對準了哈瑪身上飛擊出手，其快如電，簡直令人目不暇給，觸目驚心！

却只見那個哈瑪在樁上靈活的閃飛着他的軀體，當眞如「風擺殘荷」，觀衆認定了十拿九穩必然會擊中在他身上的鋼錘，在最後的一瞬之間總會由於他的靈巧，而化險爲夷。

哈瑪不愧是一個武術高手，他的武功長處是融化中國武術與印度的「百忍」瑜伽於一爐。

莫怪乎現場所有的觀衆，都被他驚險卓然的神技驚得如醉如痴！

緊接着哈瑪最拿手的彈腿功夫，跟着施展了出來，也就是中國武術所謂的「鐵犂耕地」。

碗口粗細的柏木樁子，在他雙腿連環的運掃之下，一陣子咔嚓暴响，紛紛折斷爲二。

這等沉重的功力，實在是驚人之極。

老謀險霾的江杰看到這裏，禁不住霍然爲之色變，頻頻點頭讚好！

這一塲「鐵錘貫頂」，外帶着「風捲殘荷」，足足施展了半點鐘之久，直到三十六根柏木樁根根折斷爲止，那印度大師高叱了一聲，倏地躍身而出，塲子裏這才爆出雷似的歡呼，四下裏掌聲連天！

哈瑪十面威風的向着在塲各人抱拳爲禮，頻頻打躬，塲子裏散飄着一陣陣的黃烟，這一塲緊張的表演也就到此爲止。

客人陸續的離開，只剩下江杰一行九個人，老方丈特別把他們接到了會客房裏，以香茗欵待！

× ×

會客房裏，雙方談到了正題！

江杰開門見山的對哈瑪說：「大師父的意思怎麽樣？如果沒有什麽異議，就請開出個價碼吧！」

哈瑪嘿嘿的笑着，一隻戴着印度貓兒眼戒指的手，在鬍子嘴上摸着。

這傢伙能說一口很流利的中國語，只是却含着很重的青甘口音，想必在青海、甘肅一帶停留過一段時間！

這時他笑嘻嘻說：「我本來打算離開上海以後，下一站去香港，那裏表演的日程巳經排好了！」

「香港的行程可以取消！」

「取消？」哈瑪好奇的倒要打量一下這位貴人幾眼了，他冷冷地一笑道：「對方巳預付了了定銀！」

「多少？」

「港幣三萬！」

「哈哈……」江杰笑得狂傲十分，印度人顯然泛起了一片怒容，他還從來沒有被人當面取笑過，只是對方這個中國人，顯然是大有來頭，要不然老方丈不會對他這等巴結！

笑聲一斂，江杰冷冷的道：「小意思，這筆銀我立刻負責可以退給他！」

老方丈在一旁岔口道：「可是，敝寺也……」

江杰冷冷的道：「你這佛寺變相的營業，原是不合規矩的！」

老方丈合十道：「是！是！」

江杰道：「不過……我多少也會給你一點津貼！」

老方丈又道：「是！是！謝謝施主的恩典！」

哈瑪道：「江先生，我的酬勞是……」

江杰反問道：「你在護國寺表演，一天淨得多少？」

老方丈代他道：「哦——折合黃金總有五兩之數吧！」

「那我就給他十兩。」

印度人眼睛裏，立刻現出了光采，大笑了幾聲，道：「很好，你是一個爽快的中國人，我們可以合作，我們來好好談談吧！」

江杰冷冷一笑道：「我要請你來對付一個人！」

哈瑪怔着不解道：「一個人？」

「不錯！」江杰道：「這個人很令我們頭痛，日本憲兵和我們特工部都要抓這個人，如果你能代我們捉到這個人，除了你每天的酬勞之外，另外還有一筆很重的賞金！」

哈瑪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只是這個人我到那裏去找他？」

「你用不着去找他！」

哈瑪一怔道：「不用去找他？」

江杰摸着小鬍子，嘿嘿一笑道：「他會來找你！」

「找——我？」印度人更不明白了。

「只要你到我那裏去，很快了，就在這幾天，他一定會出現，到那時候就全靠你了！」

哈瑪點頭道：「我明白，我明白！」

江杰一笑道：「你同意？」

「同意！」

「很好，」江杰吶吶的道：「剛才我巳經看過你表演的功夫，但是爲了確定一下你眞實的對敵本領，我想對大師你作個試驗，不知大師你意下如何？」

哈瑪霍地站起身來，道：「可以。」

江杰道：「我手下兩個人，向你請教一下。」

說着偏頭招呼隨行的人道：「苗三，向八！」

苗三、向八二人閃身而出，兩個人都是三十左右的年歲，是僞政府警官學校的出身，因精技擊，被江杰看中，改調在特工部，受過嚴格的擒拿摔打訓練，是最爲江杰賞識的兩個人！

江杰當時吩咐他們兩人道：「你們請教一下哈瑪大師的本事，千萬要小心！」

這碼子事他們早就商量好了，苗、向二人成竹在胸，早就準備好了。

爲了測量哈瑪大師是否有眞功夫，江杰曾關照他們兩個，必要的時候儘量用重手法向哈瑪進攻！

一行人步出了會客室，來到了清靜的禪院裏！

苗、向兩個人向哈瑪一抱拳，苗三開口道：「大師父指點！」

哈瑪哈哈一笑道：「沒關係，你們上吧，只要小心我的雙腿！」

苗、向二人心中吃了一驚，對方的腿上功夫，剛才他們巳經見識了，這時聽他這麽說，當然由不住有點心驚肉跳，雙方

施了眼色，各自喝叱一聲，同時向着哈瑪攻到。

二人一前一後，各施重拳向着哈瑪前心後背上重重擊過來。

「碰！碰！」兩拳都擊中了。

苗三更是得手不讓人，倏地一個轉身，快出右手，直向着哈瑪頸項之上攀來，一下子攀了個正着，這一手是擒拿手中最厲害的一手，叫做「單連環」，只要被他這一手功夫拿住的人，鮮有能逃開他手中去的。

苗三一心想要在主子面前邀功，一式得手，頓時運用功力，把身子霍然的向下一彎，另一隻手向着哈瑪膀骨上一托，用力向外一推。

他心裏滿打算着只是這一手，就不怕哈瑪不被摔得個頭昏眼花！

事實上，滿不是這麽回事！

在苗三的巨力之下，「哈瑪」這個印度人身子連動也不曾動一下，簡直「固若磐石」，相反的哈瑪不知用了一手什麽功夫，只見他脚下一彈，苗三的身子「颼」的一下子就甩了出去！

足足摔出了有丈許以外，才落向石階上。

苗三不愧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好手，身子一沾地，霍地一滾，跳了起來，雖說是沒受了什麽傷，可是疼痛自是免不了的，只痛得滋牙咧嘴說不出話來！

另一面的向八，見苗三當衆出醜，不禁大怒，身子向前一欺，飛腿向着哈瑪臉上就踢！

哈瑪一伸手抓住了向八的脚尖，就空一摔，向八就空折了個轉兒，這小子因見同伴出醜，自己再跟着丟臉，以後在老闆面前，可就別想抬頭來了，無論如何也要找回些面子來！

是以，在他身子兀自一轉的當兒，這小子却改飛右脚，用「連環脚」的脚法，只聽得「叭！」的一聲，踹了個正着！

這一脚在哈瑪來說，誠然是事出意外，在向八來說，却是用了十分的力道！

登時間，踢踹得哈瑪順嘴淌血，驚愕間，向八乃得脫身而下。

可是如此却惹起了這位瑜伽大師的一腔無名怒火，只見他雙眉一挑，厲吼了一聲，猛地飛起右腿，用他最拿手的「鐵犂耕地」功夫，一脚直向向八雙腿上掃來。

向八趕忙跳起來，「呼！」一聲，這一腿擦着地面，直由他脚下掃了過去，看上去確實是險到了極點。

他這裏方自慶幸萬分，那裏知道哈瑪的連環鐵腿，厲害之處乃在於可以連發十二路！

向八不過是僅僅躲過了一腿，何嘗想到哈瑪這第二腿，遠較第一腿來得更疾更快，只聽得「叭喳！」一聲，這一腿正好掃在向八一雙足踝上。

隨着印度大師哈瑪的脚底飛處，向八的一雙斷腿，有如刀斬斧剁般的平齊，在地上打着轉兒，向八的身子在一聲慘叫裏，仆倒在地，當塲昏死了過去！

這般動手比武法子，直把在塲各人看得瞪目結舌，簡直嚇呆了。

苗三猝驚之下，一轉手，巳拔出了手槍，正要向哈瑪射發。

一旁的江杰忽然叱道：「住手！」

他怒沖沖的向着苗三道：「還不把你的槍收起來！」

這時巳來了幾個和尚，把血泊中的向八搭扶起來，快速的抬向禪房療治！

那位印度瑜伽大師雖說是打贏了，可是看上去仍然滿臉的不高興，臉上被向八踢的那一脚還着實的不輕，鼻子腫起老高，半邊臉都青了。

江杰笑嘻嘻的走過來抱拳道：「大師好本事，得罪，得罪！」

一塲風波，就這麽平息了，可憐的是向八的一雙腿，僅僅只爲了一塲試驗，就這麽報廢了！

「哈瑪」以勝利的姿態，被請進了江府，江杰待之如上賓，現在大家所關心的乃是那雲九到底什麽時候再來送死。

× ×

印度瑜伽大師「哈瑪」被江杰羅致在家的事情，巳經不是秘密了，這兩天上海市很多人在談論。

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沒有什麽事能够瞞得過他們！

於是，江杰挾哈瑪以自重，爲的是對付雲九的消息，上海市民巳鮮有不知，在雲九喧囂塵上的熱潮尚未平息下來之後，現在又多了一個「哈瑪」的談話資料！

跟往常一樣，雲九每隔幾天，總會到這個茶園子——「法香亭」來泡泡，在這裏，他能够聽到很多消息，甚至於一些不易得到的秘聞，原因是這所茶園子的主人胡英奇，是有名的包打聽，有個親戚在特工處作事，常常幾杯老酒下肚，口頭上又沒有遮攔，什麽消息都會滔滔不絕的順口直出！

雲九下午三點鐘就來了，他一個人，靜靜的坐在角落裏，泡一杯茶，慢慢的喝着！

姓胡的就坐在他旁邊不遠，三四個人正圍着胡老闆問長問短。大家所談論的，正是雲九正想要聽的，所以他顯得異常的平靜，不曾放過他們之間任何一句話。

茶客之一問：「那個印度人功夫怎麽樣？」

「高極了！」胡英奇道：「那傢伙全身上下刀槍不入，尤其是一雙鐵腿，能够斷木碎石！」

「我看過他表演！」說話的是一個戴着眼鏡的老客，一面連連點着頭，道：「確實是厲害，幾十根木樁子，通通在他的腿下斷折了！」

「人家的確是眞功夫！」胡英奇道：「這一次那個雲九只怕鬥不過他！」

「雲九現在到底藏到那去了？」

「誰知道？」胡老闆說道：「也許是最近風聲太緊，他藏起來，暫時不敢出來了！」

「大上海紙烟公司的關經理聽說也是死在雲九手裏的，是不是？」

「那還錯得了！」胡老闆簡直是無所不知，然後，他聲音放低了又道：「這件事烟廠的門房老董親自告訴我的……說雲九到關家還是他帶的路！」

一角的雲九不禁皺了一下眉頭，想不到消息會這麽快就露出來，看來的確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了。

胡老闆又說：「聽說姓關的是死在雲九的定時掌下面，死的時候七孔流血！」

「活該，這叫做報應！」說話的是個中年胖子：「關雲程平常缺德事做的太多了……」

雲九放下了茶杯，站起來走到櫃邊付賬離開。

他只聽「哈瑪」的消息就够了，別的消息不要聽。

× × ×

燈下，紫玲黯然的在落着淚，她永遠也忘不了江杰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暴行，每一想到這裏，她就禁不住血脈賁張，難以自已。

這幾日，她茶飯不思，憔悴多了。

張媽苦着臉在她對面陪着，嘆息着道：「小姐，妳這一輩子還長着呢，可千萬不要這樣折磨自己呀……」

紫玲鬆弛的眼皮看了她一下，不發一語。

這時的時鐘指在八點鐘的位置上。

房門有人輕輕的叩着，張媽過去開門，雲九走進來，他一直走到紫玲身邊，無言的看着她。

在他的意識裏，紫玲是何等活潑蹦跳的一個大姑娘，她臉上永遠都帶着鮮花般的微笑，俏皮、天眞，喜歡說些任性刻薄的話……

可是，現在呢，不過是幾天的時間，看上去她眞的完全都變了。

他對着她微微一笑，伸出手輕輕拍着她的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妳。」

紫玲忽然伏身在床上哭了！

雲九呆了一下，親自把她扶起來，張媽爲她揩着淚，一面嘆息着說道：「又哭了……」

她回過頭來看着雲九道：「雲少爺……就是這個樣子，一天不知道哭多少回，落多少淚……唉！我眞担心往後日子怎麽過啊！」

「會變好的！」

雲九臉上帶着苦笑，輕輕的嘆了一聲，又道：「我已經買好了明天往南京下關的普通車票。」

「哦？」張媽臉上一喜道：「我們要走了？」

「不錯，妳帮着妳們小姐，收拾一下吧！」

張媽點着頭，趕忙就去整理東西。

「不！」床上的紫玲，忽然抬起臉來，大聲的叫嚷道：「我不走……我不……走……」

張媽愕道：「爲什麽？小姐，這個地方妳還能待下去呀？」

「我要看着姓江的死！」忽然她兩隻手拉住雲九，熱淚簌簌的道：「雲大哥，你不是說過的嗎，要殺了江杰以後才走嗎？怎麽現在又變了？」

她緊緊抱着雲九，把臉枕在他肩上，一時忍不住，又自哽咽着哭泣了起來。

「不錯，我是答應過妳！」

雲九輕輕摩挲着她的長髮，眸子裏噙滿了淚水，他慢慢的把她身子扶倒下來。

「好好睡一覺吧！」

紫玲點點頭，忽然緊緊握住了雲九的手，雲九安慰着她道：「妳休息吧，我會替妳報仇的！」

張媽背過身子，在手絹裏抹了一下鼻涕。

雲九在床前停留了一會，安慰了紫玲一陣，才離了房子，在梯口，正碰見原經文。

「九哥！」經文快步走過來道：「我有件事告訴你！」

兩個人來到了雲九房間，關上門後，經文煞有介事道：「有個印度瑜伽大師哈瑪你知不知道？」

「被江杰延聘到家裏了是不是？」

「咦？」原經文愕了一下，道：「你知道了？」

雲九冷冷一笑，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姓江的家裏事我焉能不知！」

原經文道：「這個哈瑪本事很大，全身刀槍難入，有這個人，只怕我們要想接近江杰，可就是不容易了！」

「先不談這個！」雲九冷冷一笑」：「我已經買了四張去南京的火車票，明天一早就開，你先準備一下吧！」

原經文先是一喜，可又皺了一下眉，道：「明天就走？」

「明天走！」雲九道：「我已經在山東同鄉會館，跟一個朋友搭上了綫，他們有一艘小火輪後天晚上開到九江，到了九江就可以再換船上四川，錯了這個機會就太可惜了！」

原經文冷冷一笑道：「可是你說過要殺了江杰那個老賊才走的！」

雲九神色微微一變，搖搖頭道：「這件事需要從長計議，談何容易！」

原經文霍然一怔，像是一腔熱念，爲人兜頭澆了盆冷水似的，他慢慢低下頭，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

「對！從長計議！」

說了這句話，原經文就從位子上站起來，向門外踱出。

雲九道：「你上那去？」

「整理東西！」說了這句話，原經文就出去了。

雲九關上門，冷靜坐在椅子上想了一會兒，看看錶不過才九點鐘，可是他却又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已經決定今天晚上去江杰家了。

他把買好的火車票，和一封信，用紙鎭壓在桌子上，然後提筆寫了幾行字：

「明晨不返，即永不返，請自行乘車往南京下關，將此信面交車站東段號長汪先生，即會安排一切。珍重。 愚兄 雲九留字」

放下了筆，他即開始準備一切，首先，他把屋子裏一張籐椅拆散，把一根根的籐條用絲帶緊緊的綁紮在一雙小腿上，特別是足踝交接之處更是紮護得密密緊緊，然後再穿好長褲！

他一向對手向來不用刀，可是這一次例外，却把一柄牛角把柄的牛耳短刀帶在身上。

他找出了一件特製的牛皮背心，其實也無所謂什麽特製，只不過是用醋浸泡過而已，這類牛皮摸起來異常柔軟，却別有堅韌的內勁。

雲九顯然對於那位印度瑜伽大師哈瑪，留了十分的小心，今夜之戰，他內心不

能存有一些疏忽！

他悄悄的把自己整理就緒，然後越窗而出，遂即翻出牆外，一逕的向着江家趕去！

× × ×

愚園路江家防備得異常嚴謹，四十個保鑣外帶着八名僞警，不分日夜的輪班守衞，自從增加了印度瑜伽大師哈瑪與其兩名弟子——阿李、阿班之後，江家的防務更加強了，不要說是圖行刺，就是看上一眼，也令你胆戰心驚！

入夜以後，江家院牆邊特別加設了一個瞭望台，台上設置着一具探照燈，黃澄澄的一道燈光，就像監獄裏的防止逃犯那般模樣的在院子裏搜來搜去！

這時負責瞭望台的是一名僞警，正自雙手把着探照燈的燈架，把黃顫顫的一道燈光徐徐的在院落裏搜索着，當他的燈光由假山跳向院牆的一剎那，霍然的發現到一條站立着的人影。

守望瞭望台的僞警顯然的吃了一驚，他以爲是眼睛看花了，慌不迭的趕忙把探照燈拉回來，這一次他看清楚了。

一點都不錯，佇立在牆頭上的是一個人。

就在這名警員腦子裏還來不及接受這個新的印像之一剎那，牆頭上佇立的這個人，已發出了一口飛刀。

飛刀在探照燈的燈光照射之下，傳出了冷電般的一道奇光。

那名警員還不知怎麽回事呢，胸脯上已中了刀子，身子向後面一坐，就沒聲息了。

探照燈在失去了人手控制之後，接上了機器的操縱，徐徐的自行轉動起來！

牆上的人影已矯健的跳下了院牆，直向着假山身邊偎去！

假山石中央設置着噴泉，高高噴起來的水箭，在燈光旋廻的映襯之下，幻成濛濛的一天彩霧。

夜行人——雲九，端的是一身是胆，他要借着假山石來暫時掩飾身子，然後相機行事！

他由噴水池邊施展跳躍身法，如同輕烟一縷的拔上了假石山。

却有一雙凌厲的眸子瞪視着他——這個人「阿李」，早已洞悉先機，在這裏伏同足有一段時候了。

雲九方自一躍入院內，阿李已經看見了，他們印度人是有一股子忍勁兒，扒伏在那裏悶不吭聲。

現在阿李借着附近燈光，打量着進來的這個夜行人，已經確定了，來人正是雲九。

殺機在阿李臉頰上浮現着，他的兩隻手分別由一雙小腿肚子拔出了兩口弓狀的彎刀，這種刀，印度人叫它作「伏刀」，出手快，刀鋒利，向前一推一按，殺人的部位正好是頷頸地方，配合着刀上的弧度，兩口刀一切一絞，再大個兒的腦袋也能立刻搬家！端的是厲害得緊！

「阿李」是哈瑪手下最得力的弟子之一，還有一個是「阿班」，這兩個人雖然在各門功夫上都不及哈瑪甚遠，可是却也有乃師的六成功力！

阿李伏在地上的身子，簡直就像是一條蛇，如果你注意到他伏地的姿式，就會霍然的覺出，他的手、膝、胸、小腹、腿——這些個身上的重要地方，全都是平平的貼在地面上，那是逈然不同於中原武功的！

阿李身上穿的是一襲黑色的衣服，再加上他原本就是黑色的皮膚，所以如果不特別注意看，簡直就看不見他，「他」全身上下全是黑的，只有一樣例外。

眼睛是紅的！

那雙眼睛幾乎貼在了地面，由那裏作四十五度的向着雲九仔細觀察着。

雲九顯然並沒有發覺到這樣一個人！

阿李在足足觀察了一分鐘之後，才像蛇似的緩緩向前游動了一尺左右，慢慢的他背部拱起來，那副樣子就像是一隻剛剛睡醒的貓！

在他身子弓起的時候，才發覺到他的雙腕以及膝頭等部位之上，纏裹着一層黑色的布條。

他現身的位置，是在雲九背部的後方，雙方距離約有一丈五六！

忽然，阿李那雙長腿用力向後一蹬，身子如同一支箭般的快，嗖！的一聲射了出去。

雲九聽見了風聲，在他還來不及回身的一剎那，阿李的一雙伏刀，已交叉着向雲九的頷頸上絞殺了過去！

情形是異常的緊迫，阿李的一雙伏刀其快如電的向着雲九頸項上搭下的一剎那，也正是雲九雙臂揚起的同時，雙方的勢子看來像是配合好的一樣！

只是阿李做夢也不會料想到，對方雲九竟然會有此一手！雲九的雙手可謂奇快如電，一搭一拿，正好抓住了阿李的一雙手腕子。

那是個何等快的一種手法，隨着雲九擰轉的身子，阿李的身子車輪似的被摔了出去！

「砰！」一聲大响，實實的撞在了一座假山石上，阿李就算他隨同哈瑪練過橫練的功夫，但是到底是血肉之軀，那裏受得了這般的硬碰硬？

「噗通」的一下子，他身子重重的摔了下來，頭上雖然纏着布，却也掩不住鮮紅的血，順着黝黑的面頰直淌了下來！

阿李還想站起來，可是雲九却如同一隻飛猿般的快竄了過來，就在阿李身子方自爬起了一半的當兒，雲九的脚尖已踢中在阿李的心窩上。

在那裏藏着人身的一個大穴——「心坎穴」，中國人武術最精妙的一部份，即爲「點穴」術，這一個印度人可就瞠乎其後了。

雲九的足尖所踢中的部位，正是阿李的「心坎穴」上，這一手在舊武術上又喚「打穴」手法！

阿李當時雙眼一翻，全身打了個急顫，同時張嘴吐了一口鮮血，一條命嗚呼哀哉！

雲九雙手向下一探，把阿李的雙刀方自拾在手中，聽到身邊一人大聲叫道：「什麽人？」

雲九身子忙向石後一閃！

這人已大聲的嚷出聲來：「有刺客，姓雲的來啦！」

雲九轉個身子，由另一個方向閃身而出，手中雙刀之一已飛快的擲出，「噗！」的一聲，正中這人後心，這個人一頭扎了下去！

可是江家已全都驚動了！

首先是一排快槍掃過來，雲九身子貼着地面一連氣的飛快滾着，一排槍子兒全都落了空！

雲九實在是沒有想到會驚動了這麽多人，對於自己來說，這的確是很失策，他必須要儘快的撲入內宅，才能有機會找到江杰，否則這一趟可就白來了。

江家大廳前，站立着四個人，大概是江杰的私人保鑣，每人手裏都端着一桿槍！雲九一經注意到就再也不假思索，他像是一隻被圍困的獅子，霍地躍身而出，向着大廳撲進去。

像是一陣風，他猝然的撲到了廳前！廳前的四個漢子，俱不禁吃了一驚，其中之一方待開槍，雲九已滾身而進，陡地一拳擊中在這人面頰之上，同時運用右肘的力量，向外一分，擊中在另一人的肋骨之上，那人發出「啊唷！」一聲痛呼。

雲九身子一個快閃，同時抬起右腿，只聽得「咔喳！」一聲爆响，已被他把廳門踹開，身子快閃而入！

他身子一進廳門，向後廳折了一個觔斗，已飛快的滾向廳角。

果然不出他所料，就在他身子方一闖入的一剎那，「砰砰！」一連兩聲槍响。

槍聲在寬敞的大廳內，聽起來尤其震耳欲聾，雲九一經動手，那份機靈快敏，簡直是快到出人意外，彷彿他全身上下都生滿了眼睛一般。

就在他身子第三次竄起來的時候，立在樓梯口的江家保鑣苗三，胸脯上已着實的被雲九踢了一腳，身子一歪跌倒在地！

雲九把持着這個機會，騰身躍上樓梯，大步向樓上奔去！

苗三是負責守候大廳的，想不到一上來就吃了虧，樓上是江家的內眷，如果有個失閃，那還得了？他身子就地一個快滾，同時躍起來，緊跟着雲九身後，直向樓上追上去！

雲九身子確是够快，不過是兩三縱，已撲上了樓——江家設置十分豪華，樓廊上舖着長毛鬆軟的地氈，其色大紅，天花板上垂吊着是一列七八盞美術吊燈，光同白晝，樓廊兩側少說也有七八個門。

這麽多房間，到底是那一間房子裏住的是江杰，這倒是眞令人有點兒費解了。

稍一猶豫之下，背後的苗三已飛也似的由身後追到。

這小子手裏拿着一把手槍，身子一上來，「砰！」先開了一槍！

這一槍還是眞險，槍子竟擦着雲九的頭髮過去，雲九擰身甩手，「哧！」的一聲，把手裏另一口印度「伏刀」急擲了出去！

苗三身子還算閃得快，可是避開了當中却逃不開兩側，只聽得「噗！」一聲，這一刀深深的扎進了右肩窩，阿李痛得「啊！」一聲，手裏的槍也就掉了下來。

苗三這小子是够精明的，當時二話不說的轉身就跑，雲九打個箭步，颼！的一下子縱過去。

可是就在一剎間，一扇門「呼！」的一下子拉了開來，不待雲九回過身子，這個人已向着雲九後背擲出了一口飛刀！

滾地、接刀、下樓看來是一個式子！

當他的身子方自一落下的剎時間，樓上的那個人已跟着撲到——正是那印度的大和尚哈瑪，這個人果然身負絕技，舉手投足，皆有異常人！

這時他身子向前一探，右手五指曲伸不等的向雲九背上打去！

「噗！」一掌打了個正着！

雲九身子被他這一掌打得平空飛起，嘩啦！一聲大响，撞破了一扇窗戶，落向院外！

哈瑪嘴裏大叫一聲，跟着越窗而出！

雲九若非事先在身上加了一件防震背心，這一掌憑他功力雖不至於就會負傷，却也當受不住！

一驚之下，對於哈瑪就存了十分的小心。

江家的保鑣和幾名僞警，似乎全體都出動了。

在雲九身子尚未站起來的時候，槍聲大作，子彈啾啾有聲的在空中交馳而過！

雲九怒吼了一聲，雙手拉着一棵垂下的柏樹樹梢，借着樹的彈力一垂一彈，活像一隻騰空的大鳥，呼嚕嚕衣袂聲中，已向牆外落去！

他因見今夜行勢，只怕難以找到江杰，對方防衛得太緊，不如暫時避一下，再定後策，可是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就在他身子方自落下的同時，正好看見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江家大門前，車門開敞着，似在等人上車！

雲九心念一動，折回身子來，飛快的向着江家大門撲過來。

汽車裏彷彿坐着兩個女人，這並非是雲九的對象！

立在車門外的一名江家保鑣，舉槍向着雲九就射，槍聲「砰！砰！」一連兩响，就在他來不及扳扣第三聲的時候，雲九的鐵拳已重重的擊在了他臉上，這一拳勁猛力足，頓時打得這人滿臉開花，身子向後一仰，倒在了就地。

坐在汽車前座的司機慌不迭的把引擎發動，還來不及開動，雲九已巧妙的擲出了一口飛刀。

飛刀由敞開着的車窗射進去，正好插在那名司機的右太陽穴上，一時間鮮血怒濺。

坐在汽車後座的兩個女人之一，嚇得發出了尖叫之聲。

叫聲驚動了甫自內宅步出的總經理江杰！

江杰在兩名貼身保鏢的護衞之下，方出大門，乍見此情景當眞是嚇了一跳，他手上拿着一把新式的白朗寧手槍，當時見狀，舉槍「砰！」的開了一聲，由於驚惶過度，這一槍當然失了準頭。

江杰一槍不中，慌不迭的，跳進了車廂！

雲九方自撲近車門，江杰隨行的兩個保鏢已雙雙撲上來，三個人一經交手，只聽見「噗通！噗通！」一連兩聲，兩名保鏢已被雙雙摔了出去。

雲九的手抓住了車門的手把，只要一拉開車門，即可與江杰面對面正面交手，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身後傳過來一陣大笑聲。

一人大聲的嚷道：「雲九，這一次你還怎麽逃得過我的手去？」

話聲一落，嗖！的一口飛刀擲過來，雲九反身躍起，叭！的一腳，把來刀踢向半天，却已看見了來人正是那位印度的瑜伽大師哈瑪！

雲九咬了一下牙，猛地撲了上去，哈瑪也正迎上來。

兩個人乍然一合，只見彼此一陣子拳脚交加，乒乒亂响聲中，各人身上俱已着了八九下子，誰也沒有把誰打倒下去！

這番龍爭虎鬥，直把旁邊的人看得眼花撩亂，大家私底下也莫不存着一種猜測，不知道這中印高手的一場搏鬥之下，到底那一方獲勝？

這種想法就連車內的江杰也不例外，他此刻處境確有點進退維谷，張惶的進了車廂，才發覺到前座的司機敢情已經死了，自己又不會開車，可又不敢下車，無可奈何的只好在車廂裏向外看吧！

哈瑪由於一上來打了雲九一掌，心裏乃存下對雲九輕視之念！

這時他厲聲的叫囂着，却把一雙胡蘿蔔粗細的手指頭直向着雲九眼睛上直扎了過去！

雲九亦想伸量一下印度人的實力，見狀迅速遞出了右手，兩隻手「啪！」的交接在一塊，緊接着雙方用力的一陣子擰扭，只聽得「克克」一陣子骨節响聲，兩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

突然雲九的左手向着哈瑪的小腹上猛力穿了過去，一下子扎了個正着！

哈瑪鼻子裏「吭！」了一聲，一連後退了五六步，別看他身上有橫練的功夫，可是雲九這一手乃是取法中國古代武術的「穿雲手」手法！

這種武功練習時頗與鐵沙掌相同彷彿，其法先以細砂勤練，最後爲鐵砂，最後再換爲綿紙，功成時能够手穿之下，使整刀的綿紙迎指而穿，如加以人身，簡直和利刃沒有甚麽分別，可謂厲害之極！

雲九在這種功夫上雖未有十成的功力，可也有七成的火候，哈瑪幸虧有瑜伽氣功，否則即算他當場不死，却也非得受傷不可！

儘管如此，哈瑪那一張黑臉，却也痛成了豬肝顏色，全身連連的打抖，雲九的身子再次撲上去，一掌向哈瑪頂門拍來，哈瑪身子向下一縮，忽的用右腿，施展他鐵掃帚功夫，直向雲九下盤掃去！

雲九得悉他腿上功夫了得，自然不敢令他這一腿掃中，身子趕忙跳起來，哈瑪用連環腿法一連數腿，雲九連連的跳動着身子。哈瑪那般快的腿法，竟是一腿也沒踢中。

但只見哈瑪腿力過處，地面上砂飛石走，其勢端的驚人已極。

雲九算定了他這腿法其爲一十二路，要想完全躲開，其勢萬難，而且他已預定好了要取勝對方的策略，無論如何，一定要吃他掃中一腿！

哈瑪的彈腿已施展到第九路上，仍未能掃中對方，心裏之悵恨，化爲滿腔怒火，他雙手向前一伏，改爲頭下脚上之勢，雲九剛好也在這時進身，一雙充滿了內勁的手，隨時準備着予對方致命的一擊！

果然哈瑪不察中計，他身子倏地向下一翻，身子方一沾地的當兒，右腿上已貫足了力道，這一腿正是他最得意的一腿——「風捲殘雲」！

只聽得「叭！」的一聲，掃了個正着，雲九發出了一聲厲吼，身子一陣大搖，就在這一瞬間，他的一雙手掌已然一前一後，雙雙拍在哈瑪的前心後背！

這雙貫足了眞力的手掌，暗含着獨門的打穴手法，雙掌猝然向下一落，哈瑪忽的慘叫一聲，血唇猝開，一口鮮血如同噴泉般的吐向當空。

雲九苦練了十數年的內功眞力，在傳入哈瑪體內的一剎時間，竟然把這位印度瑜伽大師的五腑六臟全都震碎，哈瑪慘叫聲中，一連踏出了六七步以外，才倒了下去！

這番情景，直把現場各人看得魂飛魄散！

雲九在生受了哈瑪的一腿之後，一雙足踝雖仗軟籐裹護，不曾當場折斷，可是却也連心的疼痛，一時幾乎站立不住！

他身子踰踉的後退之時，却發覺到車門猝開，江杰霍地跳出來，撒腿就跑。

雲九一咬牙，猛撲過去，大喝道：「姓江的，你還想活命麽？」

江杰倏地轉過身來，用左腕架住了右手的槍，砰砰砰！一連開了三响！

槍聲中雲九只覺得身上一陣奇痛，一顆子彈已穿透了他的左面肩窩。

同時之間，雲九已施展出全身的功力，把身子躍起來，襲到江杰的身前，江杰扳扣了一下槍，「卡！」一聲，槍裏已沒有子彈，他的臉色一變，再想回身已是不及，却被雲九的一隻手掌抓在了面頰之上，隨着雲九的五指力收之下，五根手指，已深深的陷入江杰的頭骨面頰之內，五道鮮血由江杰扭曲的臉上淌流下來。

雲九的手再往前面一送，江杰的屍身倒了下來。

忽然，車廂門開，一個少女忘命般的跑過來，大聲的叫道：「雲大哥！」

雲九陡的一驚，倏地回頭來，他本來預備在殺害江杰的一剎時，滾身而遁，可是乍然聽見了這聲呼喚，使得他爲之大吃一驚！

他作夢也不會想到江海容何以會突然在這時出現，一時幾乎呆住了。

江海容忘命的前奔之時，彷彿有人在大聲的喝止她，可是她却不曾聽見！

兩個人眼看接近在一塊，就在此瞬息間，响起一排急劇的槍聲。

是一排連發的衝鋒槍，子彈像炒豆似的爆响而起，橫掃而過。

也許子彈是掃向雲九的，由於江海容的拚命闖過來，是以也遭了誤傷！

兩個人在眼看即將接觸的一剎間，忽然站住不動，子彈由他二人身上掃過去，每人身上都中了七八顆，像是蜜蜂窩似的，在一陣顫抖之後，俱都冒出鮮紅的血！

江海容慘叫了一聲，身子先倒下去，雲九却前進了兩步，直立未倒——

（以下轉入第壹二四頁）

神風鬼嘯滿江紅

羅唐納・文

元兵百艘戰船登陸，瘋狂推進，日本三帮武士迎戰，殺得難分難解，由於地形不熟，援助的大艦被颶風打沉，元兵屈居下風，大元帥葛摩多傷重身亡，十萬雄師，化爲烏有，只有大俠柳長春生還，不再返國，變成東瀛浪子，圖爲日本珍藏的國寶「神風海戰圖」。

一八二一年，元太祖忽必烈遠征日本，東瀛三帮「神風」、「鬼嘯」以及「滿江紅」聯手對抗，柳長春單刀赴會，一將功成萬骨枯。

夜盜佛珠一場惡鬥

南京古稱「金陵」，又名石頭城，城內的鷄鳴寺，九百年前，建於南宋，那個地方叫做覆舟山，並非舟毀人亡而以此定名，純因山形古怪，有如覆舟於海，船底朝天。山與寺俱是古蹟，遊人甚衆。鷄鳴寺高四層，最高的一層有一枚「舍利子」放在琉璃盞內，稱做「佛珠」，懸在空中，遊客很喜歡仰望以卜吉凶，欣賞舍利子的人太多，僅以高官巨商爲限。

春二月十三日，有一名商人打扮的遊客名叫徐康，斜陽半落，登山入寺，由知客僧福來引見方丈「廣心大師」，落坐後，廣心大師說：「徐施主賜惠銀子十兩，意欲瞻仰佛門至寶，我只能說這一枚火化聖僧達摩禪師的顱骨結珠，乃是鎮山之寶，從來未有人談及出價收購，聽說徐施主想用黃金萬兩買它，可謂奇事，如果徐施主認爲舍利子是夜光珠之類的寶物，則大錯特錯，這一枚舍利子永不賣給任何人，請徐施主息心。」

徐康說：「大師不想賣掉寶物，擴建寺內各處，我亦不勉強，可否請大師派人引路，讓我這個凡夫俗子一瞻寶珠的丰采呢？」

廣心大師說：「當然可以。」

於是他吩咐知客僧把這一位貴賓帶到「藏珠閣」欣賞白琉璃盞，舍利子僅有一枚，形如歲晚水仙花盆內的圓石，藏在盞內，驟然看它一眼，並無特色，徐康眉心一皺。

知客僧站在他背後，緩緩的說：「徐施主，這一枚佛珠有些靈異，色澤變化萬千，上京考試的讀書人，如果看見它作玫瑰色，今科高中，經商之人看見它係淺紅或橙色，那一年必然交運，生意興隆，反之，看見它作灰色，一定運滯，灰中帶黑，還有刀光之禍，通常它是毫無光采的白色，有如骨頭，請徐施主定眼觀看，預卜吉凶。」

這番話很是尋常，不料徐康凝視琉璃盞片刻，突然驚呼了一聲，說：「糟了，在我眼中看來，那一枚舍利子竟是煤炭之色，並且越來越加灰暗。」

知客僧也震動起來，說：「徐施主，從來沒有人看見它的色澤有如煤炭，恐怕是有殺身之禍，就在眼前，請施主同到方丈的禪房，想辦法解救災難。」

徐康驚駭不已，急隨知客僧進入禪房，廣心大師從知客僧口中獲悉此事，向徐康再三打量，說：「徐施主，尊駕印堂發黑，烏雲蓋面，絕非吉兆，你是否眞的看見佛珠色如煤炭？」

徐康跪下，叩了幾個响頭，說：「弟子罪孽深重，刦數難逃，萬望方丈開恩施救。」

廣心大師說：「從來沒有人看見佛珠變色，其黑如炭，亦未有人出價收購佛珠的，此事必有微妙關連，敬請徐施主說個明白，是否惹火燒身？貧僧可能代爲策劃，務求你死裏逃生。」

徐康戰慄不已，稍停，驚魂甫定，說：「弟子豈敢出價收購佛珠？只是代人開言而已，弟子一向在鎮江開設綾羅綢緞錦衣店，近日有一名貴客駕臨，高價搜購上品綢緞，交易多次，弟子發覺他與常人有別，酒後深談，才知他是東洋巨商，名叫滿江紅，有一晚，他很鄭重的委托弟子前赴金陵鷄鳴寺出價收購佛珠，意欲送往日本金閣寺供奉，如果事成，給以黃金千兩爲酬，弟子一時愚妄，點頭答應，此事冒犯貴寺，難保方丈一怒之下，把弟子殺戳，實情如此，萬望方丈高抬貴手。」

廣心大師哈哈大笑，說：「施主之言差矣，你雖然出價收購，事出無心，貧僧豈敢因此加害？如果你因此惹下殺身之禍，那個兇手必是滿江紅。」

徐康抬頭望了廣心大師一眼，廣心大師滿臉慈祥，沒有半點殺氣，略爲放心。

廣心大師說：「施主不必多禮，請即落坐，聽聽貧僧講述滿江紅的底蘊。」

徐康喜出望外，站起拱手爲禮，再三道謝，然後坐下。

廣心大師說：「元太祖忽必烈登基，武功煊赫，東洋武士不敢進犯，此外，扶桑三島藩王爭霸，各擁重兵自衞，無暇入寇，亦是事實，隨後武士分裂，變成三派，此即神風派、鬼嘯派以及滿江紅派，水火不相容，各派高手林立，既然跟你結交之人自稱滿江紅派，必是那一派的高手了，他們依照武功的造詣編號，並無姓名，如屬前十名之內，武藝必然可觀，故此我斷定化裝爲巨商之人，一定是武林高手，你空手而歸，被他殺害，不足爲奇，如果你內心害怕，不妨留在鷄鳴寺內，逾月再返鎮江。」

徐康跪拜稱謝，廣心大師命他暫居客房，傳令各僧嚴密戒備。

是夜月明如畫，覆舟山最高的岩石，有四個和尚守衞，突聞一聲呼嘯，一團黑影凌空飛躍而來，一個和尚拔出戒刀，趁他尚未落地，便即砍劈，料不到此人藏身於龜甲之內，刀劍不傷，忽然龜甲裂開，一把東洋刀已經直刺過來，守衞僧人慘呼一聲，倒在血泊裏，其餘三個僧人，兩人奮勇抗拒，一人鳴鑼報警，霎時間，鑼聲震耳，山鳴谷應，鷄鳴寺僧擅長武藝之人，全部出動，飛天龜甲人全面展開攻勢，三十多人凌空而墜，寺僧只是仗着地形熟悉，東西流竄，勉強招架，看來不是東洋刀的敵手。

混亂當中，有一條黑影從客房走出，蛇行鼠伏，疾走到大殿的石柱前面，抱柱登簷，兩三個起落，已經置身於藏經閣之上，寺僧覺察屋頂有夜行人走動，紛紛放箭，此人已從藏珠閣露台破窗飛入，手起刀落，一刀斬斷懸掛白琉璃盞的繩子，順手接過，轉身飛出窗外，早有龜甲人接應，輕而易擧的盜了佛珠。

他滿心歡喜，讓龜甲人截住守衞的寺僧，朝着客房走去，突然聽到一聲大喝，恍如晴天霹靂，脚步不覺慢下來。

喝令他停步的人，正是鷄鳴寺知客僧「福來」，再喝一聲：「徐康休走！」跟着人到刀到，兩把戒刀捲地殺上。

那個夜行人閃電出招，把東洋刀的絕技施展出來，雖然福來僧纏住他苦鬥，仍然沒法取勝，殺聲震天，另有三個和尚加入戰團，其中有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和尚，用五十斤的水月鏟猛烈衝刺，仍非敵手。

徐康在混亂搏殺當中跳出圈子，大聲說：「我已經得手了，不想戀戰，你們走吧！」

說完，他突從一塊岩石尖端飛下，他的衣裳抖了一抖，立刻在前胸和背後有軟甲伸出，罩住全身，變成龜甲人，向山下的林木飛躍，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

徐康率領龜甲人盜取鷄鳴寺鎮山之寶，已經到手，所有龜甲人像一陣風似的消失，福來僧首先衝入方丈的禪房禀告這一場惡鬥，愁着臉孔說：「想不到徐康此人不單是口舌伶俐，混入客房，夜間召來了一批飛天龜，武藝也是不同凡响，失了佛珠，我該自殺謝罪。」

說到這裏，他拔出戒刀，正想向頸上割去，突然聽到一聲狂笑，右手的上臂以及掌背分別被鐵彈打中，戒刀也跌下來，錚的一聲，他沒法尋死了，呆若木鷄。

廣心大師連拋兩枚鐵彈之後，緩步走下蒲團，說：「福來，你怎會如此笨拙？徐康向我跪下又再站起，馬步極穩，顯然是武技高手，他詭稱是綢緞商人，看見佛珠變黑，企圖我們收容他暫居客舍，只是這種行徑，我已經看穿他的底蘊，必然是白天探聽寺內形勢，看清楚出入通道，夜間動手，還沒有入黑，我早已經把琉璃盞內供奉的佛珠換過，被飛天龜甲人盜去的只是普通顱頂骨珠，你還沒有問清楚鎮山之寶是否失落，便即拔刀自盡，可謂蠢如家鹿！」

福來恍然大悟，立刻跪拜，說：「方丈眞是神機妙算！不過，徐康這傢伙分明是中國人，竟然爲虎作倀，該死之至，讓他溜走，心有不甘！」

廣心大師說：「照我看來，他看見佛珠變色，未必是說謊，也許他眞的看見那一枚舍利子變成炭色，內心震懼，渾身發抖，亦未可料，倘非如此，他的情緒不會如此激動，今晚他死定了，柳長春已經奉命追擊！」

福來僧說：「徐康能夠凌空飛躍，柳大俠未必追得上。」

廣心大師說：「福來，你的所見所聞太過淺薄了，飛天龜能夠馭風而行，不過



元太祖忽必烈，派出雄兵十萬，戰船四千艘，浩浩蕩蕩，殺奔日本九洲，料不到中途碰上了狂風，舟覆人亡，日本得以保存國土，並且把九月九日定名「神風節」



元朝皇帝忽必烈的遺照。

從高處躍下，把身上的兩翼張開，乘風飄蕩，並非由平地飛起，他同林中逃走，怎能鬥得過柳長春那一手草上飛的功夫？要是柳大俠追上了他，他絕非敵手，多了幾個龜甲人，也是死路一條。」

知客僧福來聽了，半信半疑。

兩枝判官筆脫手飛出

徐康率領三十多個龜甲人撲攻鷄鳴寺盜寶，不知那一枚佛珠只是普通骨頭，滿心喜悅，在林中檢着，不過失去兩人，另有七人受傷，並不嚴重，他認爲大功告成，縱聲狂笑。

忽有一個龜甲人走近，說：「隊長明察，前面的山坳乃是必經之路，有一個書生打扮的人，在一堆火前面閱讀，如果不是書獃子，必係武林高手，我們衝過去抑或繞道而行？」

徐康斂笑問：「你是先頭部隊，必然看得清楚，火光照映，無所遁形，究竟只有他一人坐着觀書抑或有十個八個書生同坐？」

「只有一人。」飛天龜的哨兵說。

徐康勃然大怒，說：「僅有一人獨坐，怕些甚麽？趕快把他殺了滅口！」

那個飛天龜奉命而退，徐康加派兩人助陣，他仍是緩步而行，到了他置身於火光之前，雖然看見書生坐着，神閒氣定，不像厮殺，地上却有三個伏屍，渾身黑黝黝的，顯然是他已把三個哨兵打發了，驚怒交集，怒斥一聲，說：「這三個人是否你殺掉的？」

「是的，我太過餓了，沒有肉吃，龜也要吃！」

聽了此言，徐康打個手勢，飛撲過去，二十多個龜甲人一齊出擊，看來他寡不敵衆，怎料向他撲攻的龜甲人，莫名其妙的很快倒下，只就剩下徐康一個。

他看來手中沒有刀劍，可是，徐康剛剛亮刀，他的身形一抖，立刻從背上倒拔出兩枝判官筆來，及時擋住那一把五呎六吋長的東洋刀。

許多人把東洋刀與東洋劍混爲一談，其實這兩種兵器是有分別的，東洋刀長達五呎六吋，刀身較闊，刀鋒的另外一邊有稜，看來有如中國武器的三尖刀，等於刀上加刄，至於東洋劍，長度只有四呎，劍身窄而薄，只有劍尖，沒有稜角，日本武士往往是身上插着兩把長條形武器，一刀一劍，東洋刀威力較猛，出手便即砍劈，最忌的是銅鐧或判官筆，因爲那些兵器較短，架住東洋刀，然後出掌，持刀的人反而吃虧，故此徐康看見了判官筆，便知對方有備而戰，趕快退後，一退就是七步，才不至於喪命。



大戰沒有爆發之前，元兵經常作出試探性的偸襲，登岸擄劫漁婦，用刀刺穿手掌，再用繩索串連，帶返船艦，揚威耀武，日本受盡恥辱。

書生並不追殺，看他怎樣做，徐康站定脚步，喝問：「你是誰？我們沒有仇恨，你爲甚麽擋住去路？」

書生笑了笑，說：「我雖然渾身白色打扮，並非白無常，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外號擎天一柱的柳長春就是我！」

那時徐康已經看得出二十多個飛天龜何以忽然失去鬥志，全部倒下來，他們快要發招的一瞬，突然被石丸擊中膝蓋骨，故此無法動彈。

徐康沉住氣說：「廣心大師掛在胸前的鐵念珠，一串珠子就是一百八十顆鐵彈，他能够一口氣把它拋個清光，你能够拋出石丸，如此順利，料想你必然是禿驢窩裏的人，實不相瞞的說，我是東洋滿江紅的一派，河水不犯井水，請你不要擋住去路，否則，你在一個月內，必死無疑，我只是排名三十七，你如何敵得過比我高強百倍的三十六個武林高手？」

書生忽然很鄭重的說道：「徐康，你眞眞實實的囘答我幾個問題，我就把你放走。」

徐康說：「我雖然入了日本籍，娶了日本女郎爲妻，仍然懂得江湖人物最重視的一點義氣，你儘管問吧，我發誓說一定全部依照事實囘答。」

「好，我先問你一句，你爲甚麽冒險率領飛天龜到鷄鳴寺盜寶？」

「因爲名古屋有一座歷時四百年的神廟重建，叫做金閣寺，急需一件佛門至寶座鎮，故此滿江紅首領派我到來，洽商收購達摩禪師火化之後留下來的舍利子。」

「這樣做有甚麽好處？是否借此向神鳳鬼嘯兩派武士示威呢？」

「是的，正是如此。」

「你們那些武士是否有藩王支持，分別招兵買馬呢？」

「看來似是如此，我的職位低微，根本不會知道國家大事，此外，我們一舉一動，必須奉命而行，不必理會誰是日本的眞命天子。」

「答得好！」柳長春很輕鬆的說。

徐康忽然開口：「柳長春，你的問題我已經全部照實囘答，大概你可以把我放走了吧？」

「是的，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說過的，必須照實囘答。你在鷄鳴寺藏珠閣看見佛珠變成炭色，是否屬實？」

徐康臉色一變，勉強囘答：「是的，我懷疑那枚佛珠確是炭色，並非白色。」

書生凜然說：「看見佛珠變成炭色，此人必死，我必須完成佛祖的指示！」

說到這裏，大喝一聲：「看招！」

兩枝判官筆突然脫手飛出，比箭還快，向對方的胸腹正中射出，這一招十分毒辣，儘管徐康能够閃電般拔劍撥開，一把劍不能够同時撥上兼撥下，必有一處被判官筆插中，有一枝判官筆插入小腹，穿破腸肚從背後刺出來，血淋淋的煞是可怖。

書生走過去，先行檢起草地上的一枝判官筆，然後把穿過徐康小腹的另外一枝血筆拔出來。

那枝判官筆拔出，血如泉湧。

書生大聲說：「徐康，你盜寶成功，留下一條性命，不算甚麽，有甚麽心願令你死不瞑目的？不妨說出來。」

徐康把最後一點氣力集中在一起，說：「我沒有機會看見你跟滿江紅第一號交手，實在死不瞑目。」

書生知道他想借刀殺人，毫無所懼，問：「我準時在一個月內找他決鬥，到九洲找他，對不對？」

「不，你必須先到京都迎春寨找月華美子，挑起她的情慾，跟你纏綿，滿江紅第一號然後亮相，向你挑戰。」

「美子是否他的心上人？」

這句話衝口而出的說出來，徐康已經沒法囘答了，斷氣之前，他仍然向柳長春點了點頭。

賴着不走的人九死一生

在扶桑三島當中，京都最繁華，儘管國內到處烽烟，那邊仍是夜夜笙歌不絕，艷女如雲，當時稱做寨的場台，等於今日的秘窟，服侍嘉賓，無微不至，同是「寨」，仍有等級之分，高級的去處，有的是藝伎，只是伴飲，不肯留宿，徵歌逐色，收費奇昂，尋芳客如果喜歡某一個佳人，循例向寨主探聽口風，所有寨主俱是中年婦人，交際手腕異常圓滑，某夜，在迎春寨的座上客，有一名翩翩公子似醉非醉的坐着發呆，他已經喝了不少，懶得舉杯，任何一個藝伎挨近，他總是很不耐煩的打個手勢，揮手叫她走開，寨主蓮娘敷衍過一些豪客之後，點了點頭，向他望一眼，說：「柳公子，你沒有看見過月華美子，竟會如此深情，戀戀不去，這種人端的少見！看來你不是爲了美色而來，究竟你幹甚麽找她？何以找她執意到迎春寨？」

柳長春笑了笑，說：「我只是聽到一個朋友告訴我，想找美子，一定要到迎春寨，沒有看見美子，我晚晚到來喝酒。」

秋季，元朝大元帥葛摩多率領雄兵十萬登陸，只有一萬雄兵能夠在颶風中順利完成任務，其餘的人和艦，沉溺在驚濤駭浪中。

蓮娘說：「柳公子，你那個朋友所講的話靠得住嗎？」

「這句話是他死前最後說的一句，就算他一生所講的話靠不住，這句話也靠得住。」

「柳公子，因此你就到東洋來了，是也不是呢？」

「確是如此。」

蓮娘忽然很鄭重的說：「柳公子，你可知道想見美子要有三個條件嗎？」

「不知道，我很想聽聽。」

「第一個條件就是那個公子哥兒必須風流瀟洒。」

「我不知道自己够不够風流瀟洒，蓮娘，憑你的一雙法眼判斷好了。」

蓮娘說：「看來你是够條件的，第二個條件是有萬貫家財。」

「在中原來說，柳家不算得折辱，請你看着我這把摺扇，扇骨全是金的，如果我是窮小子，根本上不配拿這把金扇。」

「有道理，第三個條件就有些困難了，想見她的人，一定要武藝高強。」

柳長春朝着她望了一眼，說道：「眞是出奇了，不過見見她，却有這樣多的限制。」

「柳公子，你有所不知了，這一位美子姑娘，並非藝伎，沒有人能勉強她出見，任何一個男人看了她一眼，都會動心，她只是一個凡人，怎能應付那麽多的男人？故此她要有那樣子的限制。」

「好，我不妨對你說知，中原的柳大俠，威震黑白兩道，綽號擎天一柱，只要提出這個名字來，沒有人敢捋虎鬚，我只能對你說這幾句，是否武藝高強呢？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你懂不懂暗器？」

「暗器也是一種武藝，如果我一竅不通，怎配得上是武林高手？」

「好，看鏢！」蓮娘提高了聲响說。

突然有兩枝箭似的暗器向他的一雙眼飛射過去，柳長春把金扇打開，即時閉合，扇骨之內，有兩條象牙筷子箝得緊緊，看呆了蓮娘的一雙眼。

帷幔忽然揭開，銀光一閃，一把短劍迎臉刺來，柳長春略爲閃側，仍然坐着不動，手中的金扇向對方握劍的手腕敲了敲，偸襲的人再也沒有握牢它了，錚的一聲，劍已墜地。

蓮娘說：「阿六，柳大俠已闖關了，

你帶他到銷魂屋去。」

到了那時，柳長春才着得出向他偷襲的人，只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不覺讚了一句：「好功夫！」

阿六紅着臉說：「冒犯了柳大俠，你千萬不要見怪。」

只是說了這一句，他就飄然而出，柳長春緊隨在後，兩人疾走了一程，阿六說道：「前面有燈光的一座雙層別墅，就是銷魂屋，美子鼓琴娛賓，你走進去揀個座位落坐好了，不必理會別人，也沒有人理會你。」

說完，阿六飄然而去。

柳長春順着脚步走，越過水田的阡陌，到了屋前，大門緊閉，推也推不開，他看見樓上燈火明亮，索性騰身飛躍到小露台，放輕脚步走進去。

有一個女子鼓琴，琴是圓的，韻調卓越，吸引他的不是琴，是一雙玉手，眞像白玉精心雕刻出來，看完手，再看人，只是看了一眼，他已經知道這個少女必是月華美子了，所有寫美人的畫筆都沒法描得出這一副秀麗的姿容。

她深深的吸引了他。

座上客有七八個人，俱是脫了鞋子坐在草蓆上面，柳長春照做，正如阿六說，沒有人理會他。

在座的人俱是達官貴人的那一類，帶着一股豪氣，爲甚麽他們全沒有把視綫投在柳長春的身上？是否他們已被那琴聲迷住，無法兼顧？

初時柳長春弄不清楚，他坐下傾聽一會，覺得琴韻飄逸異常，有時柔情萬縷，恍如情人泣別，有時刀劍爭鳴，千軍萬馬，就像是眼前變了古戰場，越是傾聽，越加着迷，腦子裏面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如痴如醉，那一座房子，稱做銷魂屋，原來如此，並非涉及男女之歡。

柳長春覺得神迷意亂，如在太空，急忙鎭懾心魂，突然驚天動地的爆了一聲巨响，琴聲杳然，她仍是抱琴而坐。

在座欣賞她鼓琴的嘉賓，各自離去，走剩了柳長春。

美子忽然開口：「蓮娘說過，有一個稱做三絕的人，特意從中原到來看我，料想你是這個人，是也不是呢？」

柳長春說：「我姓柳，叫做長春，並非甚麽三絕。」

美子噗哧一聲嬌笑，說：「柳大俠，第一絕是品貌出衆，有如玉樹臨風，第二絕是手搖金扇，家有萬貫家財，第三絕是武功卓越，你就是三絕。

柳長春問道：「你怎樣知道我的武功卓越？」

美子說：「聽過我的琴聲最尾那一截，示意送客，他們不由自主的低頭走開，一言不發，你却照常坐着，不是武藝高強是甚麽？」

柳長春大感詫異，說：「我從未習琴，實在聽不出琴韻，你却誤會我是武功高手，端的使我困惑。」

「不，坐着不走的人，難免有殺身之禍，即使聽不懂琴韻，也該離去。」

「我倒想知道如何招惹殺身之禍？」

柳長春說。

美子向他打量一眼，說：「凡是俊俏哥兒，想着看我，都懷着一股淫念，賴着不走，我邀他伴送返家，他必然喜悅，我住在刀屋之內，到時他着見我入屋，慾火如焚，一定聳身跳進香巢，十屋其九死在刀下。」

「過得刀關又怎樣？」

「如果有人闖入刀屋，站在我的面前，我就讓他把我整個抱起來，再也沒有別花樣了，那晚我整個屬於他，也許一生屬於他。」

「看來你患上了殺人狂。」

「是的，可惜有許多男人願意死在刀下，包括你在內。」

柳長春哈哈大笑，說：「美子，我的心事給你看得通通透透，閒話休提，夜色已深，快些把我帶到刀屋去吧。」

闖過刀關進入情關

美子點了點頭，嘴上只是說了一聲：「走吧。」那個身子就像是一片落葉，飄出露台之外，落地無聲。

柳長春的一手草上飛功天，自是不弱，怎會輸給她？兩三個起落，已經追上，她嫣然一笑，脚下一緊，去得更快了，在水田和阡陌之間飄過，就像是個影子，她三次加速都沒法把柳長春抛開，索性停步下來。

她剛剛停步，柳雲春已經站在身邊。

她伸手往前面指一指，說：「柳大俠，前面隱約有些燈光透出，就是蝸居，我先走一步，希望你活着登樓小叙。」

身形一幌，她已經去得無影無踪，柳長春不想追得太緊，放慢了脚步，他走到刀屋前面，他當然是不再看見她了，不過，樓上的燈光明亮得多，顯然她已經進入屋裏。

那座刀屋相當古怪，看來好像一隻冬菇，上邊是正方形的一層，相當寬敞，下邊亦是正方形，略爲細小，只是爲了托住上面那一層而設，四邊沒有門。

柳長春繞着那座古怪的屋子觀看多時，實在看不出它有刀子，認爲美子必然是跟他開玩笑，不想拖延時間，免得誤了春宵，站在正面的一處聳身飛躍，打算越過露台，凌空飛進屋裏，讓她看了吃驚，料不到他剛剛越過下面的基柱，飄進上面的一層，刀光映眼，險些看不出前面是否有窗子可以竄入，到了他看見一個八角形的窗子，趁勢竄進去，突然每一個角落有雪亮的刀子伸出來，窗框騰出來的空洞幾乎給刀子塡滿，只是中央留了丁方一呎空隙，那時他的身子仍在空中，去勢如箭，很難定下來，再又因爲刀屋窗前的細小露台，每一寸就是一把刀，刀鋒朝天，根本沒法落脚，他只好咬一咬牙，施展飛燕穿簾這一招，從刀陣穿過，進入大廳，雙脚落地，然後抱拳爲禮。

他還沒有開口，美子已經含笑出迎，口中說道：「柳大俠，眞是了不起，佩服之至！」

她只穿一件通花的睡袍，胸前雙丸，若隱若現，柳長春盯了她一眼，說：「美子，你懂不懂得我此刻想些甚麽？」

她搖了搖頭，不過，那雙媚眼含情脈脈，似乎透露多少玄機，認爲她已知道對

方想些甚麽。

柳長春說：「我想要一杯毒酒。」

「爲甚麽你想要毒酒？」

「我覺得今晚死定了，喝了毒酒才跟你睡覺，死也死得痛快些。」

她柔聲說：「我不是吃人的妖怪！」

柳長春說：「事實擺在面前，你分明是想滅燭留客了，像你這般嬌艷的一朶鮮花，怎會沒有情郎？我碰了碰你，必然喪命，還是喝了毒酒然後跟你共尋好夢，痛快得多。」

「好，我立刻送上毒酒。」

她聽了他說了一句，便即向他打招呼，轉身走入寢室。那個地方早有一張方桌，放下兩個金杯，另外一些酒肉，承酒的酒器也是金的，還有血色象牙筷子作伴，認眞名貴。

她讓柳長春坐下，打開抽屜拿出一小包白藥，把它放在一隻酒杯裏，注入芳香的白酒，送到柳長春的面前，說：「這杯酒是你喝的，我還未想死，只喝白酒。」

她另外注入一杯白酒，擧了擧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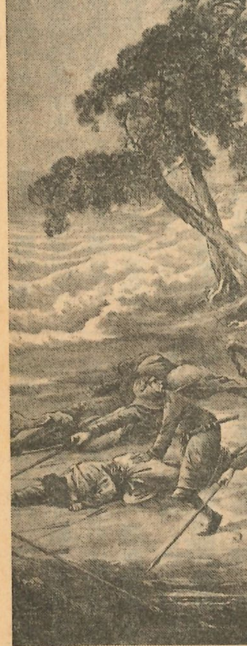
柳長春毫無懼色，把那杯落藥的酒一飲而盡，說：「我早已聽說日本宮廷內的白蓮花酒，是皇上獨享的珍品，今晚我有機會喝到它，眞是三生有幸！」

「你不怕死？」她急急開口。

「人生終有一死，能够死在玉人懷抱之內，死而無憾！」

他剛剛說了這一句，突然覺得血液發燙，慾火寸寸升騰，逐漸醒悟她爲甚麽在酒中落藥了，臉露微笑，擁抱她飛到大床那邊，跟着張口一吹，寢室裏面四隻牆角熊熊高燃的龍鳳燭，登時光焰全無。

只憑一口氣吹熄了四肢粗大的龍鳳燭，反映出他的內力也是登峯造極，這一對頂尖兒的武林高手，在床上傾全力搏鬥，柳長春自問這方面的功夫不弱，只是跟她打個平手而已，由衷的佩服。



大元帥葛摩多登岸苦戰，無奈日本三帮武士聯手出擊，元朝的軍力有限，節節敗退，柳長春無法獨力挽狂瀾。

殘夜將盡，兩人擁臥，心甜夢亦香，柳長春忽然覺得燭光映眼，大感詫異，還沒有翻身坐起，先就着見了一個十分強壯的男人，衣冠楚楚，坐着微笑。

美子伸手扯了他一把，說：「帮主來了，快些穿上了衣裳，讓我替你介紹。」

鬼嘯震撼心魂無法忍受

那個陌生人毫無惡意，兩人很快穿衣離床，美子說：「柳大俠，他是我們滿江紅派的大阿哥，你叫他做帮主好了。」

跟着她很冷靜的把柳長春介紹給「一號」，說：「大哥，我只知道他是一年來能够穿過刀窗沒有流血的人，叫做柳長春，相信你會喜歡他的，你已經說過，凡是我喜歡結交的人，你也喜歡跟他結交。」

「當然！如果我不是把他看做朋友，他早已死了！」

滿江紅一號很輕鬆的說。

美子邀請兩人乾杯，柳長春含笑擧杯。滿江紅一號說：「柳公子，你千方百計找月華美子，一定有一個原因，可以告訴我嗎？」

「我是爲了實踐一個對垂危朋友所講的諾言而來的，他是徐康。」

「是的，好像是本帮第三十七號，是也不是呢？」

「是的。」柳長春把他幹掉徐康那一晚發生的遭遇說出來，加上一句：「即使我不說，帮主你也知道，你們千辛萬苦盜取的舍利子，並非眞品。」

「是的，徐康蠢得可憐。」

「我已經來了，帮主，你打算跟我怎樣决鬥？」

滿江紅一號笑了笑，說：「柳大俠，你誤會了，徐康並非指點你到迎春寨找我交手，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奉命行事，臨死也不負所託，替我把中原數一數二的英雄豪傑引到這裏來。」

柳長春說：「照這樣看，你莫非想替徐康報仇，爲甚麽你要把我引來相見？」

滿江紅一號說：「徐康只是一隻螞蟻，幹甚麽我會替一隻螞蟻報仇？坦白點說，我早已知道王府必然派個武林高手保護鷄鳴寺的佛珠，吩咐徐康這樣做，盜寶爲名，想辦法把你引到日本相見，才是我的心願。」

說到這裏，滿江紅一號很鄭重的問：「柳大俠，我很想向你提出一個問題，請你正面答覆，近日經常有些元兵從戰船登陸，强擄漁家婦女，還把刀尖揷過掌背，逐個女人用繩子串連在一起，然後帶走，用意何在呢？」

柳長春說：「我實在不明。」

「照我看，他們大槪是想試探日本的兵力，如果他們確有此想，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日本有幾個藩王爭霸，武士俱是投入三帮之內，帮主各自爲政，萬一有人攻入九洲，所有日本人都聯手一戰，到時忽必烈元帥反而促成日本人的大同盟。」

「帮主，你邀請我到來就是爲了講這幾句？」

「不，我想你着着一些古怪的東西，如果你不想再睡，馬上可以去。」

「好的，美子，你去不去？」柳長春忽然把語鋒落在她的身上。

在水田阡陌之間，有三條黑影飄過，那是滿江紅一號，月華美子以及柳長春。

疾走一會，三條黑影突然停步。

滿江紅一號說：「柳大俠，你當然知道東洋三帮展開明爭暗鬥了，滿江紅人強馬壯，不管陣上交鋒抑或是單對單決鬥，總是佔上風的，不過，神風帮以及鬼嘯帮，亦自不弱，這裏雖然黑沉沉，如果二三百個寃鬼一齊呼嘯，那種聲响你無法忍受，聽了它很快就迷迷惘惘的倒下地來，中原沒有這種武功，故此我很想你聽聽，你是否願意接受這種挑戰？」

「我十分樂意接受。」

「好，我們就此分手。」

滿江紅一號向美子打個招呼，便即雙雙隱沒。

那地方是一望無際的曠野，陰暗中可以看見亂石縱橫，定睛看時，那些石頭竟然是可以自行移動的，柳長春知道所有石頭都是鬼嘯帮的武士，不覺心裏竊笑。

果然不出所料，石形的東西忽然站起來，變成人形，左右臂伸到盡，又再變成蝙蝠模樣，他們只是穿了黑袍扮鬼嚇人而已，柳長春更存鄙視之心，眞想不到，羣鬼現形之後，繞着他團團轉，忽然縱聲呼嘯，初時那種呼嘯夾在野風之內，飄送過來，只是晚濤初起，逐漸加強，彷彿長風出谷，隨後竟是猛虎下山模樣，聲震林木，越來越响，有如千軍萬馬殺到，最後，震撼心魂，那股震盪力端的是無法忍受。

柳長春亦不由自主的伸手掩耳，仍是抵擋不住，眼前一黑，倒地昏迷。

他還沒有覺醒，先就覺得一陣陣暖熱，剛剛睜開眼睛，他就拔劍出鞘。

略為定神，他就着見耀目的光芒迎面射來，不可逼視，他的劍法再好也沒法跟光芒作戰，只好站着不動。

只是短短的一瞬，光芒巳經收斂，滿江紅一號跟美子緩步走近，兩個人各握一個盾，柳長春興奮地說：「阿歷山大做皇帝，全靠發亮的盾牌，迎着陽光向敵人猛烈照射，佔盡上風，你們把這一招施展出來，連我也覺得迷惘，我由衷的佩服。」

「柳大俠，你太過看得起我了，這一手功夫，只是我摹彷神風帮的絕招，他們結集一百幾十個武士，凌空而下，有如天兵殺到，陣勢奇詭，快得像一陣風，有時我也感到不易對付。」

柳長春想了想，說：「我在鷄鳴寺外的曠野，看見龜甲人從高處飛下來，稱做飛天龜，大概這一招也是你向神風帮偷學得到的武功了，是也不是呢？」

滿江紅一號說：「你所看見的飛天龜，只是庸劣貨色，橫豎柳大俠劍巳出鞘，我想叫一隻飛天龜走出來，跟你一決雌雄，你肯不肯賞臉殺了他？」

柳長春說：「切磋武藝，點到即止，不必見紅。」

滿江紅一號說：「你忘記我們這一帮的徽號了，個個都是不見紅不會罷手的，至於我派出來跟你作出生死鬥的人，他一直想向你偷襲，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切勿存了輕敵之心。」

「他怎會跟我有仇？」

「因爲他是徐康的哥哥，單名一個霸字，排名三十六號。」

「既然帮主這樣說我就成全他吧。」

柳長春只是這麽一句從口中說出，立刻有一團金光向他照射，滿江紅退開。

柳長春知道對方握的也是盾牌，迎着陽光出擊，他縱身飛躍，打算跳到對方背後，料不到他只是雙脚離地，那個武士就由下邊仰攻，所用的武器是一柄尖而細的三尖刀。這個武士並非凌空飛躍，而是在地上走動，刀尖向天，打算逼他沒法落地。任由柳長春的縱跳功夫怎樣出色，他也不能够一直在半空飛來飛去的，美子在旁觀戰，手心揑一把汗，滿江紅也有此想，認爲柳長春必然死在三尖刀之下，殊不料柳長春忽然採取倒豎蜻蜓的一招，劍鋒刺下來，只要有刀或有盾擋格，他就可以借力把身體留在空中，如此作戰，只是打個平手，徐霸逐漸覺得累了，索性收招，跳開幾步，讓對方雙脚落地。

柳長春脚尖剛着地，徐霸立刻施展滾堂刀的招式，向他下三路搶攻。不過他另有一手絕招，非到最後關頭決不施展出來，那是暗藏在衣背布囊之內的判官筆。

柳長春看準了才把它抛出來，只有一枝判官筆從雙方刀與盾之間穿過，一聲慘叫，便即結束了這一塲戰鬥。

柳長春收囘判官筆，向樹石交叠的一處拱手爲禮，說了一聲：「帮主恕罪！」

滿江紅走出來，道：「柳大俠，你巳經看過了，元太祖忽必烈如果揮軍殺到，未必闖得過海上的風浪，即使登陸，白天有陽光照耀，捱不過金光陣，晚上登陸，門不過鬼嘯這一招，假如你們眞的闖過了這兩關，還要與滿江紅的高手過招，起碼要有五百好像你那麽出色的戰士才有資格一鬥，言盡於此了，請你囘報忽必烈皇帝吧。」

×　×　×

柳長春囘到中原，先去鷄鳴寺向廣心大師稟告，又由廣心大師夜間引入將軍府，叩見忽必烈皇帝之下最高的統帥「葛摩多」。

葛摩多大元帥哈哈大笑，說：「柳大俠，你一個人就勝過千軍萬馬，我們一定有辦法破敵，你住下來再說。」

他揮了揮手，吩咐手下把他帶到最豪華的「賓館」。

柳長春恢復了騷人墨客的身份，遊山玩水，神風鬼嘯金光陣都忘得乾乾淨淨，使他夜裏感到難堪的就是月華美子，每晚睡前他總是閉上了眼睛就看見她。

不單是他念念不忘美子，忽必烈皇帝也是念念不忘征服日本的，至於元帥葛摩多，不但是片刻不忘遠征，還想到破敵之策，有一天早上，他派人到鷄鳴寺精舍找柳長春，那個地方是金陵的畫家以及詩人墨客集會之處，柳長春給戰將帶走，立刻把琴棋書畫忘個乾淨，劍氣凌霄，進入將軍府，落坐後，元帥葛摩多說：「柳大俠，如何攻破日本三雄呢？我巳經有個計策，現時請你到秘密練兵的地方看看。」

柳長春欣然擧步，他被元帥帶到城外一個山谷，坐在谷頂俯瞰，元帥葛摩多說：「下邊的五百個戰士俱是從各營精兵挑選出來，爲了破敵，晝夜不停的訓練，先行請你看看墨箭！」

那時陽光仍很旺盛，有三百戰士佈下金光陣，用磨光了的銅盾迎着陽光，反射出一股奪目的光華，不可逼視，跟着由另外二百個戰士出場，疾走搶攻，各有弓箭，射向銅盾的箭沒有箭鏃，只有細小的墨囊，碰上了堅實的盾，墨汁飛濺，整個盾牌立刻染汚，變成了黑色的盾，再也沒法使陽光反射了，柳長春哈哈大笑，說：「元帥神機妙算，無人可及，東洋的神風帮勢必被元帥大軍趕盡殺絕，不過，鬼嘯帮呢？你如何對付？」

「容易得很，請看第二次佈陣。」元帥叫人在谷頂用紅旗發施號令，轉瞬間，銅盾收囘，搬出了十個大鐘，每一個鐘重逾千斤，還用鋼杵撞擊，那股鐘聲在谷底湧起，柳長春險些捱不住，定眼看時，谷底的戰士捉對厮殺，若無其事，顯然他們不怕鬼嘯了，片刻，各自收兵，銅鐘也停止敲打，柳長春說：「元帥，不管你運用甚麽招式破敵，鬼嘯帮這囘必定全部變鬼，可喜可賀！」

元帥葛摩多說：「柳大俠，你試猜一猜我怎樣令他們能够忍受這洪鐘震耳？」

「照我看，一定是用黃蠟封住耳鼓，是也不是呢？」

大帥縱聲狂笑，說：「何必用黃蠟封耳？索性把一雙耳朵的耳鼓戳破，豈非更加澈底？」

五百個戰士全部變成聾子，這一招眞的心狠手辣。

最後，谷底的戰士表演用兩頭尖的花槍跟飛天龜作戰一槍戳去，龜甲裂開，藏在軟甲裏面的人，當然是死定了，由於這種長槍有一丈五尺長，兩端鋒利，抓住它作車輪轉動，配合步法，東洋刀的確屈居下風，元帥葛摩多說：「普通的刀劍沒法刺穿龜甲，五百個戰士使用的鋼槍，全係我軍貯備多年的寳刀材料，這時把它鑄成槍尖，物盡其用，能够飛的龜甲人，所穿的軟甲決不能够太過沉重，厚度不够，他們還沒有落地巳經被五百戰士用槍挑死，怕些甚麽？」

「好極了，預祝元兵大勝！」柳長春由衷的說。

當時元朝的軍力鼎盛，且又有了破敵之計，看來這一次展開史無前例的壯擧，遠征日本九洲，必然大獲全勝，殊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日本的國運太好了，一二八一年秋季，由中國出動的十萬大軍，配合四千艘戰船，撲攻日本，很快就佔領琉球羣島，再攻本島的時候，元兵只有十份之一的兵力，由戰船送往九洲的博多灣，忽然波浪滔天，全部戰船跟九萬戰士先後沉沒，雖然元兵仍有一萬人，有了破敵之策，到底寡不敵衆，經過七晝夜的血戰，殺了說不出那麽多的日本戰士，元兵死傷殆盡，元帥葛摩多中箭垂危，功敗垂成，欲哭無淚。

兩虎相鬥驚心動魄

臨終之前，他叫柳長春走近，說：「我們全軍覆沒，乃是天意，不過，破敵之法仍是可用的，你必須保留性命，混入九洲，有機會逃囘中原向皇帝述職，並且準備十年之後再攻，切勿戀戰，在此喪命，誤了大事。再者，別人即使活着囘去，皇帝忽必烈也不會相信他，這一項任務非你負起不可！」

柳長春說：「元帥，我一定傾全力保留殘生，再圖大擧進攻，你先後派我到扶桑活動，臨終之際，又以重任付托，我是漢人，爲甚麽你如此重視？」

元帥葛摩多使勁掙扎，氣若游絲，斷斷續續的說：「忽必烈皇帝密令，叫我絕對信任你，因爲你是他駕幸長春這個地方跟柳小姐同宿一句得來的私生子！」

他咽了最後的一口氣，直到那時，柳長春然後明白他眞正的身份，不是正宗漢人的血脈，呆若木鷄。

匆匆葬了元帥葛摩多，他就單獨撤退，行踪所及遍地屍骸，不忍卒睹，他爲了掩人耳目，不剪髮也不剃鬚，看來有如深山道士，有一天，他舊地重遊，走近迎春寨，忽然有人在他背後輕拍一下，他轉身一望，無可壓抑的叫了一聲：「美子！」

美子那雙眼睛含情脈脈的，低聲說：「柳大俠，這裏說話不便，還是到老地方吧，稍後在刀屋見面。」她的身形一閃，便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柳長春萬感交集，入黑之後，他到刀屋看她，樓上的刀子巳經移去，再也沒有甚麽危險了，使他驚愕的是她身邊還有一個人，看見他就含笑相迎，很親熱的喊了一聲：「柳大俠！」

除了滿江紅一號還有誰？柳長春的心情極端惡劣，雖然坐下，仍是茫茫無主。

美子說：「帮主認爲你是中原豪傑，有了你，元兵進攻，先後毁了神風帮及鬼嘯帮，滿江紅才可以獨霸日本武功，希望你留下來，何苦披髮跣足，作賤自己？」

滿江紅一號趁勢補上一句：「柳大俠，你是漢人，元朝死了十萬雄兵，對你來說無關痛癢，將來你想驅逐元朝皇帝忽必烈，重建宋朝江山，我必然全力相助！」

柳長春剛剛懂得自己眞正的身世，聽了這番話，眞的是心有千千結，不知道如何囘答，跟着看着美子，這個使他魂夢相依的人，因爲戰敗，無法據爲己有，也是一件恨事，想了想，把心一橫說：「帮主，我可以留下來，可惜我身上沒有劍！」

他明明想跟對方決鬥了，滿江紅何等精明？一聽就懂，仍是笑容滿臉，說：「美子說過許多次，她很想知道誰是天下第一劍，我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先行喝杯薄酒，然後同到朝天宮比試劍法。」

美子想勸他們別這樣兇，却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只好保持緘默，她盡量避免自己的眼神不會流露出哀傷的心韻，可惜辦不到，喝酒的時候，粉頰低垂，一聲不响，兩個英雄人物絕不理會她。

兩人乾杯祝賀，微醉，滿江紅說：「這一塲比劍係變相的中日之戰，柳大俠，千萬不要留手，到時美子做公證人，誰勝誰負，只有她一個知曉！」說完，他先行擧步，柳長春跟美子在後相隨。

他們來到朝天宮決鬥，最爲適當，不過，美子的心情却越來越加沉重，到了兩人拔劍出鞘之際，她忍不住說：「過了一會，我恐怕不是公證人，是收屍的人！」

（以下轉入第壹二四頁）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孫武

石冲·文　可飛·圖

一

東方剛剛發亮，吳國王宮裏，妃子和宮女們忙成一堆，吵成一團，打破了往日王宮裏沉悶靜寂的空氣。

吳王闔閭已經向皇宮發出通知，命令妃子和宮女們都換上軍裝，一齊到宮門前的廣場上去操練。

平日深處宮禁的妃子和宮女們，卸下了滿頭珠翠，脫下了鮮麗的綢衣，一個個頂盔貫甲，手握戈戟，擁出宮門。

「我們也要參加操練，這眞是從古以來沒有過的稀奇事兒！」大家一邊走，一邊紛紛地議論着。

這是怎麽回事？原來吳王闔閭要在今天試一試軍事家孫武練兵的本領。

春秋末期，全國經過了長期的爭霸戰爭，黃河流域的晉國和長江流域的楚國，消滅了周圍許多小國，成了南北對峙的兩個霸主。長江下游的吳國，本來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晉國爲了打敗對手楚國，採取了聯吳制楚的方針。它大力幫助吳國，還派人教吳國人用戰車作戰，使吳國逐漸強大起來。

楚國有一個名叫伍子胥的貴族，他的父親和哥哥被昏庸的楚平王殺害了，伍子胥一心要報仇，他從楚國逃到吳國都城姑蘇，想慫恿吳王闔閭去消滅楚國。

闔閭是個雄心勃勃的國王，但吳國到底是小國，要打敗地大兵強的楚國，可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既要有久經訓練的兵士，也得有才能出衆的大將來領兵作戰。

伍子胥摸透了闔閭的心思，便把當時一位有本領的軍事家孫武，推荐給闔閭。他說：「孫武本來是齊國人，後來流落到吳國，專心研究古代用兵作戰的學問，還寫過十三篇兵法。一般人不了解他，我跟他來往了一段時間，知道他的軍事才能，眞算得上是舉世無雙。大王如果能請他當大將，讓他訓練軍隊，領兵打仗，保管能打敗楚國。」幾句話，深深打動了闔閭的心。他叫伍子胥把孫武寫的十三篇兵法送進宮來，讓他先看一看。

從這天起，吳王闔閭的几案上，便多了一捆捆的竹簡。那便是孫武寫的十三篇兵法。

闔閭斜躺在靠椅上，讓伍子胥順着竹簡的次序，一字一句地把兵法念給他聽。

這部兵法的內容可豐富啦！怎樣制定戰略，怎樣運用計謀，怎樣行軍，怎樣打仗，怎樣利用地形，怎樣使用武器，怎樣派遣間諜。寫得既透切又深刻。

伍子胥每念完一篇，闔閭便不住地點頭叫好。

「孫武眞了不起！」闔閭聽完了十三篇兵法後，禁不住贊嘆地說，「不過，在實際練兵打仗的時候，這些道理不知道能不能都用得上？」

「我叫他親自來見見大王怎麽樣？」

「行，就請他馬上進宮來見我吧！」

孫武穿了一套舊衣服，進宮來了。

闔閭客氣地對孫武說：「孫先生寫的十三篇兵法，我全拜讀過了。我對先生的學問很佩服，不知你能不能訓練一下士兵給我看看？」

「可以，可以。」孫武恭敬地回答。

闔閭看到孫武信心十足的樣子，忽然心裏閃過一個奇怪的念頭。他問：「那麽，訓練一隊女兵行不行呢？」

「只要大王吩咐，不論什麽人都可以訓練得好！」孫武滿有把握地說。

「既然如此，明天一早，我就叫後宮一百八十個妃子和宮女出來，請先生好好地訓練一下。」

孫武說：「遵照大王的吩咐。不過軍隊最重要的是紀律，大王既然要委托我訓練女兵，一切就得按軍紀辦事，任何人不能例外。請求大王派一位軍法官來執掌軍法，並讓我在今天先佈置、安排一下。」

闔閭全答應了。訓練女兵的事就這麽決定了下來。

二

妃子和宮女們擁到了廣場。只見廣場的正北面已搭好一座將台。將台正中，站立着全身戎裝、腰佩寶劍的孫武。雄赳赳的武士們，手執戈戟、斧鉞分列兩旁。將台前一面「帥」字大旗，迎風飄舞。

這些久困在深宮的妃子和宮女們，平日生活既單調又孤寂，今天難得出了宮門，個個笑呀叫呀，就像一羣鴨子出了籠，亂成了一團。

將台上突然響起了雷鳴般的鼓聲。鼓聲一停，孫武大步跨到將台前面，發出威嚴的命令。他先把一百八十個妃子和宮女分成兩隊，然後挑選兩個吳王平日最寵愛的妃子當隊長。

接着，孫武把前、後、左、右的方向和操練的動作，詳細地告訴大家。再把軍隊的紀律嚴肅地宣講一番。然後問：「你們都聽清楚了沒有？」

「清楚了！」下面齊聲回答。

孫武還是不放心，接着他又耐心地覆述了一遍。然後用宏亮的聲音高聲命令：

「向右轉！」

台下的妃子和宮女們聽到命令，一下子哄笑起來。原來他們認爲這次練兵，僅僅是一次新鮮而有趣的遊戲。剛才孫武的話，她們口裏答應着，却根本沒有當一回事。現在看到孫武那一本正經的樣子，都感到很好笑。尤其是那兩個當隊長的妃子，平日深受吳王寵愛，養尊處優，嬌氣十足，更不把孫武的命令放在心上。

孫武把眉頭一皺，說：「紀律講得不明白，動作交代得不清楚，這是將軍的過錯！」於是他又耐心地把紀律和動作，說了幾遍，然後問：「這一下，你們總該都明白了吧！」

「全明白了！」台下響起了一片雜亂的回答聲，當中還夾雜着哄笑聲。

第二次命令下達了。可是大家笑得比第一次更厲害。有的笑彎了腰，鬧得簡直不成樣子。

忽然，將台上響起了急促的鼓聲。孫武怒睜雙目，聲色俱厲地說：「紀律和動作都已經講清楚了，大家也都說聽明白了。但是仍舊不肯按照命令行動，這就是故意違反軍紀！隊長是全軍的表率，現在却帶頭違反軍紀，應該按軍法處置！」

說完，孫武回過頭來，大聲吩咐武士：「把兩個隊長拉下去，立即斬首！」

幾個武士從將台上直向廣場奔去，把兩個當隊長的妃子縛了起來。

今天，吳王闔閭也親自帶着隨從和大臣們，坐在對面一度高台上看孫武操練女兵。剛才他還以爲孫武學問雖好，可拿妃子和宮女們毫無辦法。現在他看到孫武突然要殺他寵愛的妃子，不禁大吃一驚。趕緊派人跑到將台，對孫武說：「孫先生的本領，大王全知道了。這兩個妃子是大王平時最寵愛的，請先生赦免了她們吧！」

孫武堅定地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王既然叫我當將軍，就得按軍法行事，我在事先已經跟大王說清楚了。如果今天按大王的私意，任意改變了法律，以後怎麽樹立得起軍法的威信！怎麽好指揮將士，執行命令！」

孫武不聽吳王的阻擋，最後還是按軍法將兩個妃子砍了頭。任命另外兩個妃子當隊長。

將台上再一次擂起了戰鼓，操練重新開始了。這一下，一百多個妃子和宮女全都聽從孫武的指揮了。

隊伍按照命令：前進，後退；向左，向右；立正，收兵。全部根據操練的規定進行。隊伍裏面誰也不敢亂講話、亂嘻笑。整齊、嚴肅得簡直跟正式的軍隊沒有甚麽兩樣。

操練順利結束。孫武派人報告吳王：「軍隊已經訓練完畢，請大王下台來親自檢閱一下吧！現在這支一百多人的女軍，再訓練幾次，就可以派出去打仗了。」

吳王丟掉了兩個心愛的妃子，心裏老大不高興。但是既然事先答應孫武一切按軍法辦事，又不好當面發脾氣，只好勉強回答：「孫先生今天够辛苦了，快回館舍安歇吧！現在我不願意再觀着下去了。」

三

孫武練女兵的事，很快成了全吳國談話的資料。經過這次訓練，吳王闔閭也很相信孫武的本領，但心裏總存着個疙瘩。

伍子胥摸透了吳王的心思。他耐心地勸說吳王：「練兵打仗，可不能專講空話。孫武嚴格執行軍紀，說明他眞正是大將的人才。大王要打敗強敵楚國，威震天下，就得找一個有才能的大將。美色易得，良將難求。大王如果爲了兩個寵妃而拋棄良將，等于愛惜雜草而丟棄莊稼。請大王好好考慮一下。」

在伍子胥的開導下，吳王終於任命孫武爲上將軍，把練兵的重任交給了他。

緊張的練兵活動開始了。孫武日夜忙碌着，下決心要把軍隊訓練好。有志者事竟成，不多久，吳軍果然成了一支紀律嚴明、作戰勇敢的軍隊。

伍子胥報仇心切，常常跑來問孫武幾時可以出兵。孫武對他說：「楚國是個大國，有軍隊二十萬，我們吳國只有三、四萬人，雖然經過訓練，但要以少勝多，必須先有充分的準備。同時，出兵時一定要做到無後顧之憂。聽說大王的王位是從王僚那裏奪來的。王僚的兩個弟弟掩余和燭庸，對大王仇恨很深，分別逃到徐國和鐘吾國去了。我們全力攻伐楚國，如果徐國和鐘吾國乘機從後面侵襲，我們不是要兩面受敵，進退失據了嗎？我着這件事一定要先解決。」

伍子胥點頭稱是，便把孫武的意思告訴了吳王。吳王派出兩個使者，分別到徐國和鐘吾國去，要他們的國君把掩余和燭

庸逮起來，送回吳國。

兩國國君不願意得罪掩余和燭庸，便放他們投奔楚國。楚昭王也知道吳國正準備伐楚，便把他們安置在舒城，讓他們防守楚國邊境，防御吳國。

徐國和鐘吾國放走了吳王的仇人，正好讓吳王找到了藉口。他立即命令孫武率軍進攻徐國。

小小的徐國那裏是孫武的對手，很快就被吳國消滅了，孫武又領兵討伐鐘吾國，把鐘吾的國君活捉了過來。

接着，孫武率領得勝之兵，一口氣攻下楚國的舒城，殺死了掩余和燭庸。

吳王解除了後患，心裏很高興，便派使者催孫武繼續向楚國進軍。孫武叫使者轉告吳王說：「楚國地廣兵強，目前大舉伐楚還不是時候，何況，我們一連打了幾次仗，將士和百姓都很疲勞，需要休息一段時間。伐楚的事要從長計議。」

後來，孫武琢磨出一個削弱楚國的妙計，他把吳軍分成三個師，輪番進攻楚國。楚國聽說吳軍出動了，馬上出動全國軍隊出來抵抗。楚軍一到，吳軍立即退走。楚國軍隊不能長期駐在邊境，吳國的另一師軍隊又來了。楚國只得再出動全國軍隊來抵抗。

這樣，吳軍可以輪流休息，楚軍却不斷地囘來奔跑，弄得精疲力盡。楚軍的士氣逐漸低落，戰鬥力也跟着削弱了。

吳王和伍子胥很稱贊孫武的計策。他們聽說楚軍的戰鬥力巳經在削弱，又想馬上出兵伐楚。孫武還是不同意。他說：--要打仗，就得打一個有把握的仗。楚軍雖然巳很疲勞，但楚國到底是個大國，要一舉消滅它，現在還沒有把握。」

「那麽要等到什麽時候才好出兵呢？」伍子胥心急如火。

「要做到戰必勝、攻必取，一定要等到楚國內部發生混亂，有隙可乘才行。」孫武胸有成竹地說。

四

好時機果然不久就來了。

原來楚昭王新接位，他不但年紀輕，而且很昏庸。他把全國的政權交給了令尹（相等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囊瓦。而這個囊瓦却是個專橫跋扈、貪得無厭的傢伙，他倚仗楚國國力強大，經常向周圍的小國索取賄賂。

囊瓦聽說唐國的唐成公有一匹肅霜馬，蔡國的蔡昭侯有一枚羊脂白玉和兩副銀貂鼠裘，都是天下少有的珍寶，便派人向他們索取，結果被拒絕了。囊瓦便挑撥楚昭王，將他們兩人拘留了三年。硬逼他們獻出了寶貝，才放他們囘國。

唐成公和蔡昭侯恨死了楚國，便請求晉國出兵替他們報仇。想不到晉國不願跟楚國打仗，出兵不久便退走了。囊瓦便乘機於公元前五〇六年，帶領兵馬，包圍了蔡國的都城。蔡昭侯認爲晉國不能依靠，就派一個叫公孫姓的去約會唐成公，請求吳國出兵。

伍子胥把蔡、唐兩國的使臣帶到吳王那裏。這時孫武不在京都，吳王正要派人去請，忽然侍衛來報：「孫將軍剛從前綫歸來，有要事面陳大王。」

吳王喜出望外，趕快傳他進見，孫武一見吳王，就說：「楚國所以難攻，是因爲國大兵強，許多小國都歸附它，現在囊瓦貪暴專橫，已經激起了周圍小國的怨恨，楚國衆叛親離，越來越孤立了，現在正是我們大舉伐楚的好時機。」

吳王立即下了伐楚的決心，這時吳軍已擴充到六萬人。他讓太子波留守都城姑蘇，自己親率大軍，拜孫武爲大將，伍子胥爲副將，渡過淮河，一直進抵蔡國。囊瓦看到吳軍來勢凶猛，不得不帶領楚軍撤出蔡國，把軍隊駐扎在漢水南岸，一面趕快派人到郢都，向楚昭王告急。

蔡昭侯和唐成公到了吳營，向吳王表示，願意由蔡、唐兩國軍隊担任大軍的兩翼，一起討伐楚國。浩浩蕩蕩的大軍出發了，孫武忽然傳令：「把戰船一律留在淮河岸邊，全體將士立即登陸步行前進。」

伍子胥問孫武爲什麽要這麽做，孫武說：「我們一定要使敵人猝不及防。如果逆水從水路上去，行動遲慢，楚國有了準備的時間，就很難一下子擊破他們。」

吳軍從陸路日夜兼程，直抵漢陽，跟駐扎在漢水南面的楚軍，隔江對峙。

五

楚昭王接到囊瓦的告急文書，派司馬沈尹戌率領一萬五千兵馬，到前綫協助囊瓦作戰。沈尹戌向囊瓦建議：「你沿着漢水堅守營壘，再把江中所有船隻，都集中到南岸，不讓吳軍渡江。我帶領軍隊繞過吳軍後方，那時你再渡江跟我配合，兩路夾攻，準可大破吳軍。」

囊瓦聽從他意見，沈尹戌領兵走了。

兩軍隔江相持了幾天，楚國一個叫武城黑的將軍，想討好囊瓦，獻計說：「吳軍丟棄戰船，深入我國境內，地形情況不熟悉。現在好幾天了，也無法渡江，軍心已經懈怠。我們正好渡江發動襲擊，把他們打敗。」囊瓦正在猶豫，另一個叫史皇的將軍附在囊瓦的耳邊說：「武城黑說得對，何況沈司馬在國內的威信很高，如果他的計劃成功了，這打敗吳軍的第一功，就是他的了。您是楚國的令尹，前一段時間敗過幾陣，現在再讓沈司馬搶走頭功，恐怕對您的威望有點不利吧！」

幾句話，正說到囊瓦的心裏。他用手在大腿上一拍，立即下令三軍渡過漢水到對岸小別山列成陣勢。

孫武正担心楚軍不肯渡過漢水前來作戰。聽說楚軍過來了，心裏很高興。

囊瓦派史皇領兵挑戰，孫武命先鋒夫概選了三百名勇士，前去迎敵，這三百人全用堅硬的木棒作戰。他們一碰上楚兵，掄起木棒，沒頭沒腦地打了過去。

楚兵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打法，措手不及，個個被打得頭破血流。孫武揮兵掩殺，把楚軍打得大敗而囘。

史皇逃囘大營。囊瓦責備說：「你勸我渡江作戰。現在剛跟吳軍接觸，就吃了個敗仗。你還有什麽臉囘來見我！」

史皇又出了個鬼主意對囊瓦說：「吳軍打了勝仗，防範一定很鬆懈。我們親自今夜乘其不備，出其不意，由令尹您統大軍，去刼吳軍大營，保管您建立大功。」

囊瓦急於想立功，便留史皇防守大營，自己挑選了一萬精兵，飽餐一頓，乘黑夜從小路偷偷地去襲擊吳軍的大營。

那天下午，吳軍的將領們都在向孫武祝賀勝利。孫武却搖搖頭說：「囊瓦是個貪功好利的傢伙。今天吃了小虧，但損失並不大。我估計今天夜裏一定會來偷襲我們的大營。大家要小心防備才是。」

接着，孫武加緊作好了防御的部署。

三更天，天黑得像蓋着一口大黑鍋，囊瓦的一萬楚軍，在黑夜裏繞過山坳，悄悄地摸近吳軍大營。

大營寂然無聲，幾盞燈，螢火般地黑暗中閃爍。囊瓦大喝一聲，帶頭撲進了大營。

大營裏一個人影也沒有。囊瓦知道情況不妙，急叫？「退退！」

話音剛落，只聽得鼓角齊鳴，從大營兩邊殺出兩支人馬。

「衝啊！不要放走了囊瓦。」吳軍發出海嘯般的呼喊聲。

囊瓦嚇得魂不附體，帶着兵馬，朝山坳亂奔亂竄，兵力損失了一大半。

轉過山坳，囊瓦剛剛透過一口氣，突然又是鼓聲大震，左有蔡昭侯，右有唐成公，一齊領兵衝殺過來。

「還我的肅霜馬！」唐成公高叫。

「還我白玉和貂裘！」蔡昭侯高叫。

囊瓦又羞又惱，又慌又怕，便丟了人馬，沒命地朝大營奔跑。

半路上，遇見幾個大營的士兵，他們告訴囊瓦：「剛才令尹一走，吳軍便來刧營。史皇將軍不知下落，大營已經被佔領了。」

囊瓦心胆俱裂，一口氣奔馳了幾十里，看看身邊，只剩下幾個人。他抹了抹額角上的汗珠，心有餘悸地說：「人家說孫武用兵如神，眞是名不虛傳！」

囊瓦正在走投無路，忽報楚昭王又派薳射帶了一萬援軍到了。

薳射一到，就埋怨囊瓦說：「令尹也太大意了，你當初如果聽從沈司馬的意見，哪裏會弄到如此地步！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深溝高壘，不跟吳軍交戰，等沈司馬帶兵囘來再說。」

囊瓦看到援軍來了，逃散的軍隊也逐漸囘來，又擺起令尹的架子，對薳射說：「我一時粗心，中了孫武的詭計，沒有什麽了不起。薳將軍的兵馬剛到，銳氣正盛，正好跟敵人打一仗長長我們的威風。」

薳射認爲囊瓦狂妄無能，根本不聽他的話。兩個人當場爭吵了一頓，結果分頭建立營壘，當中相距十多里地各管各的。

吳軍利用敵人的矛盾，一下打進了囊瓦的軍營。

囊瓦和士兵們早巳成了驚弓之鳥，哪裏還敢戀戰。囊瓦看到吳軍來了，連馬車也來不及爬上去，就向營後奔去。吳軍一個士兵一箭射來，正中囊瓦肩胛。

囊瓦心想自己連連損兵折將，就這樣逃囘郢都，一定要受到懲罰，便索性脫去令尹的袍服，一直逃到鄭國去了。

囊瓦手下的殘兵，跑到薳射營中。薳射說：「吳軍連戰連勝，銳不可當。我們趕快渡過漢水，退囘郢都再作道理。」

薳射率領楚軍渡漢水。剛剛渡到一半，孫武已經指揮吳軍衝殺過來。

楚軍爭着渡江逃命，一片混亂。被吳軍殺得死的，死傷的傷。所有的兵器和糧食全都落到吳軍的手裏。勉強渡過漢水的楚軍一口氣跑了幾十里，早巳人困馬乏。只好停下來埋鍋煮飯，打算吃了飯再跑。

飯剛剛煮熟，吳軍巳經殺到。楚軍逃命要緊把香噴噴的熱飯全部留給了吳軍。

吳軍將士飽餐一頓，恢復了疲勞。楚軍餓了一天肚子，哪裏還有力氣抵抗！在吳軍的追擊下，自相踐踏，一路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屍體。

給薳射拉車的馬兒，也是一天沒吃東西了，拉呀拉呀，跌倒在路上。薳射正想跳下馬車，夫概趕上來，將他一戟刺死。

沈尹戌聽說楚軍大敗，又急又氣。他趕快領兵趕了囘來，企圖挽囘危局。

孫武早有準備。等沈尹戌一到，便督率大軍，把他團團圍住。沈尹戌死命衝殺，結果被吳軍射死在戰場上。

六

吳軍長驅而入，直逼郢都。

深夜，吳軍大營高大的燭台上，蠟燭發出淡黃色的光芒，照射着几案上郢都附近的形勢圖，孫武正俯身案上，聚精會神地琢磨着怎樣來攻打郢都。

天亮前，作戰計劃就確定了。孫武請吳王親率大軍從正面進攻郢都。爲了分散敵人的兵力，又派伍子胥和蔡昭侯進攻麥城；自己則配合唐成公，進攻紀南城。三路軍隊最後在郢都會師。

孫武引兵過了虎牙山，遠遠看見紀南城地勢低下，滔滔的漳江，流過它的北面。又見紀南城西面，有一個赤湖，湖水一直通到郢都城下。

「把漳江的水調過來，帮助我們打仗！」孫武心裏閃過一個念頭。

他立即下令將士們把軍營遷到高地。每人準備鐝頭和畚箕，限在一夜之內，在漳江和赤湖當中，掘成一道深壕，再在漳江北面趕築了一道長堤。

漳江的水無法宣泄，順着新開的壕溝，直朝赤湖流去。

赤湖容納不下，隨着西北風，很快灌入紀南城中。紀南城的楚國守軍抵擋不住，只得朝郢都逃跑。那知水勢越來越大，一直衝到郢都。從紀南到郢都的一大片地區，頓時成爲一片汪洋。

孫武叫士兵們上山大量砍伐竹子，趕製竹筏。吳軍將士乘着竹筏，紛紛撲向郢都。

大水漫過城牆，郢都城裏到處是水。全城軍民人心惶惶，爭着奔走逃命。

楚昭王還想依仗高大的城牆抵擋吳軍的進攻。哪知形勢變化得這麽快，嚇得他六神無主，急急備了船隻，從西門逃走。

郢都城裏一片混亂，文官武將們聽說楚王已經逃走，也忙着携帶家小，四散逃命去了。

這時，吳王率領的大軍到了，伍子胥也已攻下麥城，前來會師。孫武引導吳王和吳軍將士進入郢都。叫士兵掘開長堤，引水歸入漳江。

吳軍順利地佔領了楚國的都城郢都。

從吳國出兵伐楚開始，孫武指揮的吳軍，連續行軍七百里，以少勝多，百戰百勝，只用了十一天的時間，就攻佔了楚國的都城。行動的迅速，戰果的輝煌，是春秋時期最著名的一次。

（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樓天豪正在書齋想辦法如何對付這夥黑衣幪面人，忽然外面傳來發現七彩烟霧，不暇思索，隨即飛出，揮手叫衆弟子閃避，叫趙奇將院落周圍封鎖，不准任何人接近，自己才從飛簷躍下，趺坐地上，運起內功，想將吸入毒氣迫出來，雖然吸入的毒氣不多，而內功的作用，只能抵抗毒氣不繼續蔓延，不能將它迫出，樓天豪也知道自己內功只不過治其標，不能治其本，叫大弟子秦玉驄去請三絕書生回來醫治，另叫牧場內的錢、孫、張大夫用金針度穴，延長自己的壽命，等候解藥治療……此時張大夫和牧場一名弟子被人暗害，證明敵人已潛入牧場……

高鎮藏奸佞　飛驥脫重圍

正午，月香已遠離牧場的範圍，輕騎走在一條小路上，這條是捷徑，她是要抄捷徑追上秦玉驄。

只要追上了，秦玉驄總不成要趕他回去，讓她一個人冒險。

秦玉驄的性格她非常清楚，往蘇州只會走一條路，騎的當然也是萬中選一的駿驥，只有走捷徑才能夠追及。

她知道牧場被監視，秦玉驄不會讓她一個人孤身犯險同去，却不知道牧場既然被監視，她那樣趕出來根本不能夠避開監視的人的耳目，現在已經在危險中。

一直到那些人出現。

第一批出現的是一羣手執巨棒的漢子，在他們左右相繼出現的分穿金銀色衣服的人。

手執巨棒的漢子擋住去路，那些巨棒並在一起，有如木排般，就是最好的馬在這種環境也難以一躍而過。

月香急忙將坐騎勒住，喝一聲：「什麼人？」

那些漢子一齊以木棒頓地，爲首的一個應聲：「是排敎！」

「雙獅堂！」金銀衣衫的漢子接應一聲。

月香立即滾鞍下馬，冷笑一聲：「是你們啊。」拔劍。

那當然是一柄好劍，月香拔劍的動作也非常俐落，爲首那個排敎的弟子却大笑起來。「虎父果然無犬女。」

另一個人接道：「幸好我們懂得拿木棒造籠子，便是母老虎，也一樣可以關起來。」

月香怒叱道：「你們在胡說什麼。」

爲首的排敎弟子道：「樓天豪派她的女兒女婿貪夜離開牧場，必有所圖，我們拿下來問清楚，也算是有一個人質，要樓天豪不敢胡來。」

一個雙獅堂的弟子接道：「高鎮那邊這時候相信亦經已得手，女兒女婿全都落在我們手上，就是什麼條件樓天豪相信也要接受。」

衆人隨即放聲大笑起來，月香一聽秦玉聰亦已被發現，不由得心頭大急，劍一振，便要撲上去。

排敎的弟子同時暴響，揮動木棒迎上來，一個聲音與之同時響起：「你們在幹什麼？」

非獨排敎雙獅堂的人，就是月香亦不由一怔，一齊循聲望去。

一個人正從他們頭頂上的一條橫枝倒懸下來。

那是一個裝束極隨便的青年，一身灰衣，頭髮蓬鬆，鬍鬚參差而疏落，一雙眼睛兔子般，給人一種既可愛又滑稽的感覺，也正是那個在百家集發死人財，跟秦玉驄大打出手的郭勝。

「兔眼兒郭勝——」排敎的弟子中居然有人認識。

月香只以爲又是排敎雙獅堂的人，冷笑道：「什麼眼兒也好，都上來好了。」

郭勝仍然倒懸着，笑問：「上來幹什麼？」

月香道：「你不用作模作樣誘我上當，一看我便知道你是排敎雙獅堂一夥。」

郭勝一聽大笑，排敎爲首的隨即呼道：「兔眼兒，這一次你索性替我們做事，酬勞多少，給我們開出來好了。」

郭勝却笑道：「你們是什麼東西，配與少爺談買賣。」隨即轉向月香。「你是天武牧場樓天豪的女兒？」

「是又怎樣？」

「只是奇怪你江湖經驗之淺薄，完全就是一個初出江湖的，連我兔眼兒居然也不認識。」

月香冷笑道：「兔眼兒又怎樣了。」

「乃是江湖上最有名的保鏢，兔眼爲記，只此一家，別無分。」

月香說道：「請個保鏢的人最是市儈。」

郭勝大笑道：「出錢的人只是出錢，保鏢的却要出命，當然要公平交易，難道不收錢去拚命，才是道理。」

月香道：「想來也是的，你這個保鏢又是一個怎樣的保鏢？」

「童叟無欺，當然是最佳的保鏢。」郭勝的兔眼睛接一眨。「看來你有要事要趕着做。」

「那又怎樣了。」

「目前的情形，排敎雙獅堂早已佈置妥當，安排了諸般陷阱，以你一個完全沒有江湖經驗的小姑娘，要闖過去是很難的了。」

月香正要說什麼，郭勝話已經接上。「就是你能夠硬闖過去，萬一有什麼損傷不能趕路也是沒用。」

「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月香問。

「只是建議你請一個保鏢。」

「你？」月香劍指郭勝。

「除了我，這附近難道還有第二個保鏢？」郭勝笑問。

月香眨了眨眼睛，終於問：「你價錢怎樣？」

郭勝摸着疏落的鬍子，想了想，道：「我看你這一路上也不知有多少麻煩，爲免彼此吃虧，還是一次次的算好了。」

月香奇怪道：「怎樣一次次的算？」

「好像這一次，包圍着你的一共有四十三個排敎雙獅堂的人，下一次是只得三個，我仍然收你這個價錢，你豈不是很吃虧？」

月香道：「但若是八十三個，吃虧的就是你了。」

「可不是，還有，高手又得另外的計算。」

「算來算去，佔便宜的還是你。」月香搖頭。

郭勝大笑。「我做這門子生意好些日子了，若非精打細算，早已嗚呼哀哉，關門大吉。」

月香道：「這一次你又是怎樣算？」

「一個只算你一兩銀子，四十三個便是四十三兩銀子，很便宜。」

月香道：「你這是說包圍着我的這四十三個人武功相差無幾，一個高手也沒有的。」

郭勝點頭道：「我是老實人做老實生意，童叟無欺。」

月香笑了笑，道：「既然一個高手也沒有，我看我要闖過去，應該是絕無問題的。」

郭勝不以爲意，笑笑道：「本來是的，可惜有我在這裏，他們若是出錢請我做保鏢，我反正閒着，一定會接受他們的邀請的。」

排敎爲首的弟子立即大嚷。「我們給你八十六兩銀子。」

郭勝大笑，道：「聽到了，一倍的價錢——」

月香脫口問道：「你難道不是一個俠客？」

郭勝道：「原來你的耳朵有問題，沒聽清楚我只是一個保鏢，一個生意人，那有生意人將生意往門外推的。」

排敎那個爲首的弟子接嚷：「兔眼兒，你若是能夠生擒這個女娃子，加十四兩，合共百兩！」

郭勝大笑，接問：「你到底怎樣，再不決定，到我決定的了。」

那個排敎的弟子又道：「兔眼兒，你是怎樣了，我們給的錢——」

郭勝一瞪眼：「少爺做生意，有先有後，你們在窮吼什麼。」

那個排敎的弟子竟然給他喝住，月香雖然沒有江湖經驗，也不清楚郭勝的本領，但看見他這樣子，也知道一定有幾下子，她隨即想想郭勝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此行的確需要一個保鏢，而且價錢也實在便宜。

郭勝接問：「考慮清楚的了？」

月香反問道：「一百兩？」

郭勝道：「你當少爺是那種坐地起價

的奸商？」

月香一聲「好」。「你將他們立即打跑！」

郭勝應聲，一聲尖嘯，一隻猴子也似迅速的樹過樹，落在那些排教弟子當中。落下那剎那的動作尤其迅速。

他們一個個抬頭望着，望得實在很吃力，到郭勝落下，不由亂起來。

郭勝隨即展開拳脚，在那些排教的弟子當中穿來插去，別看他笨手笨脚的，竟然懂得點穴，點的雖然不太準，力道却是大得將對方點得飛起來，十個當中最少有八個不是手脚酸軟，癱跌在地上，便是立即昏過去。

他隨即竄向雙獅堂的弟子，照辦煮碗，月香怔怔的看着，到那些排教雙獅堂的弟子倒的倒，逃的逃，才帶笑拍手。「好本領——」

郭勝怔住在那裏，月香的反應與表情都無不大出他意料之外，他突然有一種感覺，自己並不是在打人賺錢，而是在表演拳脚。

他已經太久沒有見過一個月香這樣嬌憨可愛的女孩子，然後他完全相信，這個女孩子是眞的初出江湖，一些臨敵應變，甚至處世的經驗也沒有。

月香隨即牽着坐騎走過來，郭勝怔怔的看着就像個儍瓜。

「你是怎樣了。」月香在郭勝面前停下。

「我？沒有怎樣。」郭勝抓着那一把亂髮。

「你一下子打倒了這許多人，怎麽一些也不高興？」月香顯得有些奇怪。

郭勝兔眼睛一陣亂轉，道：「我現在倒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

「放心，四十三兩銀子我是不會不給你的。」月香一面從鞍旁的包袱將銀子拿出來。

郭勝那種啼笑皆非的感覺更甚，奇怪道：「樓天豪到底怎樣了？」

月香幾乎便要將中毒烟不能够移動一事說出來，但話到了咽喉，終於嚥回去，反問道：「你問來幹什麽？」

郭勝這個老江湖其實也不是什麽老江湖，居然看不出月香表情有異，自顧道：「我只是奇怪以他那樣一個老江湖，竟然放心讓一個你這樣完全沒有江湖經驗的女孩子離開牧場。」

月香道：「一個人不到江湖上跑跑，那兒來的江湖經驗？」

「可是他怎放心你一個人……」

「那是我的武功很不錯。」

郭勝上下打量了月香一遍。「看情形，路上總有機會你施展的。」

月香道：「到時你便知道我的武功怎樣了。」

郭勝道：「有些環境不全是只憑武功就能够解決的。」

「那些環境？」月香不覺追問。

「正如方才，那些排教的弟子一定拿木棒向你攻擊，如何應付？」

月香道：「我用的劍是一柄好劍，那些木棒如何抵擋得住還不是一削即斷。」

郭勝搖頭道：「他們不會一個個上來，一條條木棒給你削的，一定一湧而上，木棒四方八面一齊擊來。」

月香道：「這算是什麽英雄好漢？」

「他們根本就不是什麽英雄好漢。」郭勝大笑。「現在我倒是替你捏一把冷汗，若不是有我這個保鏢，他們四方八面湧前，你還不是手忙脚亂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月香想想道：「那我怎樣做才對？」

郭勝道：「就像我那樣，出其不意一下殺進去，先弄倒他們幾個，先挫挫他們的銳氣，然後乘亂再一輪窮追猛打，殺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

話說到這裏，郭勝才省起那一句他媽的，想到在女孩子面前這樣說話似乎有點兒不大好，不由自主的停下，偷眼看了看月香。

月香皺皺眉。「你們江湖人習慣都是這樣說話？」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也不全都是，就像我，若不是得意忘形，也不會。」

月香接問道：「那他們若非全都是壞人……」

郭勝道：「以衆凌寡，不是壞人也不會是什麽好東西，你若不能够太肯定，就像我那樣，先將他們打翻，不下重手要他們的命就是了。」

月香道：「其實你到底什麽事也不明白，只是因爲他們以衆凌寡才助我一臂之力？」

郭勝道：「說眞的，我對排教雙獅堂的人根本就沒有多大的好感，何况你還肯出錢。」

月香道：「我以爲你會賺他們那一百兩銀子。」

郭勝板起臉，道：「他們的銀子我是不會賺的。但既然將他們弄翻了，我也不會跟他們客氣。」

他隨即走過去，抓起昏倒在地上的一個排教弟子雙脚，倒過來抖了抖，那個弟子懷中的東西立時都給抖到地上。

月香看得怔在那裏，郭勝的動作也很快，不過片刻，那些人懷中的銀兩便都到了他手上，他數着一面搖頭道：「這些眞的都是嘍囉小卒。」

月香詫異地道：「你怎能够這樣肯定的……」

郭勝道：「那麽多人加起來，身上帶着的不到二百兩銀子，若是有頭有面的，又那會這樣寒酸。」

月香搖頭道：「我看你簡直就像個賊，幸好我知道這些是什麽人。」

郭勝道：「這個年頭兵就是賊，賊就是兵，何况我廢了那麽大的氣力，就是要他們奉獻身上所有銀兩，也不爲太過。」

月香見他說得煞有介事的，不由「噗哧」說出來，到現在爲止，她還沒有見過這麽有趣的人。

好像郭勝這樣子的人，江湖上也的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說他是眼裏只有錢，他有時又可以不問錢多少去做一些甚至要拚命的事情，若說他不是，沒有錢他有時又眞連動也懶得一動。

對於垂手可以拿到的錢他當然更不會客氣，在百家集，在這裏，這種性格完全表露無遺，而事實，一直以來他都是這樣

子。

在江湖中人的眼中，這個人比什麽人都麻煩，明知道他喜歡錢但有時偏偏又多少錢都買不定，而有他在場，事情往往都複雜得多。

好像月香這種初出江湖的人當然更加看不透，不知道如何應付這個人才是了。她却也沒有想到對付這個人，相反只是覺得很有趣，接道：「你怎樣對付他們我也不會反對的。」

郭勝道：「他們做了很大的壞事。」

月香點頭，郭勝又道：「他們不像那麽壞的人。」

「你就是不知道，他們不知道那裏弄來了一種毒烟，到處去殘殺武林中人，甚至百家集數百無辜的村民。」

郭勝立時省起了百家集的事，道：「毒烟？百家集那兒……」

月香道：「你也知道百家集的事？」

郭勝點頭道：「那天早上我經過百家集，就是看見一村的死人。」

月香說道：「當時我的師兄也經過那兒……」

「你師兄，是不是姓秦的，叫什麽玉驄？」

「你認識他？」月香奇怪。

郭勝罵道：「你那個師兄是一個糊塗蟲……」

「什麽？」月香瞪着郭勝。

「可不是，我當時只是在發死人財，他居然將我當做施放毒烟的兇手。」郭勝動作多多的。「你也知道的，人死了，錢總不成也能够帶進地府，我收集起來，替他們花掉，有什麽不好。」

月香接問道：「你怎麽不跟他解釋清楚？」

郭勝道：「他是什麽東西，爲什麽我要跟他解釋清楚？」

月香不由得怔住，郭勝隨又道：「那個小子也不知怎的，說話東一截，西一截，亂七八糟，突然便動起手脚來，以爲我好欺負……」

月香搖頭道：「我看你說話也是不清不楚的，不引起誤會才怪。」

郭勝摸着下巴。「這是我的老毛病，看來他也有些不妥。」

月香想想道：「到你們見面，才說清楚好了。」

「你說我會看見他？」

「他是我的大師兄，你是我的保鏢，我現在要去找他，你們當然會見面？」

郭勝立即道：「讓我考慮一下。」

「難道你害怕看見他。」月香並無激將之意，只是隨口說來，對郭勝却起了這個作用。

郭勝嚷起來。「姓秦的有幾下子，我會害怕他？」

「那還考慮什麽？」月香翻身上鞍，接問：「你的坐騎？」

郭勝道：「我這個人最討厭就是騎馬，但既然主顧叫到，也就勉爲其難，找匹馬來上路。」

排教雙獅堂的人也有四匹馬騎來，郭勝當然很容易解決這個問題。

× × ×

秦玉驄一騎這時候已進入高鎮。

這雖然叫高鎮，其實比百家集並沒有大上多少，所以叫做鎮也是鎮中的居民叫出來。

高雷五兄弟在高鎮出口開了一間店子賣馬，由於高鎮亦是驛站所在，往來人多，所以生意也很不錯。

他們都是牧場弟子，一片忠心，樓天豪當然非常清楚才會着秦玉驄去找他們。

秦玉驄也知道事情嚴重，路上需要幾個可以信任的人帮忙奔走，自己才能够專心一意，所以從小路轉出來立即入高鎮。

這個地方他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次，所以一有什麽不妥他便立即發覺，而何况現在這個不妥，就是稍爲仔細一點的人都會發覺到。

長街兩邊的門戶都關閉，一些聲响也沒有，只有高雷那間店子的門戶大開。

秦玉驄目光落在店門上，按轡緩步踱前去，突然叱喝一聲，飛騎疾奔。

幾輛木頭車子同時從橫街小巷中推出來，將秦玉驄困在當中，兩旁屋脊上同時冒出了兩列弓箭手，一個人振吭大呼：「秦玉驄，不要動！」

秦玉驄反而動得更快，雙手按鞍，那匹馬希聿聿一聲，箭也似奔前，疾從木頭車子上躍過。

屋脊上的弓箭手大感詫異，有幾個不由自主將箭射出去，却沒有一支箭追得上秦玉驄。

那躲在木頭車子後的人同時亦一怔，然後才揮動兵器撲上。

秦玉驄一看衣飾便知道是排教雙獅堂的人，也知道高雷兄弟五個凶多吉少，正要催騎前奔，前面呼喝聲响，十多個雙獅堂排教的弟子已從隱蔽處衝出，向他殺奔前來。

他的劍立即出鞘，迎向奔來的排教雙獅堂弟子，劍引處，先絞飛了兩柄刀。

幾個排教的弟子隨即手抓大木棒撲到，看來勢，便是要將木棒掃向秦玉驄坐騎，秦玉驄心知落在他們的包圍中非常麻煩，就是沒有受傷，坐騎給他們弄翻，要趕路也成問題。

當機立斷，他緊接勒轉坐騎，向旁邊的三個雙獅堂的弟子衝去。

那邊有一道斷折半塌的矮牆，三個雙獅堂的弟子原是藏身矮牆後。

馬到底是萬中選一，彷彿有靈性，也知道危險，速度更是飛快，排教弟子要來截那來得及，秦玉驄一個身子更就斜探出來，脚在鐙中，一脚在鞍上。

天武牧場的弟子都精通騎術，他這個入室大弟子更就不用說。

那三個雙獅堂的弟子一見飛騎衝來，不免手忙脚亂，一個隨即大呼叫道：「殺馬——」

另外兩個應聲揮刀迎向坐騎，與之同時，秦玉驄已離開鞍子，飛掠前來。

三個雙獅堂弟子才叫「小心」，秦玉驄已然飛將軍從天而降，劍出如閃電，「刷」地挑飛了一柄刀，洞穿了一個人的右臂，再將另外一個一脚踢了一個觔斗。

那匹馬隨即一跳躍過了那道矮牆，秦玉驄差不多同時掠到矮牆上，再一蹬，凌空躍上了馬鞍，再策騎前奔，眨眼間已在百丈之外。

排教雙獅堂的弟子追到矮牆，一望便知道追之不及，高雷的店子雖然有馬，這片刻他們都好像忘記了的，當然是誰也都不想冒險追上去。

他們當中並沒有什麼高手，但都瞧出秦玉驄的武功在他們之上，幾個人追上去，無疑自討苦吃。

爲首的立即大呼道：「姓秦的跑不到那兒去，我們立即通知前面的兄弟小心侍候！」

與他揮手同時，瓦面上的弟子立即將信鴿飛放，一放就是六隻，每一隻鴿子的腿上都綁着鈴子，「叮噹」連聲。

另一個看來也像是頭目的同時在瓦面上大呼道：「下次再遇上，話也不用說，出其不意，亂箭將姓秦的射殺算了。」

他們絕無疑問是受命將天武牧場派出來的人抓起來，也早就知道高雷五兄弟是天武牧場的弟子。

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竟然敢公然採取行動，可見他們的勢力也不小，他們也沒有再逗留，隨即離開高鎮，這雖然不是官府能力所及，到底距離天武牧場沒有多遠。

天武牧場在附近的弟子不少，只是由於他們的計劃周詳，行動迅速，一上來便控制了整個高鎮，才沒有驚動隣鎮的人。

他們雖然不在乎，上頭却有命令不要將事情鬧得太多，畢竟時機是尚未成熟。

金銀雙獅堂木天行當然只有這樣解釋，他們眞正顧慮的其實並非時機，是另一種東西，只是目前他們仍然未能够確定，所以也沒有說出來，影响雙獅堂排教弟子的心情。

他們却並不在乎一戰，就是沒有這樣東西，與天武牧場之間他們始終認爲還是不免一戰，也所以他們才會聯合起來。

到底是正邪不兩立，利益衝突，還是什麼，雖然沒有說出來，大家都心中有數，但一直以來，由於種種避忌，都隱忍不發。

這一天，到底還是降臨了。

×　×　×

消息傳出去，隣鎮天武牧場的弟子還未趕到來，月香郭勝雙騎便到了，才進長街他們便知道出事，月香急不及待，飛騎躍過街上的障碍物，郭勝的坐騎到底是一般的馬，只有策騎繞過一旁，從木頭車子一側走進去。

那些高鎮的居民看着排教雙獅堂一夥離開了才走出來，驚魂未定，突然一騎又從天而降，不由得倉皇閃避。

「出了什麼事？」馬奔過，月香隨手抓住了一個老頭兒追問。

那個老頭兒給她一把抓住，魂飛魄散，慌不迭求饒，月香也給他嚇了一跳，急忙鬆手，道：「我又不是壞人，你驚慌什麼？」

老頭兒驚魂甫定，看了看月香，一時間仍然接不上話來，郭勝一騎亦奔至，道：「這麼漂亮的女孩子怎麼你也害怕？」

老頭兒脫口道：「你們……」

郭勝道：「我雖然不是女孩子，長得也不太漂亮，但無論如何，也不是一個壞人。」

老頭兒方要說什麼，郭勝又說道：「她是天武牧場樓天豪的女兒，我是她的保鏢。」

「原來是小姐啊。」老頭兒誠惶誠恐的。「老朽張保，年輕時候也曾在牧場幹活……」

郭勝道：「我們只是要知道出了什麼事。」

「是高雷兄弟……」老頭兒張保一句話出口，月香已截問：「他們五個人怎樣了。」

「給排教雙獅堂的人殺了，他們也不知怎樣來的，要通知也不成。」

月香接問道：「排教雙獅堂的人爲什麼要殺他們？」

張保怔在那兒，月香也這才考慮到這個人的身份，苦笑接道：「看來牧場中眞的是有奸細潛伏着，否則怎會這麼快知道高雷五兄弟的事情？」

張保奇怪道：「什麼奸細？牧場裏到底出了什麼事？」

月香心頭突然一凜，道：「沒有什麼事，是了，我那個大師兄沒有到來？」

張保反問道：「是什麼樣子的。」

月香正要說話，張保又道：「方才有一個年青公子騎着馬經過，被他們以木頭車子攔在長街當中，準備拿弓箭對付，可是那個青年公子飛馬一下子便從車子上躍過，不知道小姐說的是不是那個……」

月香一聽不由鬆了一口氣，牧場出去的除了秦玉驄便沒有其他人，而飛馬衝出重圍的若非秦玉驄，那些排教雙獅堂的人應該也不會撤退。

也是說，他們還未知道月香的離開牧場，在他們與樹林那一夥取得聯絡之前，月香應該還是安全的。

說話間，已到了高雷兄弟的店子門前，也不用進去，他們便看到高雷五兄弟的屍體。

五具屍體並排放在店堂的桌子上，每一具之上都插着兩柄刀，穿透桌面，鮮血沿着刀尖滴下，濕濕了老闆的一片地面。

那兩柄刀並不一樣，一柄在刀柄上刻着雙獅堂三字，另一柄則上刻排教二字，五具屍體無一例外。

郭勝看了一眼之後，笑道：「這是示威。」

月香咬着櫻唇，一會才道：「他們一定會後悔的。」

郭勝說道：「看情形他們之間暫時還有些隔膜，需要一些形式來增加彼此的信任。」

月香詫異道：「你在說什麼？」

「看那兩柄刀，他們若是彼此已互相信任，用不着各插一刀來强調他們在合作，一齊負上這責任。」郭勝笑了笑。「好像他們那種人，本來就是很難會走在一起，同心協力去完成一件事的。」

月香隨口道：「當然了。」

郭勝道：「也是說，天武牧場一定做了什麼事，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安全，他們不得不聯合起來。」

月香道：「是他們弄成了那種毒烟，我們不得不追究，他們因此而驚恐起來，先下手爲强。」

郭勝嘟喃道：「看來他們還不太成功，否則你我相信都很難活到現在。」

「這已經够嚇人的了。」

「可不是。」郭勝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看來他並不是平日表現的那麼胆大包天，事實百家集的情景到現在他仍然不住的浮現眼前。

當時他只是路過，街頭橫七豎八的屍體事實令他很不舒服，龍山的慘狀不在話下，其餘那些人那種接近白痴的笑容也一樣令他寒心。

可是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浪費，尤其是錢銀，這種浪費當然是隨便丟在地上，不加以好好利用。

人死了，錢是不可能帶走地府去的，不替死人去用掉，未免就太對不起，也未免就太過意不去。

他不偷不搶，平日只是利用自己的本領賺錢，却是懶性子，花光了，才會去再動腦筋，而他最不喜歡就是動腦筋。

腦筋動得太多就會老頹，這是他一向的觀念，所以能够不動腦筋的時候他就不動，也所以他喜歡做一些不需要太動腦筋的工作，如保鏢之類。

遇上人死了，有錢花不去，他當然更樂意將之花掉，這又是完全不用花腦筋的事，所以就是死得難看一些他也不怎樣在乎。

但有時他也會因此遇上煩惱，正如百家集遇上秦玉驄，這種痲煩却到底不大，而且都是他能力解決得來。

月香看見他怔在那裏，不由問：「有什麼不妥。」

「沒有——」郭勝如夢初覺，一雙眼珠子又靈活起來。

月香目光隨着一轉，落在高雷五兄弟的屍體上。「你在考慮他們身上帶着的銀両？」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我身上還有銀両的時候很少會動死人的念頭的，何況賺錢的機會正滾滾而來？」

該聲甫落，他的身子突然從馬背上倒翻出去，凌空一個觔斗落在一輛木頭車子之上，一隻飛鴿正從那裏飛出來，脚上沒有金鈴，却縛着銅管，絕無疑問，是一隻信鴿。

郭勝一把抄不住，兩柄長刀已向他扎來，他早有準備，身手又靈活，當然扎不中。

暗算他的是兩個中年漢子，看刀看裝束，顯然都是雙獅堂的人。

郭勝翻身而下，不出三招，已將一柄長刀搶過來，倒轉刀柄，只一撞，那個刀主人便飛出丈外，抱着小腹不住的打滾。

另一個伺機一刀向郭勝腦後斬下，那知道郭勝腦後就像長着眼睛，回手一刀架開，再一刀將來刀迫出外門，反手又一刀斬在那個漢子的右臂上。

那個漢子不由慘叫一聲，那柄刀像插了翅膀的飛上半天。

郭勝刀勢未絕，跟着一刀攔腰斬上去，那個漢子又一聲慘叫，一個身子倒旋出去，他的手却既沒有斷，腰也是，斬上去的只是刀背。

這當然是有意這樣做，郭勝那邊已幾乎笑刺了肚皮，大笑着再迫近去。

那個漢子驚魂甫定，才發覺什麼回事，便要開溜，郭勝的刀又已在眼前出現。

「這一次不會是刀背的了。」郭勝惡狠狠的將那柄刀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動作多多，刀鋒幾次都是貼面而過，寒氣侵肌。

那個漢子又倒退了幾步，後背已抵着木頭車子，身子一撞一震，一雙脚立時軟了，「噗」地跪下去。

郭勝這才問：「雙獅堂的是不是？」

「好漢饒命，」那個漢子倒頭便要拜，却給郭勝以刀尖將他的下頜挑起來。

「這個年頭還有這麼土氣的說話？」郭勝接問：「你們躲在這裏幹什麼？」

「看天武牧場是否還有人經過，走那個方向，又是什麼身份，以便前面的兄弟截擊。」

郭勝冷笑道：「你們在前面還有多少兄弟？」

「有兩批，一在十里外，一在二十里外，」那個漢子忙又道：「有沒有變動，倒是不清楚。」

「一共有多少人？」郭勝追問。

「大概二百來個……」

「其他的人呢？」郭勝刀一翻，雖然沒有削進去，那個漢子已不由尖叫起來。

「都趕到蘇州去了？」那個漢子好不容易說出這句話。

月香聽着面色一變，追問：「你們怎知道這許多的，到底是那一個的消息？」

那個漢子苦笑道：「小的只是個收發消息的，地位低微……」

「你是說你不知道的了？」郭勝的刀又動，好像隨時都會斬下去。

那個漢子慌不迭搖手，郭勝冷冷的看着他，搖頭道：「你這個胆子，竟然敢跟雙獅堂混在一起？」

語聲未已，他一個身子突然一轉，一股旋風也似來到了方才那個在地上打滾的漢子身前，那個漢子爬起來，正要偷偷的開溜，那知道人影一閃，刀便已架在脖子上，尖聲大叫。

郭勝拿刀在他的面頰上左右各拍了一下，便將他的叫聲拍斷，他雙膝隨即一軟，跪下來。

「雙獅堂的原來都是叩頭虫，」郭勝大笑着隨即將刀平放在那個漢子的頭上。「你聽到我方才問的是什麼了。」

那個漢子慌不迭的應是，不敢點頭，滿頭冷汗淋漓，郭勝接說道：「那你回答我。」

「他……不是已經回答了。」

郭勝大笑道：「你這樣不合作，是要我砍你的腦袋？」

那個漢子慌忙回答，內容與他那個同伴並無分別，郭勝聽他說完了才道：「聽來好像是一樣，你是不說心裏話，隨便拿他的回答我，敷衍了事？」

一面說他的刀一面動，繞着那個漢子的頭顱一轉再轉，那個漢子冷汗濕透衣衫，眼珠子隨着刀轉，終於昏過去。

郭勝怔了怔。「沒用的東西。」

月香一旁應道：「天武牧場就沒有這種人，寧可死掉也不會做對不起牧場的事情。」

郭勝笑應道：「可惜我暫時還不會與天武牧場的弟子作對，是怎樣有待日後證明？」隨即伸出兩隻手指，在月香眼前幌了幌。

（未完・四）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丁劍南和方如蘋上安慶，途中，閻老九出手想傷丁劍南，但薛慕蘭卻及時出手相救，丁劍南對他表示感激，四人遂一起找一家客店暫住……薛慕蘭得到了師傅的指示後，問丁劍南、方如蘋兩人是否有意求師學藝，丁劍南詐作良師難求之狀，薛慕蘭趁勢說不如去拜她的師傅，丁劍南聽了喜形於色，馬上答應了，而薛慕蘭見兩人將變為同門師兄弟，心中暗喜，四人遂即策騎往迷仙岩趕去……

禪林窺戰果　各派顯神通

薛慕蘭朝她嫣然一笑道：「你這人……眞會蓋……」

（作者寫到這裏，除了用「蓋」字，好像沒有一個字比「蓋」字妥貼了，於是就決定用了「蓋」字，有人會說：「蓋」字流行了沒有多久，你怎麼可以用呢？按「蓋」乃傳疑之詞，於所言之事未確信時而用之。禮記檀弓傳就有：「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這麼看來，二千年前，有子已經「蓋」了，作者「蓋」一下又有何妨？）

太子廟規模可不小，廟貌宏偉，四匹馬剛到山門口，就有一個青衲和尚迎了出來，看到薛慕蘭，連連躬身合十道：「原來是薛施主，快請客室待茶，牲口貧衲自會派人牽進去的。」

薛慕蘭沒有多說，就領着丁劍南，方如蘋往裏行去。

進入第二進，就折而向東，跨出圓洞門，是一個小有花木之勝的院落，一排三間精舍，中間是一間收拾清潔的客室，擺設精雅，左右兩廂則是房間。

丁劍南看她不用僧侶帶路，可見她時常在這裏下榻的了。

四人剛在客室落坐，一名青衣小沙彌就送上四盞香茗。

薛慕蘭一指右廂，說道：「這裏一共有兩個房間，是專門替我們來往的師兄弟準備的，丁兄二位，今晚就請住在右廂好了。」

丁劍南道：「原來薛兄是這裏的長客，無怪不用人領路了。」

薛慕蘭笑道：「我方才不是說過嗎，從渡口到這迷仙岩，至少要走五六個時辰，所以我們出入，都會到這裏來過夜，這裏也算是我們出入的要道了。」

忽然哦了一聲道：「丁兄二位可得記住了，明天入山，等我們用過午餐之後，不論遇上什麼人，看到什麼事，最好都不要開口了。」

丁劍南道：「薛兄前天已經叮囑過了，兄弟豈敢或忘？」

方如蘋道：「人家薛兄是關心你。」

薛慕蘭臉上一紅，說道：「我們馬上就是同門師兄弟了，我自然要關心你們的了。」

卓雲和笑道：「二師兄不論在師父面前，師兄弟之間，他都很吃香呢，我們什麼都要聽他的。」

薛慕蘭道：「你少胡說八道。」

卓雲和聳聳肩笑道：「我說的難道是假的，連大師兄都要聽你的呢！」

薛慕蘭臉色更紅，叱道：「你……」

卓雲和道：「好，好，我不說，其實丁兄、方兄到了裏面，不用我說，也會看得出來。」

不多一回，天色漸漸接近黃昏，青衣小沙彌進來點起了燈，過沒多久，兩名灰衣僧人提着食盒走入，在中間一張方桌上擺好碗筷，然後就從食盒中取出六菜一湯，和一桶白飯。

其中一名合十道：「四位施主請用齋了。」說完，一齊退了出去。

用過素齋，四人又在客室中坐着談了一回，才各自回房就寢。

薛慕蘭，卓雲和二人住左廂，丁劍南和方如蘋則住右廂，進入房中，卻有兩張床鋪，收拾得也極爲乾淨。

丁劍南門上房門，就走過去一把擁住了方如蘋。

方如蘋偎在他懷裏，輕聲道：「大哥，你千萬記住了，從明天起，進入迷仙岩，就再也不可如此了，你要知道，師傅住在山上，但在靜坐之際，山下有些什麼事情，都瞞不過她老人家，我想迷仙岩的主兒，功力修爲絕不會在師傅之下，所以薛慕蘭一再的叮囑你不可開口……」

丁劍南笑了笑，道：「妳放心，我知道。」

他低下頭去，吻住了她的櫻唇。

方如蘋任由他吻了一回，才輕輕把他推開，又道：「我們住到這裏來，可能有什麼事情。」

丁劍南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方如蘋道：「我也只是猜想而已，否則爲什麼不直接到迷仙岩去，還要在這裏住上一宿？」

丁劍道：「薛慕蘭不是說，要走五六個時辰才會到嗎？」

方如蘋輕笑道：「你也眞是的，五六個時辰，算得什麼？她們彎到這裏來，我雖然說不出什麼，總覺得多此一宿。」

丁劍南忽然輕輕哦了一聲，道：「對了，今天一路上，我看薛慕蘭騎在馬上，目光不時的注視着道左，可能是在看記號了。」

方如蘋推着他身子，說道：「也許今晚會有什麼事，你該去閉目養神，歇上一回。」

丁劍南覺得她說的可能不錯，果然依言走近左首牀鋪，連衣服也沒脫，就摘下長劍，在床上盤膝坐定，運起功來。方如蘋也在他對面的床上坐好運氣。

時間漸漸的過去，現在初更已經過了一回，丁劍南忽然聽到左廂兩人開啓房門，走了出去，心中不覺一動，急忙擧步下床。

他聽到了，方如蘋自然也聽到了，也迅快的跟着下床，佩好長劍，低聲問道：「她們出去了？」

丁劍南點點頭問道：「我們要不要跟出去瞧瞧？」

方如蘋道：「我們只要小心些，不被他她們發現就好了。」

丁劍南道：「那就快走！」正待去開房門。

方如蘋低聲道：「我們從後窗出去，快！」一下掠近後窗，輕輕推開窗戶，纖手一按，人已穿窗而出。

丁劍南相繼掠出，立即掩上了窗戶，兩人一先一後，躍上屋脊，只見正有兩條人影起落如飛，往西而去。

這兩條人影，少說巳在二三十丈以外，若非練成洗髓經，功力精進，就休想看得到了。

丁劍南道：「他們就在前面，我們快追上去。」

兩人立即提吸眞氣，各自長身而起，朝西追了下去。

前面兩人輕功也自不弱，一路飛掠，有如浮矢掠空，去勢極快。

後面兩人爲了怕洩露行藏，只是遠遠尾隨，不敢逼近。

前後奔行了約莫十數里路，前面兩人忽然一下往右首林中閃了進去。

丁劍南趕緊刹住身子，回頭道：「她們是否發現了我們？」

方如蘋道：「我看不像，她們閃入林去，似是在等候什麼人了。」

丁劍南道：「那麼我們也快些閃入林去。」

方如蘋點點頭，兩人也迅快的閃入右首林中。

方如蘋道：「從現在起，我們說話必須用傳音入密交談了。」

丁劍南說道：「我們這裏離她們閃入之處，還有二三十丈遠近，是不是再過一點？」

方如蘋道：「只要不被她們發現，過去一點自然無妨。」

丁劍南道：「這個不要緊，十丈之內，如果有人潛伏，我還可以聽得出來。」

方如蘋道：「那好，再過一些。」

這回兩人耳目並用，悄悄的穿林而行，這樣約莫走了十數丈遠，方如蘋輕輕拉了他一下衣袖，以傳音入密說道：「夠了，我們就在這裏停下來吧！」

兩人這就藉着一棵大樹停下，隱蔽住身形，凝目往林外看去。

此處正好是兩座小山嶺中間的一片山坡平地，兩邊松林茂盛，一條石子小徑，蜿蜒從林外通過，地形極險。

丁劍南心中暗道：「薛慕蘭她們深夜跑到這裏來，會等什麼人呢？」

他心念還沒轉完，答案就來了。

那是四五條人影，從左首路上奔行而來，只要看這幾人腳下輕捷，輕功全都不弱。

不過轉眼之間，他們巳經來到林前，現在兩人都可以看清楚了。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三天前在安慶茶館遇見的江南分壇領隊孫必顯，他後面緊跟着任東平，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四人。（丁方二人認識的只有孫必顯一個）。

方如蘋看得暗暗奇怪，孫必顯他們到這裏來做什麼？

這時五人身後又來了一個人，此人丁、方二人在路上巳經遇上過幾次，那就是以用毒出名的無形毒手閻老九。

他不是輕功不如前面五人，而是他要擺「老護法」架子，你們走在前面給老夫開路，老夫是「老護法」不用急急的趕。

因此，他雖然緊跟着五人身後而來，但等三人站住了身子，他就划着雙袖，故作飄然行來之狀，走到近處，一手摸着花白鬍子，問道：「孫領隊，這是什麼地方了？」

孫必顯恭敬的道：「回老護法，方才那裏是黑石渡！前面再有七八里就是龍門石。」

閻老九道：「你跟着老夫到這裏來，到底有什麼事？」

孫必顯陪着笑道：「屬下不是巳經禀報過你老了嗎？那四個小子，是總壇要盯的人，他們一路西來，很可能老巢就在這裏附近，有你老同來，咱們一舉把它挑了，你老就可以一下子升任五雲門的總護法，屬下幾人也可以沾你老的光，得個頭功了。」

丁劍南心中暗道：「他口中說的四人，不知又是誰？」

方如蘋以傳音入密說道：「孫必顯這混球，他是跟蹤我們來的了。」

只聽閻老九呵呵笑道：「你說的就是那四個小子？嘿嘿，你早說了，老夫不是早就把他們拏下了麼？」

孫必顯聳着肩道：「老護法有所不知，憑這四個小子，也用不着你老一根小手指頭，就可以把他們毒翻了，但逮住了這四個小子並不管用……」

閻老九道：「不管用還跟着他們來作甚？」

孫必顯湊上一步，說道：「上面要知他們後面還有什麼人？老巢在那裏？屬下要老護法同來，就是跟到地頭，把他們老巢一舉挑了，連根拔起，一網打盡……」

「哈哈……」閻老九仰天大笑，點着頭道：「他們是五雲門的對頭，你們把老夫釘梢到來就是爲了這點小事？」

孫必顯認眞的道：「這不是小事。」

「在老夫眼裏，這不過是一件小事而巳！」閻老九話聲一落，又大笑起來：「哈哈哈哈……」

「哈哈哈！」在他笑聲之中，另有一個人也在哈哈大笑！

閻老九笑聲乍停，睁目四顧，喝道：笑的是什麼人？」

只聽有人接口道：「是本公子。」

這人一開口，丁劍南巳聽出說話的是薛慕蘭了。

閻老九倏地轉身，目注林中，喝道：爾是何人，還不給老夫出來？」

薛慕蘭、卓雲和兩人，巳從林間緩步走出，說道：「閻老九，你們是跟蹤本公子來的了？」

閻老九目光一瞥兩人，微哂道：「你不是四個人一道的嗎？還有兩個呢？」

薛慕蘭不屑的道：「你是五雲門護法？跟踪本公子目的何在？」

閻老九朝孫必顯五人看了一眼，說道：「大概他們還有兩個趕去報訊去了，哈哈，這樣也好，先把這兩個逮下了，捉到

小的，還怕老的不出頭嗎？」

卓雲和冷笑道：「閻老九，今晚你們到了這裏，只怕一個也走不了啦。」

閻老九怒聲道：「就憑你們兩個小娃兒，只怕連老夫一根指頭也接不下來。」

卓雲和手按劍柄，說道：「你可要領教領教本公子……」

薛慕蘭一擺手道：「四師弟，今晚不用咱們出手。」

這話聽得隱身林中的丁劍南，方如蘋一怔，暗道：「今晚不用他們出手，難道還另有高手隱伏不成。」

就在兩人心念轉動之間，只見又有幾道人影從石子路上如飛而來，一共是六個人。

以六個對付六個，薛慕蘭、卓雲和果然不用出手了。

這六人身法極快，眨眼就到了林前。

丁劍南凝目看去，這飛掠而來的六人，全都身穿青衲僧袍，手持禪杖，一望而知是六個和尚，心中不覺一動，就以傳音入密朝方如蘋道：「是太子廟的和尚，看來太子廟和她們是一夥的人！」

方如蘋道：「這還用說？我早就看出來了。」

閻老九目光一掠六個和尚，呵呵笑道「這幾個和尚大概就是你們的帮手了？」

他手指連點，數着說道：「這倒好，連老夫在內，正好六個，你們從那裏搬來了六個和尚？」

他外號無形毒手，就是說他可以無形使毒，這手指連點，正該是他在暗中使毒了。

六個和尚不但身上穿了同樣的青衲僧衣，手中持着同樣碗口的鑌鐵禪杖，連六張面孔也都是一色的黃蠟臉，死板板毫無表情。

任何人都可以一望而知，他們的臉上顯然是戴了面具，這種面具，製作並不高明，敢情只是爲了遮掩他們的本來面目而巳。

只有六人的身材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當前一個身材高大的和尚，像是他們領頭，雙目烱烱望着閻老九一言不發。

無形毒手閻老九一向原是極爲自負的人，他手指點出之後，眼看對面六個和尚依然凜立如故，一動不動，沒有一個人應指倒下去，心頭不禁大感意外，口中沉喝道：「爾等出家之人，也來多事嗎？」

當前身形高大和尚依然沒有作聲。

「哈哈！」閻老九口中發出一聲大笑，左手大袖一揮，喝道：「孫領隊，你派一個人先去試他幾招。」

那知你不動，高大和尚也只是凜立不動，但你這大袖朝前一揮，高大和尚口中也沉嘿一聲，突然左手一舉，伸出一扇蒲扇大的手掌，迎面劈了過來。

這一掌竟然風聲盈耳，一股潛力逼人而來，勢道極猛，使出來的竟然是內家劈空掌力！

閻老九除了使毒，本身武功也極爲了得，心頭雖然暗暗震驚；但他在孫必顯等人面前，一直以「老護法」自居，第一招上如果退讓，不敢硬接，豈不弱了他的名頭？

因此雖然對方使的是劈空劈，也不甘示弱，口中大笑一聲：「好個賊禿，老夫面前，劈空掌何足道哉？」

口中說得輕鬆，其實早巳運起全身功力，右掌一立，朝前推出。

兩道掌風乍然一接，空曠的山野間，發出蓬然一聲大震！

高大和尚依然凜立不動，閻老九却被震得連退了兩步。

這下他本來清癯的臉上，不禁變了顏色，口中又是一聲尖厲的大笑，右掌一振，朝高大和尚當胸印去。

這回他動了眞怒，右掌從衣袖中探出之際，業巳烏黑如墨，而且比平常脹大了一倍有奇，遞出的速度雖然不快，但却令人有目怵心驚之感！

高大和尚一雙烱烱目光盯視着伸過來的黑色手掌，突然吐氣開聲，一掌劈了過去。

他這一掌不帶絲毫風聲，簡直只像做了個劈掌的樣子；但閻老九突然感到不對，對方劈出的這一掌，雖然不帶絲毫風聲，但却有一團令人窒息的巨大無形壓力，像泰山壓頂般直撞過來，一時不由得大吃一驚，暗叫一聲：「般若禪掌！」

這下，他沒待掌風劈到，急忙脚尖一點，仰身往後倒射出去，但還是被掌風掃中了一點，被震的摔出一丈以外。

在高大和尚和閻老九動手的同時，其餘五個和尚也手持禪杖，朝孫必顯等五人逼去。

到了此時，你不和他動手，他也非和你動手不可了。這一刹那間，五人也各自取出了兵刃。

孫必顯出身八卦門，抽出來的一柄厚背八卦刀。任東平使的是劍。年其武外號鐵扇公子，使的是一柄兩尺長的摺扇。聞柏年是太極門的人，使的是一對太極圈。陸承遜是少林俗家南支，使的是雙截棍。

五個和尚沒有作聲，孫必顯等五人也沒有作聲，你攻過來了，我也立即出手還擊，用不着客氣。

就這樣，十個人分作五對，一聲不响的厮殺起來。

不，一聲不响，只是說雙方都沒作聲，就動上了手，既然拚搏上了，就不會一聲不响。

譬如：兵刃聲擊撞發出的金鐵狂鳴之聲，太極圈錚然之聲，鐵扇豁然之聲，金刀嗤然破空之聲，交滙成一片盈耳殺聲！

這片臨路的山坡上，登時劍光、刀光。杖影、棍影，交織成一片閃閃發光的光影，殺得星月無光雲風丕變，好不凌厲。

閻老九一身功力也極可觀，他是被震飛出去的人，立即使用千斤墜身法，身形往下一沉，站住了樁，再一點雙足，宛如大鵬凌空，掌先人後，疾然飛撲回來，一雙烏黑的手掌像兩柄板斧一般朝高大和尚當頭劈落。

高大和尚口中吐氣開聲，雙手一叉，往上迎起。

雙方掌勢交擊，發出蓬然一聲大震，即使功力相等，高大和尚身在實地，也自然佔了便宜，何况閻老九在內力上總究比人家要稍遜一籌，撲來的人，又被震得騰空飛起。

好個閻老九，他在孫必顯等人面前雖

然擺足老護法的架子，但一旦臨陣，激起了他的怒火，可也夠狠、夠悍，縱然自知功力不如人家，却絲毫不肯認輸，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瀉落地面，又立即一衝而上，雙掌開闔，急攻過去。

高大和尚敢情也是個生性暴躁的人，幾招硬拚之下，怒氣陡升，同樣雙掌一掄，和他展開了搶攻。

閻老九毒掌無功，只好以眞實功夫和對方力搏，他內力雖不比高大和尚稍遜，但雙掌展開，却也攻勢連綿，銳不可當。現在，他愈發可以斷定高大和尚是少林寺的僧人了，對方使出來的一套掌法，正是少林寺威震武林的「降龍伏虎掌」。

孫必顯一柄八卦刀力敵一個使鑌鐵禪杖的和尚，刀走八卦，身形隨刀飛轉，一路「八卦刀」，使得純熟無比。

他對手使出來的是却是少林「小夜叉棍法」，點、扎、纏、掃，杖風呼呼，攻勢極爲凌厲。但孫必顯走的是八卦方位，身法俐落，功力縱然稍遜對方，依然有守有攻，打成了平手。

任東平使的是劍，劍是輕兵刃，和沉重的禪杖，在份量上當然不成比例，但任東平一手劍法，飄洒如風，輕靈中有沉穩，進擊中寓防守，可說攻守兼顧，劍上造詣極深，對方杖勢固然縱橫交擊，但遇上他劍招突出，也往往會被逼得後退不迭！

鐵扇公子年其武出身武當派，使的一柄鐵扇，倏開倏合，迴環生風，深得武當心法，摺扇雖只有兩尺來長，忽捲忽劈，捲如怒龍捲風，劈如開山巨斧，也和使杖和尚打成平手，難分軒輊。

閻柏年是太極門的傑出門人，一對太極圈，使得開闔如風，招中套招，身法靈活，進退左右，滿場遊走，奇招突出，和對手接連搶攻，毫無遜色。

陸承遜是少林南支的俗家弟子，使的是雙截棍，招式迅捷威猛。

他對手使的是「小夜叉棍法」，純係從槍法中來，且帶黑白鷂子的招數，其爲棍法，高則高矣；但使用禪杖，使的只是單頭，（棍有單頭，雙頭之別，單頭名爲單頭棍，雙頭棍又名雙頭蛇，亦即雙頭槍的用法）不如雙截棍來得靈巧變化較多。

何況少林南支，本以棍法擅長，雙方同出一源，打得雖然激烈，但解拆之間，各自有迹可尋，反而減少了許多威脅。

山坡間，此時但見劍光刀影，人影起落，捉對厮殺，不時响起一片噹噹金鐵交鳴之聲！

薛慕蘭、卓雲和兩人，只是站在一旁，負手觀戰，好像這一場兇殺，和她們兩人完全無關。

林中，丁劍南看得極爲驚異，悄聲道：「這六個和尚武功相當高明！」

方如蘋回頭道：「奇怪，那個高大和尚使的是『降龍伏虎掌』，其餘五個使的是『小夜叉棍法』，難道會是少林寺的僧人？」

她不愧是五雲門江南分壇壇主，一眼就看出來了！

丁劍南道：「少林僧人怎麽和她們呵成一氣的呢？」

方如蘋道：「可怕也就在此，說不定這些和尚已經被她們收買了。」

剛說到這裏，丁劍南悄聲噓道：「快別說話，又有人來了。」

就在此時，閻老九又是蓬蓬兩聲，和高大尚硬對了兩掌，人影乍然分開。

高大和尚嘿的一聲，右手緩緩推出！

閻老九臉色獰厲，怒笑道：「老夫就接你一記般若掌。」正待伸出手去！

突聽半空中响起一聲嘹亮的洪笑，一道人影從空中瀉落，伸手一把托住高大和尚推出的右肘，說道：「閻老哥何苦意氣用事？」

這人好快的身法，聲音入耳，高大和尚身側已經多了一個紫臉濃眉的漢子，他正是崆峒飛龍霍從雲。

閻老九並不知道來人就是崆峒飛龍，但老實說他對高大和尚的這一記「般若禪掌」接不接得下來？實在毫無把握，只是生性喜愛面子，剛才是在怒氣不過之下，才準備和對方硬拚的，此時高大和尚的手肘已被來人托住，這就嘿嘿乾笑，道：「是你……」

霍從雲收回右手，朝高大和尚拱拱手道：「澄通大師佛駕原來在此。」

閻老九聽得暗暗一怔，忖道：「原來此人竟是少林寺的怒金剛澄通！」

高大和尚被他一手托住右肘，身子不禁向左一側，從喉頭發出低沉的怒吼，說道：「貧衲不是澄通。」左手呼的一拳，朝霍從雲迎面直搗過去。

霍從雲豈會被他一拳擊中，右手輕輕一格，口中大笑道：「大師戴了面具，在下就會認不出來了嗎？在下如果猜得不錯，這五位大師，大概就是隨同大師來江南的澄字輩五位長老了。」

剛說到這裏，但見幾條人影，連袂趕到。

方如蘋輕咦道：「萬啓岳也來了！」

來人以萬啓岳爲首，還有武當清塵道長、年嵩昌、形意門徐子常，白鶴門吳綏之，萬松山莊總管公孫乾，和男裝打扮的柳飛燕。

萬啓岳目光一注，問道：「霍兄可以確定他們果然是少林寺派來江南失蹤的六位澄字輩大師父嗎？」

高大和尚左手被霍從雲格開，口中嘿了一聲，右手又是一拳襲到。

霍從雲一記左雕手又把他拳勢撥開，大笑道：「萬盟主若是不信，兄弟試幾招給你瞧瞧。」

口中說着，雙掌突然一緊，一片掌影，疾攻而出。

高大和尚生性好強，豈肯不接，口中沉嘿一聲，揮動雙掌，記記硬接！

刹那之間，但聽蓬蓬連响不絕，霍從雲掌勢猛如開山，每一掌帶起的嘯聲，猶若松濤貫耳！

高大和尚同樣掌發如風，毫不退讓，他使的正是少林掌功「降龍伏虎掌」，但在霍從雲凝重的掌勢之下，還是被震得步步後退。

這下可把高大和尚激怒了，口中大吼一聲，右掌當胸忽然緩緩推出。

霍從雲大笑道：「如何，澄通大師使出看家本領了！」

少林和尚的看家本領，自然是「般若禪掌」了。話聲一落，立即功運右臂，右

手迅快的朝前推出。

萬啓岳、清塵道長等人看得不禁變了臉色，高大和尚使的果然是「般若禪掌」，少林寺只有有數幾位長老才練成「般若禪掌」，那麽此人不是怒金剛澄通，還有誰來？

萬啓岳忙道：「霍兄接不得！」

「般若禪掌」，震力奇強，武林中幾乎沒有人敢硬接！（方才閻老九只是一時氣憤，黑煞掌豈是般若禪掌的對手）。

蓬！一聲震天價的大响，緊接着但見霍從雲身形一幌而前，出手如電，一下點了高大和尚胸前三處大穴。

萬啓岳看得心頭大爲震動，也暗暗感歎：「霍老哥這記崆峒『出雲掌』，不但接下了武林中無人敢硬接的『般若禪掌』，居然還隨機應變，一下子制住了對方，這份功力，放眼各大門派，只怕沒有一人能出其右了。」

清塵道長也看得暗暗點頭，立即以「傳音入密」朝萬啓岳道：「盟主，另外五位大師父，使的果然是少林杖法，看來今晚也得先出手把他們制住了再說。」

萬啓岳發出一聲長笑，清朗的道：「看來這幾位少林失踪的大師，都已被迷失了本性，咱們只有一齊出手，先把他們制住了再說。」

他此言一出，清塵道長、年嵩昌、徐子常、吳綏之、公孫乾、柳飛燕等人紛紛出手。

那五個使禪杖的和尚，對付孫必顯等五人，還能稍佔一點上風，但此刻飛撲過來的六人，都是江湖一流高手，人影幌動，立時壓力大增。

相反的孫必顯等五人却精神大振，動手沒有幾招，已有一兩個和尚吃人制住，再是幾招工夫，六個和尚已經全數制住，失去了抵抗。

山坡前一場刀光劍影的拚搏，立時隨着岑寂下來。

自從萬啓岳等人趕來，前後不過盞茶工夫，就把六個和尚全制住了。這下自然大出薛慕蘭、卓雲和兩人意料之外，一時大感進退失據！

萬啓岳目光一注兩人，說道：「這兩人……」

孫必顯抱抱拳道：「萬盟主，這兩人就是近日出現江南的一股神秘組合中人，在下跟踪他們已有數日，他們的秘密巢穴，可能就在這一帶山中，這兩人關係重大，不可放過。」

方如蘋心中暗道：「孫必顯幾時和萬松山莊有了勾結？」

萬啓岳點頭道：「很好，那就把他們一起拿下好了。」

薛慕蘭也想不到事情會來得如此突然，但事情既然來了，她可不是怕事的人，聞言不覺冷冷一笑道：「諸位是什麽人？莫非想倚多爲勝嗎？」

公孫乾大笑道：「無知小輩，黃山萬盟主、形意門徐掌門人、白鶴門吳掌門人、武當清塵道長都在這裏，爾兩人是何人門下？難道還想頑抗嗎？」

這衆人之中，如論武功，無疑是崆峒飛龍霍從雲最高了，是以他有意不提霍從雲的。

薛慕蘭聽得不禁一呆，心想：「今晚怎麽引來了這許多高手？」一面冷哂道：「黃山萬盟主也總要講理，頑抗這兩個字如何解釋？你們是不是仗着人多勢衆，要想羣毆？」

任東平大步走出，朗笑道：「萬盟主和幾位武林碩彥，是何等人物？對爾等兩個小輩，何用羣毆，這話不是太抬舉你自己了嗎？來來，任某先伸量伸量你有多少能耐？」

卓雲和橫閃而出，哼道：「憑你也配跟我二師兄叫陣，能在我手底下走得出十招，八招，已經不錯了。」

她這話口氣極爲托大。

任東平大笑道：「閣下口氣不小，不知手底下如何？任某就試你十招，看看誰行誰不行？」

卓雲和怒哼一聲：「好，那你就接着了！」

倏地欺身直上，揮手之間，嗆的一聲，一道銀練直向任東平當胸直貫過去。這一擊果然去勢如電，十分凌厲。

任東平一見對方發劍攻來，右手長劍同時出匣，跟着劃起一道劍影迎擊出去。

卓雲和似是不願和他硬打，身形一偏，劍光從側攻到。

任東平大喝一聲：「好劍法！」

劍勢倏捲，身子隨着轉動，快捷無比的閃到了卓雲和右側，一點銀芒急如流星朝她肋上點去。

卓雲和長劍廻旋，使了一招「斗轉星移」，劍尖斜削，身子也倏地轉了過來。

兩柄長劍快得有如靈蛇亂閃，人影進退之間，漾起一片耀目劍光，極盡變幻之能事，但却銖錙悉稱，誰也佔不了誰的先機。

鐵扇公子年其武眼看對方兩人年紀和自己相仿，如今任東平已經和對方一人動上了手，不覺着技手癢，跟着走出，鐵扇朝薛慕蘭一指，說道：「閣下閒着，在下正好向你領教。」

他鐵扇一指，就豁的一聲打了開來，在胸口搧了兩搧。

這份神態，既悠閒，又狂傲，絲毫未把薛慕蘭放在眼裏。

但這一神情，從另一面看來，如果擺在男人面出，就是倨傲，擺在女人面前，就有點像儇薄之徒賣弄風流了。

薛慕蘭是姑娘家，看他神態，心頭就有了氣，修眉一挑，冷笑道：「憑你也配和我動手？」

年其武外號鐵扇公子，在江湖上年輕的一輩中，也算得是佼佼不羣的人物，聞言大笑道：「閣下名不見經傳，年某跟你動手，已經是抬舉你了，若在平時你要跟年某動手，年某還嫌你是無名小卒呢！」

薛慕蘭道：「好，那就叫你試試無名小卒的厲害，你亮劍！」

年某武又是一聲大笑，手中鐵扇朝前一搖，說道：「原來閣下竟是初出道的雛兒，連本公子使什麽兵刄都還不知道。」

隱身樹後的方如蘋心中奇道：「這人大概就是鐵扇公子年其武了，他既是孫必顯五個手下之一，怎會沒有迷失神志？看來孫必顯果然背叛了五雲門！」

薛慕蘭冷然道：「江湖末流，我何用

知道？你既然使的是扇，就出手好了。」

年其武聽得俊臉鐵青，狂笑一聲道：「好，你接着了！」

左足猛地踏上一步，右手鐵扇如輪，直取中宮，一招「六丁開山」，扇風豁然，直劈過去。

薛慕蘭嘴角一披，連長劍都未出鞘，身形一偏，左手已經摘下帶鞘長劍，一抬手連鞘朝鐵扇扇面中間點去。

年其武博得鐵扇公子外號，豈是倖致？他一扇出手，身形連轉，眨眼之間就攻出了五招。

薛慕蘭依然只以左手帶鞘長劍左右擺動，但聽噹噹兩聲，把年其武攻去的鐵扇一齊封開，身子閃電般一個輕旋，右手隨着揮起，她這一揮，右手袖角，一下拂上了年其武的右肩。

這一拂快速絕倫，年其武只覺右肩驟然一麻，一個人被一股大力推得往前衝出去了三步，鐵扇發出一聲沉重的噹響，跌落地上，一條右臂再也舉不起來。

這一下快得大家誰也沒看清楚年其武是如何落敗的？年嵩昌關心兒子的安危，站立較近，也同樣沒有看得清楚。

此時乍覩年其武鐵扇落地，急忙一掠而出，口中低喝一聲：「其武速退。」

薛慕蘭左手握着連鞘長劍，並未追擊，只是冷冷的道：「我要傷他，他早就沒命了，還有他後退的機會嗎？」

年其武右臂依然下垂若廢，一張俊臉色若豬肝，又怒又憤，俯身拾起鐵扇，往後退下。

就在這時，突聽一陣急驟的金鐵交鳴，連續響起，最後又是「鏘」的一聲大震，使得大家目光不約而齊朝另外動手的兩人投去。

但見任東平，卓雲和兩人糾纏紛披的劍光業已斂去，兩條人影也同時分開。

任東平右手長劍已斷，胸前衣衫劃破了尺許長一條。

卓雲和頭巾跌落，披散了一頭青絲，手中只剩下半截斷劍，但左肩却釘了一支三寸長的斷劍，一縷鮮血直流下來。

原來二人打出二十來招，依然誰也勝不了誰，卓雲和一怒之下，身形忽然縱撲而起，長劍揮動，化作七八道劍光，朝任東平當頭罩落。

任東平長劍揮動，一連擋開八劍。

卓雲和身形疾落，第九劍隨着劈落。

任東平沒防他八劍之後還有一劍，急急後退，胸前衣衫已被劃破，差點被對方開膛剖腹，心頭不由大怒，大喝一聲，橫劍硬向卓雲和劍上砸去，雙劍交擊，這就是最後那一聲金鐵狂鳴，兩支長劍同時齊中折斷，但卓雲和下劈的長劍，雖被震斷，劍尖餘勁未竭，仍然向任東平腹部射了過來。

任東平臨敵經驗何等老到，左手三指一撮，就撮住了劍尖，反手朝卓雲和左肩射去。

卓雲和內力不如任東平，被震得連退了三步，頭巾跌落，披下一頭秀髮，心頭又羞又氣，還不知道左肩已被自己斷折的劍尖釘上，臉色鐵青，冷冷哼道：「你再接我幾劍。」舉起斷劍，正待出手。

薛慕蘭已經看到她左肩釘着斷劍，血流不止，這就回頭喝道：「四師妹退下，妳先去把左肩血止了。」

卓雲和聽她一說，低頭看去，發現肩頭果然釘着一截劍尖，氣得銀牙暗咬，劍交左手，右手兩個指頭拔出劍尖，擲到地上，悻悻後退。

這時年其武也已退下，霍從雲急忙跨上一步，右手在他右肩輕輕拍了一下，替他解開被截經脈，低聲朝年嵩昌道：「對方使的似是截脈手法，年老哥快要少兄運一回氣，方可無事。」

薛慕蘭依然左手提着連鞘長劍，冷然道：「你們還有什麼人要出手的？」

柳飛燕和公孫乾同時閃身掠出，但公孫乾比柳飛燕搶先了一步，回身朝柳飛燕拱拱手道：「葉少俠請留步，還是讓兄弟先去會會他。」

柳飛燕女扮男裝，化名葉青雲，所以公孫乾稱她「葉少俠」了。

柳飛燕看他這麼說了，只得拱手還禮，退了下去。

公孫乾右手取出魁星筆，說道：「在下向閣下領敎。」

薛慕蘭目光一抬打量着公孫乾，仰首向天傲然問道：「你就是魁星公孫乾？」

公孫乾看他一副傲色，好像根本沒把自己放在眼裏，不覺怒笑一聲道：「不錯，我就是公孫乾！你呢？叫什麼名字？」

薛慕蘭傲然道：「你還不配問我的姓名。」

公孫乾怒道：「在下怎不配問你？」

薛慕蘭不屑的道：「等你在我手下走得出十招，再問不遲。」

公孫乾不怒反笑，點頭道：「好，好，公孫乾若在你手下走不出十招，江湖上也不用走了，你發招吧！」

薛慕蘭冷冷的道：「你接看了。」左手提劍，舉步朝前跨去，右手一揮，使了一記「手揮五絃」，五指下垂，朝前拂出，直襲公孫乾前胸。

她這一記欺身進招，直踏中宮，隨手一拂，看去輕描淡寫，根本就沒把公孫乾當作對手！

公孫乾右手緊握魁星筆，也並未出手，只是身形一閃，避了開去，口中喝道：「閣下怎不亮劍？」

薛慕蘭冷傲的道：「對付你魁星公孫乾，我何用亮劍？」

公孫乾追隨盟主，就是各大門派掌門人，也對他極爲尊重，就是以他一身武功而言，造詣精湛，對方居然說出對付他不用亮劍的話來，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覺雙目乍睜，射出兩道懾人的厲芒，大笑道：「閣下好大的口氣，我倒要瞧瞧你不亮兵刃，如何對付我公孫乾？」

口中說着，右手魁星筆一揚，身如流水，使了一記「畫龍點睛」，朝薛慕蘭雙目點去。

他在心頭狂怒之下，出手辛辣無比，這招「畫龍點睛」才使到一半，突然身軀一轉，已經轉到了薛慕蘭背後，化爲「毒蛇入洞」，一點筆影疾若閃電朝他「入洞穴」攻去。

公孫乾筆勢變化已經够快，但薛慕蘭比他更快，身形一閃，已是閃開公孫乾的攻勢，右手揮起，手背朝公孫乾右肩揮來，這一記不但身法飄忽，手法更是怪異！

她使的當然又是一記截脈手法，但在場的這許多高手之中，只有霍從雲一個人看得出來，這是昔年秦嶺派的武功。

秦嶺派不在江湖走動，已有數十年之久，是以連清塵道長都不曾看出來。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的事，公孫乾發覺薛慕蘭揮手拂來，要待硬接都已不及，被逼得只有往後躍退數尺，才算避開。自己手中空有一支魁星筆，居然一招之間就被人徒手逼退，他雖然避開了對方一拂之勢，但却比打他一掌還要難堪，口中狂喝一聲，一退即進，手腕連振，一支魁星筆上下飛舞，展開了一片快攻。

他這回含憤出手，不但人影飛閃，圍着薛慕蘭團團亂轉，身法迅快絕倫，魁星筆也隨着像雨點般飛洒而出，每一點筆影，所取的都是人身非傷即死的要穴，委實凌厲已極！

薛慕蘭一個人就像落在一片狂風暴雨之中，被瀟瀟洒洒而來的筆影包圍了起來，但她似是並不在意，左手握着帶鞘長劍，藍衫飄風，側身游走，任你魁星公孫乾點點筆芒在她左右前後洒落，却始終休想沾上她一點衣角。

眨眼工夫，公孫乾已經一口氣攻出了十幾招之多，依然絲毫無功，一時殺得性起，口中又是一聲大喝，點點筆影之中，雙足隨着連環踢出。

他外號魁星，魁星踢斗，自然以腿功見長，他二十八記「雲裏腿」，名聞江湖，但沒有人看他施展過，那是一向沒有他施展的機會。

這回他已經把壓箱子的本領全使出來了，但見筆影飛洒，腿風呼呼，所有的人幾乎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了。

雲裏腿果然名不虛傳，雙腿連環飛踢，沒人可以數得清他踢出了幾腿，據說他腿無虛發，但一直沒有踢中薛慕蘭也是事實，因爲這樣凌厲的腿法，只要被他踢中一脚，敵人怕不筋斷骨折？

就在他一片筆影，和縱橫腿風之中，響起了薛慕蘭冷冷的笑聲道：「已經够了吧？」

喝聲堪堪入耳，「呼」，一團人影憑空摔了出去！

點點筆影，縱橫腿影霎時消失，跌出去的人居然會是魁星公孫乾，場中這許多高手，竟然沒有一個人看清楚薛慕蘭如何出的手？

但有一點可以想得到，因爲跌出去的公孫乾，一時之間無法站得起來，那不是中了她截脈手法，還是什麼？

霍從雲趕緊一個箭步，掠了過去，伸手在公孫乾右腿上連拍帶揉，拍了兩掌，才解開他被截的經脈。

公孫乾站起身，一張臉色脹紅得像豬肝一樣，朝萬啓岳抱抱拳道：「盟主請恕屬下無能。」

萬啓岳一手捋鬚，點着頭道：「勝敗兵家常事，你何必介意？」

這下直把隱身林內的丁劍南，方如蘋兩人看得暗暗驚凜！

方如蘋低聲道：「她武功竟會有這般高強！」

丁劍南問道：「妳自問比她如何？」

方如蘋沉吟道：「不知她劍法如何？如以方才這一記手法而言，只不過極快而言，也並沒有什麼出奇之處。」

丁劍南點頭笑道：「英雄所見略同，但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她這般快法？」

方如蘋低聲道：「我在沒有練成洗髓經以前，大概可以和她打成平手，現在嘛，眞要動起手來應該可以略勝她一籌。」

丁劍南道：「照這樣看來，我們進入迷仙岩去，實在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薛慕蘭不過是二弟子，和她功力不相上下的人，至少也有兩三個之多，咱們只能和她差不多，一旦暴露了身份，就很難全身而退了。」

方如蘋道：「這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只要小心些也就是了。」

再說薛慕蘭擊敗公孫乾，她既不追襲，甚至連正眼也沒向公孫乾看上一眼，只是冷冷的道：「你們還有誰要賜敎嗎？」

柳飛燕閃身而出，說道：「在下來領敎你的劍法。」嗆的一聲撤出長劍。

薛慕蘭看了她一眼，傲然點頭道：「好，你可以發招了？」

柳飛燕也傲然道：「你還沒亮劍！」

薛慕蘭冷笑道：「有此必要嗎？」

柳飛燕也冷冷的道：「葉某是領敎你劍法來的，你自然要亮出劍來，才算是公平。」

「好！」薛慕蘭右手抽出長劍，冷哼道：「看你能在我劍下走得出幾招？」

柳飛燕道：「你以爲能在我劍下走得出幾招？」

這兩人都是易釵而弁的姑娘家，還沒動手，就針鋒相對，口頭上就誰也不肯讓步。

薛慕蘭橫劍當胸，說道：「我已經亮了劍，你現在可以出手了。」

柳飛燕道：「我先發就先發，你小心了！」

這句「小心」，當然不是客氣話，話聲出口，身形倏進，一招「飛雲出岫」，就捲起一片劍光，朝前推去。

薛慕蘭也不客氣，右手一圈，劍勢迴旋，朝前攻出。

她這一迴旋，就含有化解敵招，和朝前刺出的兩種功能。

在場許多高手方才看他並未使劍，就連敗了年其武、公孫乾兩人，自然對他的劍法特別注意。

方如蘋忽然低啊了一聲，說道：「我想起來了，柳飛燕女扮男裝，化名葉青雲，投入江南分壇，撥在孫必顯手下，那晚（指夜襲萬松山莊的晚上）若是沒有他們師兄妹二人，江南分壇也就不至於全軍盡墨了！」

言下依然大是氣憤。

丁劍南伸過手去，握住了她纖纖玉手，低聲道：「如果江南分壇不全軍盡墨，我們就不會在一起了，說起來應該感謝霍老哥師兄妹才對呢！」

方如蘋道：「你呀，總是帮着她說話的。」

丁劍南低笑道：「事實也是如此！」

方如蘋道：「快別說啦，我們要看看薛慕蘭使劍的路數才是！」

（未完・十五）

魔與道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空凌雲與徒弟彭承業一出江湖便在別人的監視之下，不斷遇上兇險事故，這回他剛擊退桂如龍等人的攻擊，衝出客棧，來到一野地，尋找徒弟彭承業。誰知荒野寂寂，並無彭承業的踪影，隨後司空凌雲更在草地上檢到一枚黃金打造的八卦，那是彭承業日夕掛在腰帶上的飾物，司空凌雲大吃一驚，已知彭承業必是落入敵人手中……原來彭承業離開司空凌雲，在野地上等候時，阮小鳳忽然在附近出現，並設了一個美人計，使彭承業上了她的當而被擄去，當彭承業醒轉時，他發覺自己的啞穴痳穴均被人制住，不知爲何人所擄……

四面奏楚歌

接着車廂前面那幅布簾一動，走進一個人來，可惜他只看到一對黑色的薄底快靴，靴子尺寸頗大，只能猜出是個男人。

正在心頭忐忑之際，彭承業又覺後背一痳，眼前一黑，重新失去知覺。

强敵八方來

當他再度醒來時，車廂已不太燠熱，估料太陽經已下山，接着又覺得車速比早上慢了很多，馬蹄聲十分低啞，跟上次聽到的，完全不同，大概上次馬匹是在石板路上奔馳，這次却在泥地上。

再過一陣，彭承業又有了發現，這車廂比上次狹窄，而且拉馬的只有一匹，顯然是在昏睡中被人換了車子，他心頭十分奇怪，不知對方要如何折磨自己。

忽聽車前有個男人的聲音道：「是大公子麽？」

接着馬鞭「啪」的一响，馬車便完全停住了。只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了進來。

「那小子在車內麽？」

車前那人道：「是的。」

「好，待少爺給點苦頭他嚐嚐，否則太便宜他了。」

彭承業心頭一沉，他終於認出這是風沐楊的聲音了，一驚之後，又暗暗爲阮小鳳担憂起來。

心念未了，車廂陡地微微一沉，緊接着，布簾兒一掀，走進一個臉色青白的青年來，可不正是風沐楊？

風沐楊故意把臉湊到他眼前，冷森森地一笑：「小子，你認得少爺麽？那夜的威風，那裏去了？哼，你以爲飛來艷福，却料不到紅顏是禍水吧，你敢跟少爺爭女人？簡直不自量力！」

說罷向後微微一退，手掌一翻，左右開弓，摑了彭承業四掌。

這四掌力道奇大，彭承業一張俊臉登時腫起老高，他自出娘胎以來，幾曾受此恥辱？氣得淚水在眼眶内亂轉，只恨不得一劍把風沐楊刺死。

風沐楊見狀甚是得意，哈哈哈地笑了起來。「哈，一個愛哭的膿包兒，也敢在少爺面前逞好漢，當眞笑話！」言畢又摑了彭承業兩掌。

彭承業雙眼似欲噴出火來，風沐楊冷笑一聲：「你遲早是個死人，少爺老實告訴你吧，鳳丫頭是匹難騎的胭脂馬，除少爺之外，還有誰能降伏她？憑你這小子？呸！只怕你給她出賣了還不知道！還想跟她上床？你奶奶的，給她提鞋也不配！」

彭承業心頭狂跳，暗叫：「他在胡說！阮姑娘一定……是毀在他手中了！」

他雖然說不出話來，但心中的感受自然而然自眼神中表露出來，風沐楊又冷笑一聲：「小子你還不信？少爺索性跟你說個明白，免得你做個寃死鬼！」

他坐了下來，嚥了一口口水，才續道：「少爺雖然不知那丫頭是如何制服你的，總之你是由阮家交給我們風家的！他們是拿你的性命作交換，要跟咱風家解開世仇！小子，你別瞪眼，阮家近年來人材凋落，這些年來都不敢跟咱家正面交鋒，能够以你一條性命，來換取他們的阮家一百三十五條人命，實在太便宜了！」

風沐楊喘一口氣，續道：「他們如意算盤打得雖响，但咱們也有咱們的打算，舊仇了結，難道不會再製造一段新隙！」言畢又摑了彭承業一掌。「小子，你當眞幸運啊，一出道便成了衆矢之的，也不知是幾生修來之福，哈哈……有了你，還怕司空凌雲不乖乖束手就擒！」

風沐楊直起身來，飛踢了彭承業一脚，道：「待捉到了司空凌雪，再慢慢折磨你！」

風沐楊下車之後，車廂内重又陷于黑暗中，彭承業想哭，又欲哭無淚，暗怪自己膿包，一離開師父，便落在人家手中，

如今唯有希望師父不中他們的奸計。

他自艾自怨了一陣，不期然又想起阮小鳳。

風沐楊所說是否屬實？阮小鳳是不是這樣子的女人？

刹那間，腦海中又浮上一張嬌艷如花的臉龐，自問了一句：「她美如天仙，怎會出賣我？何況我兩番救了她，她即使不思報恩，也不會恩將仇報！」

可是心底深處，又隱隱覺得風沐楊所說也不無道理，假如自己受制與阮小鳳無關，爲何她不跟自己在一起？何況當時山上不見有旁人，而且自己遭人點了痳穴之後，還與她交談了好幾句話才暈去，這是什麽原因？她故佈的疑陣，好讓自己認爲她也同時被人制住？

彭承業實在不敢再想下去，忽聽風沐楊喝道：「停車，吃點東西再走！」

彭承業這才知道風沐楊另乘一騎，而事後蹄聲沉鬱，估計尚有不少人在「保護」自己。

馬匹與馬車終於停了下來，只聽一個漢子道：「大公子，屬下這裏有一袋米酒，要喝一點麽？」

又聽風沐楊道：「給我遞過來！還有，那小子已有幾天沒吃東西了吧？給他灌一點，別餓死了他，壞了大事。」

彭承業經他一提，才覺得飢腸冒火，極是難受，不由想起師父的話來，暗暗怪責自己：「唉，師父說得不錯，當日嫌那碗麵粗糲，如今只怕發霉的饅頭也啃得下了！」

不久，兩個壯漢走了進來，解開彭承業的痳穴，在他氣血未暢之前，再點了四肢的軟穴，然後灌了他半壺水，再把饅頭塞入他口中，喝道：「快吃快吃！」

彭承業賭氣不吃，緊咬牙關。一個壯漢冷笑一聲，食中兩指在他鼻上一揑，彭承業呼吸不暢，只得張開嘴來，另一個壯漢把饅起撕下一角，塞入他嘴内。

那饅頭不但不發霉，而且甚香，竟不亞於他平日在家中吃的，壯漢餵他吃了兩個饅頭，重行點了他的痳穴，然後下車。

不久，馬車又緩緩前進了，他坐了一陣，便昏昏沉沉睡去。

當他再次醒來，車廂布簾透進一點微光，估計天已亮了。他深深吸了幾口氣，腦子稍爲清醒一點。

就在此刻，一陣馬匹的驚嘶聲，驀地响起，接着馬車向後一掀，彭承業身子不由自主向後滑去！

這一滑，力道奇大，莫說彭承業身上痳穴未解，即使在平時，出其不意也未必抵擋得住。

只聽「喀嗤」一聲，雙脚撞在車廂後壁上，壁板登時裂開，人即自破洞中穿了出去！

「砰！」彭承業後背一痛，五内一陣翻騰，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幸而車廂沒有倒下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變化突生，任何人在這瞬息間都未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只見峭壁上飛下不少樹幹大石，馬匹在驚慌中人立而起，騎客紛紛摔落地上，那拖車的馬匹，更是四脚蹦跳，不一忽，馬車便歪倒在山壁旁。

慌忙中，峭壁上躍下一人，手上兩把

黑沙急洒下來，衆人一驚之下，臉上手上都讓沙子擊中！

那人落了地，脚尖一點，向彭承業掠去，人未至，已彎腰作勢欲抓。

風沐楊抽出鋼刀，喝道：「快截住他！咦，這人正是點子！」

風家衆丁家將齊應一聲，齊擧起兵器搶了上來。

「司空凌雲，你這次可跑不了啦！」

那人右掌一吐，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把帶頭那幾個迫退兩步，隨即抓起彭承業伸指解開了他的痲穴。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風沐楊與幾個手下，揮刀砍了過來。

司空凌雲霹靂一聲斷喝：「住手！」這一叫他運上雄渾的內力，有佛門「獅子吼」之功效。

風家諸人但覺雙耳嗡的一响，一時之間，都聽不到其他聲音，太驚之下，向後急退！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司空某出身何門何派，你們可曾知道？」

風沐楊喝道：「不要聽他花言巧語，誰不知道他是天魔門的第四代掌門人！大家上啊，捉住他賞銀五千両！」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你們都已中了老子的毒沙，還敢妄動，難道不怕毒發身亡麼？」

此言一出，風家之人如中了魔般，一齊停步不前，都是臉色死灰。風沐楊顫聲道：「司，司空……你，你說什麼？」

司空凌雲道：「老子剛才說什麽，你不會聽不到吧？」

「聽到聽到……但……」

「剛才司空某撒了兩把本門秘製的毒沙，你們有誰人曾讓它沾上肌肉的否？」

風家諸人不禁面面相覷起來。那兩把砂子分佈極廣，而且當時正處人翻馬仰之際，塵土飛揚，有誰不被砂子沾上的？一時之間，人人自危，都是做聲不得。

風沐楊顫聲問道：「你，你那些砂子有毒？」

司空凌雲嘿嘿一笑，道：「天魔門是名門正派，絕不用毒！」

風家衆人一聽，更是深信不疑，風沐楊道：「快拿解藥來！」

司空凌雲道：「你們先盤膝坐下！」

風家諸人猶疑不決，司空凌雲語氣透着幾分不悅：「你們不想解藥，老子可要失陪了！」

也不知是誰先坐在地上，接着所有的人都盤膝于地。司空凌雲道：「你們想不想知道解毒大法？想的話，便說幾句讓我老人家高興的話！」

太陽雖還不猛烈，但風沐楊額頭上已是汗出如漿，呻吟似的道：「姓風的沒一個是怕死的，你不必想折磨咱們！」

彭承業暗暗好笑，喝道：「不怕死的，便站起來吧！」

風沐楊等人臉色大變，却沒一個胆敢冒險，長身而起。

司空凌雲道：「這毒砂在製造時，須經過一重日晒的手續，有一次，司空某剛把砂子鋪在牆上，不料一陣無名風吹來，讓數十顆砂子打在臉上！司空某雖知不能運功，可是焦急之下，仍是運功把其他毒砂震飛……嘿嘿，事後這張面便變成這樣子了！」

他眼光一掠，見席地之人，全部望着自己，心頭得意，有心再作弄他們，以洩怨恨，續道：「那時十重淬毒手續，只做了六重，便已如此，嘿嘿，你們若敢再運氣或走動，十步之內，保證倒地而亡！」

山道上二十個大漢，呆坐如死，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風沐楊紅着臉道：「司空掌門，這實是一場誤會，咱們把令徒請回去，只是對您的一點敬意而已，您千萬不可誤會！」

彭承業怒道：「你摑了我七八巴掌，還是敬意？」

風沐楊哭喪着臉，道：「彭少俠，你大人大量，不記小人之過……」

司空凌雲道：「風家的好意司空某心領了，我若要殺你們易如反掌，不過這次司空某重出江湖，用意只在調查十多年前的那段公案，不想多結仇家，只要你們發下重誓，以後不再刁難我師徒，我便教你們解毒之法！」

風沐楊忖道：「此地除他師徒兩人，全是我家子弟，發下重誓又有何妨？」

當下首先道：「這純粹是一場誤會，咱們也知道司空掌門是個是非分明之人，以後絕不會再與你老人家為敵，有違此誓，便教我死無葬身之地！」

其他人見大公子都發起誓，也紛紛效尤！司空凌雲揮手道：「好啦，好啦！司空某告訴你們就是，只要你們席地靜坐一個時辰，毒性便自化解！但一個時辰之內，絕對不能走動，就算內急也不可起身，否則，嘿嘿！你們自己知道後果！好吧，後會有期！」

言畢，司空凌雲便抓住彭承業的腰帶，吸氣向山壁竄起，半空在一塊突出的石塊上一點，換了一口氣冉冉上升。

彭承業只覺騰雲駕霧一般，一顆心似欲跳出口腔，這才知道自己跟師父尚有一段頗大的跟離。脚踏實地之後，低頭一望，只見山道二十個大漢，如老僧入定般，端坐不動，不由覺得好笑。

司空凌雲看了他一眼，柔聲道：「業兒，你吃了不少苦頭吧！」

「師父，風沐楊太可惡了，待弟子下去摑他幾掌出出口氣！」

司空凌雲伸手一攔，道：「為師好不容易才救下了你，你又想再去惹禍？」

「怕什麽？他們中毒極深，難道敢還手？」

司空凌雲眉頭一皺，道：「此處尚是險地，走為上着。」

話音剛落，背後山壁下忽然傳來一道震耳欲聾的長嘯！

嘯聲綿實，來勢又速，司空凌雲心頭微微一慄，知道有高手至，忙道：「業兒快走！」拉起彭承業向前奔去！

山壁之巔長而狹，一邊是崎嶇山路，另一邊則是深淵，若然失足跌下，非得粉身碎骨不可！

奔馳了十來丈，山壁已至盡頭，下面又是一道深淵，司空凌雲暗叫一聲苦也，回頭一望，只見背後已多了兩個人，正應了一句，冤家路窄，為首那人正是天網堡堡主關懷義！

關懷義背後還有一個身材略矮的壯漢，四十左右的年紀，一雙眼精光四射，一臉慓悍之色，壯漢腰上懸着一柄刀，不知刀鞘鑲着什麽寶石，在日光下不斷閃着亮光。

只聽關懷義喝道：「司空魔頭，這次看你還能逃到那裏去！」

司空凌雲心頭忐忑，若果只他一人，還有幾分把握可以走脫，但多了一個彭承業希望便十分渺茫了，嘴上却道：「關堡主何其善忘也，前幾天才尊稱某家一聲大俠，又說見到某家便要假道他行，今日怎地又叫我魔頭來了？」

關懷義臉色鐵青，沉聲道：「跟你這種魔頭講信義，無疑是對牛彈琴，何况這種話有誰聽見，你問他們，有誰肯相信你的話？」

「他們相信之至，你看，他們跟關堡主一樣，正在解毒哩！」

那壯漢喝道：「堡主讓開，讓風某來殺他！」

「恭喜堡主一張臉依然俊朗得很，不像司空某已成大痲子！」司空凌雲嘴上胡扯，心中却暗在尋思脫困之計。

此刻日頭已近中天，山淵中的白烟，被風一吹，逐漸散去，彭承業忽見對面有座山崖，與此遙遙相對，中間隔着一道四丈多寬的深淵，山壁上有一棵大樹斜伸而出，上面掛滿了粗壯的樹籐，彭承業江湖經驗雖淺，也看出師父心中之顧忌，便決定冒險一試。

「師父，弟子先走一步，請你抵擋一下！」

司空凌雲心想他若能離開，還可減輕自己的心頭壓力，便應了一聲，却不知彭承業是要利用樹籐飛越深淵。

他反身站住，笑着道：「兩位慢慢來，何必焦急？」說着又作狀伸手入懷，隨即揑拳而出，叫道：「司空某本不想多結仇家，奈何你們迫人太甚，只好使點手段了！」

說話間，見關懷義背後那壯漢轉頭而望，眼光不期然跟他望去，這才見彭承業抓住樹籐，用力一盪，飛向對面山崖！

那壯漢冷笑一聲，忽然揚手射出一把飛刀。

司空凌雲大吃一驚，右拳倏地張開，一枚銅錢也脫手飛出，飛刀射及樹籐之前，把它磕飛！

那壯漢飛刀落空，又伸手入懷取第二柄，但彭承業已落在對面山崖！

司空凌雲額頭湧出一陣細汗，尋思道：「幸虧我剛才心血來潮，揑了一枚銅錢在手中，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他吸了口氣，嘿嘿笑道：「閣下飛刀之術不錯，不知腰上那柄刀管不管用？」

關懷義冷笑一聲：「你連風家老四，風寶刀之名也未聽見麽？」

司空凌雲笑道：「原來是『一劍二堡三莊』的風家莊風家老四，失敬失敬！」

原來武林中除了九大門派之外，近數十年來尚崛起了幾個新組織。一劍不是指一把劍，而是指「七星劍派」，二堡是天網堡和神劍堡，三莊是風家莊、阮家莊和田家莊，都是實力雄厚，力足與任何帮派爭長短。

當下風寶刀忽然越過關懷義，抽出腰上的寶刀，陽光下但見刀光如電，令人不敢正視。「司空凌雲，風老四早就有意跟你一鬥，今日天賜良緣，諒你不會令我失望！」

司空凌雲道：「司空某與貴家無冤無隙，此戰是否勢在難免？」

風寶刀道：「風老四識英雄重英雄，不想說些辱駡你的話，但風某却認為有關你的眞實武功，傳聞有點誇大，早就想找你一較高下！」

「很好。」司空凌雲臉色一正，道：「你尊重我，司空某也尊重你！」說罷伸手入懷，抽出軟劍來。

司空凌雲一劍在手，一張臉立即變得肅穆無比，目光如刀鋒般銳利。

風寶刀把寶刀橫在胸前，臉上線條如刀刻一般，雙眼緊盯在司空凌雲臉上。

剎那間，一股凌厲的殺氣，立即在山壁上擴散，關懷義忽覺心房一緊，呼吸都似乎難以暢順，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幾步。

司空凌雲與風寶刀如山嶽般峙立，一動不動，山風吹過，衣袂獵獵作响，兩人却連眼睛也沒眨一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依然不言不動，下面的風沐楊以及那些家丁家將等得脖子都酸了，才見風寶刀向前跨出一步，但隨即立住。

關懷義知道他倆兩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必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關懷義知道他倆兩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必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風寶刀表面上鎮定如恒，但心頭却暗暗發慌，只覺司空凌雲隨便一站，軟劍下垂近地，全身無一處有破綻，無一處有空門，饒得他近年來有江南刀神之佳譽，仍然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他看不出司空凌雲在想些什麽，心頭更慌。這一慌，眼神不由微一散亂，忽見司空凌雲身子一動，左手隨之一抬！

風寶刀下意識地覺得司空凌雲要發動攻勢，心念一動：「先下手為強！」猛一聲斷喝，手臂一掄，寶刀立即拽着日光，破空劈出！

這一刀，風寶刀蘊力千鈞，當眞有力撥千鈞之勢，只見白光倏然一閃，刀鋒便已捲到司空凌雲的喉前！

司空凌雲那一動並非出手，只是誘敵先發而已！待得風寶刀招式已露，他才把身子向側一偏，同時右手一抬，那柄軟劍如蛇一般彈起，急刺對方手腕！

這一劍，雖然後發，但比風寶刀那一刀更加辛辣，是攻敵必救！

電光石火間，刀離司空凌雲喉前兩寸，劍也離風寶刀手腕兩寸！這其間的空隙，實在不足以令人發出任何驚呼，甚至風寶刀本身在這瞬息間，也只能在喉底深處，猝然發出一道模糊的「胡胡」聲。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兩人齊時變招，手腕一抖之後，同時發出第二招！

「錚」的一聲輕响，刀劍相觸之後，兩人又同時變招！

風家的「閃電刀法」名聞武林，自然是以快為主，是故刀劍輕觸之後，風寶刀刀鋒一偏，立即直砍司空凌雲的肩膊！

這是第三招！第三招與第二招幾乎是

緊接着而發，下面的人還以爲這是第二招的餘勢！

不料，他快司空凌雲也快，身子再一偏，軟劍揮處，急刺對方左脅！

風寶刀見對方這一招詭異及快速處如魔鬼一般，刀到半途，手腕一轉，把軟劍彈開！

正想發出第五招，忽見司空凌雲的軟劍已貼着他的刀脊滑了下來，待要振腕翻刀，經已來不及了！

只覺五指一涼，接着但見司空凌雲霍地跳開，倒抱軟劍，道：「承讓了！」

風寶刀粗壯的軀體如風中柳絮般，不斷顫抖着，一張臉比雪還白，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才發了四招便敗在對方劍下！假如司空凌雲不收劍的話，自己這隻手便廢了，以後再厲害的刀法也無法施展！

這個打擊實在太沉重了，也太難接受了！比死還難受！

也因此這刹那，他三魂六魄都似離開了軀殼，直至關懷義飛身越過他頭頂，凌空撒網望司空凌雲罩下時，才矍然一醒。

山壁狹窄，陡增天蠶網的威力，司空凌雲長嘯一聲，身子一橫，倏地向山道飛落！

風沐楊等人齊聲大叫，却無人敢站立起來，關懷義緊接着撲下，司空凌雲一個起落巳抓起風沐楊，喝道：「停！」

關懷義冷笑道：「司空凌雲，你還算是個人物，怎地拿後輩作擋箭牌！」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說道：「關懷義，你爲人如何比我還清楚，這種話壓不了我！」

關懷義乾笑一聲：「老夫縱然不肖，也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當然！若地位互易，只怕你又要尊我一聲大俠了！姓關的，你偷襲某家便不無恥？車輪戰法，以衆凌寡，難道也是英雄好漢的行徑？」

風寶刀在山壁上道：「司空凌雲，風某敬你是一條漢子，亦請你自惜羽毛！」

「可以，只要你不助這姓關的，司空某立即放人！」

關懷義急道：「風老四，你千萬勿中他的奸計！這厮正是要使逐個擊破的策略！咱們跟這種惡魔，還講什麼道義！」

風寶刀深深吸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今日風某都不會與他爲敵，關堡主，恕在下難以遵命了！」

關懷義一變再變，半晌才乾笑一聲，道：「關某是你邀來的，主人既然不緊張，客人豈有越俎代庖之理？」他心內對司空凌雲的武功也着實畏懼，風寶刀不助他，他可也不敢造次，當下立即遠遠退開。

司空凌雲放下風沐楊，迎空抱拳道：「風寶刀，你我格于形勢，不能爲友，但冲着今日你這幾句話，司空某也要稱你是一條好漢。」一頓又道：「你武功雖非司空某平生第一對手，但品格却勝過很多人！姓關的貪生怕死，言而無信，不堪與你爲友，尚盼三思！司空某言盡於此，後會有期！」

言畢頭也不回，揚長而去。

風寶刀立在山壁上，神情一片茫然，目送他離開，心潮洶湧，却不知是什麼滋味。

關懷義一張老臉如同晚霞，臉上却滿懷恚怒及殺機。

司空凌雲沿着曲折的山道而行，山道依山而鑿，有些地方深入山壁之下，另一旁則是深淵，走了一陣，才繞到對面，與彭承業會合！

彭承業見面立問：「師父，剛才那一戰是誰勝？」原來那幾招疾如星火，他又離得遠，根本看不清楚。

司空凌雲淡淡地道：「爲師若輸了，還能安然過來麼？」

彭承業尷尬地一笑，問道：「師父，這裏是什麼地方？」

「括蒼山。」

「幸好師父來得及時，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彭承業想起被風沐楊侮辱的事，仍然憤憤不平。咬牙道：「剛才師父爲何不讓徒兒打那小子一頓？師父您的行踪就是他洩露出去的！」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能打，爲師還能不讓你打麼？」

彭承業一怔，問道：「師父的話，教徒兒好生難明！」

「因爲他們根本沒有中毒！」司空凌雲含笑把那夜施計作弄關懷義的事述了一次。

彭承業聽得哈哈大笑，道：「師父，現在徒兒什麼氣都消了！」

司空凌雲笑容一歛，道：「本門出身黑道，與所謂名門正派不同，換作是少林武當，不但弟子不屑爲之，就算這樣做了，輕的還要吃掌門一頓數說，重的可能另有刑罰！不過爲師却不喜如此，江湖風險，人心叵測，太過拘謹，對自己碍手碍脚，對敵人反而方便！」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爲師並非教你使詐，而是要因人而施，對那些奸詐的小人，不妨以眼報眼，但若人家尊重咱們，咱們更須加倍尊重他人！這便是爲師做人之道！」

彭承業從未見過師父如此嚴厲的，忙正容地應聲受教。

司空凌雲嘆了一口氣，道：「其實這種道理明白的人也很多，無奈對正與邪，魔與道，黑與白的看法便大不相同了！」

彭承業忿恨地道：「師父，難道他們都是黑白不分之輩麼？」

「非也！因爲維持這種『定論』對他們有益無害，也可以繼續保持他們原有的地位與勢力。另有一些人則只是爲了討好某些人而隨聲附和而已！有的則被他們弄亂了固有的觀念，只得人云亦云！」

司空凌雲抬頭望着悠悠的白雲，又長嘆了一聲：「爲師被他們視爲魔頭、死敵，只因我年少時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心險惡，揭了他們的痛脚，他們若不把我當作惡魔，豈不是反要讓人視爲邪惡？」

彭承業怒道：「如此豈有天理？」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道：「天理往往在最後才出現！」

彭承業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師父，你怎會知道徒兒被風家押來此處？」

司空凌雲看了他一眼，笑道：「是你的一個紅粉知己，告訴爲師的！想不到你一出道便得美女垂青，而且她看來對你似乎情深義重……哈哈，比師父的遭遇好得

多了！」

彭承業臉紅如火，忙道：「師父取笑了，徒兒那裏有什麼紅粉知己？」

司空凌雲一怔，詫聲問道：「人家都沉默了，你還要瞞着爲師？」

彭承業急得直跺脚。「師父，你到底是說誰呀？」

「阮小鳳，業兒，你不認識她麼？她說你救了她兩次呢！還是你是因此才得罪風家的！」

彭承業又是一怔，刹那間，風沐楊的話立即翻上心頭，沉吟道：「她本是跟弟子一起的……怎會遇上師父您？」

司空凌雲微笑道：「她說她是她爺爺救走的，只因阮風兩家有世仇，而風家近年來勢力大增，是故阮望山不欲與風家正面衝突，而又感於你兩次救她孫女，因此吩咐阮姑娘來通知爲師，爲師得訊之後，立即趕了下來！」

他一頓又道：「對啦，阮望山是阮小鳳的爺爺，他家與風田兩家，合稱『三莊』，頗有點勢力！」

「原來如此！」彭承業想起阮小鳳與風沐楊的情況，疑雲難釋，又問：「阮望山爲何只救阮小鳳，而不把徒兒一起救下來？」

司空凌雲忽然道：「噤聲！有人來！」忙把彭承業按在樹叢後。

只見幾匹馬自山下風馳電掣般奔過，正是風寶刀、關懷義與風沐楊等人，那些人不斷交談着，聲音不斷飄了上來。

司空凌雲直待他們去遠才露出身來，臉上閃過幾分担憂之色，喃喃地道：「聽風寶刀之言，似乎有很多人要殺死爲師而甘心，這是什麼原因？他們怎會突然聯合起來，莫非這十年來，江湖上有很大的變化？」

他只顧想着心事，竟忘了答彭承業的話，彭承業本來有很多話要問他，但見師父眉宇間，滿含憂色，也不敢多問。

過了半晌，司空凌雲才道：「業兒，你不如回家去吧！你跟在爲師身邊，實在太危險了！」

彭承業堅决地道：「不！師父有事，弟子服其勞，這話徒兒不敢稍忘，無論如何，徒兒也要跟着您，即使危險重重，徒兒也萬死不辭！」

司空凌雲頗覺他有當年自己的傲氣，哈哈一笑，憐愛地望了他一眼，道：「走吧！」

「師父，咱們去那裏？」

彭承業這一問，司空凌雲臉上霎時露出惘然之色，半晌才答道：「咱們先下山再說吧！」

酉時將過，七月的黃昏，落日餘暉把西天染得如血般鮮紅。

殘陽如火，古道人稀，遠處的炊烟自樹梢上冒起，歸飛的宿鳥在樹林上空盤旋，不斷發出聒耳的叫聲。

司空凌雲及彭承業拖着長長的背影自遠而來，那瘦長的背影使人覺得他兩師徒都是心疲力倦。

過了樹林便是仙居鎮，還沒入鎮，只見樹林中一個少女牽馬而去，臉上笑意盈盈。

「恭喜彭兄脫險歸來，小妹至今才放下一顆心！」

彭承業回頭，看到少女歡悅的神情，不由露出幾分迷惑之色，一時之間竟忘了答話。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業兒，人家阮姑娘等你答話呢！」

原來這少女正是阮小鳳，阮小鳳聞言粉臉嬌紅，低聲道：「司空前輩您好！」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司空某今年才四十有二，你叫我前輩不怕我生氣麼？」

「姪女不懂說話，請司空前……請司空大俠原諒！」

司空凌雲嘆了一口氣，道：「前輩及大俠，任司空某挑，我寧願要前輩了！對大俠兩個字，司空某現在是既敬且畏！」

彭承業見師父與阮小鳳有說有笑，心中暗道：「師父目光銳利，也不知見過多少大奸大惡之人，假如阮姑娘眞如風沐楊所說的那般奸詐狡猾，師父豈有看不出之理？」心生此念，疑懷立釋，忙道：「多謝姑娘千里報訊，使在下能及時搭救，否則在下如今可能巳身首異處了！」

「彭兄再這樣說，小妹可受不住啦！你跟風家結怨，也是因小妹引起的哩！眞要論起來，小妹還要謝你哩！」

司空凌雲笑道：「你倆也無須謝來謝去了，阮姑娘，你是好意來此等候咱們師徒，還是恰巧碰上的？」

阮小鳳一本正經地道：「家祖囑晚輩特來此等候，他着姪女一定要請兩位到寒舍走一趟！」

司空凌雲眉頭一軒，道：「司空某有事在身，令祖盛意，恕無法遵命了！」

不料阮小鳳微微一笑，道：「家祖也想到此點，所以他巳自溫州趕來。」

彭承業問道：「府上不在蘇州麼？」

「是的，但家祖有事到溫州！」

司空凌雲皺眉問道：「相會地點在何處？」

「家祖不知前輩要去何方，所以把地點訂在金華！」阮小鳳見他仍猶疑不决，忙又道：「家祖說他有一件秘密要告訴你，這件秘密，關係着前輩的聲譽！」

司空凌雲心頭一動，脫口問道：「是什麼秘密？」

「姪女問他，家祖不肯透露一個字，只說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見到你才肯說！」

司空凌雲心中尋思道：「業兒對他有恩，他不會借此來謀害我師徒吧？就算如此，司空某也不怕他！」當下頷首道：「好吧！」

彭承業心頭一動，問道：「阮姑娘，你怎知道在下與師父會來仙居鎮？」

阮小鳳嫣然一笑，道：「此亦是家祖之估計耳，他認爲令師下山之後，必取道西北，而仙居鎮較大，必是令師徒的第一個歇脚地！」

司空凌雲心頭微微一懍：「這老頭心思好生仔細！」

當下三人聯袂入鎮，先找了家乾淨的客棧歇脚，吃過晚飯，三人便都回房休息了。

司空凌雲問道：「業兒，你出道之後，多少也跟人交過手，可有發現什麼武學疑難麼？」

彭承業想了一下，提出幾個問題，司空凌雲一一替其解答，又教了他幾招實用的救命絕招，最後又把自己與敵交鋒的經驗，秘竅仔細傳授予彭承業。

這一談，直談至三更，彭承業得益良多，司空凌雲說道：「睡吧，明早還得趕路！」

彭承業失陷之後，精神一直十分緊張，此刻有師父在旁，一趟下床，便酣然入睡，司空凌雲盤膝於床，運功調息，生恐仇家夜襲，不敢睡覺。

次日，司空凌雲叫彭承業去買兩匹馬，阮小鳳十分乖巧，又買了一些乾糧，三人這才併轡同向金華的方向馳去。

一路上，阮小鳳不斷尋機與司空凌雲師徒交談，可是司空凌雲表面上樂觀，但心中不無担憂，彭承業一則對阮小鳳多少尚有點芥蒂，二則鮮與年紀相仿的異性接觸，也只是有答無問，弄到最後連阮小鳳亦自感沒趣！

中午，三人停馬於樹林，一則吃乾糧充飢，二則讓馬匹歇息一下，歇息將近一個時辰，才再度上路。

夏日趕路甚是辛苦，三人都是汗流浹背，衣衫盡濕，阮小鳳的一襲羅衣都全貼在肌膚上，益顯得身材玲瓏浮凸，粉臉帶汗，雙頰如火，嬌俏嫵媚，不可方物，彭承業看她一眼，便心跳加速，最後索性走在最前頭，這才好過一點。

馳了三四里，忽見一個黑衣漢子騎着一匹快馬，迎面急馳而來。司空凌雲暗暗戒備，不料那人只望了他們一眼，催馬自司空凌雲身邊掠過，一揚手，一枚小旗拋射在一棵樹幹上！

司空凌雲一回頭，那黑衣漢子策馬狂馳，眨眼經已去遠。他甩蹬拋韁，自馬鞍上躍起，凌空一折腰，猿臂輕舒，摘下樹幹上那枝小旗！

這旗色作黑，上面用金線綉了北斗七星，旗面只有一掌之長，司空凌雲看了幾眼，覺得以前未曾見過，不知道這旗是代表那一個組織。

阮小鳳走了過來，驚呼一聲，道：「這是武林令旗！」

「武林令旗？」司空凌雲一怔。「怎地我從未聽見？」

「這是武林盟主的令旗，此旗一至，四方豪傑都得聽令！」

「武林盟主！」司空凌雲更感奇怪，問道：「武林中幾時多了一位盟主？」

阮小鳳道：「四年前，少林、武當、峨嵋、華山與崑崙五大門派鑑于近年來門人人材凋零，所以宣佈封山十年，不問江湖事，甚至出師之後的弟子，也不能以門派的名義，參加任何武林糾紛。因此五大門派在封山之前，便建議推出一個能負衆望，而又智勇雙全的人作爲武林盟主，統率羣雄，以便在武林有難時，可以號召天下同道，同心合力，維護正義！」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如此說來，司空某現在倒成了武林公敵了！却不知這個智勇雙全，又能負衆望的武林盟主是何方神聖！」

「便是七星劍派的現任掌門人連雲天連盟主！」阮小鳳道：「近來，江湖上都稱他爲『義薄雲天』！」

司空凌雲臉色先是一怔，繼而一變，最後却狂笑起來，笑聲到了後來却似哭聲，阮小鳳與彭承業驚詫地交換了個眼色。

良久，司空凌雲笑聲才止，喘着氣道：「好一個『義薄雲天』，他如果是義薄雲天，司空某倒變成臭氣薰天了！」

彭承業急問：「師父，你認得他？」

「化骨也認得他！」司空凌雲猛吸一口氣，神態略斂，道：「阮姑娘，如今是連雲天雙手遮天的時候，司空某又是『武林公敵』，不敢連累你們阮家，你請吧！異日司空某若能重見天日，再到府上拜訪令祖！」

阮小鳳忙道：「前輩如何說出這等話來？阮家雖然不肖，却也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小人！阮小鳳雖是一個女流，也不會與他們一般見識！」

司空凌雲心情激動，聽了這句話，如大暑天喝了一碗冰鎮蓮子羹般，大是舒暢，忍不住向她投過一個感激的眼神。

阮小鳳道：「看來前面必有連盟……連雲天的人，咱們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另抄小路走吧！」

司空凌雲目光一變，道：「司空凌雲豈是貪生怕死之徒？他來得正好，我也想找他！上馬！」

三人再度上馬，剛馳了數丈，前頭又一騎急馳而來，馬上騎客仍是一身黑色衣褲。

司空凌雲雙腿一挾馬腹，當先馳出，喝道：「天魔門第四代門人司空凌雲在此，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司空凌雲若是皺一下眉頭的，便不算好漢！」

那乘人馬來至五丈外，立即勒馬，黑衣漢子又揚手拋出一枝令旗。

司空凌雲催馬奔前，伸手一抄已把那令旗抓在掌中！

那黑衣漢子見司空凌雲策馬縱前，只道要殺他，猛吃一驚，慌忙撥轉馬首往來路馳去！

司空凌雲揚聲大笑，隨手把令旗拋掉，回頭喝道：「業兒，快！爲師要看看是那些趨炎附勢的小人在前面擋路！」

彭承業道：「師父，弟子與你共同禦敵！」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好志氣！不愧是我天魔門的繼承人！」

話音一落，他忽然把馬勒慢，道：「不行，等下若是勢色不對，你便與阮姑娘見機先退！」

彭承業急道：「師父，徒兒豈能撇下您一人……」

「傻子！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爲師一命不足惜，只是今生若未能洗脫寃情，終是心有不甘，爲師若是不敵，還可見機行事，有你們在身邊，那就困難得多了！業兒，這一件事你不必再說，爲師知道你一片孝心便是，何況你若有什麼不測，爲師也難向令尊交代！」

彭承業道：「師父您武功超絕，天下有誰是你的敵手？」

「痴兒，天下間藏龍伏虎之人也不知凡幾，誰敢說自己天下無敵？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是也！」

阮小鳳接道：「話雖如此，但能擋得住前輩劍法的，武林中的確已找不到幾個

，家祖父對前輩的武功就佩服得五體投地，再說姪女與彭兄武功雖不行，但吶喊助威倒也可以！」

「不必多說，總之若是勢色不對，你們兩個便立即逃走，我自有應對之法！嗯，咱們便在金華見面！」

話音剛落，只見前面樹林中竄出幾個人來，爲首一人喝道：「司空凌雲，看鏢！」三枚飛鏢成品字形，向司空凌雲胸膛飛來！

那三枝飛鏢來勢雖速，但司空凌雲在倉猝應變中仍能從容用掌風把飛鏢震飛。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長鬚老者躍出路中，脫手又飛來三枝飛鏢。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我道是誰，原來是『連環飛刀』秦景明秦老兒！」他有心賣弄，待那飛鏢近身才發掌，不料最下面那枝飛鏢倏地一沉，「噗」的一聲，射在馬首上！

那馬中鏢之後，怒嘶一聲，人立而起，司空凌雲甩蹬飛下，那馬兒一掀，後脚一曲，砰的一聲，跌倒地上，一動不動。

司空凌雲臉色一變，冷笑一聲：「秦景明號稱大俠，想不到也會用這種邪門歪道，下三濫的淬毒暗青子！莫非是要想投到我天魔門下來乎？」

秦景明老臉微微一熱，喝道：「司空凌雲，你別逞口舌之利，以你之作爲，用淬毒飛鏢對付你的一匹坐騎，老夫還嫌慈悲哩！」

「哦？原來你用暗青子不是要殺某家，而是招呼我的坐騎！」司空凌雲冷諷道：「既然司空某如此不屑，何不再用暗青子招呼我？司空某歡迎之至！」

秦景明一張老臉漲得通紅，却又想不出一句反駁的話來。他背後一個黑衣青年道：「司空凌雲，這馬之死，實是受你之累！」

司空凌雲道：「牠是某家殺死的？」

「這馬糊塗，牠什麼人不馱，偏生馱你這魔頭？牠若不是馱你的話，秦大俠又怎會對他下毒手？」

另一個青年接道：「不錯不錯！牠跟你都是一樣，死有餘辜！」

秦景明忙找話下台。「馬世兄說得不錯！老朽老矣，心竅糊塗，實在不如世兄長年在連盟主陶薰下的靈光！」

那姓馬的青年得意洋洋地道：「好說好說！其實秦大俠也非糊塗，只少聽盟主的教誨而已！」

「是極是極，老朽今後當撥冗，親自上摩天嶺聽受盟主的教誨！」

司空凌雲聽得一怔，隨即爆出一陣震耳的笑聲。

那姓馬的青年怒道：「司空凌雲你死到臨頭，還有什麼好笑！」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你大概是連雲天的徒弟吧？」

那青年把胸一挺，傲然地道：「不錯，區區正是『義薄雲天』連盟主的第四弟子馬沛貞！」

「哼，既然是連雲天的弟子，理該面對邪惡視死如歸才好，爲何剛才見到某家，便落荒而逃？」

馬沛貞臉色不變，是：「胡說！我是爭取時間回去通知同道，誰說我落荒而逃了？」

秦景明忙道：「司空老魔，你不可狗眼看人低，連盟主座下之人，豈有貪生怕死之輩？他們一入門便樹立爲武林公義獻身的精神！馬世兄，你說是不是！」

那幾個黑衣漢子同時大聲道：「這個還用問麽！」

秦景明道：「江湖上傳言七星劍派弟子都是武林的表率，果然不虛！如今惡魔在此，是你先上呢，還是老朽？咳咳，老朽行將就木，這種功勞還是讓給你們年輕一代的吧！所謂江山代有人材出，各歛風騷數百年！老朽老矣，樂得搏個扶掖後進的佳譽！」

那幾個黑衣青年臉色都變了，司空凌雲暗暗好笑，忖道：「這老頭果然是塊老薑，分明自己害怕，却用言語擠他們！好，老子樂得看你們做戲！」當下道：「姓馬的，時候不早啦，拔劍吧！」

馬沛貞臉色忽青忽白，手掌落在劍柄，硬是抽不出來，司空凌雲皺眉道：「原來你是馬屁精，不是馬沛貞，連盟主有徒如此，當眞令故人失望！」

馬沛貞輕咳一聲，不敢看司空凌雲，却轉頭對秦景明道：「秦大俠，晚輩不敢違抗家師之命，還是由你先上吧！」

秦景明一怔道：「令師有何明訓？」

「家師時常道：『爲人當須敬老』，又時常對咱們師兄弟講述孔融讓梨的故事！秦大俠，這件功勞晚輩是萬萬不敢跟你爭的了！何況誅殺惡魔，根本不分先進後進，您還是當仁不讓吧！」

秦景明臉色一變，心頭暗怒：「好狡猾的小子，若非看在連雲天份上，老夫今日便不放過你！」嘴上却道：「世兄謙虛有禮，又碍於令師寶訓，老朽爲武林公義，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矣！」

馬沛貞說道：「大俠一心爲公的精神，晚輩十分欽佩。也將留傳千古，萬人稱頌！」

秦景明面無表情，大聲叫道：「司空凌雲，你既然知道時間不早，還不過來送死！」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你要殺某家，不會自己過來麽？對不起，這萬人稱頌的功勞，你若還不來領，某家可要脚底抹油了！」

秦景明咬一咬牙，只得欺身進步，一掌往司空凌雲擊去！

右掌剛出，左掌在肘下一揚，兩枝飛鏢急射司空凌雲。

這下雙方距離極近，饒得司空凌雲有備在先，閃避仍甚是狼狽，秦景明得勢不饒人，欺身直進，左掌猝然探出！

司空凌雲輕嘯一聲，右掌迫向對方左掌，左手五指如鉤，反抓對方手腕！

秦景明不吭一聲，右手一沉，反掌擊向司空凌雲脅下！

司空凌雲看也不看他的右手，只把右掌的內力增加一成。「蓬」的一聲，右掌與對方左掌接實，司空凌雲上身只晃動了兩下，秦景明却退了兩步，右手那一掌自然落空了。

司空凌雲從未與秦景明交過手，一掌過來，不由一怔，忖道：「這老兒名頭極大，怎會如此稀鬆？莫非是沽名釣譽之輩

？」心中終於有所懷疑，不敢大意，再欺前一步，發出第二掌！

秦景明知道厲害，不敢與其正面交鋒，斜閃一步，手掌反自其肘下突進。

不料，司空凌雲一聲長笑，也不知他如何把掌一翻，手掌又與對方迎上！又一聲悶响傳來，這次秦景明連退三步，頷下銀鬚不斷晃動，正想再發飛鏢，但司空凌雲第三招又到！

急切間，連忙錯步閃開，司空凌雲長嘯一聲，攻勢連綿不絕，攻得秦景明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馬沛貞往場上看了幾眼，又驚又怒，不由暗罵起來。「我道這老頭兒名氣極大，武功一定不錯，正想利用他立下一功，好討師父的歡心，怎知道這老兒是欺世盜名之輩，竟然如此膿包！不好，等下他若不行，司空凌雲找上我，到時少爺豈不危險！」

他見秦景明越來越不行，心頭更急，一急之下，竟被他想到一計，連忙大聲叫道：「諸位，對付這種邪魔外道，還跟他計什麽武林規矩，並肩子上呀！」

他背後那幾個黑衣漢子摘下肩後的兵器，上前圍攻。

彭承業怒道：「你們這算是什麽行徑？」抽出長劍，躍下馬，衝了過去。

阮小鳳見狀，也抽出柳葉刀，跟在彭承業之後，叫道：「姑奶奶也跟你們拚了吧！」

馬沛貞喝道：「阮小鳳，難道你不知道他倆師徒是大小魔頭麽？你怎地棄明投暗，反助他們！」

阮小鳳叫道：「誰說他們是魔頭？你們都看錯了！」

馬沛貞怒道：「你說誰看錯？簡直荒謬！阮小鳳，你要自甘墮落可得小心一點，不要連累了你們阮家莊！」

阮小鳳揮動柳葉刀往他砍去，叫道：「你不必恃勢凌人，姑娘雖是女流之輩，也知道一人做事一人當！」

這一席話，聽在彭承業耳中，大受感動，心中暗道：「阮姑娘果然是個好人，我錯怪她了！」連忙衝前揮劍截住一個壯漢。

他與阮小鳳雖然減輕了司空凌雲的負担，但司空凌雲仍然以一敵四，雖然未落下風，但秦景明終於站穩陣脚，暗中舒了一口氣，舉袖拭去額角的冷汗。

司空凌雲霍地抽出軟劍，喝道：「今日是你們迫司空某動手的，有死傷的，可別怨我心狠手辣！若沒有把握的，便請立即退避，司空某保證不記前仇！」

那些漢子雖然都心頭忐忑，但衆目睽睽之下，誰肯失威後退，讓同伴恥笑？是以都一言不發，悶聲急攻起來。

司空凌雲脚踏「天魔舞步」，軟劍不與對方兵刃碰撞，專事尋隙抵瑕，只十多招，又佔了上風。

激戰中，忽聽司空凌雲喝道：「下一劍，我要斬你手背！」眼光一及，射向一個中年漢子。

這句話似有莫大的魔力，那中年漢子竟然如着了魔般，一刀未曾使盡，立即向後一縮。

他這一縮，包圍圈立即露出一個空洞，司空凌雲左掌一揮，震開一個漢子的長劍，右手軟劍忽然反手向後一刺！

只聽「喀嗤」一聲，另一個漢子的右肩被刺個正着，尖叫一聲，拋下判官筆，抱肩而退！

司空凌雲這一劍之奇詭，令得秦景明也暗吃一驚，手脚稍爲一慢，只聞得「颼！」的一聲，秦景明頷下的銀鬚已斷了一截。

剎那，秦景明額角立時爆出一片豆大的汗珠。

司空凌雲喝道：「秦老頭，再試我一劍如何？」手腕一抖，軟劍泛起一片白光，攔腰望秦景明斬去！

司空凌雲空手時，秦景明已非其敵，此刻胆戰心驚之餘，更加不敢抵擋，軟劍未至，已側退了丈餘！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他正欲對方如此，脚尖一旋，身體改了個方向，軟劍削下一個漢子的衣袖！

這幾劍，兔起鶻落，一氣呵成，令人目不暇給！司空凌雲正想向秦景明追去，忽聽遠處傳來一個女子的驚叫聲，回頭一望，只見阮小鳳跌倒地上，馬沛貞正持劍刺落。

原來阮小鳳究竟是女子，內力不及馬沛貞的，戰了數十招，柳眉刀便讓對方長劍挑開，同時被他踢倒地上！

司空凌雲大叫一聲：「賊子敢爾！」雙脚一頓，身子掠起，望馬沛貞撲去，秦景明見機不可失，雙手連揚，發出六枝飛鏢，向司空凌雲後背射去！

（未完・三）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驤・文

可飛・圖

龍角驚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經過羅克偵探社查出在海潮旅館被殺的不是夏一堂，而是他的替身黃福順，呂奇查出黃妻方玉梅也被殺，證明不會是玫瑰黨的人將他們夫妻殺害，其中一定有原因：黃福順之死顯然是夏一堂佈置：方玉梅之死不會是夏一堂所殺。因爲殺死她會引起警方追查黃福順的下落，故懷疑夏一堂也會遭到另一批人的殺害。因此呂奇去瞭解夏妻彭麗娜，佈下引敵之計，查出莎琳是她擄走，正想追查莎琳的下落，又被一幫人將彭麗娜刦走。經過羅克和呂奇分析：顯然她出她們佈下引敵之計，故借意和呂奇偷渡而又再遭不明身份的一批人刦走……

床上裸屍　涙子受嫌

呂奇說得不錯，整個局面都陷入了艱難的境地。彭麗娜並沒有回家，她可以在事後解釋她是被歹徒綁架了，她甚至可以控告「羅克偵探社」非法妨害她的自由，如果沒有掌握她的犯罪證據，在進行訴訟時，她必然佔優勢。

呂奇在彭麗娜的家門口足足按了五分鐘的電鈴，裏面沒有人來開門，對講機也沒有傳出詢問的聲音。那兩個霸王型的年輕女郎以及傭婦想早已遣走，呂奇莫可奈何回到對街的車邊。

「怎麽樣？」羅克問了一句，其實他這句話是多問。

呂奇雙手一攤，吁了口氣說：「空無一人。」

「連傭人都遣走了？」羅克的聲音近乎咆哮，「這證明彭麗娜早有了安排。」

呂奇目光凝視着對面那幢黑沉沉的屋子，語氣沉靜地說：「羅克先生，我所做的推斷與事實絕不會相去太遠。夏一堂每月收入只有三千元美金，即使全部交給他太太，她又能將其中一半儲蓄起來的話，他們結婚三年多，她也只能儲存四、五萬元，可是，她竟能一次預付我們保護費三萬六千元而毫無吝色，這就可以證明夏一堂所捲逃的那五十萬美金最少有一部份到了彭麗娜的手上。她竟然說，關於夏一堂挾欵潛逃的事情毫不知情，這就證明她在說謊，爲什麽她要說謊呢？毫無疑問，因爲她犯了罪。」

羅克點點頭說：「對的，下午我根據那張支票查過她的存欵銀行。當她開支票的時候，她只有六千多元美金的存欵。她開出支票離開我們這裏以後，才派人送欵去補足的。三萬元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她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籌足，並非易事。除非她手裏控制了原本屬於『玫瑰黨』的那筆錢。」

「現在怎麽辦？」呂奇像在自問。

「你說！」羅克望着他。

「首先請你解僱我。」呂奇出奇平靜地說。

羅克那雙大而圓亮的眼睛將他看了又看，才沉聲問道：「呂奇！你這是什麽意

思？」

「羅克先生！」呂奇的聲音很沉重，態度却很輕鬆。「在法律上，彭麗娜是我們僱主。但是，我們現在却要做出打擾僱主的行動，不但違規，也違法，而且又不宜報警。因此，我想恢復我的遊俠身份去追查此案。如果不幸引起麻煩，那是我個人的事，不至於影响社方的信譽。」

「你的顧慮很對，可是……」羅克語氣顯得很猶豫，「……我不能眼看着你孤軍奮鬥。」

「非如此不可，現在我想越牆進去搜索一番。可是，以我現在是私家偵探員的身份就不可以如此做，如果你解僱我那就不同了。只要不偷竊，不過構成騷擾安寧的罪名而已。」

羅克伸出肥大的手掌和呂奇重重地握了一下，然後以調侃的聲音說：「呂奇！看來你的運氣眞壞，你不幸又失業了。現在就交回你的服務證件和槍械吧！」

呂奇自袋內取出服務證及手槍，恭恭敬敬地遞給了羅克。羅克却取出了另一支短槍給他。

「呂奇！」他那冷峻的聲音流露出濃厚的感情。「這是一支無牌槍，你總不能手無寸鐵地去和歹徒拚呀！」他說完後，就將車子開走了。

呂奇一個人遺留在街頭，他彷彿一隻遨翔於天空的雁兒般輕鬆自在；不幸他是一隻隨時提防蒼鷹的孤雁。

他定了定神，將短槍放進上衣的內袋，向靜寂的街頭掃了一眼，然後橫過馬路，矯捷地翻進了彭麗娜居所的矮牆。

大廳的門上了鎖，他取出身邊隨時携帶的小萬應刀，以鑽石刀頭劃破窗上的玻璃，將窗戶開啓，從窗口跨了進去。一種職業性的感覺告訴他，屋子是絕對沒有人的。不過他仍然潛伏在門邊靜立十分鐘之久，才展開行動。

他戴上手套，取出小型電筒，開始逐屋搜尋。

屋內的陳設原封不動，彭麗娜的衣服以及她的手袋都沒有帶走。甚至烤箱內還有一個肉餅，所有人員的離去像是突發性的。但是，呂奇却直覺以爲這不過是彭麗娜在故佈疑陣。

化去將近四十分時間的搜索，呂奇一無所獲。

他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使自己緊張的神經系統鬆弛了片刻，然後準備打電話告訴羅克這邊的情形。本來他已不需要如此做。可是，他知道羅克在爲他操心，最少該讓對方知道，自己目前是安全的。

他打亮了電筒，突然，他發現電話號碼簿的封面上有一個用紅色原子筆寫的電話號碼——三七三七六一。

六個數字有大有小，顯示記載的人當時另一隻手還拿着電話聽筒，以致書寫時不穩定。也許由於原子筆的油蕊分泌不均匀，字跡也有粗有細，粗的地方，油漬尚未乾透，那麽，這個電話號碼記載上去應該是沒有好久，可能是最近的事情。於是，呂奇拿起話筒，開始撥這個號碼。

電話鈴一响，那邊就有人接聽。夜已很深，對方接聽電話的動作又特別快，足證那人是守在電話機旁邊的。

「哈囉！」對方是一個聲音沉而有力的男人，說的是道地美國腔調的英語。

呂奇連忙以英語問道：「請問你是三七三七六一嗎？」

對方沒有再回話，克嚓一聲電話截斷了。

呂奇立刻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爲他沒有按規定的密語連絡，因此對方立刻一聲不响地截斷了電話。於是，他立刻將電話撥到羅克家裏去。接電話的是女傭，回說羅克尚未回家。

呂奇將電話截斷，再撥到社裏去，話筒裏立刻傳來羅克的聲音。呂奇心想：這樣晚了他怎麽還不回家呢？想必在召集會議。羅克似乎不太願意讓他孤軍奮鬥，還想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羅克先生嗎？我是呂奇。」

「哦！」對方的聲音透露出興奮。「有什麽發現嗎？」

「請查一個電話號碼屬於任何人所在，再查查那人的背景。那個電話號碼是三七三七六一。」

「十分鐘以後打電話來。」

呂奇放下了話筒，這十分鐘眞够漫長的，尤其是孤寂地在黑暗中等待。可是，時間必定是要過去的。呂奇終於再次拿起話筒撥機。

「查出來了——」羅克急迫地說：「我看你需要記一下，現在準備紙筆，我慢慢告訴你……」

「不必用筆記了，我相信自己的記憶力。」

「好！聽着！」羅克頓了一下，接着清晰地說出：「那具電話爲城中區萬花道十九號之『美琪貿易公司』所有，主持人是一個美籍華裔，名字叫約克．陳，持用美國護照。據警方說，根據密報，約克．陳有從事黑市金鈔交易的嫌疑。不過警方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掌握到有關他犯罪的確切證據。呂奇！是彭麗娜那裏有他的電話號碼嗎？」

「行了！」呂奇興奮地說：「我相信我重新又抓到了綫索，謝謝你這樣快就給我答覆！」他說完後就截斷了電話。

他的確是抓到綫索了。彭麗娜因何要和那個人來往呢？必然是與那筆賍欵有關的。

以前，他們一直將注意力放在那筆龐大的鈔票上，其實，彭麗娜可以化零爲整。就像羅克所說的那樣，換成外幣支票，不過是一張薄薄的紙，彭麗娜在星期四就和夏一堂碰面了，星期六才到偵探社裏來，其間兩天的時間足够她去處理這件事。

現在要抓住這根綫索，就得找約克．陳。雖然這個傢伙未必好對付，呂奇也得去試一試。

他從原路退出了彭麗娜的住所，等了將近十分鐘，才攔到了一輛出租汽車，往城中區駛去。

司機按照呂奇所說的地址停下車。呂奇下車仰頭看去，才知道他要找尋的地址是一幢四層建築。「美琪貿易公司」在最上面的四樓。呂奇稍一猶疑，就順着公衆梯往上走去。

他用一隻手擋住門上的電眼，準備去按動電鈴。可是，他又縮了手，改變了主

意。因爲，對方發覺是陌生人時很可能召警，那樣非但自己達不到目的，反而會惹來一身麻煩。想了一想，他更上一層樓，到了大樓的平台。

他伏在平台的邊緣往下看去，臨街的窗戶只有半截式的鐵柵。於是，他決定選擇窗戶作他的進口。這是一項非常危險的選擇。不過，他受過特殊訓練，而且身手也特別靈活，五分鐘後，他已經進入了屋內。

那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室，裏面最少有一張辦公桌，藉着街燈的照射，呂奇發現裏面空無一人。

可是當他的雙脚一落地，一根槍管立刻抵到他的背上，電燈突然大放光明。他方才所作的判斷錯了，這間屋子裏有四個人在等着他，每個人都守住一個窗口，將身體隱藏在摺疊的窗簾後面。

呂奇無言地舉起了手，向四個人掃了一眼，都是黃面孔，他不知那位約克．陳是否也在場。

一個人拿槍在呂奇背後制住他，在他面前是三個體格健壯的男人。其中一個特別高大的人揮了揮手，立刻有一個人向電話機走過去。

呂奇知道對方要打電話報警，連忙叫道：「等一等！」

那個身裁特別高大的男人沉聲說：「有話等警官來了再說。」

「我有重要的事要見約克．陳先生，如果報警，對大家都不利。」

高大男人向那個準備打電話的人搖了搖手，示意他暫停。然後走到呂奇面前，低聲吼着說：「我聽得出來你就是方才打電話的那個傢伙。我就是約克．陳，找我有什麽事，說吧！」

「你就是約克．陳？」

「少說廢話！」對方開始說出了廣東話。

「我們旣然都是炎黃子孫，又何必敵對呢？」呂奇亂攀交情。

「這就是你要說的話嗎？」

「陳先生！你有了麻煩，請不要抹煞我的好意吧。」

「你少說這一套威脅的話！」

「陳先生！」呂奇笑着說道：「你心裏可能已經有數，這麻煩是一位名叫彭麗娜的女人爲你帶來的！」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對我可以這樣說，可是……」

「我對警方也可以這樣說。」

「不錯。」呂奇的言語出奇地鎭靜，因爲唯有鎭靜才能給予對方一種威脅。「你不在乎警方，因爲警方一切都要講證據。可是，一個黑社會組織就不同了。爪牙密佈，槍手雲集，而且他們也不將法律看在眼裏……」

對方的兩道濃眉突然聳了起來，沉叱道：「什麽黑社會組織……」

呂奇知道自己的心理攻勢已然收效了。於是進一步說：「在你來說，不過是爲夏夫人處理一筆金錢的兌換，從中賺取一筆佣金，這根本沒有什麽大不了。不過，你却不知道夏夫人那筆鉅欵是從一個相當有潛勢力的黑社會組織中拐帶出來的。現在那個黑社會組織正在全力追緝夏夫人和這筆錢，你可以想得到會有什麽麻煩。」

對方的眼睛瞪得很大，良久，才冷笑了一聲問道：「你是幹什麽的？」

「陳先生，如果你會聽話，你應該知道我是站在你一邊。」

「你難道毫無目的？」

「自然有目的。」

「想敲詐嗎？」

「不！因爲我曾經打聽過，陳先生旣然敢做黑市金鈔買賣，也不是怕事的人，我不能够動那種歪念頭。」

「你很識相。那麽你想要什麽？」

「老實說，我就是負責追問那筆賍欵的首腦人物。我們老闆的意思，追問叛逆的人比追回那筆錢更重要。所以我有個和平解决的辦法。」

「說吧！」

「我知道陳先生已經替夏夫人將那筆賍欵換成了外幣支票。如果陳先生沒有附上某一地區某一家銀行的信用狀，夏夫人不會信任。所以想請陳先生告訴我，那張外幣支票將在何處兌現？」

「你就是這個要求嗎？」

「當然。」呂奇沉靜地說。其實，他心頭有一份躍然的喜悅，因爲他的判斷證實沒有錯。

約克．陳沉吟了一陣，終於說道：「好，我告訴你，那張支票將在香港的一家銀行兌現。」

「嗯！現在可以讓我走了麽？」

「告訴你所想要知道的事情！這就證明我無意與你爲難！自然要讓你走，不過我很想知道你將要如何追索那張支票。」

「很簡單！我們可以運用黑社會的力量去堵截彭麗娜的去路，她永遠無法前往香港！」

約克．陳面上陰冷的笑容像在諷刺呂奇，語氣也極爲調侃地說：「但願那張支票能與持有人同葬海底，那樣我就可以發一筆橫財了。」

呂奇也回以一個殘酷的幽默：「如果當事人是被我所殺，我將向你提取一筆佣金。」

「我高興付一筆佣金給你。」約克．陳說到此處時，手輕輕一揮，呂奇背上的槍口移開了。然後他才接着說：「不過，據我看，你不會是那個女人的對手，她殺死你的機會要多些。」

「謝謝你提醒我。」呂奇很恭敬地鞠躬爲禮，然後轉身向窗口走去，在這一轉身之間，他突然有所發現。

他還來不及有所動作，約克．陳巳突然叫住了他：「哈囉！請從大門出去，我不希望你摔死在馬路上。」

呂奇連聲稱謝，然後向門口走去。巳經有一個大漢爲他打開了門，呂奇的脚步却很慢，因爲他在考慮一個問題。

他發現他身後以槍管抵住他的那個大漢配戴着副黃金製品的盤龍袖扣，在幾個小時以前，衝進他們在那間過磅室設置的臨時偵訊所的一批人當中，也有一個人配戴着相同的袖扣。當時那人的面部在燈光的陰影中，他無法確認兩者是否爲一人。

可是，這種袖扣並不是市面上可以隨時隨地買得到的，那是一種特製品。那麽，剛才那批人是約克．陳派出去的了？如

果是，那麼彭麗娜在被挾持離去時的掙扎就不是僞裝的了。

以約克・陳的不良素行，作出黑吃黑的事情並非不可能，同時，約克・陳對他過份妥協也是令人生疑的。或許對方不願在此時鬧事吧？那又是因爲何種顧忌呢？

因此，呂奇在走到門口時，他再次轉過身來向約克・陳鞠躬告辭。當他直起身來時，倏然拔出了衣袋內的手槍。

「你要找麻煩嗎？」

約克・陳的面上倏現驚色，沉叱道：

「我只給你五秒鐘的時間，」呂奇厲聲說：「下令你的部下丟掉武器，否則，我會殺死你。你可以看得出我不是在說假話。」

約克・陳一絲猶疑都沒有，就向另外三個大漢打了個眼色，那三個人立刻動作緩慢地將槍丟在地上。

「陳先生！」呂奇左手將門關上，惡狠狠地說道：「麻煩你用他們的領帶，將他們的雙手反綁起來。」

「我看不必如此費事，你到底需要什麼？」

「不要討價還價！」

約克・陳似乎有些後悔他輕估了對手，面上有一股悻悻之色。可是，他却無可奈何地依照呂奇的話做了。

呂奇命他們四個人向牆壁站好，然後走到他們身後，一揚槍柄，先敲昏那三個大漢，然後將槍口抵住了約克・陳的腰。

他先搜去對方的武器，然後沉聲說：

「陳先生，現在帶我去看看其他的房間，你保留你作主人的權利。如果你想反抗的話，我可以將你擊昏，然後再大事搜索。走吧！」

約克・陳開始向內走去，同時問道：

「你到底需要什麼？」

「我想看看你的臥室，以及其他藏有秘密的房間。」

「你是警方的人員？」

「告訴你過了，我是一個流氓。」

「我看不像。」

「那是因爲你沒見過一個在黑社會組織中生活的中國流氓。」

在說話之間，兩人已走出大辦公室，來到另一間屋子。

「我可以開燈嗎？」約克・陳發問。

「可以，但是希望你不要耍花樣。」

「啪」達一聲，電燈亮了，呂奇發現這裏是個小辦公室。看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於是擺擺手說：「去你的臥室。」

「臥室就在這裏。」

「這裏……」

呂奇的疑問還來不及表示出來，約克・陳就抬手撥動了一個電鈕，一張雙人床，從牆壁間滑了出來。

呂奇敏銳的目光立刻有了發現，在潔白的床單上，有個酒杯大小的污漬，那是女人的高跟鞋踐踏時留下來的。

毫無問題是不久之前所發生的事情，那個女人一定是在掙扎時一隻脚踩住了床單。

那個女人是誰？是彭麗娜嗎？目前作此判斷，未嘗沒有可能，因此呂奇沉聲問道：「彭麗娜在何處？」

「我不明白你的話。」

「你少裝糊塗！」呂奇說着指着床單上的污漬問道：「解釋一下，這塊污漬是怎樣來的？」

約克・陳輕鬆地笑着說：「午睡的時候，我曾強吻了我的女秘書，我想是她留下來的吧？」

「哼！」呂奇冷笑了一聲。「帶我看看你的浴室。」

「在那邊！」約克・陳抬手一指。

呂奇不免順着他指着他指示的方向看去，就在這時候，脚下的地毯滑動，呂奇砰然摔倒在地上。同時，約克・陳龐大的身軀已飛撲過來。

呂奇想不到有此一變，猛翻身子，雙脚併齊向約克・陳踢去。雖然將對方逼退了一步，却又再度猛撲上來，一雙鐵腕握住了呂奇的頸子。

論體型，對方佔了絕對的優勢，但是，呂奇却是一個打鬥的能手，他瞭解當前的情勢，自己如果不能在一秒鐘以內佔住上風，頸子一定會被對方揑斷。因此，他以雙腕對付對方的左臂，猛力向外一側，這樣一來，約克・陳不得不鬆開左手，否則他的骨節要被呂奇拗斷。同時，龐大的身軀也向右邊滾去。

呂奇抓住這個一瞬即逝的機會，飛快地踢出一脚，尖硬的鞋尖踢在對方的膝蓋上，約克・陳可能也無法站立起來。可是，對方却拔出一把鋒利的小刀向他扔過來。呂奇一面躲開，一面抓起桌上的打字機向約克・陳的頭上打去。

一塲兇猛無比的拚鬥，在半分鐘之內就結束了。呂奇雖然贏了，却贏得有點僥倖，也贏得非常的危險。

約克・陳此時會亡命和他拚鬥，必定是因爲浴室內有什麼難爲人見的秘密。於是，呂奇飛快地拾起地上的槍，向浴室門衝過去。

門打開，他看見了一個女人被綁着吊在淋浴的蓮蓬上，那女人只穿着乳罩和短褲。呂奇看得心內一跳，彭麗娜果然在這裏。

浴室沒有亮燈，那女人却看見站在明亮的呂奇，使勁地踢動雙脚，在向他求援。他連忙跑進去，首先拉下塞在那女人嘴巴上的手巾。

「呂奇！」那女人只叫了一聲，就哭泣了起來。

呂奇却楞住了，原來那女人不是他猜測的彭麗娜，却是他一直在搜救的莎琳。他雖然萬分驚奇，却也異常喜悅。

「莎琳！是妳？」呂奇奔過去爲她解開腕上的繩索。

「你……不知道是我？」

「眞是太意外了。」

呂奇很想再進一步問問約克・陳，現在，爲了莎琳的安全，呂奇決定儘快離開此地再說。

匆忙回到莎琳的住處，呂奇倒了一杯酒讓她靜定一下，然後開始盤問她的經過情形。

「呂奇！」莎琳搖着頭。「我甚麼都不知道，我被帶走的時候先被人用橡皮棍敲昏了，醒過來以後就發現在那個浴室裏，一共被放下來吃過三次食物，每次送食物來都是一個男人。」

「他們沒有問妳什麼嗎？」

「沒有。」

「也沒有要妳作什麼？」

「沒有。」

「奇怪？」呂奇喃喃地自問：「約克・陳將妳擄去，那是毫無理由的，他根本就沒有必要威脅我的。」

「也許綁我的人與彭麗娜有關。」

她不過是信口猜測，但是却大大地觸動了呂奇的靈機，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夏一堂的另結新歡，很可能促使彭麗娜另找男人，約克・陳很棒，也很帥，如說他和彭麗娜有曖昧之私，似乎並不勉強。想到這裏，呂奇不禁興奮異常，他立刻打電話到偵探社裏去。

「呂奇！有事嗎？」接電話的是馬喬治。

「喬治！莎琳已經找到了，快派兩個人來保護她。」

「好！我和金東奎立刻就來。」

呂奇打完電話後一言不發，莎琳神情緊張地問道：「你要去幹什麼？」

「追兇！」

「不要去。」

「爲什麼？」他托起她的下頦。

「對手太強。」

「莎琳！妳希望我作一個怯弱的男人嗎？」

「呂奇，我不希望你發生危險。」

「放心！」他厚實的手掌撫摸她的面頰。「不會有事，幸運之神是經常幫助我的。」

「我似乎有不祥之預感……」

「妳需要安靜地睡眠，妳太疲倦了。當妳明天醒來時，我會在妳身邊。」

莎琳躺下去閉上了眼睛，她的確是太疲倦了。見到呂奇時，興奮的心情支持着她，此時酒意加重了她眼皮的重量，很快地就睡熟了。

五分鐘不到，馬喬治和金東奎就來了，呂奇交代一番，然後匆匆離去。

時間已是凌晨三時，他好不容易攔了一輛出租汽車，向那家美琪公司的所在地駛去。他必須要緊追約克・陳將彭麗娜找出來。

二十分鐘後，他又重回舊地。付了車資，待出租汽車駛走後，他才循着樓梯往上爬去。

他一共離去不到一個小時，根據他的經驗，被他擊昏的四個人都還沒有醒來。離天亮還有三個小時，他有把握在約克・陳口中問出一些他所極欲想知道的事情。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不幸他剛登上一樓，轉彎準備登上二樓時，他的腦上就挨了一下重擊。身體摔倒在樓梯上，在他最後的意識裏，他只記得緊緊抓住了樓梯的欄杆，使軀體沒有栽下去。

× × ×

呂奇醒來時，頭上，身上都是濕淋淋的，顯示有人向他澆水。四肢都很自由，他看表，七點半。想必是早上七時半，不會是黃昏的七點半。因爲他不可能會昏睡那樣久的。

屋子裏的燈光很昏暗，也有一股濃厚的菸草氣息。他抬頭望去，屋內最少有十來根吸燃的香烟。他希望能發現一個熟悉的面孔，可是，却全部是生人。呂奇眞有點担心是否出現了第三者。

向他潑水的人看見他醒來了，才將手中的鐵桶丟到一邊。這時，門打開。那個穿黑襯衫，結白領帶的小伙子出現了。呂奇這才發覺自己是落在「玫瑰黨」的手裏了。

呂奇安心了一點，抬起頭來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那小伙子吸燃一根烟，塞在呂奇的唇間，然後說道：「因爲我們發現你非常不友好。」

呂奇不禁一驚，到目前爲止，「羅克偵探社」和「玫瑰黨」並沒有對立，也沒有對立的必要。這種誤會對他和整個偵探社都是有害而無利的，因此他連忙加以解釋道：「這完全是誤會……」

「不必解釋，」對方打斷他的話。「我只想知道你眞正的目的。」

「緝兇。因爲我們有位同事被殺。」

「不是爲那筆鉅欵嗎？」

「這是有連帶關係的，但是，那筆鉅欵並非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麼，我要請問一聲：如果你得到那筆鉅欵，你將如何處理？」

「交給貴組合，然後要求給我一筆佣金。」

「眞的嗎？」

「自然是眞的，因爲我現在已經不屬於『羅克偵探社』中的一員，不再受職業觀念的約束。這話倏聽起來，好像是一種欲求離去的手段，不過，請你相信我說的話。」

「告訴我，因何要相信你的話？」

「因爲我們雙方作對，無異給眞正的元兇得到喘息的機會。」

「本組合並不注意殺人的元兇，我們只是要追回那筆錢。」

「我知道，但是，那筆錢並不在我的身上。」

「這就是你不誠實的地方！據我們所知，那筆錢已經到了你的手裏。」

「你會相信？」

「不相信不會請你來。」

「你弄錯了，我根本就不要得到那筆錢。」

「呂先生！你最好痛痛快快地交出來。老闆吩咐過了，你可以得到五萬美元的獎賞，包括感謝你爲我們追回這筆錢，同時提供了我們夏一堂未死的資料，如果你想獨吞的話，你不會有機會去享受的。」

「你們的消息從那裏來的？」

「用不着問。」

「如果我已經得到了那筆錢，爲什麼還要趕去美琪貿易公司？相信你們也明白約克・陳是幹什麼的。」

「也許你在那裏遺忘了什麼，或者是爲了清理現場。總之我們晚去了一步，等我們趕到時，人被你所殺，錢被你拿走，却想不到你竟然去而復回，這才給我一個機會。」

呂奇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問道：「你說誰被殺了？」

「哼！」那小伙子冷笑了一聲，「你以一對四，應該是個了不起的英雄好漢，怎麼又不敢承認了呢？」

「我承認我擊昏了他們。」

「不承認殺了他們？」

「沒有。」呂奇連連搖頭。「我沒有必要殺死他們。」

對方突然摸出一把雪亮的小刀，冷冷地說：「是爲了這把小刀而復回嗎？」

呂奇認得出那把刀是自己的，在身上一摸，才發覺丟了。但是，他却不太相信是丟在美琪貿易公司，也許自己被擊昏時，被對方摸了去的。然後再以這把小刀作威脅。因此，他來了個不理不睬的。

那年青小伙子冷笑着說：「刀上刻着曼谷的店牌，還刻一個呂字，如果落到警方那裏，立刻可以查到這把刀子的主人是誰。我們爲你帶回了犯罪證據，難道你連一點謝意也沒有嗎？」

「也許是我不小心丟了，可是，我並沒有犯過罪。」

「哼！這把小刀殺死了四個人，還遺留在一個死者的胸膛裏，你竟然說你沒有犯罪？」

「什麽？」

「別裝糊塗了，鐵櫃被你撬開，鈔票被你拿走，却在匆忙中遺落了兩紮鈔票，我們認得出上面的記號，正是我們失去之欵。」

「如果你說的都是眞話，那麽，必定是另有其人。」

「你必然會如此說的……」

「眞的。」呂奇振聲說：「我在二點十分離開，因爲我在浴室中發現了莎琳小姐被吊在淋浴的水龍頭上，她已飽受折磨。我必需立刻護送她離開，所以我來不及在現場搜索就離開了。」

「你說被殺的人綁架了莎琳？」

「是的。」

「他們爲什麽要綁架她？」

「這是難以理解的。」呂奇說：「不過有一點却可以想像得到，當我擊昏他們四個人救走莎琳時，必定有一個人在暗中看到，所以才拾起我的小刀殺死被擊昏的人，以圖嫁罪。」

「我在浴室中發現了繩索，在排便器儲水箱的上面也發現了一件女人的上衣，你說莎琳被吊在浴室裏或許是眞的。可是你說人不是你殺的，鐵箱中的錢也不是你所拿去的，却無法使我相信。」

「眞的。」

「那麽，殺人刼欵的人是誰？」

「有百分之八十可能是彭麗娜。」

「她？」那小伙子瞪大了眼睛。

「約克·陳是從事地下金鈔買賣的，彭麗娜很可能以原來那筆錢向約克·陳換取了外國支票，約克·陳已經告訴我，是在香港一家銀行兌現的支票。他說這句話時，他尚在我槍口威脅下，不可能有假。那麽，那筆美金鉅欵，一定在他手中。這件事除了夏一堂和彭麗娜知道之外，再無別人知道了。」

「你爲什麽不猜測是夏一堂幹的？」

「他可能已經死了。」

「你上次不是告訴我說，夏一堂未死嗎？」

「情況是隨時變化的，他極可能已死於彭麗娜的陰謀之下了。」

那年輕小伙子沉吟許久，突然自我介紹：「我名叫韓鵬。」

「我們該合作……」

「我同意。不過我只是暫時相信你的話。同時，請你不要忘記你所作的諾言，找到那筆錢時，應該交還我們。」

「一定會。不過我會要求佣金。」

「美金五萬。老闆早就答應過了。」

「好！我會努力。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的。但我要警告你，你的行動尚在我們的監視中，如果你打算獨吞那筆欵遠走高飛的話，你就立刻會吃子彈。」

「放心吧！我的興趣並不是那些鈔票，而只是兇手。」

「但願你說的是眞話，別忘記兇刀還在我手裏。不管殺人者是否是你，有這把兇刀，就可以使你入獄。」

呂奇沒有再說什麽，只是莫可奈何地聳了一聳肩。

× × ×

呂奇回到莎琳住處時，見莎琳已經醒來。意外的是羅克也在。他的眉毛皺得很緊，一見呂奇就沉聲說道：「呂奇！你糊塗了！」

呂奇不禁一楞，不過，他很快就明白了羅克這句話從何說起，連忙說：「人不是我殺的。」

「那麽，你怎知道有了兇殺事件？」

「是『玫瑰黨』的人告訴我的……」

接着，呂奇就將他昨晚的遭遇敍述一遍。

「你肯定是彭麗娜所爲嗎？」羅克顯然有些疑問。

呂奇道：「雖不一定是她親手所殺，也是她出的主意。」

「我看不能如此肯定。」

「羅克先生！」呂奇說：「在約克·陳被殺以前，他和彭麗娜是有聯繫的，甚至彭麗娜所指使的人都可能是他的班底。但是金錢隨時可以使貪心的人改變主意。彭麗娜發現了我遺落在現場的刀，於是臨時起意殺死了那四個被我擊昏的人，一方面入我之罪使我無法對她追踪，另一方面她又可以將那筆已經向約克·陳換了外幣支票的鉅欵再奪回來。五十萬美金變成了一百萬了。」

「難道她在暗中見你救走了莎琳？」

「並非沒有可能。約克·陳從事的是犯罪行爲，他的辦公室必有密室之類的設備，當時因爲我急欲將莎琳送回來，忽略檢查一下了。」

羅克沉吟一陣，喃喃地說：「照你說法是——彭麗娜因她丈夫另結新歡，所以和約克·陳也發生了不正常的關係，於是就設計，使夏一堂挾欵潛逃。那筆錢由約克·陳爲夏一堂代換外幣支票以便携出國境。最後她又臨時起意殺死了約克·陳，將那筆錢又刼回來。如此一來，夏一堂那張外幣支票到了他的手上，約克·陳手上的現欵也到了她手裏，結果她是雙邊得利，對嗎？」

「對的。」呂奇點了點頭。

「那麽，換句話說，兩個人也都是死在彭麗娜之手了？」

「對的。」

「呂奇！希望你這一次的判斷沒有進入迷陣。不過，你還有許多難題急待解決

：你如何去找到彭麗娜？找到她後又如何證實她的罪行？這都不是小問題，你有計劃嗎？需要我支援嗎？」

「我目前很難訂計劃，也不需要你支援。」

「好吧！由你去闖。不過，我有一些資料還必需向你提供。十一點鐘的時候打個電話到事務所裏來，因爲陳九平先生十點鐘要飛回龍門角，我準備到國際機場去接他。在他那裏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綫索。」

「謝謝你！」呂奇恭敬地稱謝，然後握着莎琳的手說：「好好休養，別爲我操心。」

呂奇走出莎琳的住所後，就驅車前往城中心的「日月飯店」，就在黃福順被殺的第二天，他到這裏開了一個房間，只不過休息了半個小時就離開了。現在，他要趕回去，換了衣服，洗個澡，也該清算房錢。但願賬房先生不要板着面孔迎接他。

他進入飯店後，直向賬房。奇怪得很，那位賬房先生不但沒有板下面孔，反而對他笑吟吟地問道：「先生！你不是到蒲城遊覽去了嗎？」

「結一結房賬吧？」呂奇懶得去理會對方的鬼話。

「付過了呀！」

「付過了？」呂奇不禁一楞。「誰付的？」

「你的女朋友，人眞漂亮哩！就在十分鐘以前，她還賞了不少小費，並說你今天會回來，所以我給了她鑰匙，讓她在你房裏等你……」

呂奇不待對方說完，掉頭就往樓上跑。他的房間在二樓的角落裏，是一間普通的小套房，他一口氣衝到門口，一旋門把，門鎖上了。他立刻掏出鑰匙將門打開。

他看看那一雙高跟鞋就已知道是誰了，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砰地一聲踢上了房門。

「是呂奇嗎？」浴室裏傳來彭麗娜的聲音。

呂奇委實有些惱火，她竟會自動找上門來，從這一點看來，對方顯然是有恃無恐的。於是，他先平定了心情，點燃了一支香烟，然後才向浴室內走去。

彭麗娜浸在滿是肥皂泡的浴缸裏，似乎忘記了昨晚的事。面上綻放着嫵媚的笑容，向他招招手說：「來！你該好好的洗個澡了，看看你那一副髒樣子。」

呂奇也裝着迷惘的神情說：「麗娜！妳逃出來了？」

「逃？哈哈哈……」她發出一連串嬌滴滴的笑聲，然後問道：「你猜猜看，那夥人是誰派來的？」

「我不願傷腦筋。」

「那我就告訴你，是夏一堂的人。」

「噢！他還活着？」

「別咒他好不好？」彭麗娜嬌聲說：「不過，他以後管不了我們的事啦！他今天早晨已經離開本埠了。」

「也許他是游水離開的。」呂奇冷冷地說。

「瞧你！滿面孔不相信的神色。」

「麗娜！」呂奇冷冷地說道：「咱們不該打啞謎了，約克·陳被殺了，知道嗎？好像與妳有關係呢！」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她用力拍了一下浴缸內的肥皂泡。

「眞的嗎？可是妳家裏的電話號碼簿上記載着約克·陳的電話號碼，不知妳該如何解釋？」

彭麗娜道：「我想起來了，我不過是向他換過幾次美鈔。」

呂奇冷冷道：「妳說漏了，應該是說向他兌換過幾次美金支票。」

「看你說話的這種神氣，好像我是殺人犯的樣子。」

「麗娜！你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當然，我今天非常愉快。」

「妳不該開心的。」

「爲什麽？」

「夏一堂遠走高飛了，『玫瑰黨』的人不找妳嗎？」

「告訴你，事情全部解決。夏一堂雖然作了對不起我的事，我念在三年的夫妻之情，總應該帮帮他的忙，不能眼看着他走投無路……」

說到這裏，電話鈴聲忽然響了起來。

呂奇想不出這個電話是誰打來的，羅克並不知道他住在這裏。

「喂……」呂奇猜疑地拿起話筒。

「呂先生嗎？我是韓鵬。」

「你怎知道我住在這裏？」呂奇大感意外。

「很抱歉，我們一直在監視你，不過從現在起我們不再跟踪你了。」

「噢！是怎麽一回事？」

「我們已收回那筆錢了，雖然不是由你找回的，但是我們相信是因爲你向對方施以壓力的關係。因此老闆仍願意按照原意給予你五萬美元的佣金，同時我也很想交你這個朋友，請你來我們這裏一下。」

「能告訴我詳細的情形嗎？」

「一切見面再談，我在花露區美人巷『芳子土耳其浴室』等你，請即刻來。那是一個日本女人開的，一問就知。」對方說完後就將電話掛斷了。

呂奇明白了，這筆錢是彭麗娜退回去的。這個女人非常厲害，眼前就有兩個自以爲精明的人栽在她手裏；一個是夏一堂，一個是約克·陳，而她却平空得到了一張鉅額的外幣支票。

當他放下電話時，彭麗娜已披着浴巾自浴室中出來。裸露的肩部及腿部閃動着水珠，她的確很美，可是，呂奇却感到一陣心悸。因爲這具美麗的軀売裏包藏了一個歹毒的心。

「誰打來的電話？」她曼聲問。

「妳不認識。」

「要出去嗎？」

「嗯！不過我希望妳在這兒等我。」

「是爲了你個人的需要，還是爲了職業上的需要？」

呂奇道：「告訴你，我已經被『羅克偵探社』開除了。」

「那是好消息！因爲我等着僱你。」

「那麽等我回來再談。」

「放心！我不會走。」

呂奇也判斷她不會走。她即使現在要走，呂奇也沒有理由攔阻她。

他離開「日月飯店」匆匆趕到「芳子土耳其浴室」，一進門侍女就將他引進了

一間浴室。韓鵬正躺在一座浴桶裏等他。

呂奇也想藉機會洗滌身上的污垢，於是，也很快地脫光了衣服坐進蒸汽浴桶裏面去。

「那筆錢誰送來的？」呂奇問道。

「彭麗娜，她沒告訴你嗎？」

「她正要告訴我的時候，你的電話來了。由此可見，約克．陳他們四人是彭麗娜所殺。」

「那不關我們的事。」

「你怎麽可以這樣說？現在只要你們挺身作證，彭麗娜的罪責就逃不了，難道你一點正義感都沒有嗎？」

「呂先生！我們不是警官，也不是私家偵探。我們只是黑社會的流氓。錢能追得同來就不錯了，別的事我們何必管？挺身作證只會帶來痲煩，而且老闆答應過彭麗娜，只要她將錢交同來，別的事情我們絕不過問。」

「韓兄！你們不怕我檢擧嗎？」

「相信你不敢。殺人的兇刀屬於你所有。而且我們可以僞證案發之時，彭麗娜正在水島。」

「你們爲什麽要這樣帮她？」

「很簡單，因爲她爲我們找同來這筆錢。」

「你要我來，就是告訴我這件事？」

「有三件事：一，要你來拿那五萬美元的佣金；二，不准你找彭麗娜的痲煩，因爲老闆答應過要保護她的安全；三，老闆想請你爲他主持一點事業，月薪五千美金。如不答應也不勉強。但是你必須要在三天內離開龍門角，因爲你已知道我們不少秘密。」

呂奇不由暗暗吃驚，要他和彭麗娜個人週旋都已感到吃力。要和「玫瑰黨」去作對，那就更感吃力了。他沉吟許久之後，方才問道：「要即刻答覆嗎？」

「不必。三天以內答覆就行了。」

「韓先生！請轉告你們老闆，這件事我要愼重考慮一番，三天後我再給你們確切的答覆。」

「用不着答覆。只要你星期五沒有離開龍門角，那就表示你接受了老闆的邀請，我們會迎接你去走馬上任。如果你不願屈就，那就請你在星期五以前離開這裏。我們也絕不會留難你。」韓鵬說完後就離開了浴桶。他在穿衣服的時候，指着衣櫃中一個黑色的提箱，說道：「錢在這裏面，走的時候帶走。」

呂奇心裏有數，如果明顯地表示不願和對方合作的話，只有徒惹痲煩，因此他不再多話。

韓鵬走了。呂奇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澡。臨走時，他毫不考慮地帶走了那隻黑提箱，因爲那五萬元美金將來或許可以作爲對方的犯罪證據。

× × ×

走出「芳子土耳其浴室」正好是上午十一時，於是，呂奇走進了公用電話亭，撥電話給羅克。對方在電話裏告訴他說：「呂奇！你的判斷是對的，這完全是彭麗娜一個人的佈局，陳九平先生根本沒有見過夏一堂其人。是彭麗娜主動與陳先生聯絡的，同時，陳先生也不會暗示要夏一堂到海潮旅館去見面。」

「那麽，陳九平先生的行期是臨時決定的，還是早就安排好了呢？」

「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彭麗娜故意利用了這個空檔。」

「那位法南度隨考察團一齊去嗎？」

「沒有。與他有關嗎？」

「目前沒有，不過將來破案時，可能會扯上他的。」

「你有信心破案嗎？」

呂奇道：「當然有信心。羅克先生！目前我不需要你爲我做些什麽，只要求你好好照顧莎琳小姐就行了。」

「不用你說，她是我的職員。」

「好，再見。」呂奇放下電話，心中有無比的喜悅。作偵探的人，一旦發現自己的判斷得到證實時，都會產生這種喜悅。一切都如他所料，彭麗娜在操縱一切。他目前要作的，就是去蒐集彭麗娜的犯罪證據。這似乎是一件很難的工作。不過，對方也有一個可攻擊的缺點，那就是她手裏還有一張鉅欵的外幣支票。她必定要設法去兌現那張支票，否則她一切的佈置都是白費心機了。

他趕到旅館時，只担心一件事情，彭麗娜是否已經離去？不過，當他打開門時，他就放心了，她正躺在他的床上呼呼大睡。那種睡相非常不雅，胴體有一大半裸露在外面。萬一侍應生進房來打掃房間，那豈不是要出醜露態？

他放下提箱，關上房門，爲彭麗娜蓋上被單。他突然發現彭麗娜的面色發青，頸間也有瘀印。連忙用手一探鼻息，才發現她早就被人勒斃了。呂奇不禁吁了一口氣，楞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

彭麗娜死在他的床上固然爲他帶來了痲煩。但是，最令呂奇洩氣的是，他的判斷完全錯誤了。彭麗娜不是元兇，充其量她也不過是一個被人利用的人。現在她的被殺，所有的綫索全部都斷了。

呂奇楞立了五分鐘，才逐漸回過神來。他想到首先作的事，是應該將目前的情況報告羅克，看看他的意思如何。

羅克在電話裏聽完了他的報告後，沉默許久，才語氣沉重地說：「呂奇！這件事是必須報警的。夏一堂在你的保護中被殺，他的夫人又成爲你床上的裸屍，這件事情你是很難向警方解釋的。我不能出面，因爲我一旦出面，我就無法在暗中帮你的忙了。」

「羅克先生！不能和盤託出嗎？」

「未嘗不可，不過，那只是我們的推斷與假想。事實上我們的推斷和設想絕大部份都錯了。唯一可以證明的，就是在海潮旅館被殺的不是夏一堂，其他情形我們根本就沒有根據。」

「目前尚有許多事情我決定暫瞞警方。現在請你通知馬喬治來一下，來的時候不要說是來找我。我身上的鎗，以及『玫瑰黨』給我的五萬元美金都要轉移一下，否則，更不便對警方解釋。」

「好吧！」羅克說完後截斷了電話。

呂奇怔怔地放下話筒，望着床上的裸屍出神，一切的事情都不該太主觀，現在彭麗娜已死，藏在她心中的秘密再也挖不出來的。如果他不主觀地肯定彭麗娜是元兇，局面必不會到這種地步。

十分鐘後，馬喬治就到了。呂奇將手鎗和提箱交給他拿走。然後打電話向警署報案。

× × ×

在警署中，値日警官對呂奇展開偵訊：「你和死者有什麽特殊關係？」

「談不上什麽特殊關係。」

「那麽，死者爲什麽要代你付賬？」

「我奉派負責保護她丈夫的安全，她丈夫被殺後，我因而被羅克革職，她也許對我的遭遇寄與同情。」

「呂先生！你身爲私家偵探，也應該具備一點推理常識。死者在你房裏洗過澡，而且裸身睡在你床上，你能說你和死者沒有特殊關係嗎？」

呂奇自然不想使事情複雜化，因而推得乾乾凈凈：「我同到旅社時她正在洗澡，也許她有心誘惑我，那是她的事。當時我發覺這種情形後立刻藉故離開，等我同來時發覺她裸睡在床上，我考慮了十幾分鐘，決心趕她離開，這才發覺她已經被人勒斃了。」

「據法醫檢驗，死者是九點到十點之間遇害的。你雖然是九點零五分離開旅館，十一時半才同，但是你也可能事先殺死了她故意出去一趟。總之，你是在這件謀殺案中有嫌。」

「死者爲我付賬，又裸睡在我床上。足證我不是以財、色而殺她，那我又爲什麽而殺她呢？」

「我不想去推敲你殺人的原因，也不敢說你就是兇犯。總之你的解釋難令我滿意，你必定隱瞞了什麽。」

「其實，我什麽都不知道。」

「好！我們暫時停止辯論。如果羅克先生願意保釋你，我們願意給你局部的自由，但是，你不能離開龍門角。」

「我不敢對羅克先生作這種要求。」

「我們可以代你請求。」那警官說完後，就拿起了電話。

呂奇明知羅克早已關照過了，否則這個警官不會如此對他客氣的。

幾分鐘後，那警官放下電話說：「羅克先生願意保釋你，你可以走了。」

「警官！我能請求你一件事麽？」

「甚麽事？」

「我是一個業餘偵探，既然有人陷害我，我當然就要將陷害的人找出來。除非我有逃走的跡象，否則請警官盡量不要干涉我的行動。」

「走吧！那是我們的事。」

警官雖然沒有明許他，不過，在警官的神色裏，呂奇已經看出來，對方是默許他展開緝兇行動的了。

呂奇走出來，故意安步當車，信步蹓躂，走了好幾條街都沒有發現有人跟踪他。他又穿進一家大型百貨公司擁擠的人羣中，從另一道門出來，跨上了一輛出租汽車。當他正要關門時，另一個人却跟着擠了上去。同時，自作主張地吩咐司機將車子開到花露區去。

呂奇打量那人一眼，是個二十多歲小夥子，穿着整齊，面上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鏡，態度非常沉靜。於是，他故意以漫不經心的口氣問道：「是警署派來的嗎？」

「韓鵬先生要見你。」

「哦……」呂奇微微一楞。「他在那裏？」

「一家咖啡室。」

呂奇故意回頭張望了一下，低聲說：「不太危險嗎？警方也許派人追踪呢！」

「放心！他們並沒有跟踪你。」

「你怎會如此肯定？」

那小夥子道：「有羅克先生的關照，警方是相信你的。」

「你們弄得很清楚呢！」

對方沒有再說什麽，不到幾分鐘，出租汽車就在一家咖啡座門前停了下來。

這個時候，咖啡座大部份都是客滿的。這裏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呂奇却發現那些人並非一般顧客。可能全部都是「玫瑰黨」的人。引路的人並沒有在座間停留，一直將呂奇領到後進一間小室之中，關上房門，退了出去。這時，韓鵬從一座屛風後面走了出來。向呂奇打招呼：「呂先生！聽說你有了痲煩。」

「嗯！會是你們的傑作嗎？」

「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老闆曾要我一再交代你，不得找彭麗娜的痲煩，我們怎會又派人去殺她呢？」

「那麽，又是誰殺她的呢？」

「我知道。」

「你知道？眞的？」

「我不是在開玩笑，兇手已經入了我們的掌握。隨時隨地，都可以將兇手交給警方，洗脫你的罪嫌。」

呂奇道：「韓先生！聽你的口氣，似乎尚有條件。」

「不錯。」

「那麽說吧！只要我能接受。」

「提前接受我們老闆的邀請。」

呂奇頓時明白了，殺彭麗娜也許就是對方逼迫自己就範的一種手段。不過，事到如今，他非接受對方的邀請不可。目的不是爲了脫罪，而是爲了要使整個案情得以水落石出。因此，他點點頭說道：「我接受了。」

韓鵬伸出手來，和他重重地一握：「歡迎！歡迎！不過，參加本黨並非說一句話，點一個頭就可以的。這裏還有點小手續請辦一下。」說着，拿出一張紙來，那上面寫着簽名之人參加組織並非被任何人逼迫，而是出於自願等等。韓鵬要呂奇在那張文件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呂奇不禁猶豫了，這一個字簽下去，可說痲煩無盡，因此遲疑地問道：「必需要簽嗎？」

「簽名表示誠意。」

「如果不簽就表示我沒有誠意了？」

「你沒有理由不簽的。」

「韓先生！我想解釋一下，我無意參加你們的組織，只不過因爲五千美金的月薪才答應接受你們老闆的邀請……」

「呂先生！希望你弄清楚，如果你不簽這張志願書，我們不會交出殺害彭麗娜的兇手，你將無法洗脫罪名。」

「我根本就沒有在場。」

「『芳子土耳其浴室』的女侍，不會替你證明的。」

「警方也明知彭麗娜非我所殺。」

「當我們拿出你那把兇刀，證明那四個人是死於你那把兇刀時，警方的看法就不同了。」

「這不是一種脅迫的手段麽？」

「這樣說也未嘗不可。」

「我拒絕。」

「請！我們絕不勉強。」

呂奇不禁又猶豫了。並非他害怕落進警網，而是如此一來，他就喪失了一窺奧秘的機會了。同時，他這樣做作一番，也使對方產生一種錯覺。認爲呂奇簽下這張志願書是經過考慮的。一旦簽下去，就不會再生出反叛之心。

「呂奇！」韓鵬溫和地說道：「你是聰明人，也是一把好手。參加我們的組織，你絕對吃不了虧的。」

呂奇像是痛下決心似點了點頭說：「好吧！我簽了。」說着，掏出鋼筆在那張志願書上簽下他的名字。

韓鵬笑嘻嘻地將那張志願書折疊起來放進了衣袋，然後搬出一台錄音機，扭動開關，立刻傳出來一個嚴峻的聲音：「呂先生！歡迎你參加本黨，從現在起，你就是本黨的總幹部長，負責指揮本黨一切行動，月薪暫支美金五千元。爲了測驗你的才幹，現在我派給你一個任務，那就是將我的死對頭陳九平幹掉。不一定要你親自下手，但是一定要安排成意外死亡，限你三天內辦到。」說的是英語，語音濁重。

韓鵬關閉了錄音機，恭敬地說：「呂幹部長！我是本黨的連絡員，老闆如有命令下達由我轉告，你有何事報告也由我轉達。連絡站就在此地，你如果需要助手，我會替你召集。」

呂奇拍拍身邊的座椅說：「來！坐在這裏，我們聊聊。」

「有何指示？」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我？」

「不但相信你，而且也服從你。」

「那麽請告訴我幾件事情。我不是想打探秘密，而是瞭解情況，才能對陳九平作正確估計。」

「請問吧！」

「夏一堂現在何處？」

「死了。」對方回答得很直率。

「是誰殺死的？」

「他的妻子彭麗娜。」

呂奇心中一動，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只不過情況在中途起了變化而已。接着他又問道：「約克・陳是何人所殺？」

「也是她。」

「那麽彭麗娜是誰所殺的呢？」

「是……」韓鵬欲言又止。

「說出來，我們是一家人了。」

「是……老闆派人去制裁她的。」

「是爲了逼我就範嗎？」

「絕非如此。原因是彭麗娜脚踏兩頭船，她一方面向我們老闆討好，一方面又和陳九平連絡。」

「噢——」呂奇楞了一楞，才接着說：「韓兄！你能將整個情形從頭到尾說一遍嗎？」

「事情是這樣的，」韓鵬說：「開始是由於彭麗娜的唆使，夏一堂才敢挾欵潛逃，因爲她向夏一堂保證有議員陳九平先生爲他保駕，而且還有黃福順的替身之計可以逃過本黨的追緝，因此使夏一堂信以爲眞。其實，彭麗娜是想得到那筆欵，夏一堂將那筆錢交給她之後，她立刻殺死了他，屍體丟下了大海……」

「好毒的婦人！」

「她這個計劃是很妙的，若非你查出死者是黃福順，我們就被她隱瞞了。」

「她殺約克・陳的目的又何在呢？」

「一方面爲了嫁禍於你，免得你對她窮追不捨，另一方面是想獨吞那筆鉅欵。想不到你的那把小刀被我拿走了，因此她的狡計不成。於是故作大方地將欵子交出來，同時向老闆提供了陳九平要和他作對的資料。」

「噢！原來是如此！」

「老闆不究已往，而且還給了她美金一萬元以作生活費用。同樣告訴她絕對不許和陳九平連絡。想不到她却在你的房中打電話到陳九平的家裏去，分明是另有企圖，所以才殺了她。」

「她是自投死路，可惜她手裏那鉅額外幣支票不知放在何處了。」

「我們曾檢查過你的房間，並沒有發現。」

「她自然不會帶到我房間裏去的。」呂奇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韓兄！殺彭麗娜的兇手不必交到警方手裏去了，因爲我不希望損失一個幹部。」

韓鵬道：「兇手並不是我們的人。是我們化錢買來的。」

「噢！送他到警方手裏去，他不會說出唆使人嗎？」

「當然會。不過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警方也不會相信他。」

「這件事容我考慮一下……噯！韓兄！我們能夠召集多少幹部？」

「很多。不過你不需要那麽多人。」

「是的，人多反而顯眼，精銳幹部你給我召集二十個好了。晚上九時在這裏集合，我要分配他們的任務。」

「遵命。」

呂奇道：「韓兄！我向羅克先生打電話，沒有關係嗎？」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你是我們的幹部長，任何人也不能去懷疑你的行動。」

「那就好了，但願老闆也這樣想。」

「老闆絕不會懷疑，因爲你已簽了志願書。本埠的法庭對黑社會份子的懲戒都是以志願書爲根據的。」

呂奇向韓鵬要武器，對方給了他一支全新的點二二口徑手槍，和二十發子彈。呂奇將槍放在身上，離開了那家咖啡座。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給羅克，向他報告當前情況，對方聽完他的報告後，立刻振奮地說：「呂奇！這是一個機會，放手去幹，我代你向警方備案。」

「羅克先生！我要求的就是這些，同時，感到欣慰的是這件事情完全胳合了我的推斷。不過，到後來由法南度出頭將局面攪亂了。」

「呂奇！你有什麽需要我支援麽？」

「有！請你和陳九平先生碰碰頭。」

「嗯！你要告訴他一些什麽嗎？」

「是的，我想請他合作。因爲這是一個打擊法南度的好機會。」

「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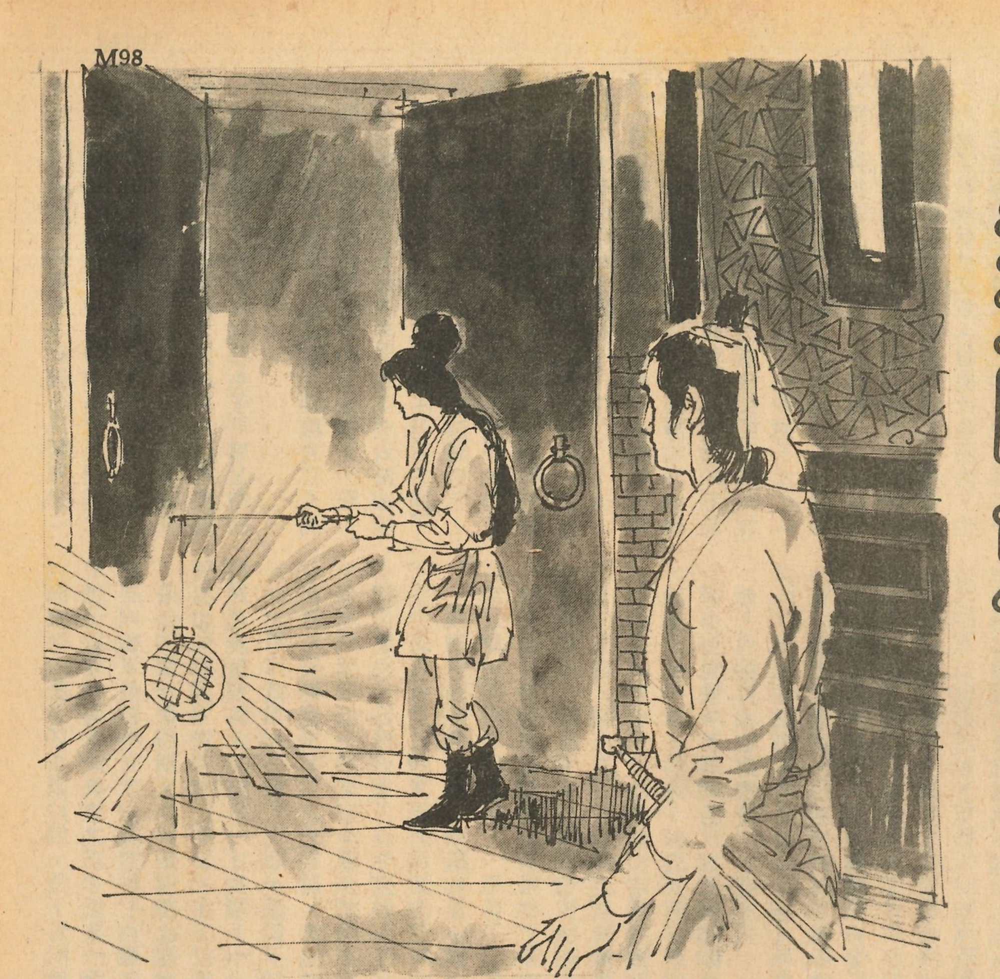
呂奇開始說出他的計劃，這個電話打得很長。當他離開電話亭的時候，面上浮現着得意的笑容。（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得知秦萍兒被師傅所打走，急得連忙上路向金陵方向奔去，希望能找到秦萍兒，並護送她回金陵，以了却秦子祺之托……劉稼一路奔走，來至一座莊院前，已感到全身乏力，正想向院門內的小童討取一杯清茶，小童對他無理辱罵，並出手向劉稼擊來，劉稼見狀，只得出手還招，恰時一女子出聲相阻，這女子正是劉稼惦念不已的秦萍兒，原來這莊院是她師兄沈羽的，沈羽也出來恭謙的請劉進莊，但，暗中將劉稼手腕運勁揑住，劉稼心知此人陰詐，遂處處小心提防，半夜更有人拋來紙團示警，要他速離此莊……

魔頭闖沈府　刁婢救傻俠

劉稼悲不自禁，似痴似醉站在房中，四週雖則黝黑一片，可是自己的眼前，却似有着點點閃爍之光，在這星星一般的光芒之中彷彿都出現了秦萍兒的臉龐；

有的在笑，

有的在哭，

有的堆滿了憂鬱的神情，

有的出現了悲戚不已的容色，

更有的，宛如一朶帶雨梨花！

驀地，劉稼看到了一顆最光最大的光芒，而發覺這光芒裏出現的却是秦萍兒對着自己脈脈含情的樣兒。

「萍……兒……」

劉稼委實情不自禁，喃喃喚了一聲，朝這既大而又光亮的秦萍兒撲了過去，焉知，刹那之間這光芒頓歛，顧目四望，非但這顆使自己最難忘的光芒已然消失，連那點點好似星星那般的光芒也都已失去。

劉稼閃了閃眼，猛地腦中湧起了另一種念頭，心忖：「雖則適才那留字條之人，在暗中相助自己，可是，他却不知我的心事，就算這沈家莊成了龍潭虎穴，我也要在這裏躭留幾天，倘若沈羽對待萍兒好，我就獨自離去，如若不然，我拚着這條性命，也要帶她離開此莊，找一個幽靜之所，讓她安居下來。」

念至此間，劉稼立刻下了決斷，正欲上床就寢，驀地聽見後庭之中傳來一聲慘叫之聲，細辨之下，彷彿就是秦萍兒的聲音，當下雙足一蹬，也顧不得身在客地，身子剛竄出東廂，循聲就朝後撲去。

翻過兩列房廊，果見內院燈光齊明，偌大一個內廳之上，坐着四個老年人，下首則站着「鐵扇書生」沈羽，而那秦萍兒則雙膝跪在庭中，垂下了頭背向廳外。

劉稼目之所觸，心中頓生一股莫名怒火，忙將身子從那屋頂之上飄落下來，昂首就朝內廳之中走了進去。

劉稼驀地出現，休說廳中「鐵扇書生」沈羽頓覺一驚，就是四個老年人也個個爲之愕然，「鐵扇書生」沈羽陡見劉稼擅進內廳，不由臉色一沉問道：「劉兄不在

東廂房安睡，夤夜擅入內廳所爲何來？」

劉稼臉頰之上也是冷漠一片，雖聞沈羽詢問，可是雙眼却盯在跪於廳中那秦萍兒的背上，冷冷一笑答道：「在下遵命在東廂安睡，焉敢夤夜擅入內院，祇是突聞秦姑娘慘呼之聲，不知發生了何事？故而斗胆闖來。」

「鐵扇書生」沈羽聽了劉稼之言，朝着正中上首那兩鬢斑白的老叟望了一眼，見他臉露出了不屑之色，當下就向劉稼說道：「這裏之事與劉兄無涉，且去安睡了吧！」語畢臉頰之上又添三分憤怒之色！

劉稼心中早已忿懣難制，聽得沈羽之言，冷冷一笑說道：「在下身受秦老前輩托孤之囑，焉能對秦姑娘不問不聞，沈兄當諒宥小弟身負重任。」

廳中這白髮老者，陡地一聲暴叱，怒道：「老夫要不是爲了你在那羅郡城中聊盡江湖之義焉會容你在我莊中，你却不識好歹，得寸進尺，竟然夤夜擅闖內院，敢情喧賓奪主，敬酒不飲要喝罰酒不成！」

劉稼一肚子怨氣正愁無處發洩，聽得這老頭兒出言如此妄大，心忖：「就算他是沈羽的父親，身爲武林名宿，也不能盛氣凌人至此，何況他既知道自己在羅郡城中盡了江湖俠義之責，就算此義不大，也不能有事有人無事無人這般怠慢，而且千錯萬錯，來者不錯，饒他過去在武林中有什麽盛名，像這等樣子也難得人尊敬，我倒要在此與他辯一個明白，爭一個清楚，來得光明磊落，去得也該堂皇正大。」忖至此間，劉稼微微一笑說道：「在下固受秦老前輩，羅郡托孤，矢誓盡此允諾，故而來至貴莊得遇秦家姑娘，在下焉能就此袖手不理，適才老先生之言，祇是一面之辭，在下就算不受老先生招待，也要在寶莊仔細看一個時期，秦家姑娘在此得能安逸也則罷了，倘若有所不安，在下就算碎屍萬段也要爲此一諾爭一日長短！」

劉稼說得非但氣壯理順，豪氣干雲，而且色聲俱厲激昂異常，言罷，屹立廳中，竟然將這廳上四老一少視作無物，就是這份胆色，已然使衆人爲之驚愕不已。

這白髮蒼蒼的老叟果然是沈羽的父親，沈家莊的一莊之主，號稱「雲中雁」的沈定源，聽得劉稼之言，一甩唇下白鬚，陡從正中那隻蟠龍雛虎大椅直立了起來，將目狠狠一瞪叱道：「你敢情想找死！」

正在此時，左手的那個老者陡地也站了起來，見他忙不迭抄在沈定源的面前，臉上堆起笑容，勸道：「沈兄何必爲這後輩小哥兒爭吵，不如待我謝元龍來勸導於他。」說着就朝劉稼所站之處走去。

劉稼細聽這老者自稱謝元龍，不由一怔，原來這老者竟是名聞武林，被譽爲一代大俠的謝家堡謝元龍，劉稼頓時憶起八個月前爲了替西嶽派前去謝家堡索取解藥，心忖：「這謝元龍有人說他是一欺世盜名的假仁假義之人，敢情端的物以類聚，與這沈定源一鼻孔出氣不成？」

謝元龍却走了過來，微微朝着劉稼一笑，說道：「老夫雖與小哥兒緣慳一面，可是八個月前，也蒙小哥光臨敝堡，可惜那天老夫適有要事未能親自相迎，何況小哥兒却有甚麽的白姑娘相伴而來，端的失禮得很，今日老夫也恰巧來此沈家莊作客，與小哥兒不謀而遇，幸何如之，可是，適才沈兄所言有關秦姑娘之事，乃是我們這幾個老頭兒的責任，何況秦萍兒早已許配了小犬，沈兄與秦姻兄又有數十年知交，她縱未受秦姻兄之托，然而休說沈兄難辭此責，就是老夫也要担當下來，至於小哥兒的這番盛意，老夫心領了，如今話已說完，小哥兒宜請自便，來日如再有緣，容老夫與小哥兒再謀一敍，也好讓小犬當面拜謝小哥兒在羅郡仗義之恩。」

劉稼聽得謝元龍說出這一番話來，不由驀地一怔，忖念：「八個月前，就曾經爲了西嶽派前去索取解藥，雖未曾遇見他，可是却遇見了他兒子賽臥龍謝智，此人陰險得緊，怎的金陵神君竟將萍兒許配於他，那時自己倘無天元老人得到智達禪師飛鴿傳書前來相救，恐怕早已死在謝家堡中，人曰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況，武林中人皆對他如此評論，異口同聲說他是欺世盜名的假仁假義之徒，由此可見，我倒要小心應付了。」忖至此間，劉稼就微微一笑，說道：「謝大俠之言雖則有理，可是，在羅郡城中，托孤之事，乃是出於秦老前輩之口，在下焉能背信秦老前輩於九泉之下。」

沈定源正欲發作，却見謝元龍對他微微一笑，又向劉稼說道：「羅郡客棧之中，秦兄受了西門艷的劇毒內傷，諒他神智不清，一邊又關懷這唯一的女兒，故而誤將小哥兒當作了心腹知交。」

劉稼聽罷，總是忍耐三分，也不由被謝元龍激得怒火冒頂，當下冷冷一笑問道：「如此說來，謝大俠敢情反誣在下多此一舉不成？」

謝元龍胆色經驗無一不勝劉稼多多，見他果然被自己激惱，當下又是微微一笑，說道：「老夫一片好言相勸，焉知小哥兒猶不醒悟，敢情你來此志在尋釁？」

劉稼見得謝元龍這副模樣，不由信了一個十足，謝元龍俠名滿天下，如今看來果然是一個欺世盜名的歹徒，心下那裏再有恭敬相讓之心，當下臉色一沉說道：「你說我尋釁也罷，不尋釁也罷，總之如今我立刻就要帶秦姑娘離此，片刻不能再躭擱。」

劉稼此語一出，休說沈定源父子聽了大吃一驚，就是老奸巨猾的謝元龍也不由一驚，忖道：「這個少年倒是倔強得緊，今日向萍兒盤問，聽說這少年武藝別有一功，竟與聞名喪胆的西門艷打成一個兩敗俱傷，而且僅僅幾個時辰，竟然將所受內傷自療而愈，由此推想，他的武藝確實不凡，倘若自己出手，將他敗走倒也罷了，如果反而敗在他的手下，以後自己怎的能再在江湖上行走。」念至此間，謝元龍毒計頓出，就道：「小哥兒休得這樣倔強，你在羅郡仗義之事，老夫也感謝得緊，何況我們正在商議如何尋找蓮花仙子西門艷，要爲子祺兄報仇，敢情小哥兒也不滿意麽？」

劉稼被他如此一說，倒也難以發作，心中雖知謝元龍另有陰謀，可是聽他這兩句話說得理正言順，於是唯有隻字不說，站在廳中朝着萍兒凝望。

此時，「鐵扇書生」沈羽忙不迭走將過去，雙手忙將秦萍兒摻了起來，說道：

「師妹，你的大仇也是我的大仇，而又是我父親與謝伯父的大仇，何必如此長跪不起，時已不早，師妹身體却要保重。快快進內安息去罷。」

秦萍兒被沈羽雙手摻起，臉頰之上淚痕滿佈，仰起頭來對着劉稼看了一眼，就別轉身朝內房走了進去。

劉稼目送萍兒消失在屏內，心頭頓又感到有一陣話說不出的難受，好似失魂落魄那般，站在廳中，雙目却是對着了使那萍兒消失的屏門凝視，心裏端的恨不得怒翻一掌，將這阻去了自己目光的屏門打一個粉碎！

劉稼心中難過，謝元龍却將他這副神情看在眼中更覺忿恨，暗忖：「此人不除，端使我曉夜不安，就算我被武林中人責我手狠心毒，也要除了他方始稱心。」忖思之間，謝元龍毒計頓生，說道：「小哥兒既然義薄雲天，老夫端的欽佩得緊，何況小哥兒自負絕學，如今慨允相助我們一臂之力，更屬大義凜凜，常言道得好，恭敬不如從命，老夫這裏先向小哥兒拜謝了。」說着，謝元龍果然長揖作了一禮。

劉稼想不到謝元龍轉變得如此迅速，見他竟然長揖禮拜，不由慌了手足，忙不迭作恭還禮，驚道：「謝大俠言重矣，在下何德之有，敢受此禮。」

沈氏父子亦非等閑之輩，乍見謝元龍轉變了態度，當下也各自斂去了怒容，迅又堆起了歡顏，沈定源道：「劉兄，你且來見過兩位武林中的老前輩，這位是百花谷谷主黃續良，這位是落雁坡張朗秋，這兩位都是老夫的知交，早已退隱不問江湖之事，此番承他兩位仗義而來，相助我等同去覓尋蓮花仙子西門艷替秦兄復仇。」

劉稼見得坐在上首客位上那兩個一胖一瘦的老者，個個精神奕奕，如今又聞沈定源將他兩人的名字說出，忖念：「百花谷谷主黃續良我們曾經聽說過，可是這落雁坡的張朗秋却未聞其人，既然這兩人應邀而來，定然並非等閑之輩。」當下就作恭爲禮，沈羽却走了進來道：「且容小弟陪送劉兄到東廂安息去吧。」

劉稼既見廳中衆人已然改變了態度，也唯有隨着沈羽告退而出，來至東廂，沈羽也就告退，劉稼睡了一下午，已無倦意，遂上床盤坐，運功行氣。

時已中宵，萬籟俱寂，劉稼摒絕雜念，盤坐床上，功走經脈，氣行百穴，陡覺有一股熱氣從丹田之中升起，有一股話說不出的舒暢，直透腦頂，經脈百穴之間竟然暢行無阻，而且這股熱氣過處，彷彿像一團既熱又柔的棉花輕輕抹過，端的舒暢得猶如飄盪在雲中一般。

劉稼雖是摒絕雜念，聚神歸元，可是受這從未有過的舒暢，倒也甚覺驚奇，忖思：「鳳生明明給我服了一顆毒丹，怎的非但不受這顆毒丹的影響，反而較未服這顆丹之前，舒暢了許多，敢情迴光反照，這顆毒丹別具毒性不成？」忖念之間，劉稼又是感慨萬千，莫衷一是，陷於一片迷惘之中，運動頓時受阻。

正在此時，陡聞窗外微有行曳之聲傳來，劉稼耳聰目慧，本能地將雙目張開，祇見窗外半輪殘月，照耀在雪地之上，反映出萬道皓光，却不見半條人影，不由暗暗稱奇，敢情那留字之人見自己依舊躭留在這裏不走，去而復返再來相勸不成？

劉稼瞪目凝望窗外院中動靜，焉知隔了半晌，猶未見有異，心中不由越感詫異，明明適才聽到行動之聲，怎的却未見其人，敢情來者又換了一人不成？於是，忙不迭提了一口丹田之氣，轉輪掌中，蓄勢戒備。

隔了半晌，又聞窗外傳來一聲「噗哧」一嬉笑，竟以傳音入密的聲音傳來，說道：「傻小子，你眞的爲了那個已成人家的媳婦賣命不成？」劉稼聽在耳中頓覺大驚，想不到竟是她來了此地。

劉稼驚愕之間，那人又是傳來語聲，說道：「傻小子，倘你不及時逃出這沈家莊，休怪我不救你的性命。」劉稼聽了翠菊的聲音，陡地一聲輕笑，道：「在下好端端的在此，翠菊姑娘休得爲我着急。」

翠菊陡地綠影一飄，從那棵老松樹上落下，站在窗畔之外，嗔道：「你這傻小子敢情將你自己的良心餵給黃狗吃了，我家小姐幾次三番將你搭救，你非但不知恩報答，却出言不遜，謝元龍這老匹夫如今江湖之人個個都知道他是個欺世盜名的歹徒，那沈定源老賊更是比他陰毒兇辣，再加上他那個寶貝兒子，別說你是個傻得獃頭獃腦的小子就是當今武林之中老練之人，也不是他們的對手，我要不是奉了小姐之命，那裏會再來相救於你，倘你不走，由得被他們害死倒不如被我打死了吧。」

劉稼聽聞翠菊如此言說，不由暗下驚異，忖念：「那白衣少女爲何幾次三番要援手相救於我？敢情這白衣少女已經知道我的身世不成？」忖思之間，翠菊陡地一聲冷笑又道：「你這傻小子端的不識好歹，忠言逆耳，我看你倘若不吃些苦頭，也不知道這江湖之上的陰險奸詐，我話已說完，你走不走是你的事。」

劉稼忙道：「多勞翠菊姑娘與你家小姐屢伸援手之恩，並不是我忠言逆耳，實則務農身受托孤重任，大丈夫一諾千金，就算身歷險境，粉身碎骨也難辭此責，故而有負姑娘與你家小姐的雅護，在下唯有心領了。」

翠菊又是哼地一聲冷笑，遂道：「我已與你言明，由得被他們害死，還是讓我將你打死，倘你再不跟我走，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語猶未了，翠菊乍地竄入東廂之中，竟然就朝劉稼撲了過去。

劉稼那裏防到翠菊陡地發難，變生倉卒，唯有將身一仰，用足急朝床沿之上一踢，身子頓時平斜竄出，好不容易堪堪擦過翠菊撲來之勢，躍至一邊。

翠菊也是一呆，暗忖：「這傻小子怎的一別八月，在那羅郡客棧之中明明被蓮花仙子西門艷所傷，怎的身手却今非昔比。」翠菊腦中雖在思忖，身子却陡地扭轉過來，雙手一握，「象形四式」絕學頓時發出，祇見她身子微微一幌，纖掌揮處，一招「象走西瑤」，頓見綠影一團，猶如旋風那般，連掌帶人齊朝劉稼猛擊而去。

劉稼乍見翠菊招發如電，猶未近身，已然勁風潮至，知道這一招九玄門中的絕學非屬等閑，本欲將天元門那招「萬元歸宗」的兩式巧妙絕技施出，可是轉念一忖

；怎的都是人家一番好意，我怎能出此毒手，於是唯有將身一閃，忙不迭足踏「七步迷踪」那式「臨空掠影」，循着翠菊來勢，繞勢而避，竟然輕而易舉閃避而過。

翠菊乍見劉稼將身一閃，突然不見了影踪，不由一驚，不知他用的是什麽招法，竟然在自己這九玄門「象形四式」之下輕易避去，心忖：「莫非這傻小子端的遇上了什麽世外高人，不然焉有這巧妙的閃避之法。」翠菊忖至此間，回頭一望，却見劉稼在身後，朝着自己微微發笑，不由惱羞成怒，又是急揮一掌擊去。

翠菊招發如電，竟然使出九玄門無上絕學「七星捧月」中那招「披星捷走」，身子猶如脫弓之矢那般，揮掌斜着朝劉稼劈來，端的勢兇力勁，凌厲非凡。

劉稼自從昨宵以「七步迷踪」避了萬慕舜一十八招陰陽劍，滿以爲他這第十八招「日月並輝」已然冠絕天下，想不到翠菊這招「披星捷走」雖與「日月並輝」有異，但是力勁勢兇也不遑多讓，劉稼忙不迭足踏「臨空掠影」微將足尖着地一蹬，身子頓時飄忽而起，竟然堪堪繞過翠菊避過。翠菊不由大感意外，想不到劉稼端的今非昔比，武藝一日千里，竟然進展到如此地步，當下道：「倒也瞧不出你這個傻小子，傻人竟有傻福，竟然被你學到了這些傻功。可是，我且再警告你聽，倘你再不隨我離去，就是連你的魂都傻了，我也要教你服服貼貼就範在我的手下。」

劉稼連避翠菊兩招，聽她左一個傻右一個傻，將自己罵得傻個不停，不由憤然說道：「在下就算傻頭傻腦，也毋勞你操心多管，如此夜深，翠菊姑娘請且去吧，若被人看見，甚是不雅。」

翠菊聽他如此言講，頓時爲之羞澀不已，饒她口齒刻薄，究竟還是女兒家，頓時臉上泛起了兩朶紅雲，垂低了頭再不出聲。

劉稼見得翠菊被自己羞低了頭，啞然無語，反而感到心中不安，忖思：「我也太口不擇言，在那羅郡客棧之中，倘無她慨賜兩粒九玄丹藥，我今日那裏再能活命。」忖思之間，越感歉疚不安，當下急忙踏前一步，恭手作揖，正欲陪禮，却見綠影一閃，翠菊嗔喝一聲，雙掌齊揮，挾着勁厲無比的掌力，連人帶掌，猶如排山倒海般的撲擊而來。

變起倉卒，劉稼那裏會有防備，此時他抱拳作揖，俯身之際，陡覺掌風勁襲而至，急欲閃避，已然不及，陡覺心胸之間血氣翻騰，好似五臟六肺倒轉過來，喉頭一癢，頓時噴出一口鮮血，連「啊呀」兩字猶未喊出，身子就朝後暴退三步，強自穩步站定，幌身猶自未定，忽地又是鮮血一口噴出。

翠菊乍見劉稼口吐鮮血，已然被自己這一招兩式九玄門絕學「天工巧奪」所傷，不由愕然，忖道：「這傻小子敢情端的傻了不成？怎地聞得掌風發出，竟然不閃不避，便生生的受下？如今受了自己這兩掌，必然身受重傷，就算他在這幾個月中，遇到了高人，內外兼修，臻至化境，可是，這一掌也促使他難以延命！」

驀地，翠菊想起了小姐的囑咐，臉上頓時露出了驚悸之色，乍見她將牙一咬，轉身蹬足就朝窗外竄了出去，瞬已消失。

劉稼驚目而視，陡見翠菊飄然而去，不禁爲之一呆，可是剛吸了一口氣，頓覺內傷果然不輕，非但胸口疼痛呼吸阻碍，而且混身猶似癱了一般，乍感四肢一痲，跌倒在地，又是連吐鮮血數口。

劉稼吐得幾口鮮血，眼前已然漸覺模糊，急忙強自打起精神，移身靠向牆邊，支持了身體，焉知剛挪了幾挪，就覺一陣天轉地旋，已是力竭，就此昏眩了過去。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漸漸甦醒了過來，目之所觸，窗外已然陽光一片。

劉稼張目覽望，祇見四週寥無一人，仔細一聽，祇覺寂靜一片，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死寂至此。

似乎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使劉稼心神不安，驚惶難禁，於是提了一口氣，輪轉百脈，祇感胸口猶在微微作痛，昨夜翠菊的這兩掌端的受傷不輕。

劉稼強自撐起，抖了抖身就朝東廂外走了出去，祇見廳中亦是寥無一人。

這等景象，劉稼已知有異，忖思：「敢情昨夜翠菊見得我不肯與她一齊離去，盛怒之下竟將這沈家莊的大大小小都殺死了不成？」忖思至此，不由自主就朝內院走了進去。

劉稼剛入內院，祇見院中躺着兩個小僮，雪地之上竟然鮮紅一片，急忙竄前一看，祇見這兩個小僮胸上各中一劍，早已沒了性命。

這一驚，劉稼端是非同小可，想不到這沈家莊果有此變，忙不迭再朝內院廳房之中竄了進去，却見廳中枱椅皆損，一望就知已然經過了一場厮殺，而且地上血跡斑斑，牆角傍邊躺着二個一胖一瘦的老叟，赫然就是身爲沈定源上賓的「百花谷」谷主黃續良與「落雁坡」張朗秋兩叟。

劉稼不由大驚，循目望去，祇見這兩叟死狀甚慘，非但胸口被戳了一個大洞，連心腸都被剜了出來，而且兩目亦被挖出，端的令人不忍卒睹。

見到這兩叟的死狀，劉稼心下更是吃慌，驚忖：「這兩老叟乃屬武林名宿，竟然雙雙被殺，來敵定然非但武藝高強，而且手毒心辣，這却不像翠菊所幹，而如今這兩老叟既被殺害在內廳之中，那沈定源父子與謝元龍却不見了影踪，敢情一宵之間也遭受了毒手不成？」思忖之間，劉稼冒出了一身冷汗，又忖：「啊呀，如此看來，萍兒，她——」

劉稼忖至此間，猛的雙足一蹬，陡朝內房之中竄去，提身躍出，陡覺胸間作疼越甚。可是，劉稼却忍住劇痛，直竄入房，焉知身子剛竄進房門，陡覺門後拂來一股力大無窮的勁力，非但凌厲至極，而且勁中帶着一股冷徹入骨的寒氣，劉稼忙不迭循着「七步迷踪」中那式「臨空掠影」翻躍一邊，焉知內傷甚重，元氣已損，饒是這式「臨空掠影」巧妙深奧，也難以展其妙處，身子陡地一沉，一個踉蹌，就跌落在地。

劉稼神智却甚清醒，跌倒之時，急忙將背靠在牆上，雙目朝着這股勁寒掌風發來之處望去，祇見門背後站着一個似鬼非鬼，像人非人的枯瘦男子，見他臉上血色全無，宛如白紙那般，年紀約有三十歲上

下，雙目陰光閃閃竟對着自己凝望不休。

劉稼不由暗叫一聲「糟糕！」適才身受他的陰寒勁厲的掌風，已知這人並非等閒之輩，如今身受重傷，休說與他交手，就算招架也已無能，倘若這似鬼非鬼，像人非人的男子再發掌擊來，必然立斃他的掌下，而且這男子果然陰陰而笑，緩步行來，劉稼知道他已蓄勢待發，雖則身處絕境，求生的本能却未失去，當下強忍重傷在身，猛提一口丹田之氣，雙掌一翻，搶着先機就朝此人擊了過去。

劉稼倒也並非爲了死中求生，而是拚着兩敗之策，揮掌擊去，掌風顯露，雙手各出異招，左發「心猿未動」，右出「意馬已馳」，身子硬生生的從地上拔起，連掌帶人一齊朝這人撥擊而去。

這似鬼非鬼，像人非人的男子倒也嚇了一驚，想不到這年紀輕輕的少年竟如此兇猛，非但出招怪異，而且拚着性命而來，不禁爲之一愕，忙不迭後退數步。

劉稼見他目中雖露驚愕之色，可是却向住自己觀望，暗忖：「這似鬼非鬼，像人非人的傢伙倒不易相與，如今我身負重傷，再難發招，倘他再度擊襲而來，自己唯有眼巴巴的死在他的手下，這倒要倍加小心應變了！」忖思之間，劉稼乘着他驚愕未已之時，當下就冷冷一笑說道：「想不到我也遇見了敵手，適才你的這一掌端是勁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機會，你且休逃，我倒要好好地與你爭一個高低，鬥一個強弱。」

這人聽了劉稼之言更表驚奇，說道：「你休以言語掩飾，我北殭蔡寒冰不是好欺之輩。」

劉稼聽他報出「北殭」蔡寒冰這五個字來，不由更添三分驚色，暗念：少林智通禪師曾經對我提及，南屍北殭號稱宇內兩大魔頭，非但心毒手辣，而且陰險異常，素來不留活口，非得趕盡殺絕不可，看將上來，今日我這條性命却要送在他的手上。念至此間，又忖：這又不對了，智通禪師言道，說那「南屍」孫炎年與「北殭」蔡寒冰在三十年前已爲禍江湖，怎地他看將上去祇有三十歲上下，敢情是假冒的不成。

劉稼就又冷冷一笑說道：「我劉稼也不是好欺的人，北殭蔡寒冰在三十年前已名震江湖，你總共也不過三十出頭的歲數，那裏會是蔡寒冰，分明盜借他人的名義，眞是不識羞恥！」

「北殭」蔡寒冰聽了劉稼這幾句話，心頭不由一怔，心忖：「這年紀輕輕的少年竟然也曉得我的名頭，反而說我盜借此名，可是他怎的知道，在這三十年中，我隱居在北關蔡家墓，苦修陰冥派的絕學，不見了三十年陽光，無形之中將自己保持了過去的容顏。」蔡寒冰忖至此間，又忖念：這少年未知是那一派的門下，適才見他飄身進房之時閃避自己那副身形，極具巧妙之餘，而且適才所還一招兩式，更屬深奧異常，何况見他臉色手足舉態，似乎未入屋之時已身受了重傷，這少年本領怎的已練到了如此高深地步？

「北殭」蔡寒冰忖思之時，劉稼亦在暗自打算，心忖：「就算他冒名頂替，憑這既勁又陰寒的掌風也難使自己招架。」

兩人各自思忖，這房中原來已靜寂一片，如今却更覺死靜，彷彿掉落一小塊棉花也能清晰可聞的感覺。

結果還是劉稼先開口問：「你敢情被我一言道破，就此啞口無言了麽？」

「北殭」蔡寒冰聽着，又是恢復了那冷漠死氣的樣子，說道：「就算我不是他，我且問你，北殭蔡寒冰此人如何？」

劉稼雙眉一皺說道：「我並非見過此人，可是曾聽人說，北殭蔡寒冰心毒手辣，陰險異常，素向不留活口，乃是一個爲禍江湖的魔頭！」

「北殭」蔡寒冰聽了劉稼竟然當着自己之面斥駡，不由一聲陰笑，說道：「你信我是北殭也罷，不信我是蔡寒冰也罷，總之今天，誠如你剛才所說，我素向不留活口，決不讓你生逃出這沈家莊。」

劉稼聽他口口聲聲自稱是「北殭」蔡寒冰，而且竟要將自己置之死地，憤然說道：「諺曰：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你既就是北殭蔡寒冰，那也再好不過的了，想你早年爲禍江湖，劣跡昭彰，早爲武林中人所不齒，你說要將我置之死地，不讓我出生這沈家莊。可是，我也要在你身上多少討些公道，就算我打不過你，拚着兩敗俱傷管要你與我同歸於盡！」

「北殭」蔡寒冰饒他陰險不露，毒辣不顯，聽到劉稼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說話，也不由爲之一驚，暗忖：「這少年敢情知道必死，拚着一命與我搏纏，適才憑他那閃避的步法，陡然出手的招式，無不巧妙深奧，看來這少年倒非易欺之輩，倘若他端的拚着一死與自己相搏，我倒也無把握取勝，倒不如避重就輕，乘他身負重大內傷未有機會運氣調治，使幾招聲東擊西的脫骨擒拿法耗去他的體力，使他傷中再疲筋骨，等待他力乏筋疲之時，再出煞手將其結果。」

蔡寒冰忖至此間，頓時冷冷一笑，說道：「豎子口出狂言，端的妄大得緊，我本當乾乾脆脆將你打死，免得你徒受痛苦，可是，如今我却要慢慢地將你折磨，使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再將你逐步地處死。」

劉稼一聽，不由驚上加急，暗忖：「這端的弄巧成拙，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倘若蔡寒冰當眞這般折磨自己，倒使自己難以應付，可是心裏雖是担憂焦急，面上神情却泰然一片，微微一笑說道：「南屍北殭的卑劣手段，毋須述說，早已人盡皆知，可是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中。」

正在說話之間，陡聞窗外一聲怪笑，乍見紅影一道，猶如火團一簇，飄了進來，祇見「北殭」蔡寒冰，「咦」地一聲，將身頓時後退數步，劉稼更是驚愕，定神一看，祇見來人年紀約有七十歲上下，瘦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的寬袍，身子頓落在房中，却瞪眼向劉稼問道：「你與蔡寒冰爲難，如果要惹到我的頭上，敢情你眞的想死不成？」

劉稼聽他言語之中，已然說出他自己就是「南屍」孫炎年，不由大訝，驚忖：「這眞是禍不單行，一個北殭已使自己難以應付，如今又來了一個南屍，何况適才自己也指名責斥，那有反悔之理，勢必將他當作敵人。」忖思至此，劉稼將心一橫

，豪氣頓發，慨道：「我早巳說過，南屍北殭都是爲禍江湖，被武林中人不齒的卑劣之輩，如此休說你們兩人聯手而來，就是再加十個百個，我劉稼也管教你們一個個都逃不出我這雙手之下！」劉稼豪語驚人，倒將南屍北殭聽了齊覺一怔，兩人相顧一望，陡地同聲陰陰一笑，正欲聯手發難之際，陡聞窗外傳來一陣拍手之聲，接着一聲嬌憨的笑聲說道：「傻小子，你這一次倒做得甚有出息，昨夜我叫你逃走，你却不聽，平白遭來這場相打，我本當巳決意袖手旁觀，讓你死在這兩個屍居餘氣的殭屍手裏，可是聽你適才這番話，却使我又救你一次！」

劉稼聽得竟是翠菊的聲音，心下又憤又喜，正欲循聲望去，祇見綠影一幌，翠菊巳然飄身進房，落在自己身旁，竟與自己並肩而立，側首朝自己微微一笑。

南屍北殭見得來者是一個年輕的姑娘，見她臉頰之上露出一個俏皮的模樣，在這俏皮的臉上又帶三分稚氣，令人一見，頓有若憐又惱的感覺。

論見識，「南屍」孫炎年勝過北殭多多，見得翠菊飄進房來這副身形巳然心裏明白，可是心中却是暗暗驚異，忖思：「這倒怪了，這姑娘小小年紀竟然練就這副卓越的輕功，我倒要仔細小心了。」

忖思之間，「南屍」孫炎年巳然胸有成竹，當下就朝北殭蔡寒冰微微一笑，說道：「寒冰兄，這娃兒端的大胆妄爲，竟然在我兩人的面前出言不遜，放肆至此，倘若你我兩人不給她些薄懲，以後傳在江湖之上，我們這南屍北殭豈不是要戴了面具始能去見人了麼。」

「南屍」孫炎年胸有成竹，却是激那「北殭」蔡寒冰先去與這姑娘動手，自己則坐觀其成敗再作計較。

焉知「北殭」蔡寒冰，雖則隱居關外蔡家墓下巳有三十餘載，終日苦練陰冥之功，可是早年巳曾闖蕩江湖，再毒辣譎秘的鬼計也難逃他的耳目，故而如今聽得「南屍」孫炎年竟用激將之計慫慂自己去與這個小姑娘動手，不由暗下好笑，暗忖：「孫炎年呀，孫炎年！你端的枉作小人了，我北殭雖則名排在你之下，可是對這些小計焉有不明之理，你竟對我不仁，我也毋須對你有義。」忖思之間，却對「南屍」孫炎年微微一笑說道：「孫兄說得甚有道理，可是小弟名排孫兄之後，這丫頭出言不遜，將你奚落，懲罰之責，宜應相讓孫兄。」

「北殭」蔡寒冰這幾句話說得甚是體面，「南屍」孫炎年頓時暗覺一驚，暗忖：「這端的自己設了圈套朝頭上套，蔡寒冰不是易騙之人。」當下冷冷一笑，說道：「如此說來，這丫頭出言譏笑你我兩人，不如我們聯手齊去懲罰她如何？」

「北殭」蔡寒冰點點頭說道：「這倒使得！」

兩人心中各知對方並非易欺之輩，故而眼色一顧，兩人各自冷冷怪笑一聲，一紅一黑兩條人影頓從左右竄起，分朝翠菊前後撲襲過去。

南屍北殭陡地一躍，這倒將劉稼嚇了一跳，心忖：「這兩個老魔頭都是手毒心辣的老魔，休說兩個聯手，就是一個出手也够翠菊受累的了，如今聯手陡朝翠菊發難，這該如何是好？！」

忖思之間，劉稼頓將自己所傷拋之腦後，豪氣不由陡發，暴喝一聲，叱道：「南屍北殭非但是武林中的歹惡之徒，行徑更是下流，以兩敵一，焉能稱得上武林中人。」

劉稼說得雖難令兩魔聽懂，可是將身一忽，陡地一招兩式，巳將「萬元歸宗」那兩式「心猿末動」與「意馬巳馳」施了出來，將身抄至翠菊的身後，返身就朝「北殭」蔡寒冰撲襲了過去。「北殭」蔡寒冰那裏顧得到身負重傷的劉稼竟會陡地插手，見得他雙手一揮，巳有一股勁風迎面拂來，不由更感驚異，驚忖：「這少年怎的身負重傷猶能發出如此渾厚的掌功，這端是邪門得緊。」忖思末巳，劉稼這一招兩式巳然瞬眼來到。

變生倉卒，「北殭」蔡寒冰畢竟是黑道上的數一數二高手，何況適才與「南屍」孫炎年聯手而上，鑑於翠菊並非易欺之人，手中早巳暗加蓄備，如今陡見劉稼雙掌揮來，陰陰一聲怪嘯，忽地將身微微一側，反手伸出，雙手十指齊伸，竟然繞過劉稼左身，朝着他後頸上抓了過去。

兩人都是迅若閃電，端的間不容髮，劉稼這招「萬元歸宗」本是集武林大成，巧妙深奧，力厚勢渾兼而有之，可惜他內傷至重，左手這式「心猿末動」虛招雖仍巧妙，可是右手那式「意馬巳馳」實招却失去了深厚之力，招發一半，陡覺全身綿綿無力，而且胸口又覺添了幾分疼痛，喉頭一癢，立刻噴出一大口鮮血，接着一陣頭昏眼花，身子頓時順着自己發出這招「萬元歸宗」的勁勢，撲向前去。

這倒反而因禍得福，使劉稼閃避了「北殭」蔡寒冰這招「十殿冥君」至陰至險的毒招。

「北殭」蔡寒冰雖見自己這一招落空，可是又見劉稼果然重傷倒下，焉肯坐失如此良機，一聲陰笑又起，反身又朝劉稼倒地之處一脚踢去。

那邊廂，翠菊剛拆去「南屍」孫炎年來招，既見劉稼竄出替自己迎攔了北殭，後患巳無，憤恨全投南屍身上，纖掌朝處，「七星捧月」絕技巳然發出，刷刷兩掌，連劈帶削，既打又擒，端的深奧絕倫。

「南屍」孫炎年乍見翠菊揮掌擊來。加倍小心應付，果然掌風起處，猶如千手如來那般，雪白的鐵掌分朝左右上下齊來，孫炎年知道這年紀輕輕的姑娘武藝果然不凡，倘若祇憑拳掌上來往，自己無異當處下風，而必然吃虧。

孫炎年陰險成性，刁難毒辣，見得明招不能取勝，陡地暴身後退，忙在懷中掏出了一隻小瓶，提在手中來忽地將手一幌，飄落在窗口，一聲狂笑，陡地拔去了瓶塞，就揚手將這小瓶一揮，頓見有一陣紅烟在這小瓶中噴了出來，順手又將這隻小瓶朝翠菊扔了過去，雙足一蹬，竟然躍出窗外，就此逃逸而去。

此時背後「北殭」蔡寒冰正起脚朝劉稼踢去，劉稼頭昏腦漲，不支倒地，也料得這魔頭有此一着，故而倒地之時，拚着混身劇痛，急朝牆角着地滾去，總算及時避了蔡寒冰一脚。

「北殭」蔡寒冰倒也頗出意外，想不到劉稼在傷重不支倒地，猶能滾向牆角，當下踏步竄出，準備再加一脚之時，陡地「南屍」孫炎年持瓶噴一股紅烟，不由大驚，知道這瓶中噴出的這股紅烟是他看家的毒器「蝕屍赤烟」，嗅到者休說中毒立刻倒地萬難解救，就是皮膚被這紅烟吹到也要寸寸蝕腐，於是，也再難顧及將劉稼踢斃，身子急朝房門之外竄了出去。

翠菊陡見「南屍」孫炎年持瓶揮出了一股紅烟，逃逸而去，也知這種魔頭常以歹毒武器暗對敵手，瞬眼又見「北殭」蔡寒冰也棄了劉稼而竄出房門逸逃，急忖：「敢情南屍揮出這瓶中的這股紅烟乃是劇毒無比的毒氣不成，我倒也要避之大吉。」忖念之間，急忙竄向劉稼倒地之處，一把將他提起。此時，却見這股紅烟，巳被窗外拂來的勁風散開，迎面吹來，不由一驚，眼見窗戶房門被這股紅烟封住，而自己迫在牆角，巳然全無退逃之路。

人處絕境，求生之力更強，饒是這股紅烟巳然迫進，而那窗戶房門亦被紅烟圍住，翠菊陡地翻掌就朝床邊牆上擊去，掌剛翻出，提了劉稼，就朝牆上衝去。

這幾乎都是在一刹那接連動作，祇見轟地一響，牆壁頓時豁開一個大洞，牆甫裂開，翠菊巳提了劉稼竄出。翠菊端的機智萬分，身子竄出庭外，雙足甫着地，陡又猛地一蹬，頓時竄翻而出。

從竄身提救劉稼，破壁竄出，全由一氣呵成，九玄門中無弱輩，果然不虛，祇是她竄出沈家莊外，方始將劉稼放下，說道：「你這傻小子倒也命大，昨晚我勸你離開沈家莊，你却不聽，我本當不同來救你，可是轉念一想，千不是，萬不是，我總不能怪我家小姐不是，她千叮萬囑，要我將你護送到江南，倘若你有什麽三長兩短，唯我是問，故而我又趕同來。」

劉稼聽她之言，心下只有一番感覺，忖思：「這個丫頭眞是極難相與，適才雖是由她相救，可是自己這內傷却被她所擊而致，倘我與她相處，休說被她左一聲傻小子，右一聲傻小子叫個不停，就是她這喜怒無常的脾氣，自己也萬難忍受。」忖至此間，劉稼說道：「適才多蒙你救我逃出沈家莊，那麽昨晚那掌之恨就此一筆勾銷，你且自管去吧。」

翠菊不由臉色陡變，叱道：「你這傻小子的心肝敢情被那黃狗吃掉了不成！我拚着性命，幾次三番，將你搭救，休說你不思恩圖報，反而不作好反將我遣開，你有得被人家打死，倒不如死在我的手中，就是我家小姐責罰於我，拚着一命抵你一命，我也要管敎於你！」

翠菊這幾句話說得聲色俱厲，劉稼却神色自若，坐在地上，顯得一片安詳，微微一笑，雙目忽地閉上。

翠菊見他如此安逸的模樣，倒爲之一呆，心忖：「這傻小子端的是傻了不成！」正在忖思之間，陡聞莊院之外樹林中傳出一陣微響，翠菊耳聽勝人一籌，身循聲竄，猶如飛燕掠空那般，頓朝樹林之中竄去。

劉稼乍聞翠菊長曳響聲，將眼一看，見她竄向樹林之中，還以爲她討了一個沒趣一怒而去，心中又想：「這丫頭端的喜怒無常，際此之時聲色俱厲，刹那之間又一怒而去，如此反覆無常焉能再與她相處。」忖至此間，急忙舒了一口氣，極覺心胸之間猶在作疼，知道所受之傷甚是不輕，倘若南屍北殭又折了同來，自己勢必死在這兩個魔頭的手中，於是竭力忍住疼痛，忙從地上撐了起來，緩步就朝那個竹林之中走了進去，一邊却在盤算，不如就在這竹林之中暫躲一會，再作計較。

劉稼剛走入竹林，猛地聽到竹林深處有一陣喘息之聲，像是有人在呻吟，劉稼仔細一聽，不由一驚，暗忖：「這呻吟喘息之聲，分明是一個受傷甚重的人躲在裏面。」劉稼腦裏既在思忖，脚步却循聲走去，越過百來棵青竹，果見有人躺倒在地下，急忙趨前一看，赫然竟是「鐵扇書生」沈羽，只見他雙臂之上血漬斑斑，臉上猶如紙灰那般，鼻息喘哮，一望而知所傷甚是嚴重，當下忙不迭將他扶坐而起，急朝他胸口一探，只覺他心脈甚是微弱。至此方始明白他受了「北殭」蔡寒冰毒手，巳然危在俄頃。

雖則昨宵「鐵扇書生」沈羽露出陰險歹毒的面目，可是劉稼如今見他傷成這副模樣，却不由甚感憐惜，忖念：「就算他昨夜對我甚是陰險，無非都是爲了替那金陵神君秦子祺報仇，何况他現在被北殭蔡寒冰所傷，所謂同仇敵愾，雖則自己所傷也是不輕，可是在情在理，怎的都要盡力救他一救。」

忖至此間，劉稼就忙將沈羽抱起，將他背靠在幾根齊排而長長的青竹之上，雙手按在他胸前，將自身眞元之氣從雙掌中透出，灌輸到沈羽的胸前，一邊又搓動着掌心，在沈羽胸口撫推。

劉稼內傷本巳不輕，那能運用本身眞元之氣，甫自提了兩口，心胸好似破裂了開來，疼痛異常，陡地喉口發癢，噴出了一斑大口鮮血出來，濺射得沈羽滿頰血漬斑。

劉稼本性忠厚，倔強成習，自己不勝力乏之傷重至此之際，還是將牙一咬，猛提一口眞元之際，乘着沈羽瞬息跳躍之時，就從掌心中灌輸了過去。

眞元提出，劉稼陡覺一陣天轉地旋，頓時知覺全失，昏睡了過去。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劉稼張開眼睛，祇見四週漆黑一片，巳然天色黯暗，忙用手朝前一摸，觸到了沈羽的衣衫，忙朝他胸口一摸，祇感他胸口巳較白天溫暖了許多，再朝他鼻上一探，也覺得他呼吸較前舒暢了許多。於是，忙舒了一口氣，試探自己內傷，未知變成怎樣？

呼吸之間，劉稼祇覺胸口還是疼痛異常，又覺四肢力乏，好似癱了一般，知道自己這內傷又重了許多。

迫於無奈，明知在這竹林之中，休說闖入了敵人，就是有什麽毒蛇之類襲擊，也難以躲避，可是事巳至此，唯有閉目凝神，將息運功。

劉稼這盤坐行功，乃是全神貫注，摒棄一切雜念，像深造的高僧，萬萬不能被人驚擾，倘若不然，重則立刻喪身，輕則走火入魔，從此武藝全廢而會痲癱全身，故而身在竹林之中，呼吸不能，且傷勢則越來越重，故而迫於無奈唯有冒險一試。

於是，劉稼忙將雙目閉上，神意聚一，雜念頓消，未及片刻，已進入物我兩忘的境地之中。

時已初更，竹林之中除了風拂竹葉發出輕微的響聲之外，靜寂一片。

北風似乎已緩了下來，可是氣候却甚寒冷，劉稼的頭頂之上緩緩地冒出了一陣熱氣，而在額上沁出了珠點般的大汗，在這嚴寒的氣候之中，非但不冷，而有此熱氣冒起，可見他這凝神運功的功夫甚是高深。

隔了幾個時辰，沈羽漸漸地移動了手足起來，這時天色已露曙光，有一道陽光，射入了竹林之中，未及片刻，祇聞沈羽的喉嚨輕咳了一聲，吐出一口瘀黑的血來，目之所瞪，見劉稼盤坐在自己面前，額上沁出了珠般大汗，頭頂之上冒出了一股熱氣，不由又驚又疑，驚忖：「怎的他也跳入了竹林中來！」忖念之間，沈羽忙不迭提了一口氣，祇覺胸口甚是舒暢，但是左右雙臂上的傷創仍在隱隱作痛，當下撐身站起，俯首朝劉稼再仔細一望，不由得歹念頓生。

沈羽見得劉稼盤坐在地凝神運功，如此寒冷的氣候，身上祇穿了一襲既薄又破的單衫，猶能在額上沁出珠般大的汗水，冒出一股熱氣，歹念生處，忖思：「這人我如何能讓他活在世上，不如乘他在行功之時，將他打死，免得留個後患，使我早晚不安。」

沈羽忖至此間，將手一舉，正欲揮掌劈下，陡覺身子還是一陣軟綿，又恐一掌不能將劉稼擊斃，豈非被他發覺之後，反遭毒手，於是唯有將這舉起之手又放了下來。

劉稼盤坐在地，早已進入物我兩忘的境地，倘若這時候休說被沈羽劈一掌，就是輕輕用脚一踢，立可致命，好在「鐵扇書生」沈羽一來自己傷勢頗深，二來未知劉稼的內功雖臻化境，可是在行功之時却還是不能被人驚動，故而隔了一個時辰，劉稼行功已畢，腦中漸漸恢復了感覺，祇見他臉頰之上紅光盎然，露出了一絲微笑，却已甦醒了過來。

劉稼張開眼來，見得沈羽站在自己身邊，對着自己凝視不休，心忖：「怎的他一夜之間改變了態度，看他站在一邊，分明是為我護法，敢情我昨宵用了眞元救他之後，他也天良發現，被我所感動了不成？」念至此間，劉稼忙不迭舒了一口氣，祇覺心胸之間恢復舒暢，而且較之傷前還舒服得多，知道經過這漫長一夜運功打坐，聚神歸一練氣凝精已將這傷勢醫愈，不由欣然站了起來，拍拍身上灰塵，朝着沈羽作了一恭說道：「小弟多承沈兄竟宵為我護法，隆情當永銘肺腑。」

沈羽聽了一呆，心忖：「怎的他反而謝我替他竟宵護法，我倒要將計就計，想一個辦法除去他方始甘心。」於是，就笑了笑說道：「劉兄義薄雲天，不嫌前疑將眞元救了小弟之傷，這些小事乃是該當的，劉兄切莫如此客套。」

劉稼忠厚成性，焉知沈羽口蜜腹刃，聽了他的說話，又是一陣感動，忖思：「昨天之事，大概他年少氣盛，故意相試，我倒太過多心，幸虧在這患難之中得睹眞情，否則我非但錯怪了他，而且自己也落得一個枉作小人。」當下就道：「實不相瞞沈兄，倘非如今你竟宵替我護法巡守，若有半點驚動，我就沒了性命，常言道得好，患難見眞情，沈兄對我如此關注，在下有生之日當圖報答此恩。」

沈羽聽了劉稼之言，不由懊悔更甚，暗罵自己太過小心，要不然即使全身乏力，也祇消輕輕一擊，就取了他性命，可是他如今已恢復了常態，倘若自己與他在武藝上見高低，無異成了以卵擊石之勢，懊悔之餘，毒念歹意又生，心忖：「昨夜那北殭前來尋釁，謝元龍攜了秦萍兒逃走，我父親留我押後，那黃續良與張朗秋兩叟却死在北殭的手中，自己吃了兩掌，負傷逃至此間，我父親幸虧走快一步，不然也要死在北殭的手下，倒不如乘劉稼誤信於我之時，喚他陪我一齊南下，去尋到了我父親再作計較。」沈羽意念既動，就朝劉稼說道：「昨夜家父與謝伯父拚了性命，將秦師妹護送而走，如今你我就離開南下，前去尋找他們如何？」

劉稼聽得沈羽說是秦萍兒已由他父親與謝元龍護送南下而去，心有所怗，不由點了點頭立刻連聲稱諾，當下就與他走出竹林。

沈羽雖已傷愈，可是體力未復，與劉稼行出竹林，折回莊中，祇見庭院之中，幾個小僮已倒斃在血泊之中，牆角則躺着張朗秋與黃續良兩個屍體，個個死狀可怕，劉稼心軟，說道：「沈兄且進房收拾些行李，待小弟將這幾個屍首葬了再走。」

沈羽點了點頭，遂讓劉稼去埋屍首，自顧進房去收拾行李。

隔了個把時辰，劉稼已將幾個屍首埋葬完畢，沈羽挽着一個包袱也從房裏走了出去，這偌大的一個莊園，經過「北殭」蔡寒冰的殘殺，竟然鷄犬盡屠。

沈羽鎖上了莊院，就與劉稼朝東南角走去。

這一帶沈羽甚是熟悉，沿途都有熟人招呼，沈羽體力尚未復元，走得甚是緩慢，劉稼忽地想起八月之前在洛陽客棧之中見他所乘之那匹白馬，就問：「記得與沈兄在洛陽初遇之時那匹白駒如今安在？」

沈羽答道：「那匹白駒那晚我從客棧裏出來，將它寄在潼關謝家堡，交與謝智兄飼養。」

劉稼讚道：「沈兄這匹白駒端的是匹好馬。」

沈羽遂道：「劉兄如此喜歡這匹白駒，日後待小弟取回之時，送與劉兄坐乘如何？」

劉稼忙道：「沈兄切莫誤會，我是隨便一問，焉能奪沈兄所愛，何況常言道得好，良駒配豪傑，倘若這匹良駒讓我坐乘，這豈不是有辱了牠麽。」

沈羽笑道：「劉兄何必自謙至此，適才所稱豪傑兩字，劉兄當之無愧，何況劉兄對我義薄雲天，區區一匹白馬，何足道哉。」

兩人說至此間，已然來到一個大鎮，劉稼遂道：「沈兄經過昨宵辛苦，諒必已有倦意，如今天已漸黯，不如就在這鎮上找一家客棧暫宿一宵，明日再奔前程。」

（未完·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蝶恩仇

馮嘉·文 可飛·圖

不祥之物 帶來噩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接到一位住在小鎮的朋友尹志堅來電報叫他去，他乘自己的車子去約會，路過小餐廳問路，主人把永榮小鎮發生了狂人殺死了幾個人的事告知，勸他不要去，司馬洛大感興趣要去着看，在行至半途，發覺在餐廳見過的一個女郎在自己車上，也說是要去小鎮的，於是二人同車前去，未到小鎮被自稱是民衆自衛隊的人截住要檢查，藉口將司馬洛和女郎擊暈，將二人分別因在小鎮的監獄裏。那女郎名叫比提，她藉機將司馬洛救出，二人逃上附近山上，發現一個戴面具的人將「自衛隊」的一個隊員殺死……

「你對尹志堅知道得很多嗎？」比提問。

「他是我的朋友，」司馬洛說：「他的上一代還是蠻族，是山區中的木塔族人，他是一位酋長的兒子，被殺死了之後——他們的木塔族本來是住在森林之中的，後來有一個大財團把整個山地買下來，在那裏開山伐木，把樹都砍下來，木塔族被逼得無法生存，與開山的人開戰。但他們是敵不過機關槍和飛機的，他們在這裏生活了許多世代，他們有權保護自己生活的土地，但是財團把地買下來，則是合法的，因此也有權保護自己的投資。這是一個文明的悲劇，先在那裏的木塔族人反而變成了非法居民，他們大部份戰死了，剩下來的給安置到另一個地方去，尹志堅就是這樣變成了文明人，接受文明的教育，但他仍然是一位善戰的戰士，他被徵入伍，受過軍訓，成為精銳的傘兵突擊隊，以他家傳的身手，他是應該比別的兵士升得更快的，但是他不願意打自己不明白的仗，不願意去殺那些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麽要殺的人，因此他期滿就退役，他仍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祇能够做職業保鑣，而這亦不是他理想的工作，因此他有了一些積蓄之後，便到這個地方來隱居，與他作對的人不知道是誰，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麽，總之他們是揀了一個很難對付的對手，也許是太難對付了，他躲在這山野中，等於一支一人游擊隊。」

「唔，」比提說：「你又是怎麽認識這支一人游擊隊的呢？」

「在他做職業保鑣的時候，」司馬洛說：「他帮過我一些忙，我也帮過他一些忙，我們成為了好朋友，他退出江湖我亦不反對，因為我明白他的性格是不適宜文明社會的。」

「還是野蠻人一個嗎？」比提問。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說：「其實野蠻人亦是有他們可愛的地方的，他們很講原則，亦不喜歡計算別人。」

「那可以肯定人是他殺的了。」比提說。

「那個人死得身首異處，」司馬洛說：「在我們所謂文明人的眼中看來，這是極端殘忍的手段，其實却又未必是如此的，因為他們木塔族人亦不是喜歡用這種方式殺人的，除非死者是有非常對不起他們的地方，這個人這樣死法，正好等於說這些人是有非常對不起尹志堅的地方，這種殺人的方式就是一種證明，當然這是法律不會承認的證據，但是我明白他們的習慣，就知道了，反正是殺人了，他是不會因殺人來說謊的。」

「很可惜這世界上有許多眞相都是法律不能够證明的。」比提說。

「我現在奇怪的就是，」司馬洛說：「既然這個殺人的人乃是尹志堅，為什麽他不肯來見我們呢？」

「他不知道我們在什麽地方。」比提說。

「不會的，」司馬洛說：「他這種人

是最擅長在山野中行動的人，別人無法找到他們，可以相信，他找不到別人，就不容易相信了，他一定會知道的，尤其是我們是後來者，而他老早就已經在窺伺着的了。」

「那你認爲他是爲什麽不來找我們呢？」比提問。

「我就是莫明其妙，」司馬洛說：「是他拍電報叫我來的，既然他叫我來，他就沒有理由不來見我。」

「也許他要等到他認爲安全的時候才來吧。」比提說。

「很可能正是如此，」司馬洛說：「假如是如此的話，那我們也就祇好等等他了。」

「是的，」比提說：「反正我們也是要睡覺的了。」

「你哥哥與尹志堅，」司馬洛說：「又是什麽交情呢？」

「同鄉！」比提說：「我們也是你口中的野蠻人！」

司馬洛坐起來，奇異地看着他：「你也是？」

「你以爲木塔族人祇是死剩了尹志堅一個人嗎？」比提微笑着看着他。

「這個……」司馬洛說，「假如你早些講，我也就不必多作一番解釋了。」

「你的解釋也不算是多餘，」比提說：「我也想知道，你究竟對我們知道的多少。」

「哦，」司馬洛說：「怪不得尹志堅找你哥哥了，你哥哥起碼也有與他相同的本領。」

「不錯，」比提說，「我們的電報比你收到得遲，我猜是因爲他拍給你的電報得不到回音，所以他就找我的哥哥。」

「你也有你哥哥的本領嗎？」司馬洛問。

「我不及我哥哥本事，」比提說，「不過我也不很差。你也看到的，我不是救了你的命嗎？而且別忘記，我也是一個野人。」她微笑着看着他，「現在我明白爲什麽尹志堅先找你然後才找我的哥哥了，顯然你是一個比我哥哥更佳的人選。」

司馬洛聳聳肩：「不論多麽本事，我也還是要你救我。」

「那是因爲當時的環境對我比較有利。」比提說。

「我們一起到達，」司馬洛說，「這似乎是一件相當巧合的事情。」

「我們這些野人，」比提說，「也是很相信命運的安排的。這是命運安排我們一起到達，假如我們不是一起到達的話，也許我們會一先一後都被殺掉了。我們相信天公是已經太老了，眼力也不好，對世界的事情安排得不夠周全，常常忘記了懲治惡人，不過，天公也還是有開眼的時候，這就是他開眼的時候，他安排我們在一起，我們就可以活下去，而且實力更加強了。」

「我也相信命運這回事，」司馬洛說，「人無論如何都是逃不過命運的安排的。不過，我卻希望你不要老是說自己是一個野人。」

「我是一個野人，」比提說，「我野起來時是不同凡响的。」

「例如怎樣呢？」司馬洛問。

「到時你就會明白了？」比提微笑着說。

司馬洛聳聳肩：「不論怎麽野，我相信你還是一個好人！」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個好人，」比提說：「不同的人的眼中看來，好人也會變成壞人，而壞人也是會變成好人的。我們的遭遇，使我們也不敢分辨什麽是壞人，什麽是好人。」

「公道是自在人心的，」司馬洛說，「我們不必理會角度的問題，總之主持公道的就是好人。」

「我也是這樣想的——」比提說，「不然的話，恐怕我們也活不下來了！」

「你在外面的世界上又究竟是靠什麽生活的呢？」司馬洛問。

「跟尹志堅以前差不多，」比提說：「有時，我們也做飛賊，我比較喜歡飛賊的工作，因爲從不志在的有錢人那裏偷一次，就可以享受很久了。」

「假如給捉到了呢？」司馬洛問。

「窮是比坐牢更辛苦的，」比提說，「而且窮也是可以死人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跟你討論這個了，我們還是睡吧。你先睡。」

「我先要洗一個澡！」比提說。

「洗澡？」司馬洛說，「到什麽地方去洗澡呢？」

「我們這間屋子不是有一間現成的浴室嗎？」比提說。

「這個——」司馬洛微笑。她所指的就是洞中一個小水潭，那是泉水從地下湧出而形成的，多餘的水，不斷從一條縫隙漏出去，成爲一條很小的小溪，流向山下，這潭中的水，可以說是能夠保證必然乾淨的。他繼續說：「那我到外面去一陣好了。」

「不必了，」比提說：「你留下來。反正你也是見過我脫光衣服的了。」她說着就已經動手把衣服脫下來。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仍然坐在那裏。比提脫光了衣服，踏入水中。

「嘩，好冷的水！」她說：「剛才你問過我，那個人有沒有，其實是沒有，他褲子一脫下來，束住自己的脚，行動就已經不靈活了，那時我就已經可以動手！」

「這有什麽分別呢？」司馬洛說：「正如你所講，總之褲子是已脫下來了。」

「但是有沒有成功是有分別的，」比提說，「假如他佔過我，你也許就沒有胃口與我造愛了。」

司馬洛說：「我並不想與你造愛。」

「爲什麽？」比提問：「我不夠美麗嗎？」

「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覺得，這不是一個很羅曼蒂克的地方，亦不是一個很羅曼蒂克的時間。」

「假如我想與你造愛呢？」比提問。

「多謝你，」司馬洛說：「但剛剛我已經講過了，時間和地方都不合適！」

「原始人是沒有床的，」比提說：「我們的祖先也是在這種地方行事的，所以今日才有我們！」

「我們是文明人。」司馬洛說。

比提咭咭地笑起來：「但我是一個野

人，我不是講過了嗎？」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我們的煩惱已經夠多了。」

「你是害怕我會像對那個人那樣對你，在重要關頭打你嗎？」比提問。

「就算我是吧。」司馬洛說。

「我不會的。」比提說。

「多謝你。」司馬洛說着，靠在那裏，閉上了眼睛。

他不是睡覺，祇是在那裏閉目養神，他相信他們暫時還是不需要太担心的，因爲那些人不見了他的車子，以爲他們是已經遠走了，不會想到他們是還在附近，一時間是不會來找他們的。

後來，司馬洛聽見比提從潭中出來了，似乎是正在穿衣服的聲音，但原來不是，她祇是拿他從車上取出帶來的毡子，那張毡子「撲」的一聲落在他的身邊那塊平坦的石頭上，司馬洛張開眼睛，看見她正在把毡子舖開。

她說「我們有這張毡子，也不會太野了。」

她以相當動人的姿勢在毡上躺下來，對他招招手，說：「來吧。」

「但是——」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剛剛認識的。」

「不要以爲我是常常這樣做的，」她說：「我祇是跟我所喜歡的男人做。我很喜歡你，你是一個特別的人，你心裏其實也是一個野人，我還是喜歡野人的。」

司馬洛相當尷尬。他是一個風流人物，對女性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有許多時候，女性會對他作暗示性的挑逗，亦有許多時候，女性對他的暗示，簡直是明顯的要求了，然而如此坦白和直接的要求，卻是甚少遇到過，而一個男人對女人假如作這樣的要求，女人強硬拒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作這樣的要求，假如男人拒絕的話，就會很傷女人的自尊心。

司馬洛是一個健康精壯而正常的男人，她則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她對他也的確是有很強烈的吸引力的，他祇是不認爲在這個情形之下應該這樣做。

比提卻似乎是很有信心的，她祇是閉上了眼睛躺在那裏，她這也許是「野人」的習慣吧。

後來，等了一陣之後，她覺得司馬洛並沒有什麽動靜，便說：「怎麽了，你害羞嗎？」

這樣說着的時候，她便可以感覺到司馬洛的一隻手放在她的身上，她深吸了一口氣，好像一隻八爪魚似的把他捉住。沒有錯，司馬洛在這種情形下是很難拒絕的，而且，爲什麽要拒絕呢？她又不是一個沒有吸引力的女人，而她又是那麽需要。

他們在糾纏之中，司馬洛的衣服也一件一件給除去了。

這個地方是別有洞天的，雖然環境不大舒服，不過他們卻是可以很放心，因爲知道是一定不會受到打擾的，因此他們可以爲所欲爲。

比提的野人作風亦有其可愛的地方。她需要什麽，她就做什麽，一點也不害羞，因此她可以完全熱情奔放，亦可以很快地達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來。後來，她簡直大聲叫了出來，身子也一陣劇烈的抽搐。

司馬洛知道這是適合的時機了，於是他就把自己放鬆，而讓自己熱情迸發，事實上也不由他不放鬆，因爲到了這個時候，她就有一種天然的吸力，簡直把他的熱情吸出來了，飄飄欲仙的一陣之後，他便也放鬆下來，她亦是慢慢地放鬆下來了，好像把一點一滴的熱情都吸盡了之後，才慢慢地放鬆下來。

他們就這樣緊貼着靜在那裏，好一會，她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說：「你眞可愛，原來你也是一個野人。」

「我這個野人卻不及你那麽野！」司馬洛苦笑着說：「現在我的腿子也軟了，而且想睡覺，我早說這不是時候了。」

她笑起來，拍拍他的腿子：「那麽你睡好了，讓我來着守。」

「我不能夠。」司馬洛說。

「你放心好了，」比提說：「得到了這一番鬆弛，現在我已經精神奕奕，我可以應付得來的。」

「這不是勉強講講就可以做的事情！」司馬洛說。

「不要緊，」比提說：「我在需要的時候是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的，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也應該相信我的哥哥。」假如沒有相當的把握，你以爲我的哥哥肯放我到這裏來嗎？」

「唔，好吧。」司馬洛說。

「你要不要洗一個澡？」比提問。

「似乎太冷一點了，」司馬洛說：「最好是等到中午時才洗。」

「文明人，」比提說：「抵抗力越來越差，再過一百年，很可能每一個年輕人都要拿着拐杖才能夠走路了。」

「還是你們本事，」司馬洛說：「將來的世界，也許是屬於你們的！」

比提把司馬洛的衣服拿過來，蓋在他的身上，讓他睡覺，自己則去再洗了一個澡，然後穿上衣服爬到洞外，負起着守之責。

司馬洛也閉上眼睛，放心地入睡了。其實他並不是因爲放心比提在着守，他是對自己有信心，他是從來不會熟睡如死的，假如有什麽異聲，他就馬上會聽到而驚醒過來。

而且，他這時是耳朵貼在地面上而睡的，地面能夠傳聲，假如有什麽異聲的話，他是更加容易聽到了。

他睡到中午的時候才被比提推醒，比提果然不負所託，並沒有在不知不覺之間睡着了，而且此時看她，還是精神奕奕的。她說：「你也應該洗一個澡了。」

此時已經是中午，就很熱了，司馬洛浸到那清涼的水中，一面問道：「有什麽發現嗎？」

「有一部車駛進了鎮上，」比提說：「沒有離開。」

「也許又有人遭殃了！」司馬洛說。

「我看未必，」比提說，「他們不可能留難任何經過的人的。」

「對了，」司馬洛說：「他們看見我們有可疑才弄我們，假如是普通的人，他們就送之唯恐不及了，生怕別人會把這件事情傳出去。」

的。」

「不過這部車子却沒有離開。」司馬洛說。

「車子是從另一邊來的，」比提說：「我正在想，這部車子上坐着的，說不定乃是他們的警探，亦是要截我們的車子的人。我們的車子假如是從來時的方向逃了，那秀叔是會見到的。秀叔說沒有見到，那就是說我們的車子乃是從另一頭逃走的了。他們可以打長途電話出去，叫那邊的同伴兜截。」

「現在車子來到了，」司馬洛說：「告訴他們沒有看見，他們就知道我們是並未離開了。」

「很可能是如此，」比提說：「而且他們很可能又再來了一些帮手。」

「多來一些，分別也是不大的，」司馬洛說：「要找得到我們才有用處。尹志堅又如何呢？這是全無踪影嗎？」

比提搖搖頭：「沒有見到他。」

「假如到晚上還不來，」司馬洛說：「我們就得去找丁老太太了。我們得問她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那是晚間的問題了，」比提說：「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吃些什麽？」

「對了，」司馬洛說：「吃的東西是一個大問題，武器我這裏有的是，吃的東西則是還沒有。」

「可以行獵，」比提說：「這山中有的是野果和野味。」

「看來也祇有如此了，」司馬洛說：「這件事讓我來辦，你睡覺吧！」

「不，」比提說：「我們一起去好了，我還不需要睡覺，而且我是野人，這種事情，我是比你本事的。」

「好吧，」司馬洛沒奈何地聳聳肩，與她一起爬下那座小山。他們一起進入林中。

司馬洛說：「假如開槍，相信槍聲也不會傳到他們的耳朶裏的吧？」

「用不着開槍，」比提說：「你看我的好了。來，你看！」她撥開樹枝，就看見有一隻像兎子似的小獸倒吊在那裏。

這隻小獸乃是中了圈套而給吊在那裏的。司馬洛馬上停步說：「是誰的？」

「這是我佈置的陷阱，」比提得意地微笑道：「我是野人，我是還有這種本領的！」

「但是我沒有看見你做這件事？」司馬洛說。

「你睡着的時候我下來弄的。」比提說。

「但是我也沒有聽見。」司馬洛說。

「這證明我的本事不差，」比提說：「我爬上爬下，不一定就是你可以聽到的。不過，你也用不着担心，因爲並不是許多人都做得到這件事情的。在城市裏長大的人就做不到，而你也一樣做不到。」

司馬洛伸手搔着後腦：「你果然了不起！我也不能不承認，這的確是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情。現在還有一個困難，這東西，我們不能生吃，假如擧火，又會有烟升起來。」

「本來夜間擧火，就沒有人看得見烟了，」比提說：「不過我們等不到夜間，但不要緊，我們有山洞。」

他們就在那個山洞裏生火。烟當然是向上升的，不過却未必就不能够控制，主要還是看地方的環境是如何的。他們那個山洞的中央有一處傘形的地方，他們就在這下面生火，烟升上去，就積聚在這個傘形的地方，因在那裏，沒有機會漏出洞外而升上天空了。

她還採來了一些奇怪的野果和樹葉，吃起來却是很可口的。她得意地微笑說：「你現在不後悔有了我這個帮手了吧？」

「不，」司馬洛也不能不承認，微笑着說：「一點也不後悔！不過，吃過了之後，就輪到你睡了！」

「很好。」她說。

× × ×

這時，在鎭上，一如比提之所料，那部來了而走掉的車子，並不是過路客所駕駛的。這是一個頭髮金黃色的歐洲人，身裁粗壯而高大，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鏡。由於警局已經燒掉了，他們現在就是在另外一間屋子裏。這個金髮的歐洲人看來相當權威，連那個瘦長的人對他也露出敬畏的神情，而這個人則是懶洋洋的，好像腰骨無力地靠在那裏。那瘦長的人說：「却德先生，你會不會看走了眼呢？」

「我？」這個叫却德的人說：「我看走了眼？你知道我是什麽出身的嗎？我以前是傘兵突擊隊！」

「尹志堅以前也是傘兵突擊隊！」其中一人說。

「就是因此，」却德說：「我來了。我明白他有些什麽本事。而且，他以前是隊員，我是教官！」

這倒使那人不能再說什麽了。

却德又說：「我不會看走眼。你們在長途電話上講過了這部車子的欵式和車牌號碼！這種車子，開得最快亦是有數可計的，不能一下子就飛到了別處的。我沿路沒有看見，就是沒有。」

「也許車子在半路上躲進了林中呢？」那人又提出一個問題來。

「躲進了林中？」却德說：「爲什麽要躲進林中？」

「避一避嘛，怕人找到。」那人說。

「假如要避，」却德說：「他們就不會在太遠的地方這樣做了，索性在這裏做更好。他們一就是到城中去求救，一就是留在這裏管閒事。而他們看來，本來就是來管閒事的，因此，我認爲他們是仍然在這裏的。」

「那麽車子呢？」那人又問。

「這個地方，」却德說：「山上一定有不少小河或者水潭之類，隨便找一處把車子推下去就行了，你到哪裏去找呢？」

「他們連車子都不要？」那人說。

「老天！」却德轉對那瘦長的人：「你是從什麽地方把這個蠢蛋找回來的？」

那個人的臉紅起來了。却德又說：「他們不需要那部車子，他們要用車的話，你們這裏有的是，來拿一部就行了！」

那瘦長的人說：「他們留在這裏，我倒放心一點，假如他們出去告密，那情形會更遭。」

「看看你是從什麽角度看吧，」却德說：「他們留在這裏，我們就多了一些敵

人。但是，你，你對我不服氣！」他伸手指着那個發問的人。

「別理他吧！」那瘦長的人說。

「不，」却德說：「不能不理！你，過來吧，你撲過來，試試把我制服，我就這樣坐着不動！」

大家都表示尷尬起來了。却德說：「不要緊，你們一定奇怪，爲什麽要我加入，現在說明一下，讓你們心息一下也好，來呀，難道要我來動手！」

那人伸出舌頭舐着嘴唇。

「陪他玩玩吧！」那個瘦長的人無可不可地同意。

那人也祇好避命，忽然向却德一撲撲過來。却德一直都是懶洋洋地靠在沙發上，但是一動起來則是動得非常之快，那人一到，却德就已雙手把他的手接住，而且兩腿亦伸了起來，兩膝夾住他的腰部，就這樣向後一送。忽然之間，這個人就像變成了一隻人彈似的，飛越了却德的頭上，撞在玻璃窗上。

還好那是木窗框，他連木窗框及玻璃也撞碎了，整個人飛出了屋外。

另外有兩個人連忙跑出去，把他扶進來。進來時這人已經渾身是血，那是給玻璃碎片刺傷的，在電影之中，一個人可以這樣撞出去而無事，那是因爲電影中的佈景玻璃是用蠟製的，眞的玻璃就不同了。那人呻吟着，腿子發軟。却德說：「對不起，不過，我知道你們總會要我證明一次的！」

那個瘦長的人揮揮手命令道：「扶他出去，替他把傷口弄一弄吧！」

那人給扶走了。那個瘦長的人轉向却德：「現在，你證明了，我們却少了一個可用的人了！」

却德不屑地冷笑：「飯桶是多不如少，少一個沒有所謂，多一個祇是會碍手碍脚吧了！」

那瘦長的人聳聳肩：「你有什麽計劃呢？」

「首先，」却德說：「以後不要晚上出去。以你們的本事，對這樣一個人，祇是送死吧了。以後白天出去。」

「我們的計劃是使他連睡覺的機會也沒有。」那瘦長的人說。

「我們受的訓練就是任何時間都可以睡覺。」却德說。

「睡得很少也可以支持很長的時間。這方法是難不倒他的。因此，我們祇是白天去找。第二，在晚間，我們把所有汽車的汽油抽出來。他們不必車匙亦可以來偷一部汽車開走的，但是沒有汽油的汽車，他們偷到了亦沒有用。」

「唔，」那瘦長的人點點頭：「這也是一個好主意。」

「我們晚上不出動去搜，」却德說：「但是晚間仍然要派車子出去巡幾趟，主要的搜索則是在日間進行。夜間的出動祇是騷擾作用。我們又沒有公開聲明不會在夜間去搜，這是的確使尹志堅沒有一覺好睡的。太長時間不睡，一定會影响他的能力。」

「不過，」那瘦長的人說：「現在他有了這個司馬洛與比提帮忙，他們就可以輪班睡覺了。」

「這是你們的疏忽，」却德說：「你們應該早就把他們殺掉！」

「我們是打算用這兩個人作餌，」那瘦長的人說：「有些魚是吃活餌的！」

「你們却不明白這條魚有多大，」却德說：「現在，連釣魚人也給吃掉了。不過，總之騷擾作用還是有的，就是輪班睡覺，也不會睡得那麽舒服了！」

「很好，」那瘦長的人說：「就這樣辦好了。」

「你在這裏的時間比我長，」却德說：「你有什麽其他的心得嗎？」

「假如我有心得，」那瘦長的人嘆一口氣：「也不會弄到現在這樣狼狽了。不過，我倒是還有一個問題的：你是做過降傘突擊隊的，你會開飛機嗎？」

「這是一定要會的。」却德說。

「直升飛機呢？」那瘦長的人又問。

「就是閉上了眼睛也能操縱！」却德說。

「我是在想，假如我們有一部直升飛機，」那瘦長的人說：「搜索工作，就容易得多了。我們不會開直升飛機，但是你會！」

「我也想到這個問題，」却德說：「但是我同時也知道，你們給他殺過不少人，也失去了一些武器，其中有一把M—16，兩把有望遠瞄準鏡的來復槍，是嗎？」

「是的。」那瘦長的人說。

「這就是了，」却德說：「這些槍在他的手中，而他又不是等閒之輩，直升飛機飛過，很容易給他射下來。我們可以用多少部直升飛機？」

「那麽，」瘦長人嘆一口氣：「這辦法也不能用了！」

「是的，」却德說，「即使你懂得開飛機，我也不贊成你去送死的。」

「現在如何呢？」那瘦長的人問，「我們去搜索？」

「是的，」却德說，「當然是需要去搜索一下，騷擾一下他們了。」

「那麽我們現在就可以出發了，」那瘦長的人說，「由你來組織一下，看看如何進行好不好？」

「不必了，」却德說，「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們去吧。」

「你可以在這裏休息一下，」那個瘦長的人說，「你有什麽需要的，就告訴他吧！」

「爲什麽你不留下一個女人？」却德狡猾地微笑着。

那瘦長的人噩噩地看着他：「我們沒有女人辦事。這種事情，我們是不用女人的！」

「不用女人，」却德說，「那替我找個女人來好了。」

那個瘦長的人面有難色：「這個—！雖然你有這樣的嗜好，但是這個地方，全部都是正經人，沒有女人可以找的。」

「假如我自己去找呢？」却德說。

「這個—目前的麻煩已經够多了，」那瘦長的人說，「假如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有更多的麻煩了。」

「我是說，」却德說，「這裏有什麽女人，是尹志堅所關心的嗎？」

「亦恐怕沒有了。」那瘦長的人說。

「那就算了吧。」卻德說，「你留下一個男人給我！」

「你不會是——？」那瘦長的人說。

卻德哈哈笑起來：「別傻吧，我對女人有興趣，就不會對男人有興趣，假如對男人有興趣，就不會對女人有興趣了，假如我是對男人有興趣的，那我會自己挑選，不會叫你隨便留下一個。」

那瘦長的人這才舒了一口氣，他說：「好，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卻德雖然說是休息，他實在卻並不是休息，而是站在窗前，看着他們出發。顯然，他問也是多餘的，要知道這些人的辦事能力，最好的辦法就是看看他們辦事的時候，車子成隊出去了，剩下了卻德及那個留下來侍候他的打手，還有那個受傷了的。

那個受了傷的，當然是祇能在一間屋子裏躺着了。

當那些人都出發了之後，卻德對留下來侍候他的那個人說：「這裏有什麼高的地方可以讓我用的嗎？一個比較高的地方，可以望得遠些。給我一副望遠鏡。」

「去教堂的頂上吧。」那人說。

「神父呢？」卻德問。

「沒有神父，」那人說，「教堂祇是空了下來。這裏沒有人有興趣上教堂，神父都離開了。」

「唔，」卻德說，「神父也離開了這裏，怪不得發生這許多禍事了。」

「你也信教的嗎？」那人詫異地問。

卻德哈哈笑起來：「我是不信教的，不過我卻相信一切事情都是有一個主宰，而我們是脫離這個主宰的擺弄，這好像蒼蠅與蒼蠅拍在玩遊戲，蒼蠅飛來飛去，自以爲自己很靈活，但是蒼蠅拍一拍下來就完了。問題是什麼時候拍下來。」

「你！—似乎認爲失敗是難免的。」那人迷惘地說。

「每一個人都是失敗的，」卻德說，「因爲每一個人都是有死亡的一天，蒼蠅的生命很短促，很可能在蒼蠅拍還未拍下來之前就死掉了。人也是這樣，這不是一個很刺激的遊戲嗎？」

那人還是迷惘地搖搖頭。他雖然不是一個笨人，卻不是那種會動腦筋去想人生問題的人，卻德提起了一個他不擅長的話題，因此，他也不再做聲了。

他們到了那座破落而荒廢的教堂，爬上教堂的鐘樓頂上，卻德用望遠鏡向遠處瞭望。他望的乃是那些人們在遠處進行搜索的情形。

大概在一小時之後，他才再領着那個人下來，回到屋中，那人替卻德弄來了一頓午飯，卻德搖着頭說：「老天，你們眞是小學生，這樣搜索，我奇怪這個尹志堅爲什麼不一次過把你們全都殺掉，他是可以這樣做的，他手上拿着優良的武器。」

「殺了我們，還是再會有一批來，」那人說，「我們是殺不完的。」

「也許理由正是在此，」卻德說，「他是在與你們玩捉迷藏遊戲。」

「他不會玩得很久的，」那人說，「他終於會失手。我們失手，人可以補充，他失手，就是完了。」

卻德微笑：「這也不是我喜歡做這件事情的理由。我們是贏定的！」

黃昏的時候，那個瘦長的人帶着手下收隊回來了。他們一起吃晚飯，大家都是充滿了倦容。

他沒有向卻德報告，不過其他的手下們則一面吃一面講他們的經歷。其實也是沒有什麼好講的，總括一句說，就是他們沒有什麼發現。

後來，那瘦長的人與卻德單獨在一起呷着咖啡時，他才說：「這件事情，簡直是不可能的，那傢伙，他可能跑到幾天的路程之外躲起來，間中才回來一次。我們沒有辦法找他，祇有他可以找我們。」

「所以，」卻德說，「我認爲必須有一塊餌把他引回來的，你卻說鎮上沒有一個他所關心的女人，那麼男人又如何？」

「男人也沒有，」那瘦長的人說，「除非是老板——但是不能夠叫老板回來的，他等也是等老板回來。這太危險了。至於女人，也不是沒有的，不過是一個老太婆！」

「我並不是一定要跟這個老太婆睡覺的，」卻德說，「這老太婆是誰？」

「就是他以前的隣居，一個姓丁的寡婦，」那瘦長的人說，「她與他的感情很好，常常照顧她！」

「把她抓起來關進監房。」卻德說。

那瘦長的人面有難色：「這是一位本地的老居民，本地的人們對她都很敬重，假如我們碰她——」

「連警長都死掉了，」卻德說，「又有人提出過抗議嗎？這些人是一等良民，他們也就是可欺的人，我們做什麼，都沒有人敢出聲，所以你們才有工作做，把她抓回來吧！」

「但是我們沒有監房。」瘦長人說。

「總之可以鎖的門就是監房了，」卻德說，「這種事情我們又是用不着負什麼責任的，成功了之後我們亦不會留在這裏對着這些人，我們會到別處去享受了。」

「好吧，」那瘦長的人說，「現在就去！」

他們馬上起程。也許，卻德會後悔他並未參加此行了。因爲此時司馬洛與比提正好是在那裏面。

那瘦長的人率領了四個人乘兩部汽車到達，如狼似虎地下車。

事情來得太突然，因此變化亦是很急速了。比提在屋裏，司馬洛則是在外面的暗處等着，車子到達，司馬洛亦沒有好辦法制止，於是他從身上掏出一件東西，一丟過去。

「蓬」的一聲，其中一部車子整部燃起了烈火，車中的人忙撲下車，有一個人的背上着火，另一個則忙仆在地上。司馬洛的第二顆燃燒彈投到第二部車時，這車上的人巳全部下了車。

他們不知道燃燒彈是從何而來，其中一人便提起輕機槍向周圍亂射一通。司馬洛祇好緊伏在他所躲的那棵大樹後面，不敢現身。

那個瘦長的人頭腦比較靈活，馬上衝到屋前去，伸脚踢門，他是要衝入屋中，因爲屋中是一個比較好的藏身地點，而且他也可以把丁老太太拿在手中作爲人質，既然他們一來就受到襲擊，那些襲擊者就

一定是保護丁老太太的，把丁老太太拿在手中，就可以威脅他們。

他的頭腦靈活也正好害了他自己一命，因爲比提是在屋中的。他的脚還沒有踢到門上，比提巳隔門放了兩槍，那瘦長的人整個飛起來，仆向梯級下面的草地上。

這時，其他的人，就以爲燃燒彈其實是來自屋中的了，於是他們就向屋子密集掃射，那祇是一座木板建成的屋子，槍彈很容易穿透那些木板。牆壁上立即出現了許多洞。

他們既然不再向周圍亂射，司馬洛就可以現身了。

他放了兩槍，那個用輕機槍的人的頭都好像一隻爆了的西瓜，把機槍丟了，人也倒下來。

餘下的二個連忙又轉過來向司馬洛這邊放槍，背上着火的一個此時才剛剛把身上的火滾熄了。

司馬洛沒有再放槍，因爲此時，他的第三隻炸彈也丟到了。這一次的則是一隻手榴彈，他最初不丟手榴彈是怕炸傷屋中人，現在則顧不得了。

手榴彈「隆」的一聲爆炸，屋前的玻璃全碎了，那三個人亦飛了起來，再跌回地上，即使不死，亦失去了作戰能力。

而且跟着，其中一部車子亦爆炸了，着火的汽油噴到那些人的身上。幸而屋前有一片草坪隔着，屋子沒有被波及，司馬洛心裏很焦急，因爲這一出事，就勢會把更多人引來了，他們還得把丁老太帶走，在這種情形之下，把她留下來，對她似乎是相當危險的，這些都是沒有人性的人，而且，那一陣輕機槍的掃射又如何呢？

跟着他就看見比提從屋旁推開一隻窗子跳了出來，向他這邊跑過來。司馬洛也迎過去，在半途與她遇上了。

「我們走吧！」比提說。

「丁老太太！」司馬洛說，「我們不能把她留下來！」

「她巳經死了。」比提說。

司馬洛吐出一聲惡毒的咒罵。

「走吧！」比提又說。

他們急急地奔進了鎮外的荒野之中。

這一連串的混亂，也驚動了卻德這邊的人。他們可以見到火光冲天，卻德馬上下令：「快，開車趕過去！」

「車子還沒有汽油。」其中一人說。

卻德幾乎要爆炸了，這事是他決定的，車子在晚間把汽油抽出來，以防被偷，要用時才把汽油放進去，現在，他們就不能夠開車去追了，假如先把汽油放入車中才開過去追，那就不如跑步趕過去了。

「跑步過去！」卻德命令。

他也抓起一把槍，與那些人一起趕過去。

當他們到達的時候，車子還是在燒着，而躺在地上的那幾個人都巳不動了。

他們衝進屋中看看，看見丁老太太死在地上，很快在屋中巡了一遍，就知道屋中並無人在。

「我們追！」其中一人說。

「不要！」卻德說，「他們在外面的黑暗中等着，你們走，就是送死吧了。」

他講得沒有錯，因爲司馬洛與比提並未走遠，他們開了殺戒，就不遠走了，祇是在一個有利地點等着，假如那些人追來，他們是不會留情的，司馬洛從望遠鏡中也可以看到卻德的情形，他說：「他們似乎不打算追來。」

「那是他們的運氣，」比提說，「假如他們追來的話，那就是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司馬洛沒有做聲，比提瞥他一眼：「怎麼？也許你認爲我太野蠻了？但是別忘記，我是一個野人！」

「我是在想，」司馬洛說，「丁老太太死掉了。假如我們不去找她的話，她就不會死了！」

「我也很抱歉！」比提說。

「你活着她卻死掉了！」司馬洛說。

比提又瞥了她一眼，眼睛閃閃發光。她說：「她不是給槍彈射死的。當他們開槍時，我首先就是把她在地上按倒，假如我太慢的話中槍的也不會是她而是我！」

「哦？」司馬洛詫異地說，「那麼她是怎麼死的呢？」

「我猜是嚇死的，」比提說，「她在死之前說她血壓高，心臟有問題，她說不關我的事。但我知道這仍是我的責任，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她受不住這種刺激。」

「也同樣是我的責任！」司馬洛說。

「也是他們的責任！」比提說。

司馬洛沉默下來，好一會沒有做聲。

比提又說：「她說她反正也是活不久了，她能夠把這件事情的眞相披露，也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

「她還沒有機會把這件事情的眞相披露。」司馬洛說。

「我們談了一半，」比提說，「不過她把信交給我！」她從她那條牛仔褲的袋裏掏出一封信來：「她還沒有機會把這封信寄出，看這信，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件事情的內幕了。」

司馬洛沒有把信拿過來，因爲那裏是沒有看信的光綫的。

比提把望遠鏡提起來察看鎮上的情形，說：「看情形，他們果然是不打算追來的了，我們還是走吧！」

司馬洛點點頭。他們又向山上走上去。不時，他們仍會回頭用望遠鏡看看。鎮上還是一直沒有什麼動靜，看來鎮上的人的確是不打算追來的。事實上，卻德今夜可能連騷擾性的搜索亦暫時取消了。

他們這一次又不是回到昨夜藏身的地方了，因爲每一次都躲在同一個地方也是不安全的。這一次他們是進入了一座樹林中，到了樹林中間的一片空地上。

這片空地的上空，也是樹葉交纏的，有如一座巨大的帳幕，即使有人從更高的地方望下來，亦是望不見他們的。他們用這個地方作爲藏身之所，優點也是如上一次差不多，假如有人要進入這樹林中的話，就必須通過攔路的草叢和小樹，會發出很響的聲音，遠遠就可以聽到了。

在這裏，他們也可以開亮電筒看那封信了。

那封信是寫得很詳細的，再加上比提講述丁老太太告訴她的那一部份的故事，就也可以明白大概的情形了。

這件事情的禍首就是此地的大地主郭天明。

郭天明擁有這鎮上的大部份地皮，當然在此地的勢力也是很大了。不過他的生意不是在此地，而這裏也沒有什麽值得他欺壓的人，除了尹志堅之外。

郭天明有一個女兒郭安安，却是與尹志堅很要好的。至於郭天明是否贊成這件事情，則是連丁老太太也不能肯定了，因爲郭天明有時對他們的來往不加理會，有時却派人來警告尹志堅不要碰他的女兒。

他派來警告的人就是當地的二位警長，每一次來，就把尹志堅抓囘去，拘押一夜。

那二位警長都是好人，假如不是如此的話，尹志堅就可能不祇被拘押一夜了。看來是郭天明要把一些嚴重的罪名加在尹志堅的身上，然而那二位警長不肯照辦。

後來有一天，郭安安不見了，離開了此地，據說是郭天明把她送到城裏去了。

丁太太聽見尹志堅說郭天明是個騙子，騙去了他的血蝴蝶。他到警局去投訴過一次，沒有結果。

第二天晚上，有一羣從未見過的人聲勢洶洶地跑來，放火燒尹志堅的屋子。

屋子燒成了平地，但沒有尹志堅的屍體，顯然尹志堅是知機先逃了。次日，鎭上的人才知道二位警長已被槍殺了，而那羣人說這是尹志堅做的事情，那羣人也一直留下來「維持法律」。

尹志堅拍電報給司馬洛的日期，也就是在屋子被火燒之前兩天。這之後，尹志堅在半夜裏囘來找過丁老太太兩次，第一次是在火燒之後的第二天晚上，他向丁太太取囘一隻寄在她家中的沉重的包裹。

那隻沉重的包裹裏面放着的是什麽東西，丁太太不知道，不過司馬洛與比提推測，可能乃是尹志堅所用的武器。他在這裏雖然用不着武器了，但他本來是有的，因此，當他覺得情形不對的時候，他就把武器再取出來，準備應用。

尹志堅第二次再來找丁太太的時候，則是託丁太太替他拍一封電報。那巳經是在相當久之後。這封電報，顯然就是拍給比提的哥哥求救的了，由於他拍給司馬洛的電報並沒有得到反應。

而在尹志堅的屋子被火燒的時候，郭天明巳經不在這裏了。郭天明是一個富有的人，他可以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去，要找他是不容易的。

這之後，就是有了這個狂人殺手的新聞。狂人所殺的，全部都是那些在此「維持法律」的外來人，而「狂人」這個稱呼是那一批人創作出來的，他們說不知道尹志堅是誰，也不承認有尹志堅此人。不過丁太太以及鎭上的人都知道「狂人」尹志堅。這些人出去搜捕尹志堅，而一個一個被尹志堅所殺，又一個一個再補充。

他就是這樣在這裏長期作戰。難怪他需要司馬洛帮助，因爲他也害怕自己是支持不下去的。

「看來，」司馬洛說，「這些人就是郭天明聘請囘來對付尹志堅的了，而尹志堅要對付的人一定是郭天明，但是郭天明不在這裏，尹志堅就祇好在這裏僵持着。

「爲什麽尹志堅殺死了二位警長，而他們却不報告城中的警方，叫人來大舉搜索呢？」比提問。

「很明顯的答案就是，二位警長不是尹志堅所殺的，」司馬洛說，「尹志堅不會做這麽笨的事情，尤其是那二位警長又並沒有逼害他。假如警長不是尹志堅所殺的，那就祇可能是郭天明的手下所殺的了。因爲假如他們不是殺死了警長的話，警長就不會允許他們去放火燒尹志堅的屋子以及去捕殺尹志堅。假如城中的警方來了，就首先會調查二位警長死亡的眞相。」

「看情形正是這樣了，」比提說，「郭天明是鉅富，祇有郭天明請得起這許多職業打手。但是究竟什麽是血蝴蝶呢？」

「這東西我見過，」司馬洛說，「是用血色紅寶石鑲成的一隻蝴蝶。」

「不過是一件珠寶吧了，」比提說，「有什麽了不起呢？郭天明什麽珠寶買不起？尹志堅也不見得就會爲了這樣區區一件珠寶而大動肝火吧？」

「這東西是有一段故事的，」司馬洛說，「那是尹志堅在戰場上帶囘來的一件紀念品。他曾經在叢林地帶作戰，這件東西是一族山胞的寶物，然而這東西却是有不祥的歷史的，是什麽時代製成的，巳經無可稽考，不過總之就是得到它的人都是會遭逢噩運。果然，有一次，飛機投彈時誤中目標，整族人都毀滅了！」

「就是這樣，尹志堅得到了這血蝴蝶的嗎？」比提問。

「不是，」司馬洛說，「是族長的女兒送他的。他與族長的女兒戀愛，這是訂情之物，你知道，尹志堅也是一個不久之前的野人，他與那些山胞比較容易合得來，他本來打算在戰爭過後就跟那個女孩子結婚，在他們那裏生活的，但是轟炸了之後，就什麽都沒有了，他祇能留着這件東西作爲紀念品。」

「因此這血蝴蝶對他是意義重大的了。」比提說。

「這是可想而知的了。」司馬洛說。

「那似乎眞是會帶來噩運了。」比提說。

「這種事情不敢講，」司馬洛說，「不過歷史上許多有名的珠寶都是帶來噩運的。這血蝴蝶的特點就是噩運未必會即時降臨，很可能會是在很久之後。」

「而郭天明就是騙去了他這件東西？」比提說，「郭天明不怕帶來噩運嗎？」

「這種事情不是人人都相信的，」司馬洛說，「因爲沒有科學根據，亦有些人自信自己的命够硬，認爲可以尅制得住。總之，喜歡收藏珠寶的人，對於有來歷有故事的東西就更特別感興趣，因爲這些東西並不是錢可以買到，即使照樣造一隻，意義也是不同了！」

「就是爲了這東西，」比提說，「尹志堅就與郭天明過不去了？」

「看來應該是了，」司馬洛說，「現在，尹志堅面臨的困難就是郭天明不知所踪，他不能去找，而郭天明却可以繼續聘請職業殺手來，直至把他殺死爲止！」

「豈有此理！」比提說　「既然尹志堅向我們求救，爲什麽又不出現？」

「就是這個最奇怪，」司馬洛說，「經過了這許多事情之後，他是不可能不知道我們巳經來了的！」

（未完・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毒潭有異境　靈鷹戲怪傑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代武林聖者天痴老人，獨敵天下羣豪，更爲江湖五惡所圍攻，其中以雄踞東嶽的一尊者爲首，聯合南嶽易劍客、西嶽佘毒、北嶽沈奇士、中嶽伍雄，稱爲五惡，爲了搶奪「玄武聖篇」與天痴老人劇鬥，老人因傷重而將聖篇五卷分散給五惡。武林三傑：追風叟、逍遙客，知足翁趕來支援，五惡早巳揚長而去，追風叟用萬年蛹爲天痴老人治傷，三傑抱住他趕囘廬山靜養，經過一座古森林，隱隱傳出嘯聲、低吟聲，此時天痴老人因服了萬年蛹腿傷巳大爲康復，四人循聲尋覓，在一座孤墳內找到一個孤兒，全身肌肉如鐵石一般，天份極好，認爲找到傳人……

天痴老人又是一聲朗笑道：「此事，容老夫以後再告，祇是這柄劍，也就是玄武聖篇的寶劍。如何隨同埋藏墓中，却殊覺費解……」他說時，又摸了一下胖娃的頭，道：「如此，這孩子將成爲我玄武聖篇的眞正傳人了，這柄追雲劍，不僅爲他自己洗雪血海深仇，爲老夫洩憤，奪回武林奇書，更要仗劍蕩羣魔，清寰宇。」

「從今日起，我要他成爲人中之龍鳳，我要他能以一劍威振中華，憑上人遺下追魂劍，我要他日後成爲『天下第一劍』……」天痴老人面色沉凝，好似對天明誓，也好似吐出一口悶氣。

「天下第一劍」，震得武林三傑心頭爲之一震，但瞬即恢復。逍遙客更朗笑連聲。「以老哥哥武功才謀，這孩子的絕世奇遇，即從他目前恁般遭際，成爲『天下第一劍』有何難也。」

知足翁也微笑道：「我們尚不悉此子身世，剛才老哥哥說，要他一劍振中華，作天下第一劍，依小弟愚見，就叫這孩子爲『夏振華』如何？」

「好一個夏振華，正是劍振華夏，我們先爲老哥哥道賀。」追風叟也早恢復了往日的狂態。

又是一陣朗朗之笑聲，這靜寂的古森林中，不僅聚集武林中幾個絕代高人，也將爲異日武林中放出異彩，或爲寰宇中帶來一片血雨腥風。

天痴老人向知足翁微笑道：「有勞賢弟，代我將振華這孩子帶着，我先將荒坑恢復原狀，俾死者安心。」

說完，竟利用手中那兩截樹枝，將泥土覆上。追風叟也帮忙料理。立時完成一座高逾三數尺之墳丘。

天痴老人一面將那塊墓碑豎起，又將那些枯葉覆蓋其上，並以指代筆，在碑石上寫着：「這裏面睡着一代奇人，一連串的奇事，成爲一頁血淚詩篇。」

鏗鏘之聲，震蕩在空際，天痴老人的「金剛指」功夫，敢稱武林獨步，看他那字劃，深約有半寸，且筆走龍蛇，蒼勁有力。

武林三傑，正欲發問，而天痴老人却朝着新墳，作了三個長揖。低低地說道：

「女俠！安息罷，你的孩子，我們代你撫養，那柄追雲劍，將成爲他異日報仇雪恨的利器，我也必代他査出仇人踪跡，使他能奠祭于你墓前。」

他說話時，滿面流淚，似對老友話別，也似對知己的勸慰。連站在身邊的武林三傑，也深覺愕然。

天痴老人好似了却一樁大事，長長吐出一口氣來。旋向武林三傑笑笑道：「我有一次，經過廬山時，曾經發現鄱陽湖畔，廬山東北數十里之處，有一座名叫『惡潭』，中間是一個孤島，惡潭之水，由鄱陽湖引來。外無楫舟可渡，不知道逍遙老弟……」

逍遙客不待天痴老人說完，就道：「老哥哥所說的惡潭，是否即村人所稱的青惡潭？老哥哥是否欲寄居惡潭之內……」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笑道：「果眞如此，不僅報仇雪忿，奪回武林奇書，蕩羣魔靖寰宇，皆成泡影。我們巳成爲惡潭中的寃鬼。」

天痴老人聞言，竟放聲大笑道：「老弟！你是怎麼啦？往日的壯志豪氣安在，想當年，西湖之濱，視天下英雄如無物。一柄逍遙扇，多少鐵打金剛，銅澆羅漢，還不是一個個臂斷腿折。區區一座惡潭豈能奈我何！」

說得武林三傑，老臉變得通紅，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天痴老人又復朗笑道：「諸位賢弟！可曾記得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而後成大事，立大功。」

他一口氣說完，又望了知足翁懷中的夏振華一眼，繼續說道：「我們既要使這孩子成爲天下第一劍，豈可不預爲籌劃，怎能畏懼惡潭之險？」

逍遙客也朗笑道：「老哥哥！我們活了偌大的年紀，就是立刻死去，也不算夭折。祇是因爲夏振華這孩子的問題……」

他微微一頓，又掃了追風叟和知足翁一眼，才復又微笑道：「以武林三傑，在江湖上的微名，還沒有怕過誰來，祇青惡潭在數百年前，爲一帮惡人所佔，先將水底佈成九宮八卦之陣。潭水也曾施放數以百計的毒物，那些水，如果食用，立時腹開肚裂，若沾在身上，亦必潰爛而死，且毫無救治，奇慘無比……」他的話，有如一柄利箭，扎在追風叟和知足翁胸前，全身皆爲之一怔，以逍遙客這位怪傑，尤其他在武林中的地位，豈是過甚其詞，或危言聳聽。

天痴老人反而微微一笑道：「凡事皆有天定，豈人力可以爲之者。這一座天賜惡潭，正是我們培養振華，使仇人無法覬覦的好所在。」

說時，竟又是一陣朗朗之笑，聲震長空，歷久不絕。

「哼！『惡潭』！我要將它改稱『天下第一潭』，因爲『天下第一劍』將由此而出，它將威振華夏，並永垂不朽。」

天痴老人似有幾分狂態，而且對于惡潭看法，十分不近情理，祇是武林三傑却無人反駁。

逍遙客也跟着朗笑連聲道：「祇是惡潭之水，寬約六七里，我們雖然可以踏波飛渡，或一葦渡溪，然而那些水……」

不待逍遙客說完，天痴老人巳截斷了他的話：「你們忘記有老夫在旁邊嗎？」

「老哥哥的水底功夫，誠可稱武林獨步。祇是惡潭之水，偶一沾身，即將皮開肉綻而死。」知足翁也低低地說着。

這個不大開口說話，但言必中肯的武林怪傑，他顯然也不贊成去冒惡潭之險。

天痴老人淡淡地笑道：「諸位賢弟，你們難道連那『意會神功』，也竟置而不用嗎？」

「意會神功」有如悶雷擊頂，武林三傑同時哦了一聲。都張着一雙駭異的神目，望着這個武林聖者，做聲不得。

他們萬未料到，天痴老人竟如未卜先知一般，他無緣無故，傳授三人「意會神功」。難道他預知會有這番奇遇嗎？

這些都是他們親眼所見，別無預謀，顯然又是天痴老人所說的：天意如此，誠非人力可以爲之者。

天痴老人好似察知其心一般。淡淡地一笑道：「諸位賢弟！十年時間，在我們這些人說來，彈指而逝，願天假我們餘年，使我們的心志不致白費。」

說時，又望着知足翁懷中所抱的孩子，輕輕地嘆出一口氣來，是對自己感懷，還是對夏振華的身世而嘆息。

追風叟也朗朗地一笑道：「老哥哥！你倒可以放心，十年，我想皇天還會見憐，祇是這十年中，江湖五惡，是否將養成長大氣焰，或竟……」

他不願說出江湖五惡來尋釁，以免掃興。

逍遙客聞言，臉色驟變。「江湖五惡何人，敢如此目空一切，此次不過是乘老哥哥久戰力疲時，又復聯手相攻，才爲其所乘，哼！如他們再來捋虎鬚，我這柄逍遙扇，先自容人不得。」

說完，果然一扇揮出，一縷勁風，直撲而出，丈許外，一株松樹，竟應聲而折，登時巨響連天，枝飛葉落。

天痴老人也微微一聲短嘆：「追風老弟，雖然所慮極是，逍遙老弟的雄風，也令人可敬。祇是依老拙愚見，江湖五惡，表面上將大肆擴展，却不足以爲武林之患，因爲他們十五人中，以一尊子武功最高，其餘二劍客聯手，就可構成均勢。三奇、四毒、五雄亦莫不如此。」

但他擧頭望了天色一眼，又說道：「以他們的資質，雖較一般江湖高手爲佳，但成就亦屬有限，且歲月不饒人，故他們十年中，也不一定能對玄武聖篇上的絕世武學，有多少成就，即或有成，也就無以爲惡，更無法來惡潭中，自尋死路了。」

說完，竟又朗朗一聲笑出：「上蒼既安排這一環境，又使我因玄武聖篇，而失去雙腿，却賜下一個夏振華，成就了我十年心願。」

笑聲不絕，震蕩在空際，投林鳥，倏起乍落。

天色漸漸地黑下來，追風叟望着逍遙客笑道：「老兒！你先回去，準備些酒菜，我們好痛飲一番。」

逍遙客尚未開口，天痴老人淡淡笑道：「這墓中人，過于淒苦，我們今天都留此，陪她一宵……」

說時，雙目又落在夏振華身上，見他似巳熟睡，那蘋果般的頰上，吹彈得破，天痴老人不禁又微微一聲短喟，道：「這孩子孤苦零仃，從此以後，我們四人將成爲他的唯一親人。也讓他在這裏，再陪伴墓中人一晚。」

他的話說得甚低，三個武林怪傑神目中，也都爲之潤濕。

沒有一個人再說要離去，追風叟也將自己身上的一件外袍脫下，交給知足翁，蓋在夏振華身上。

天痴老人淡淡地笑道：「不必了，華兒交給我抱，以我本身眞氣，可以成爲他周邊罡幕，既可禦寒氣，對他的肌肉，尤有益處。」

這朗朗之聲，充分顯出天痴老人的仁慈和關懷。

「老哥哥！你的責任比我們更大，你應該保重，今日你巳消耗甚多眞力，趁現在調息一番。」追風叟特地提醒着。

「怪！我現在的功力，有似長江之水一般，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天痴老人漫應着。

「老哥哥！你今天因武學獲得傳人，過于興奮。這對身體毫無好處，還請珍重爲是。」知足翁也勸着。

天痴老人亦未過于堅持，祇是淡淡地一笑。好在地上枯葉甚厚，林中枝繁葉茂，連露水也難以滴入。

夜靜，祇有孩子的呼吸聲，天痴老人早巳雲遊物外，逍遙客坐在那棵樹梢頭，凝神靜氣諦聽着。仍在監視着週遭變化，也是在調元養氣。

這些武林高手，祇是略一凝神，即可超然物外，微一運氣，所有疲勞，頓時盡失。

祇有知足翁，懷中抱着一個六七歲的胖娃兒，熟睡之後好似一爐炭火一般。他旣欲護衞孩子，又得運氣調息一下。

誰知道，三番五次納氣，總是瞬息而散，雖然這個武林怪傑，向來與人無忤，與事無爭，故以知足翁爲號。今日所歷諸般事實，使得他竟然心意撩亂。

這時，追風叟巳調息完畢，望着知足翁臉上的諸般變化。雖然天黑，武林三傑却能在黑夜辨毫髮。

故幌身進前，淡淡笑道：「爲何竟不知足起來？孩子給我抱一下，你趕快調息一番。」

知足翁遞過夏振華，果然依言運氣行功起來。他頓覺得功行四肢，氣暢百脈，甚至冉冉欲飛。

知足翁心下大駭，又復凝氣，怪！在平時幾處無法達到的要穴，此際行功起來，却無處不通。

這些武林高手，靈明十分清澈，對個人武功進境，甚爲注意，才想到天痴老人傳授神功之眞義。原來這是打通靈竅之捷徑，心下好生感激。自己苦練數十年，而未曾達到的功力，祇在天痴老人幾句心法口訣下，竟爾完全練通。他再求證實，故又微微納氣，這遭他不僅全身，覺得冉冉欲飛騰，體內各處皆泛出一股熱流，有如長江激流，洶湧不竭。

知足翁一則以驚，一則以喜，也抱着感恩懷德之心。

當他臉上正綻着笑意，微微納氣，尚未睜開眼來，却被天痴老人的暴喝之聲所驚醒。

跟着追風叟懷中的孩子，也「哇」地一聲哭出來，哭聲震蕩長空，林中宿鳥，亦皆驚散。

逍遙客聞聲飄落，知足翁趨近身邊，天痴老人正揩着額上汗珠。「三位可曾看見那白衣婦人？」

「白衣婦人」？問得武林三傑，都茫然不知所答，但都不禁毛髮聳然。因爲天痴老人決非空穴來風。

天痴老人不禁倏然拔出劍來，嘯天龍吟之聲，青虹搖幌，泛出萬道光華。這林中事物，皆現眼前。

「老哥哥，你可曾做了惡夢？」追風叟笑問着。

「可能是一個好夢，但這個謎底，却揭開了。這一篇血海深仇，還是預爲替華兒籌劃。」

天痴老人望着雲天，口中喃喃地說着，似答覆也似自言自語一般。

「老哥哥！你說什麼白衣婦人？」知足翁也逼問着。

「是的，那是一個白衣婦人，姿容絕麗，她就是墓中人，也是華兒的母親。可惜我夢中的暴喝，華兒的哭聲，使我連她的姓名也未問出。」天痴老人慢吞吞地說着。

「墓中人」！武林三傑的目光，全集中在那新墳之上，更彷彿那個白衣婦人又將出現一般。

其尤追風叟懷中的孩子，哭聲尚未止住。更担心白衣婦人的出現，會伸手搶走孩子，故不自覺地，雙臂蓄勢，並將自己所練就的眞元之氣，施展開來。

天痴老人又是一聲短喟，手中寶劍，青芒搖幌，說道：「追風賢弟！華兒給我抱着。你們現在均巳調息過，我要說出這件慘絕人寰的事，將來還要借助三位甚多之處。」

武林三傑立時面露凝霜。「老哥哥，你只管放心，我們三塊料，這點事，還可以自信得過去，那怕是蹈湯赴火……」

天痴老人又低低地一聲短喟，一手接過夏振華。這個異日的「天下第一劍」，躺在天痴老人的懷中，立即止住哭聲。

「這雖然是個夢，但我並未完全睡着，只是入于物我無憂之境而已。」天痴老人似對這件事難以解說，故特地借此作引子。

武林三傑只是凝神靜靜地聽着，却未開口。

天痴老人朗朗之聲，又震蕩在空際，道：「當我尚未入寐之前，那個白衣婦人，竟跪在脚前下拜。」

三人不自覺地，投目望去，又掃了那新墳一眼，只覺得這古森林，頓時鬼氣森森，寒風刺骨。

任是武林三傑豪氣干雲，此時也竟難以忍受。

天痴老人却朗朗地大笑道：「諸位賢弟，人鬼雖殊，其情則一，我們立身天地間，存心正大，何懼之有？」

他的話，有如千斤重鎚，當頭一擊，三人立時清醒，臉上微微一熱，心中也深覺好笑。

痴老人朗朗之聲又告響起，說道：「這位白衣婦人，先向我致謝，對我們收養遺孤，即啣環結草，亦無以報答，並說到當年他們夫婦行俠江湖，被仇人追逼，她那時因有孕在身，經不起力戰，故此而受傷……」

他說時，又望了懷中的孩子一眼，才繼續說道：「她的丈夫也因救她而身受重傷，夫婦倆，且戰且退，終於在這古森林中，才脫離仇人追踪。」

「她終因身孕關係，且傷後流血過多，一代女俠，竟爾香消玉殞。她丈夫在這林中，築起一座墳來，埋葬了她。」

天痴老人沉思有頃，又緩緩地說道：「按說，人死了，百事皆了，據那白衣婦人所言，她因一口眞元之氣未散，在死後

的第四日，終於生下這個孩子來，她因人鬼殊途，仙凡路隔，這荒山古林中，既找不到寄養之人，孩子的父親在第三日，也覓遠去，從此不知所終。」

天痴老人說時，全身也不覺微抖，武林三傑，皆是凝神靜氣，摒息而聽，亦深感毛髮聳然。

「如是，她只得在墓中撫育這個孤兒，因爲無法餵奶，只得以米糕、人參等，度其性命，她對於近來數百里地，鬧得風聲鶴唳，殊覺不安，她的有限財物，所購米糕，已漸不够食用，只有冥錢購物，故有鬧鬼風波。」

知足翁早忍不住問道：「原來這數百里之城邑，門口每日都擺上一盆清水，或者關門閉戶，竟是如此。」

天痴老人並未答覆，又繼續說道：「那白衣婦人，除以孤兒相托之外，還要我們代她夫婦報仇，說完之後，就去親了華兒一下，才一抹淚水，飄忽而去。我因義憤塡膺，故才喝出，不料華兒也竟放聲大哭。」

別人還不覺得，追風叟却無限徬徨，不停地四週打量着：「老哥哥！當華兒開始啼哭時，確有一點黑影，有如魅影，也似飄風一幌，我以爲眼睛失誤，故此未曾注意。」

天痴老人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道：「賢弟，我不是說過人鬼雖殊，其情則一。」他微微一頓後，又道：「那白衣婦人雖然身受重傷，甚至身死，而一口眞氣始終未散。」

他望了熟睡中的夏振華一眼，又朗笑道：「母性的光輝，亦即在此，雖然她已死去，却始終保住這孤兒性命。」

一直在旁未曾說話的逍遙客，此時也難已忍耐，道：「老哥哥所言，决非虛構，這娃兒也是我們親自從墓中抱出，不知道那婦人如何來照管他。」

天痴老人也淡淡地笑着道：「那墓中不是還有米糕，知足老弟，懷中不是還有幾枝人參嗎？這些都是孩子的食物，至於說她的照管，墓穴中冷熱適中，孩子已經練成了上好骨骼，據那婦人說：因爲她死狀極慘，才不願孩子看見，尤其墓中骨骼燐燐，令人觸目驚心，故一生下來，就用西莊之水洗過，使他無法看見！但却聽見那低吟之聲。」天痴老人的話，眞是千古奇聞，聞之令人鼻酸，也令人髮指，或憤恨塡膺，更令人咋舌。

追風叟也朗朗地笑道：「但不知華兒的雙目……」

不待他說完，天痴老人又朗笑道：「賢弟！這件事，我早有此預測，我當時還只以爲是受地氣和日光影響，如果只是西莊之水所受的反應，那就更要簡單，不出一月，我準要他睜開眼來。」

說時語氣十分堅定，好似智珠在握。

他們這一陣談話，天色却已大亮。天痴老人撫着夏振華的頭，見他仍在熟睡，又從懷中摸出一顆紅色藥丸，塞入孩子的口中。

這藥丸，他是用雪參、虎髓、九節菖蒲，還有十數種藥物所研製，不僅治療百病，强精活血，有起死回生之功，尤能助長功力。

追風叟見天痴老人給夏振華服用紅色丹丸，忙幌身向前道：「老哥哥，我還有兩個『萬年蛹』，給華兒服用一個罷。」

「『萬年蛹』爲稀世奇珍，固可助長功力於無形，但對這個孩子來說，却不一定能顯出太大效果，賢弟暫時留着，以後或有大用。」天痴老人微笑地回答。

追風叟也淡淡一笑而罷。

紅日已緩緩昇起，晨霧漸散，這古森林顯出無比清靜，翠松、茂柏，都是合抱粗細。

這裏，平日罕有人至，從那山徑上，可見一斑，因爲雜草叢生，長逾數尺，荊棘遍地，倍增這古森林的神秘。

天痴老人又將夏振華，遞給知足翁，追風叟却幌身而前，扶住他的身體。「老哥哥，還是我背着你走罷。」

天痴老人手中兩根樹枝，並未丟掉，他凝望那堆新墳一眼，喃喃地說道：「女俠放心，我會將華兒陶冶成『天下第一劍客』的。」

這裏沒有絲毫反應，只有林中廻音歷歷。

五個人，六條腿，緩緩踱出林來。他們的心情，雖然十分沉重，但臉上都綻着微笑。

尤其天痴老人，並未因失去「玄武聖篇」而懊喪，也未因自己雙腿廢去而悲哀，反因自己獲得武功繼承之人而興高彩烈，也似乎玄武聖篇的神奇武學，將藉這稚子而發揚光大。

他的臉上，不時露出微笑，目光却不時掃在知足翁懷中的夏振華臉上。

雖然他走路不用費力，只是依着追風叟肩上，但那兩根樹枝，却不時點在地上，發出錚錚之聲。

大約有七八里路，他們從一片田疇中過去，前面是一抹溪流，翠竹林中，幾棵松柏，點綴其間。

「老哥哥！我們幾個在行動上，本無任何拘束，現在抱着華兒，却不免有幾分顧慮。」逍遙客淡淡地說着。

他微微一頓之後，道：「距此不遠，有一個翠蓮觀，觀主與我有數面之交，且極風雅。我們不妨去擾他一頓，待天黑之時，再趕赴惡潭。」

天痴老人未置可否，因爲逍遙客所言都是事實，江湖五惡在達到目的之後，毫無疑問，要趕回本派中，去勤加苦練那玄武聖篇上的神奇武學。

但散佈在江湖中的眼綫，也當更爲加强，對武林三傑的行止，自是看成爲魔頭們的死生之敵。

故天痴老人的傳授門人，這將成爲一件驚震寰宇的大事，他將影響整個武林的命運，也將維繫武林的生命。

逍遙客不愧爲深謀遠慮之人，見地週詳。

當他們尚未進入翠蓮觀，就被環佈在週圍的一株青蓮所吸引。

微風吹動着碧波，青香縷縷，令人遐想。俗人至此，不禁萬慮全消，任你壯志功名，也將不欲捨此名山勝景。

知足翁撫着夏振華的頭，微微一笑道：「好一個名山勝地，誠不愧爲高人雅士之居。」他的話尚未說完，就聽得一陣「

咚咚」琴聲，雖無懾人肺腑的威力，却也似高山流水，慷慨激昂。時若清音萬縷，令人聞之，柔腸寸斷。

倏地，琴聲止住，一個朗朗之聲高吟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尤其唸到「獨愴然而淚下」時，一字一句，聲音低極，眞有愴然下淚，無限凄涼的感覺。

此時三傑都不禁駐足而聽，追風叟淡淡地笑道：「這一定是個落第之狂生，才有生不逢時的感覺。」

裏面的吟聲又朗朗傳出：「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知足翁也朗聲大笑道：「此人恁地不知享幾年清福，既要隱居，又還念念不忘那功名利祿，什麼獨愴然而淚下，什麼觸目愁腸斷，可惜這裏的名山勝色，恐怕爲他的酒肉味而失却其眞顏色了。」

他的嗓門較高，因爲他正沉醉在這幽美的景色中，聽到這翠蓮觀的主人，既不安貧，豈爲君子，又不知命，豈是達人。非君子，非達人，又何必效隱士所爲，還不如投入那浮雲富貴中，爭名奪利，要好得多了。

他這意念，電閃而逝，心中頓時疑竇叢生。「諸位兄長！依小弟愚見，這翠蓮觀，正是是非之地，我們還是不去爲妙，免得又惹起麻煩。」

不僅逍遙客和追風叟面露驚容，天痴老人亦望着這位武林怪傑，是疑惑，也似詢問。

知足翁先不答覆，竟閃身而退，幾個起落，就縱退這曲水花徑間，站在蓮池外的進口之處。

追風叟和逍遙客，也瞬即退出，而「咚咚」琴聲，却又隱隱傳出。

他們再一打量形勢，立身處，適有幾棵松柏，且視界極爲遼闊，有數條路徑，可通各處。

「諸位兄長！我們暫不必尋找魔踪，當然依武林三傑的名頭，亦足可使羣魔喪胆，何況有天痴老人哥哥在此。」他微微一頓後，又道：「只是我們要爲武林大局着眼，華兒的命運，是武林興亡繼絕的關頭，故目下，犯不着與這些人爲敵，因爲十年時間，不能算短，應該以全部心力，集中在華兒身上。」

這個平素不大說話的怪傑，似乎也一反常態，逍遙客却有幾分不服氣地道：「我們就是欲掩飾行藏，才想進去暫歇，豈有……」

不待他說完，知足翁即淡淡地一笑道：「我今日雖然無法證實這翠蓮觀，有何越軌圖謀，但總覺得……」

幾聲輕笑，幾聲暴響，震蕩在空際，打斷知足翁的話頭。

「幸會！幸會！武林三傑竟過門而不入。哦！還有另外一位高人，眞是難得。」翠蓮觀中，走出七八人來。正中一人，正是那書生模樣人物——翠蓮觀主。

武林三傑是何等樣人物，這些人，落在他們眼中，豈有辨不出「正」「邪」「好」「惡」之理。

逍遙客更是老臉通紅，他不僅被那翠蓮觀主瞞過，今日如果他們進入這翠蓮觀，雖不能說，將陷跡其間，但這面子丟大了，異日還有何顏去見江湖人物。

故一幌動逍遙扇，人也如脫弦疾弩般撲進。一股凌厲無比的勁風，直向翠蓮觀主撲到。

這個一代武林怪傑，是氣極，也是怒極，故出手之間，糊裏糊塗打上，竟將自己精練數十年的太極神功，連連扇出。

翠蓮觀主似是十分畏懼，雙手連搖，撲撲跌跌，躲入另一大漢身後，口中直叫：「逍遙客！見着老朋友，就出手拚命，你怎麼啦……」

別看他雙手連搖，好似極爲害怕，而逍遙客的扇上勁風，竟被紛紛化解，而他却將那大漢推出。

顯然，那人功力甚高，足與逍遙客一拚。

追風叟暗忖道：「糟了！武林三傑要在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子面前敗了，那還有面目？」

這意念尚未幌過，「轟」的一聲，震天價响，逍遙客和那藍衣大漢，同被震退三大步。

天痴老人這才低聲喝道：「逍遙老弟！趕快氣納丹田，暫與遊鬥，千萬不可硬拚。」

他乃是用純內家罡氣，入秘傳音之法，故祇有逍遙客一人聽見，連立身在一側的追風叟，也僅僅見他嘴角抽動了一下。

天痴老人對追風叟道：「賢弟快去相助，這就是江湖五惡以此橫視江湖的『塔形連環』。你祇去攻最後一排的三人。」

他投過站在最後的翠蓮觀主一眼，又道：「知足賢弟！你去攻那個假書生，但務必除去此人。」因爲他已看出此人雙目泛出淡淡青光，若無百年以上修爲，斷難至此，這一帮人顯然又在江湖五惡之上。

知足猶豫了一下，終於將手中的孩子交給天痴老人，隨即霍地拔起，他凌空虛渡，逕從羣魔頭上越過。

追風叟也如飄風一幌而過，直趨羣魔身側。

武林三傑同時出手，倒是罕見奇聞，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深以爲怪。

逍遙客手中的逍遙扇，飄幌間連連揮出，太極神功是這個一代怪傑的生平絕技，逼得那藍衣大漢，剎那間，已是手忙脚亂。

追風叟時而起，時而落，他是從側面攻入，故得手極易奏功。

連聲巨響，幾聲慘呼，「塔形連環」已呈混亂，地上躺下了幾具屍體，追風叟恨極這批魔崽子的詭詐，故出手較重。

逍遙客正面壓力一鬆，逍遙扇搖幌如風，那個藍衣大漢似已立足不穩，步履踉蹌。

知足翁對付翠蓮觀主，兩人剛柔之力互濟，那厮雖然未曾出手攻擊，但知足翁的每招每式，他都能化解於無形之中，且身法奇快，詭詐之極。

知足翁以目下功力，尚且如此費勁，故一時之間，愧感交集，但也更激起其好勝之心。

當下一陣啷嗆之聲，手中已多出一柄寶劍，華光陡閃，一招「投江擊鯉」，人

劍同時迫進。

他一劍在握，頓時豪氣如虹，刺、剪、劈、砍、撩、推、錯、衝，劍劍不離要害。剎那間，三四十招過去，劍花朶朶，劍氣森森，寒光飛洒，劍影層層。

直將那冒充書生的翠蓮觀主，圈在一片劍光之中。

那厮太也奇怪，却是雙手亂搖，也看不出什麽招式，却每每將知足翁的凌厲劍招化解。

追風叟已毀去四人，因爲知足翁對付翠蓮觀主，他倒想從招式中，窺探其來路，也因爲逍遙客對付三人，顯有裕餘，乃駐足而觀。

就在這時，連聲怪嘯，翠蓮觀主雙目如電，掃了躺在地上的四具屍體一眼，臉上幌過一層殺氣。

倏地，招式驟變，身若飄風，脚下如「浪蝶踩花」，雙掌遞出，似剪、似推，威勢逼人。

知足翁的凌厲劍法不僅受阻，凌厲的掌勢逼得他連連退後，那一套精奇劍法，竟施展不出。

逍遙客雖遊刃有餘，但要收拾這三個傢伙，却並非易事，他心中一急，故扇勢也就更緊。

天痴老人始終凝神靜氣，他要以眞元之氣，護住懷中的孩子，且因武林三傑出手，勝算在握。

此時見那翠蓮觀主竟施展出這奇異身法，不由得這個一代武林聖者，驚心動魄，也深覺大澤之中，草莽之內，有奇材異能之士。

他一面注視其身手步法，又細察其招式，驀地吐氣開聲，冷冷暴喝道：「意會神功。」

知足翁和逍遙客，也頓時全身微顫，如受魔術一般，身形乍起，劍光、扇影，互相輝映。

一聲悶哼，跟着是一聲巨響，藍衣大漢竟被逍遙扇扇起丈來高，故悶哼之聲一落，即跌倒在地。

身後二人，本來是祇輸力於藍衣大漢，此際直接面臨搏鬥，心頭正自一緊，尚未緩過手來，逍遙客的凌厲扇招，又已撲到，兩個傢伙毫無反抗，即撲倒在地，口角泛出絲絲血漬。

在逍遙客的扇出同時，那邊也傳來一聲慘呼，一道血箭，冒起三尺，翠蓮觀主的左臂，硬被知足翁活生生斬斷。

七個魔爪，六人當場身死，翠蓮觀主失去一臂，縱有報復之心，也祇有相機而動。右掌狠狠地劈出一掌，人也不進反退，逕向蓮池左側縱走。

知足翁一抹額上汗珠，他自己實在尚不知道如何打敗這個對手，故望着地上那隻斷臂，楞楞地做聲不得。

追風叟見他逃走，知足翁竟不追趕，冷冷一笑道：「賊魔！想走，沒有這般容易，留下命來。」

說完，也幌身追去。「追風兄長！窮寇莫追，這一條臂，足可使他終身爲戒。」知足翁淡淡地說着。

追風叟果然停下步來，逍遙客那柄逍遙扇連搖，人也飄身而入，別人不知道他欲何所爲，還以爲觀中尚隱有敵人。

好半晌，尚未出來，追風叟正欲進去，倏見四面起火，這座美侖美奐的翠蓮觀，頓時陷在一片火海中。

逍遙客邊走邊罵道：「賊子，我一把火燒得你乾乾淨淨。」說着，逍遙客運勁揮出，那幾具屍體，也逕跌入觀中烈火之內。

知足翁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這是惡人的報應，祇是這名山勝景，徒遺後世之羞。」

說完，逕向天痴老人走去，追風叟狂態不改。「哼！這些瞎眼的東西，欲在虎口捋鬚，豈非自尋死路。」

逍遙客面露愧色，一句話也未曾說出，知足翁心情也十分沉重。

天痴老人望了懷中的夏振華一眼，又對武林三傑笑道：「諸位賢弟！十年時光不短，今後還不知有多少事故發生，而諸位的行動，也就要更加謹愼了。」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今後我將傾注全力在華兒身上，外界一切，要全仗三位賢弟，但當以今日爲戒。」

任是武林三傑，平素眼高於頂，狂放不羈，此際皆低頭受教。「老哥哥！你放心，有我們三人在，粉身碎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三傑同時說出了心聲。

「知足老弟！你今日何故忽然謹愼起來，要不是你的提醒，我們或都將陷於奸人鬼謀中，倒令我十分不解，你何以事先知道？」追風叟笑問着。

知足翁臉上微微一熱，望着夏振華紅噴噴的雙頰，道：「我那有未卜先知之能，祇是從那些細微末節中，看出奸人的鬼計罷了……」

他的話，連天痴老人，也殊覺引以爲異，知足翁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所謂君子安貧，達人知命，既然效智者樂水，效仁者樂山，那裏還有那許多淚，許多愁，尤其他自負不凡，狂妄無忌，更令人疑心……」

知足翁淡淡地一笑道：「我就是參照這些心理反應，和蛛絲馬跡，對這個冒充觀主，斷定爲奸人處心積慮，圖謀我們武林三傑，故他先以書生面目，來結好於逍遙兄，然後再圖一網打盡，但他百密一疏，我們從他那不平之氣，爭名逐利的口吻中窺知此人並非隱者，亦非達人……」

說完，他又朗朗地一笑，道：「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我今日如果不是手上抱着華兒，也不會生出許多遐思，這一遭武林三傑，未丟人現眼，總算萬幸了。」

「壯哉！知足翁，今後十年，我們願聽驅策。」逍遙客面色沉凝，無一絲笑意地說着。

知足翁深深地一揖道：「逍遙兄長！武林三傑，命運一體，況老哥哥在此，我們爲未來武林命運，祇有將全部精力，集中在華兒身上，惟有造就一個『天下第一劍客』來，方可挽救未來武林一場空前未有的浩刧。」

他的話，錚錚鏘鏘，有如金石之聲，震得四野，廻音歷歷。

天痴老人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知足翁又抱起夏振華，道：「我們這就趕去惡潭……」

說完，抬腿就走，幾條身形，愈去愈遠，這裏頓歸靜寂，祇有火燼中，還爆起陣陣火花，還飄出腥臭之味……

× × ×

知足翁抱着夏振華，雖然起步在先，却被追風叟扶着「天痴老人」飛越而過，追風叟不愧爲追風。逍遙客走在最後。

按說他是此間道地主人，反倒慢吞吞地，似沒事人一般。其實在他心中，正萬感交集。因爲翠蓮觀主的鬼謀，自己活了七十多歲，竟被人家玩弄于掌握之中，故不僅氣忿，更增愧感。

誠如天痴老人所言，這不過是一個開頭，十年的漫長歲月，眞是不知道如何度過。尤其夏振華的命運，未來武林中的興衰存續，玄武聖篇的淪沒……

這一連串問題，使得這個一生逍遙自在，笑傲山林的武林怪傑，心情愈來愈爲沉重，他的胸口，似乎被一塊重鉛壓住，他想一聲巨吼，以一吐胸中悶氣。

遠處，陽光下，似有一點黑影，閃幌之間，瞬即沒去。而天痴老人的朗笑之聲，亦震蕩在空際。

逍遙客倏然一驚，脚下猛地加勁。直趨知足翁身後，他不便問出剛才所見黑影，祇是深深地吐出一口長氣。

當日影西斜，這一羣武林聖者、怪傑，全立在一泓惡水之濱。水汽着深綠色，有似藍靛，不愧有「惡潭」之稱。

知足翁向着天痴老人問道：「這裏誠然是極爲理想之處，祇是如何過去？那孤島上，既無食物，如何生活？」

天痴老人淡淡地一笑，道：「你將華兒給我。你們先準備三數段樹枝，以防萬一。島上所需祇有多勞苦逍遙老弟了。」

說完將夏振華裹在懷中，又塞入一顆紅色藥丸，外面再用長袍圍住。身形霍地拔起，直向潭心撲去。

他走勢奇速，但空中却震起嘭嘭之聲。原來天痴老人雙脚以下不能着力，欲使前奔速度加快，故那兩根代拐的樹枝，經常交相互擊。

他以右手樹枝在另一樹枝上猛點，身形即已借勢，待前撲之勢落，人已在百丈之外，而左手樹枝，又已擊去。故此一動一起嘭嘭之聲頻傳，何消一盞熱茶工夫，天痴老人已登臨孤島之上。

微風吹來，陣陣花香，令人神清氣爽。這孤島面積不過三數里，除有兩處石穴，一座小矮屋外，再就是一座孤起之墳，樹木倒是不少。

武林三傑先後而至，但他們都微現汗珠。因爲這惡潭之水，萬一跌落，决無生理。

「諸位賢弟！意會神功帮助你們解決了三年面壁苦修之功。此區區惡水，怎能難住你們。」天痴老人朗朗之聲，震得林木搖晃。

逍遙客和追風叟，環着孤島搜尋一週，又將石屋略爲整理，安置了天痴老人和夏振華二人。

兩處石穴，正好在孤島兩翼，遙遙相對。

逍遙客略一停留，就逕向彼岸縱去。他較之來時緊張心情輕鬆許多，而且凌空渡虛功夫施展開來，有若陣陣飄風。

當他返回孤島時，已是月上柳梢頭，上弦月分外明亮。好像對這惡潭孤島，它將從此爲武林生色一樣。

凡應用諸物，在他幾個來回之後，皆陸續備齊。

夏振華仍不時發出狂呼、啼哭，祇是雙目仍未睜開。

天痴老人已爲這孩子代輸過幾次功力，他從夏振華各大要穴上去檢查，已覺出他的武功基礎極佳，且經脈中，更流通一種極不平凡的氣流。

他不敢冒然決定，却斷定是受地氣影響，如果凝聚在他經脈中的一股地極之氣，他日能引爲己用，天痴老人臉上立時綻開了笑意。

他知道，這地極之氣，如納入人體，就是毫不懂得武功的人，他的神力，也將足以使地裂而山崩。

不過，這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也是千載難遇之事。但以夏振華這個孩子來說，他的遭際簡直駭人聽聞，恐怕宇宙間，無人可與相比擬。

天痴老人雖然尚未證實他體內是否即爲地極之氣。但他的信念中，却斷定必會如此。因爲這孩子六七年在地穴中，未接受過外界氣流，若無地極之氣護住他的眞元，恐怕也難以存活了。

他愈想，也就愈覺接近事實，不僅臉上露出笑意，口中更是發出一陣朗朗之長笑，聲震長空。

這孤島上，立時震起陣陣嘶鳴，林木也爲之搖幌。

武林三傑正在研究另一種武功，聽見這朗朗之聲，猶以爲有警，心中大駭，瞬息間奔至石屋附近。

及見天痴老人手中抱着夏振華這孩子，面露微笑，正感到一陣茫然，却又不便問出。

知足翁與這孩子的感情，也似較爲特別，他雖然尚未睜開眼來，對天痴老人和知足翁的聲音，都甚熟悉。

尤其他接觸到天痴老人的手和身體，就有一種安全之感，連哭泣時，也會立即止住。

這時知足翁，緩步上前。「老哥哥！華兒的眼睛，可曾睜開？」他見天痴老人得意之色，故作此判斷。

「三位賢弟！我正想去找你們來。」武林三傑心頭都爲之一顫，臉上都抹過一層驚容，但不知又有什麽變化。

天痴老人朗朗地笑道：「我剛才又替華兒引伐毛洗髓，舒筋納骨之法時，發覺他經脈中凝聚着另一股氣流，一時竟無法衝開。」

武林三傑，就武學才謀而論，都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見解閱歷，更是超逾常人。此時聽天痴老人說出，還以爲有特殊變化。

他們的希望，也是全寄托在這孩子身上，他不僅將代表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的武功，更將掌握武林中「榮辱」、「存廢」、「興續」的大任。

此時竟聽他說出孩子身上，有一股特殊氣流，都幾乎驚叫出聲，心也幾乎跳出口腔來。

但當他們發覺，天痴老人的臉色，是恁般平和，這才爲之一定。

「老哥哥！你已否試出，這一股氣流到底是罡、是柔、是寒、是暖，及凝聚時間，這一連串問題。」

天痴老人早又朗朗地笑着說道：「我試出是一股罡而略寒的氣流，因爲華兒年紀太小，我不敢用眞氣相逼。」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故此我引用全身眞元之氣，輸入在這個孩子身上。」他淡淡地笑道：「你們說怪也不怪，他倒無甚反應。」

這確是一件不可理喩之事，以天痴老人的百年修爲，以他全身眞元之氣，要凝聚成罡勁，足可毀金斷玉。却對夏振華這孩子，無甚反應。能不使武林三傑，聞而咋舌。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天痴老人又慈愛地，撫着夏振華的雙頰，朗朗地一笑道：「如我所料不差，凝聚在華兒身上的氣流，可能係一股『地極之氣』。所謂乾爲天、坤爲地、天地合而萬物長，是爲之極致。極有太極，惟其地極之氣，泱泱大地，任其所流，或投之于物，或之于泉，或投之岩石之間，故有爲珍珠，爲利器者……」

他說時，雙手微抖，但朗笑之聲，却更爲响亮。眼角也微現淚珠。「他將毫無疑問，成爲『天下第一劍手』，爲我們揚眉吐氣。……」

然而一個月過去了，夏振華的雙目，猶未睜開。四個絕代高人都已暗中憂急，祇是都不願說出。

因爲他們的希望，全寄托在此，萬一這孩子的雙目竟因此而失去，縱或他的武功，達到舉世無匹的地步，也不過……

他們不敢深想，當天痴老人又替他行完一次舒筋活絡功力之後，深深地，又噗一口氣。

「老哥哥！這『萬年蛹』，留着也無多大用處，給華兒服下罷，或者雙目因此而復明。」追風叟惶急地說着，這個一向狂放不拘的武林怪傑，近來心情上，也有許多突變，甚至較爲沉寂甚多。

「賢弟！『萬年蛹』還有大用，華兒的眼睛，並未失明，祇是眼睛緊閉太久，不習慣于睜開罷了。」

天痴老人輕鬆地安慰着，其實他內心，也是異常緊張。因爲他眼巴巴地盼望的「天下第一劍手」，若果竟然是個盲者，豈不前功盡棄，理想幻滅。

終於，他雙目神光暴射，面上紅光大熾。「知足賢弟！煩你去這島西，我當日來此時，似聞過一陣幽香，有若丁香之味，請你去瞧瞧，這『丁香花子』，對華兒的眼睛，或有裨益。……」

「走！我陪你去！」追風叟一掃那狂放不拘之態，拉着知足翁邊說，身形邊已拔起。

這孤島距離甚短，從西至東，也不過二三里，這兩位絕世高人，祇是瞬息之間，但他們尋遍每棵樹下，每處花叢，何曾有「丁香花」的影子。

追風叟較爲急燥，幾番尋找無着，就向東面縱去，知足翁却一步一步地，仔細地觀察着。這兩人，都曾歷名山大川，對於藥物，都也曾採集不少。追風叟爲求得「萬年蛹」，不惜耗去十載光陰，三上喜馬拉雅山，終於如願以償。

雖然爲數僅是五七個，但就追風叟而言，已是目的達成，心願已足。而天痴老人也正得力於那個「萬年蛹」之功。

且說知足翁一遍一遍、從不灰心、且耐心地尋覓着。終於在一堆荊棘叢中，發現數片丁香花瓣。雖然花已失，而那一種幽幽清香，却仍然未散。

知足翁登時精神大振，一面將那些花瓣拾起，又復在那荊棘叢中尋找着，他費盡苦心，將一棵經已凋謝的丁香草，小心翼翼地連根拔起，和着幾瓣丁香花，迅速奔到天痴老人跟前。

追風叟也在同一時間，聞着一股異香，這似蘭非蘭，似麝非麝之香氣，令人神爲之清，氣爲之爽。這個武林怪傑，早也情不自禁，朗朗之笑，震得四野皆驚，迴音歷歷，眞是狂態畢露。

天痴老人等皆素知這個怪傑，也不以爲意。

追風叟四處搜尋，也未發覺這幽香之由來。偶一抬頭，他自己正站在一棵蒼樹之下。樹梢頭，立着一隻碩大無朋的蒼鷹，羽毛呈深紅色，却閃閃泛出晶光。雙目如烈焰，頭嘴似鋼刺。牠昂首而立，對追風叟立身樹下，視若無物。

追風叟心頭一動，暗忖道：「鴆毒可以置人於死，爲絕毒之物，如老哥哥敢冒險一試，用這蒼鷹之血，和之陳酒，或可使華兒雙目得啓。

不知他從那裏找來根據，雖然以毒可以攻毒，但夏振華的眼中，是否有毒，却未確定。

追風叟心中意念電閃而逝。右臂經已微微蓄勢，身形即已拔高數丈，他欲先擒住這隻蒼鷹之後，再作處置。

那隻蒼鷹不僅預有所知，對追風叟心中之事，亦似已猜測到。

當追風叟身形拔起之際，啪！啪！啪！連續三響，蒼鷹已振翅而起。長翼連撲，形成了一股勁風，令人窒息，迫得追風叟斜身飄落。

蒼鷹似欲向追風叟故意炫耀一般，待追風叟雙足着地後，牠也一聲長鳴後，昂立樹梢頭！

追風叟雖然年近古稀，但爭強鬪勝之心，却不下於少年人。尤其面前一隻蒼鷹，也竟無法擒住，那還有面目去會天下英雄？登時一股好勝之心，陡然而發，身形暴閃，倏起乍落，又忽平射而出，施展出凌空渡虛的功夫。

他的想法中，以爲倏起乍落，欲故意驚動蒼鷹。追風叟再平射而出，又復拔高數丈，以凌空渡虛身法。從上而下，任是這蒼鷹再過靈敏，豈能快過這一代武林怪傑。

但事情往往多有出乎意外者，牠不僅沉着，且靈敏異常。當追風叟倏進乍退之際，顯然牠已看出這是虛招，仍然兀立未動。

直待追風叟身體平射而出，倏的一聲嘶鳴，振翼間，紅光一閃驟然下落，而追風叟凌空下撲時，牠更斜地飛出。就在這一來一往，一下一上之間，追風叟身形撲騰反成了彼此上下易勢，自已竟被那雙翅勁風罩住。這不是一口氣的問題，實在使這個武林怪傑怔住了。顯然這隻蒼鷹，有

着絕世武功，畜類爲此，其主人武功更是可想而知了。

「難道這孤島上，果有強敵侵入不成？」這一個問題，陡然幌過腦際。不禁一陣毛髮聳然。

不僅是他個人成敗，也是整個命運，這個武林怪傑頓時幌過「一個緊閉雙目，紅嘖嘖的面孔」，一時間，又激起其如虹豪氣。暗忖道：「管你什麽人物，有我追風叟在，豈能任你猖狂若是。」

雙掌微微吐勁，一股奇大無比的勁風，已電奔而出。頓時一陣天崩地裂之響，折樹碎梢，向四面紛飛。

蒼鷹也一聲長鳴之後，振翅而起，雙翼勁風一直向追風叟面門撲到，所幸他閃避得快，故未傷着。

牠這振翅高翔，幾乎沒入雲際，但迅即瀉落，有如銀丸墜降。

任是追風叟這位武林怪傑，此際，也不禁目瞪口呆做聲不得。

因爲嘯聲震天，巨響不絕，知足翁和逍遙客也相繼撲到，直以爲有勁敵尋到。當他們發現這深紅色蒼鷹之後，也驟然一驚。

但牠也眞怪，這畜牲此際竟顯得十分柔順，尤其對知足翁，擺尾搖頭，輕嘯三聲，毫無敵意。

追風叟本已撲出，却被知足翁一手拉住。「追風兄！別急！」這蒼鷹聞聲，又呼地一聲，由樹梢疾落，昂立在知足翁身邊，其身高與知足翁肩平。這蒼鷹之大，恐宇宙之間，難再尋覓。

知足翁一手輕撫其羽毛，心中暗忖道：「老哥哥有此鷹，代以脚力，豈不方便多了，而華兒亦可得此鷹爲伴。」

他這意念，祇是電閃而逝，追風叟却冷喝道：「知足翁快退，這畜牲武功奇高，萬不可接近，安知非奸人毒計。」

知足翁還來不及回答，蒼鷹却已一陣引頸長鳴，聲震長空，但極悽厲，火紅眼珠，也似潤濕。

追風叟又朗聲說道：「鴆毒無藥可解，或亦可治華兒明目。這蒼鷹……」

知足翁面露凝霜，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道：「追風兄！且慢猜測，依愚弟看法，或者另有文章。」說完，竟又從羽毛上抹去。而蒼鷹却振翅而起，起撲之勢，塵灰四起，幾乎將知足翁撲倒。

雖然他未曾留意，這個一代武林異人，竟經不起蒼鷹偶爾一撲之勢，寧非怪事。正自一愣之間，而天痴老人的輕喚，却傳入耳際。

這「入音傳密」在武林三傑聽來，心頭皆爲之一慄。更顧不得蒼鷹，幌身就向那石屋中奔去。他們意料中，必定有人暴襲，故雙臂皆微微蓄勢。

待三傑同時奔到時，天痴老人竟朗朗地一陣長笑，而他面上更綻開了難得的笑容。

緊張的心情爲之一緩，追風叟又恢復狂態。「老哥哥！你好愜意，我們祇差點未曾急死。」

天痴老人又復淡淡地一笑道：「好教你們得知，華兒雙目，剛才倏地睜開，但旋即放聲大哭，我怕他消耗體力，才點住了他的睡穴，現在沉沉睡去。」

他邊說邊投了石屋一眼，臉上雖然還有戚容，但眉梢口角間，已隱露笑意。且不時理着他那如霜長髮。顯然他這副表情，又在深思，或者正爲着夏振華這孩子，佈署着一張理想的圖畫。因爲他理想中的「天下第一劍手」，不僅是武功高不可測，而智慧、才謀、胸襟、胆識，甚至立身處世，皆要使天下人知道這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武林三傑何嘗沒有同感，祇是他們境遇不同，故心中意念，也就略有出入。尤其追風叟，還正爲着紅色蒼鷹之事，耿耿於懷。

倏地，一團黑影暴落身邊，武林三傑同時躍退，雙臂皆微微蓄勢。

原來正是那頭紅色蒼鷹，昂立在屋之前。

任是武林三傑見廣識多，此際也掠過一道寒氣。或竟認強敵巳然蒞止，蒼鷹不過是眩惑而已。

知足翁巳一步一步向天痴老人身邊走去，但他步履十分沉重，每一步皆碎石紛飛，土陷寸許。

蒼鷹竟也視同未覺。當知足翁正欲伸手撫去時，「噗」地一聲，兩隻寬逾三數尺之健翼，又倏地振翅而飛。

不僅灰沙蔽目，刺骨寒風，令人無法忍受。追風叟的身形，亦於同時拔起，並施展着「意會神功」，竟然追去。

他去逾飄風，但較之蒼鷹之速，又顯然望塵難及。知足翁望着天痴老人凝霜一般的面色，楞楞地，幾番欲言又止。

「知足老弟！這蒼鷹是友非敵，快請追風叟老弟回來。」天痴老人的話，雖然緩慢，但却含無上威嚴。

連站在一旁愣然良久的逍遙客，也神色茫然。

「媽！嗚！」這聲音尖而且銳，十分刺人，正發自石屋中。天痴老人和知足翁，皆相繼撲入。

而夏振華却依然熟睡着，祇是兩顆淚珠，還掛在眼角。

追風叟也因蒼鷹高翔而去，無功而還，氣得兩眼發直，當他發覺在石屋中種種，也就屏息靜氣而立，愕然失色。

因爲那頭碩大無朋的紅色蒼鷹，竟站在天痴老人身邊，望着躺在石榻上正在熟睡的孩子。

一聲長鳴，這石屋皆爲之震動，蒼鷹尖嘴上，一縷唾涎，疾射而出，噴着夏振華滿臉。

孩子驟然驚醒，又「哇」地一聲哭出，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都忙着照料，祇有逍遙客一人站在屋外。

當他們回過身來。紅影幌過，蒼鷹竟又逸去。

夏振華的臉色驟變，哭聲特高，天痴老人心中一急，不自覺地用手去抹。追風叟雖欲制止，却已遲了。

天痴老人的右手，頓覺微痲，心頭不禁大駭，乃施展出「拂柳春殘」上乘氣功，竟將夏振華臉上唾涎吸取，却有少許流入眼角中。

夏振華的臉上，立時去掉一層皮，還幸天痴老人在旁，且應變迅速，否則恐已不堪設想。

但天痴老人的右手，也就逐漸變黑。倒是知足翁在旁說道：「老哥哥！快用眞元之氣逼毒。」

天痴老人祇是淡淡一笑，道：「賢弟！你快用那丁香花子之水，爲華兒洗滌眼中毒液。」說完，果眞凝氣逼毒，那知不逼還好，一條右臂，頓時堅硬如鐵，眞氣愈聚，堅硬愈增。

這使天痴老人一時也愕住了，不禁長長地嘆一口氣來。

而夏振華的雙目，則淚如泉湧，雖然知足翁在一旁洗滌，淚水始終未乾。不知何時，那頭蒼鷹，竟又立在天痴老人的身邊。

天痴老人心頭微微一慄，但未說出，但那隻右手，已變成鐵青色。追風叟却一聲低喝道：「老哥哥！留意，這畜牲，顯然是奸人鬼計……」

他的話，尚未說完，噗、噗連聲，紅影一幌，蒼鷹竟又振翅而起，天痴老人一招「獵人引路」，欲去阻止蒼鷹去路，因勁力太大，蒼鷹振起之勢，驟然降落，飄身在知足翁身邊，而天痴老人的勁道，則因石屋太小，無法收回，雖然這一代奇人，固可收發由心，却不料這招掌力，竟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但聽得一聲轟然巨響，那座堅逾鐵壁的石門，竟硬生生擊落，登時碎石紛飛，灰沙蔽目。

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都愕住了。尤其天痴老人，他的內力，固可裂石開山，但右手似受毒傷，却不料功力奇大，這才仔細望去。祇見右手，晶瑩玉潔，雖然呈紫黑色，這蒼鷹毒液，竟帮助他練成了另一種神功。甚至使流雲掌更出神而入化。

這對天痴老人的內力，對今後輸入功力而言，更是威力倍增。

天痴老人經驗閱歷，何等豐富，所遇又多，此時見蒼鷹祇是一心一意，注意知足翁行動，心頭也竟掠過另一意念，暗忖道：「莫非這蒼鷹也與華兒有關麽？」

天痴老人的身體竟也閃幌而上，蒼鷹微微一驚，但頭項已被天痴老人右手抓住，左手如電，也疾點而出。

蒼鷹一聲長鳴，却未掙扎，祇是身形微矮，天痴老人騎在背上，頓時却驚叫失聲。

原來蒼鷹翼下，也有一塊血衣，竟與那日墓中所見血衣一模一樣。

天痴老人又復在蒼鷹項下發現一塊金牌，註明蒼鷹名「飛花」，以吱吱之聲可驅之起，以口中銳嘯可召之來。

天痴老人，口中默唸着飛花二字，一手撫着蒼鷹頭上羽毛，伏在牠耳邊問道：你可是當年飛花仙子的靈鶴，如此華兒就是飛花仙子的後嗣了……」

不待天痴老人說完，蒼鷹竟已一陣長鳴，似回答，也是爲小主人欣慰。

天痴老人這才將那塊金牌解下，因爲他已明白這蒼鷹用途，心中大定，而知足翁却依然未曾停止洗滌工作。

當天痴老人移身過去時，蒼鷹兩翅噗噗連響，又飛翔而去。

武林三傑正自一驚，天痴老人的朗笑之聲，則震蕩在空際，夏振華的哭聲亦止，雙目雖然還在流淚，但已睜開，露出那黑白分明之色。

天痴老人心中之喜，自是無可言喩，因爲這個爲自己，也爲武林三傑所担心的問題，已得到了答案。

但另一個疑竇，就是那隻碩大無朋的蒼鷹，他不禁望了一眼手中那塊金牌。江湖上所作種種，使得這位絕代高手，也深覺茫然了。

當下喃喃地自語道：「飛花仙子的事實，我目下無法去查明，祇是這一段人間恩怨，我必定竭力陶冶一塊美玉來，不僅要他作人中之龍鳳，作一個中流砥柱，更祇有作一個「天下第一劍」，才能担當起武林中興亡繼絕的重責大任，爲我天痴老人吐氣揚眉，爲他自己洗雪那一篇血淚之債……」

天痴老人雖是喃喃地自語，但聽得武林三傑都心頭微顫。

不過他們的目光，都注意着夏振華，這孩子眼睛一開，淚水尚未乾，却隱露着深深殺氣。

追風叟一向心直口快，低低地向知足翁耳語道：「老兒，華兒殺孽太重，他一身有數不清的血和恨，還有老哥哥和我們三人替他惹下的痲煩。」

「哼！武林三傑，也成了畏首畏尾之人，從今日起，就將爲華兒，定下項目，我想不出十年，這個『天下第一劍』，將由此茁茁壯而長，也將轟轟烈烈，爲武林中作一番事業。」天痴老人朗朗之聲，將追風叟的話打斷，震蕩在空際的餘音，歷久不絕。武林三傑沒有人答話，祇是爆起一陣朗朗之狂笑。

夏振華此時，竟霍然坐起，他雖然聽慣了天痴老人和知足翁的聲音，却是第一次發現他們面目，故楞楞地，一時間倒不知如何是好。

「華兒！你再休息一會。」天痴老人說完，伸手在他臟血穴上按住。

夏振華全身微抖，人果然睡了過去。天痴老人左手又將他氣海穴托住，兩股迥然不同的功力，分別將他的眞氣，引入十二重樓，並衝開了「生死玄關」。

祇是孩子還太年幼，尚屬無知之年，雖然他的內力，將因年歲而逐漸增長，但他的智慧，却因玄關之窺得以開啓，眞將聞一而知十，一通而百通了。

沒有一頓飯工夫，天痴老人額上微顯汗珠，他這一遭代輸功力之後，夏振華固然成就非常，但這個一代高人，此時對他個人身體，反不加以顧惜。

「老哥哥！你趕快調息一會，華兒由我來照應。」知足翁關切地說着。

天痴老人一臉悲壯之色，但他似已完成一樁心願，雖然他依言閉目行功起來，眼角却擠出兩滴淚水。

新月初露，這孤島却是萬象更新，不僅夏振華的活潑、歌聲，「飛花」的聲震長空，振翅翔飛，武林三傑的年紀也似乎年輕了好幾年。

祇有天痴老人，每當代輸一次功力之後，終要躺在榻上，好幾日休息始能恢復，他終究是老了。

這日天痴老人在石屋中，爲夏振華又輸過一次功力後，夏振華手中握着那柄古色斑斑的「追雲劍」……（未完・二）

定時掌

（本文承自第50頁）

緊接着又是一陣槍聲，「他」才慢慢的倒了下來！

「告訴我……」他不明白地問江海容道：「你……來幹甚麽？」

江海客眸子裏淌出了熱淚，她微弱的道：「他……是我父親……」

「誰……」

「江杰！」

雲九忽然張大了眼睛，他苦笑了一下點點頭，說：「我明白了！」

江海容在地上爬了幾下，剛剛把手抓着了雲九，遂即氣力不繼，一口氣接不上，埋首地面，香消玉殞！

雲九忽然狂笑了一聲，連連的咳嗽不已，鮮紅的血一口一口的由他嘴裏噴出來，慢慢的聲嘶力竭，趨於寂然。

在四面燈光照耀中，江家的保鏢，護衛都走了過來，儘管是處於相對的立場，可是他們內心却無不浮起了一層傷感，對於雲九這麽一位民族義士的死，感覺到由衷的傷感與痛惜！

人羣裏步出了江海容的母親，她在目睹着那股凌厲殘酷的一場戰役之後，居然還沒有嚇昏過去！

現場倒斃的有她一生最親近的兩個人——丈夫和女兒，她抖顫的立在丈夫江杰身前注視了一會兒，才又慢慢的走向女兒海容身邊，兩行熱淚，滑腮而下！

「孩子……」她蹲下身子來，用力的抱着女兒的軀體，不過是一分鐘前，這具身子還是温熱活動的，可是現在却已冰冷僵硬了。海容的一隻手，仍然緊緊的抓着雲九的衣服。

母親忽然明白了女兒的心意，瞭解到女兒生前的空虛，她的心一時感到無比的懺悔和內疚！

現場儘管有那麽多人，却沒有一個人說話，只有那無情的秋風，由現場呼嘯而過，地面上的梧桐枯葉，正在風裏打着轉兒！

未幾，日本憲兵隊的警備車子呼嘯而至。

在一陣忙亂的處理之後，這一件數度轟動大上海的案子總算了結了！

大上海的每一個人，內心都留下了火熱的烙印，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永遠也忘不了那位捨身取義，一心一意志在邦國的愛國義士雲九！

× × ×

火車沉長的汽笛聲，劃破了秋夜的沉寂！

列車長比劃着手裏的三角旗子，這列黑長的破舊車廂，慢慢在鋼軌上向前移動，轟隆、轟隆的開動了。

車行指標：「上海——南京」！

車廂裏冷清清的沒有幾個人，在靠着後面窻戶的座位裏，只有三個人。

原經文、紫玲、張媽！

三個人的臉，都像冰般的寒冷，他們呆痴的對看着，有如泥塑木雕！

（全文完）

神風鬼嘯滿江紅

（本文承自第60頁）

兩人已經拔劍，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沒人理會她，她咬牙切齒的喊了一聲：「出擊！」退後七步，茫然的注視兩把寶劍，眼眶已經開始有一點淚跌下來。

柳長春已經變成浪子，生與死確是無動於中，至於滿江紅，他自負甚深，認爲必勝，故此他絕無懼色，由於這一場決鬥等於代表中日的劍術，必須分個高下，雙方出招都是十分穩重的，不敢凌空飛躍，因此苦戰了十多個回合，仍然沒法着得出那邊佔上風。

柳長春苦戰了三十個回合之後，看看美子，劍法突變，招招毒辣，搶攻對方的穴道，鎖喉削陰穿心破背，各種絕招，逐項搬演出來，滿江紅只能招架，顯然分出高下了，他百忙中也看了美子一眼，那種目光恍如死囚訣別。突然，他飛躍到空中，有如一隻大鷹，向柳長春撲下。

美子尖叫了一聲，把她暗藏在身上的短刀向咽喉一割，柳長春相距較遠，雖然焦躁，沒法施救，幸好滿江紅身在空中，趁着飛躍之際，改變方向，並非向柳長春進攻，而是向美子撲去，一劍削斷了她的短刀，及時阻止她自殺。

兩個大英雄沒法再鬥了，柳長春發覺滿江紅口裏有血，說：「帮主，你看來沒有受傷，怎會口裏有血？」

美子推開滿江紅，冷然說：「柳大俠，他想施展血花劍，咬破了唇，把一口血吐向你的眼睛，同時那把劍凌空而下，你不知道有這一招，鮮血封了眼，必然喪生，絕對不是你傷了他！」

柳長春把長劍往地上插去，說：「兩位切勿挽留我，我認輸了！」

「不，這一戰，必須有個結果。」

柳長春哈哈大笑，說：「帮主，你雖然有資格代表東洋武士出戰，我並非代表中原劍客出戰，輸了只是柳某一個人打輸，何必斤斤計較呢？」

「那麽，剛才你爲了甚麽握劍作生死鬥？」

「可以說我爲了美子出戰。」

「此刻仍未了結，你何必認輸？」

「不，這件事已經有了結果。」

「是的，美子應該屬於你的，不想你死在我的劍下，故此拔刀，她自盡，她知道我一定救她，你就不會死，照這樣看，她愛你多過愛我，她應該屬於你！」

柳長春冷靜的說：「不，她並非單獨愛一個人，一半愛你，一半愛我，完全分不出高下，假如她給我帶走，她一生懷念你，我反而自討沒趣，還是讓她留在你身邊一生懷念我吧，我已經下了決心非走不可！」說完，柳長春大踏步的走開。

他沒有回到中原，因爲他是半個元人，半個漢人，索性留在日本，變成浪人，他的行踪無定，始終遠遠離開江戶京都。

有人看見他在北海道殺了幾個惡霸，當地武林高手向他學劍，奉若神明，後來威震日本九洲的「柳生一劍」，就是由中原劍法傳入的，爲了紀念他，故此這個門派稱做「柳生」。（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邱四老的喬一龍正想動手將大四兒幹掉，大四兒雖然閃過，但脇下已中了一刀，鮑無常欺身而上，大四兒又中他的飛刀，呂仁準備出手，突然關雪羽出現將喬一龍刺死，大四兒僥倖逃脫，關雪羽從容力戰三老，又將鮑無常殺於劍下，正連想再將二老擊殺，此時忽然來了一儒服老者，自認是七指雪山鳳七先生，呂仁、謝山嚇得魂飛魄散，知道他們刦災銀不成，又傷了大四兒，正想逃走，二人卒被鳳七先生誅殺，關雪羽姑且爲秦照等人請命，要求災銀一併放行，鳳七先生那肯放走他們和銀兩，關雪羽只有擺明一定要保護災銀要和鳳七一拚……

寧爲刀下鬼　捨身救黎民

鳳七先生冷竣的臉上，這一霎便連一絲笑容也沒有了。他一聲不吭的由身上革囊之中，取出了一副銀光燦然的怪樣手套，迅速的戴好手上，向着關雪羽揚了一下道：「來吧，姓燕的，把你們燕門絕技七十二手『燕子飛』劍法儘情展開來，看看能是我敵手不能？」

鳳七先生說這番話時，目光微滯，神色自若，却是鎭定的可怕。

一霎間，他那雙細長的瞳子間，交熾出一種奇異的光采，怒怨合滲，令人不敢逼視。

正因爲他出口說出了燕家七十二手「燕子飛」絕技，又拿出了這雙奇異的手套，使得關雪羽陡然爲之一驚。

「啊——金剛白犀爪——！」脫口報出了這個名子，一時爲之瞠然。

鳳七先生細目微微一乜，十分詫異的道：「咦——你小小年紀，如何識得我這獨門兵刃？」

關雪羽想了一想，終於不明所以的搖了搖頭，他實在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忽然說出了這個自己並不熟悉的名子，「金剛白犀爪」？——到底又從何得知？

鳳七先生冷冷一笑道：「你果然是燕追雲之子，沒有錯麼？」

關雪羽回以冷笑道：「天下豈有冒充人子之理？前輩又何必多此一問？」

鳳七先生怒視着他，又自道：「你母親便是出身青城望族的『關飛卿』了？是不是？」

這一下關雪羽便是想要保持鎭定也不能了。

蓋因爲識得「燕字門」如今的掌門人燕追雲不足爲奇，識得他妻子關飛卿者，却未之聞，嫁夫從夫，娘家姓氏已甚少有人提及，更何況連名帶姓的被人直呼而出，誠然是稀罕之事。

「說呀，你怎麼儍啦？」

鳳七先生這一直言逼問，便不禁曝露了他隱藏胸際；不足爲外人道及的隱私。

關雪羽猝然與他那一雙眼睛接觸之下，由不住爲之心際一顫，蓋以「目爲心之神」，一個人的目光所顯示，最能代表他的內心思維。

眼前鳳七先生眼睛裏所交熾的光采，豈止忿怒而已？簡直是無限殺機。

關雪羽還沒有接觸過這麼可怕的一雙眼睛，難怪他有些儍住了。

「不錯——」他微微點了一下頭道：「你所說的，正是我的母親，前輩你何以問起？」

鳳七先生忽然朗笑了一聲：「你就不必再多問了……你們燕字門七十二手燕子飛絕技，號稱天下無敵，來來來，今天就叫你長長見識，看看又較我金鳳堂的絕技如何？」

關雪羽見他逼迫如此之甚，尤其在提及自己父母後，更似像有無邊怨恨，莫非他曾與自己父母早年結有仇恨？此番遇見了自己，便拿自己來復仇洩恨！——果眞如此，只怕今夕凶多吉少了。

雖說如此，他却也不敢辱沒了燕家門風。

——當下，關雪羽抱劍冷冷說道：「前輩既非要在下獻醜出劍，敢不從命，只是敝門七十二手燕子飛絕技，何等高奧，豈是小可得能盡窺堂奧？只不過涉及十之二三而已，前輩如指名要在下獻醜此技，只怕更令你老人家大失所望了！」

鳳七先生冷森森的笑了一笑，微微點頭道：「以你年歲來說，這幾句話倒也並非是假，就算你未能全會，十之二三也大有可觀……你只管施展出來就是。」

關雪羽搖頭道：「這一點，也只怕萬難從命。」

鳳七先生怔了一怔：「爲什麼？」

關雪羽道：「在下離山之時，家父特地關照，如非性命相關，或是深仇大怨，本門這套劍法萬萬不得施展，前輩又與在下有什麼深仇大怨，非要在下施展這套劍法，以性命相搏不可？」

鳳七先生雙眉展了一展，似有無邊怨氣，却又一時說它不出，倒似被關雪羽這幾句話忽然問住了。

——忽然他冷笑一聲道：「倒是與你那父親一樣，生就他一張利好，好口，看來你是非要到性命相關之際，才肯施展這套劍法了，這個倒也不難，你只管放劍過來？」

關雪羽持劍平胸道：「前輩要怎麼一個打法！」

鳳七先生陰森森笑了一笑：「既是性命相關，自然無所不用其極了，哼哼，你只管放心，以我如今身份地位，自不能傳話出去，說我欺侮你一個晚輩，也罷，今夜我便自束一手，只以一隻右手對招，你便無話可說，總可全力一搏了？」

話聲一頓，只見他左手一收，自由袖內抽回，左面便只賸下空袖一個。

——至此，他再也不願與關雪羽多費唇舌，低叱一聲：「看招！」陡地騰身而起。

好快的身法！

冷月之下，只見得鬼影一條，才見幌動便已臨空而下，到了關雪羽頭頂之上。

關雪羽自然知道，眼前這位主兒，較諸昔日大敵「金鷄太歲」更要厲害十分，更何況他心懷仇讎，雖說是單手應敵，自己也只怕在他手下討不了什麼好來。

鳳七先生急於迫戰，不惜以長者之尊，搶先出手。一經發難，絕不留情。

一片疾風，夾着鳳七先生自空而降的人影，眞個快若流星，隨着他落下的身勢，一隻燦燦銀光的右手，摟頭蓋頂般地，直向着他頭頂上直抓下來。

關雪羽在鳳七先生身子猝然落下的一霎，忽然間覺出身上一緊，已知爲對方所練的無形罡氣罩住，這一霎不啻是生死存亡要命關口，如果說關雪羽心下張慌，只須一動，突圍不出，即使落在了對方算計之中，不死必傷。

——他屢經大敵，加上近來用功益甚，功力雖未必進展多少，但却已實在具有臨陣大敵的豐富經驗。

也就因爲這樣，眼前在鳳七先生的全力發動之下，他却能好整以暇的保持着從容鎮定。

既然是生死相搏，關雪羽爲保命計，便不能不施用其極——他早已聚集全身內力於長劍，這時身子不動，却將一口長劍霍地向外揮出。

這一劍由於眞力內聚，一劍翻出，可眞有翻江倒海之勢，銀芒遍洒，有如飛泉萬點，在這個劍勢裏，鳳七先生全身上下俱都在包抄之中。

對於鳳七先生來說，這一手實在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並非是他輕敵，而是沒有想到。

眼前情形是，鳳七先生如果不立刻抽招換勢，關雪羽固然難逃毒手，可是他本人却也決計逃不開關雪羽的此一反手劍毒招之手。

反手劍也許不甚可怕，而加諸在劍上的內烝功力，所泛出的那一天劍芒，却是大大不可輕視——兩相權衡之下，鳳七先生便不得不有所顧忌了。

只聽見「錚！」然一聲脆响，鳳七先生帶有白犀銀芒手套的一隻怪手，攻擊在對方長劍劍身之上。

也就是借助於這麼一擊之力，鳳七先生的身勢却有如翻天鷂子一般，陡地騰空直起，就勢一個疾翻，噗嚕嚕衣衫盪風裏，忽地墜落地上。

動如風，靜如山。起落間，有如野鶴戲空，稱得上「雷霆萬鈞，冰雪一片」。

一經站定之後的鳳七先生，便是絕不留情，只見他右手揮處，劃出了一道既直又細的銀色光綫，直向着關雪羽正面劈落下來。

關雪羽對付這等大敵，那裏敢絲毫大意？稱得上「全神貫注」。

鳳七先生第二招一經撤出，關雪羽立刻警覺到對方所施展的乃是一種功力的極致——「透點」打法，所不同的只是「化點爲綫」而已——可不要小瞧了那細細的一綫銀光，其間却聚集着幾乎爲之爆炸開來的無比功力，其目的當在於攻破關雪羽運施的護體內力。

關雪羽萬萬無能抵擋！

以鳳七先生內力之精純，這一式「透打」的手法，那怕是一堵青石，也將會爲之中分爲二。偏偏關雪羽却別有觸類旁通，這就更令鳳七先生暗自驚異不置了。

原來雪羽秉性極爲聰明，前此自姜隱君處領會了轉借力道的奧妙之後，歸返之

後，自己曾經無數次的加以勤習，即為他觸類旁通了不少。

須知姜隱君此一「借力引力」的身法，在武林之中還是創舉，端的開前人未有之境，關雪羽加以融諸對打招式之內，亦是前所未見。

其實這一些雪羽並不自知，只是情急之間，一時不加考慮的施展出來而已！

眼前，在鳳七先生凝聚真力的一擊之下，只見關雪羽橫劍上撥，「嗆！」地一聲，一劍一手又自迎着了一塊。

原來鳳七先生那件所謂的「金剛白犀爪」，乃係選自異獸白犀頸上之皮，復經諸般浸製，再着以極細而密的一層細細鋼絲，原已是百刃不傷，若是再加真力貫注其間，便為無堅不摧，關雪羽所施展的這口「青桑劍」若非百煉精鋼所製，只怕在與對方初次一擊之下，便已折斷。

——這時，雙方第二次交接之下，鳳七先生便着實不客氣，五指彎處，用力的摳住了對方劍身，陡然之間，以無比內力加諸其上。

按說，在鳳七先生如此力道之下，關雪羽這口劍萬萬無能保存了，他却偏偏身有異術，身子一斜一正，劍身一高一低，驀然間像是斷了綫的風箏一般，借力引力，飄身於兩丈以外。

鳳七先生似乎吃了一驚，雙眉乍然一挑，身子倏地直射而起，疾如箭矢也似的撲向到關雪羽身前，右掌一探，作波浪狀一起一伏，跳開了關雪羽的長劍。

「噗！」地一掌貼向關雪羽的面頰上。這一貼一抓，配合施展，在鳳七先生施展起來，原應是萬無一失，偏偏這一次又再出了意外。

——他這裏掌力方撤，却只覺得掌勢之下的關雪羽，有如蛇也似的一般滑溜，不容他接下來的那一抓用實，對方便先已脫身而出。

只是這一次却沒有前一次那般瀟洒自如，足下打了一個踉蹌，却如螺絲轉兒般地打起轉來。

關雪羽雖然自己已揣摩出一些力道的巧妙運用，到底運用不熟，再者鳳七先生這一招內力十足，躲過了正鋒，閃不過偏鋒，才致會出現眼前這般狼藉！」

只是看在鳳七先生眼中，却是無比的震驚——

「咦——」他直瞪着關雪羽，逼近一步道：「你這是什麼身法？這可是你們『燕字門』的身法，你是從那裏學來的？」

關雪羽在一陣子疾轉之後，好不容易站定了，一時餘悸猶存，只認為僥倖逃過了對方三招，却沒有想到他之所以能夠逃過這上來三招，全在於自姜隱君處得來的靈感，本身還不自知，鳳七先生這麼一着，他竟然傻住了，一時不知何以置答。

鳳七先生冷冷一笑道：「能夠逃開我這『白骨三爪』的人，當今武林中人還不多見，你這是什麼身法？快說——」

關雪羽經他這麼一說，心裏不禁為之納悶，自己正在琢磨着，不知如何作答。

鳳七先生因一連問了兩次不見對方回答，只以為對方存心奚落，不由大是忿恚，他自負極高，自以為當今人世已罕有敵手，想不到對方一個後生小輩，竟然一上來就逃過了自己頗具實力的三招，在他來說，實在是大無顏面之事，頓時無名火起，這就要給關雪羽一個厲害。

「很好，這可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手下無情——」

說話之間，就只見他身子微微向下一矮，但聽得「吭吭！」一陣子密如貫珠的骨節響聲傳自他瘦長的軀體，陡然間他瘦削的身子，一下子像是漲大了許多。

黑夜裏，難得看清他的臉色如何，想來必當也換了顏色——像是有一轉突然與起的疾風，環繞在他身側四週，地面上飛沙走葉，起了一陣子沙沙聲響。

關雪羽那裏知道，鳳七先生疾怒之下，眼前即將就要施展出他在雪山苦練經年的「無敵混元氣功」，以他浸淫功力之深，只怕一經施展，關雪羽再想保全性命，勢將萬難了。

像是一個猝然充氣的大球，鳳七先生身子忽然向前移動了一些，樣子輕飄飄的，分明足不沾地。

「燕家小子——你這就納命來吧！」

一面說着，鳳七先生緩緩推出來那隻戴有白犀皮手套的右手。

怪道的是，這隻右手看起來忽然像是漲大了許多，五指箕開，有如五股鋼叉。

這一掌顯然內力灌注。

隨着鳳七先生緩緩推出的這隻右手，地面上飛砂走石，眼看着就有雷霆萬鈞之勢——

猛可裏，傳過來一聲女子的嬌呼——

「不要——」

緊接着長衣飄風，一條人影極其迤邐的閃向眼前。不偏不倚，正好落身在鳳七先生與關雪羽之間。

鳳七先生一驚之下，不得不把臨時待發而出的掌力吞住，硬性的收了回來。

猝然現身的那人，正是鳳姑娘，在緊接着的一聲「爹爹！」之後，竟自向着父親屈膝跪了下來。

「這是幹什麼？」鳳七先生頗有怒色的道：「為他求情？」

「爹……你老人家就饒了他吧……」

鳳姑娘邊說邊低垂下了頭，她語音顫抖，根本不敢與父親眼睛接觸。正因為父親家居嚴謹，說一不二，鳳姑娘雖然拚出致命的求了情，可是却沒有把握爹爹是否真的就買了自己的賬，一個降怒下來，只怕非但救不了關雪羽，連自己也連帶着遭殃。

她心裏這般地沒有準兒，才敢於怕成了這樣，連看也不敢多看父親一眼。

甚久之後，才似乎聽見了傳自鳳七先生那邊的一聲冷笑，又像是傳過來微微的一聲嘆息。

鳳姑娘這才敢偷偷地抬起了頭，果然，父親的神態已大見緩和——那充滿了內氣的胖大身子，已然恢復原樣，一番激厲的殺招，總算過去。

「妳起來吧！」說了這句話，鳳七先生再也不多看女兒一眼，一逕的來到了關雪羽身前，一雙細長的眼睛，霎時間已在他身上轉了幾轉。

既然是愛女代他求情，總是事出有因，倒要看看這個被自己女兒垂青的人，是否值得？

盛怒既去，心情漸趨平和，所見自是不同。

微微一笑，他遂即轉向秦照等一行八人身前。

關雪羽正自尷尬，一口長劍拿在手裏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乍見此情景，只以為鳳七先生待向秦照等出手，心中一驚，慌不迭閃身而起，攔在了秦照身前。

「前輩你——？」

「怎麼，你還要多管閒事？」

關雪羽慨然長嘆一聲，將一口長劍收入鞘內，眼巴巴的看向鳳七先生道：「前輩務請手下留情，饒恕他的人不死，在下願以生命相殉，尚祈前輩破格成全——」

「哼——」鳳七先生冷笑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只要我饒了他們八個，你甘願以命相抵，可是？」

關雪羽道：「正是此意！」

鳳姑娘叫了一聲：「爹——」慌不迭跑過來，瞪向關雪羽道：「你瘋了？……」再看向父親道：「爹——別聽他胡說八道——」

鳳七先生目光直視向關雪羽：「這樣吧，你也不必死，只要你答應隨我返回雪山，住上幾個月，這八個人我不但可以放他們回去，連帶着這些銀子，我也不要了，你意如何？」

關雪羽想不到他竟會有此一說，一時寬心大放道：「我答應——只是……」

鳳七先生眉頭一皺，冷冷道：「怎麼，你不願意？——」

目光一掃秦照等八人道：「那麼他們八個可是非死不可了！」

關雪羽嗒然道：「只要前輩放過他一行八人連同災銀平安離開，在下之一切，甘願聽候前輩任意發落，絕不反悔！」

鳳七先生一笑道：「很好，有你這句話就行了！」

話聲出口，人已颺然躍起，如同旋風一陣，自現場各人頭頂上快速掠過，却於此時，施展出獨家解穴手法，俟到他身形落地之後，那些先時被遭點穴之人，却都一一復元如初，被解了開來。

想是被點了穴道，佇立過久，這時猝然被解開來，一個個疲憊不堪的俱都坐倒地上，喘成了一片。

他們當時雖然被點了穴道，但是聽覺知覺俱在，雙方一番對答俱都聽在耳內。

「千手神捕」秦照不俟稍息，即刻拜倒關雪羽身前，一時淚下如雨。他雖不說關雪羽何許人也，但關雪羽捨身援助自己的這番大義隆情，却不容他不感激涕零，一番感銘之後，復向雪羽請教姓名。

關雪羽並無矯情的報出了姓名，秦照聆聽之下，銘記在心，正待離開，關雪羽却又喚住了他——

「秦兄留步！」

秦照回身道：「恩兄還有什麼事要囑咐麼？」

關雪羽看了鳳七先生父女一眼，有話欲說，却又有所顧忌。

鳳姑娘自是省得，不由嗔道：「我爹既然親口答應放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找他們麻煩，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關雪羽見她這麼說，情知非虛，也就打消了心中疑慮，隨即向秦照道：「尊夫人李紅姑已為我救出危境，目前寄託在寧國府『矮金剛』鮑玉府中，你事情一完，即可去彼處尋她，夫妻相會便了！」

「千手神捕」秦照聆聽之下，不禁大為驚喜，他原以為紅姑也同自己父母一併喪生，這時才知仍在人世之間，既驚又喜，只疑身在夢中，自是把關雪羽感銘心肺，永世不敢稍忘。

鳳七先生果然言出必踐，秦照等八人乃得揹負災銀全身而退。

關雪羽也自然言無反悔，只得隨同他父女返回「七指雪山」——他顯然心存不解，此行宗旨如何？只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也就無話可說。

× × ×

佛堂的禮佛蒲團上，長跪着一名素臉淨容的姑娘——她便是新近來山不久的麥小喬了。

長長的秀髮，披散在肩後，上身筆直而削瘦，身上披着黑色的海青，着芒鞋，白襪。還未曾剃度落髮，也未曾說過「三皈依」她便已自個兒的這樣裝束，老和尚顯然却也拿她沒有辦法。

佛堂很小，最多也只能容納數人跪拜之用，若談到靜修、參拜，便二三人已夠多了。

——一抹斜陽照見着佛堂的正門，碧竹綠影裏，見一橫匾，上書「停雲」二字，佛經中有謂「停雲去塵」、又云「去俗」，想來便是這個意思了。

小小佛堂，淨無點塵，有一尊二尺高的紅木佛相、供桌、蒲團，捨些便再無長物。

所謂入寶山而沾聖迹，聞梵音而淨儀容，雖然來山不久，不過六七日，麥小喬已出落得一塵不染，她飯蔬飲水，日誦經文，望之清澈，直似神仙中人了。

然而，祇是淨儀容是不夠的，老和尚給了她一卷薄薄經文，謂「持律篇」，她的初步從佛工作，便祇是「念佛」一途。

老和尚說得好：唯唸佛可以「明心見性」，能深入此一門，便足夠了，而「持律」是專治感情病的一貼妙藥，人在佛前，心歸界外，即為佛子，亦難「了生死」，那樣的從佛，真所謂「比丘滅盡，白衣傳法」，可真是有辱佛門了。

是的，在參透高深的佛經之前，在俗心未去之際，在怯慮長思未除……一切復一切的孽業未盡消除之前，便只有這「持律唸佛」之一途。

麥小喬只隨着廟裏的時間作息，早上她甚至於比廟裏的和尚起得還更早，晚上她更睡得比他們還更遲，古佛青燈，專心唸佛，看來她確似什麼都不想了，然而事實上呢！——她是那麼的苦惱，想忘的事情是那麼的多，偏偏一件也忘不了，丟不掉，為此，她恨自己，暗裏咒詛自己，流過不知道多少次眼淚……

「出雲寺」正殿的鼓聲響了，今日的日課到此結束，接下去便應是晚膳時間。

麥小喬恭敬的在佛前三次頂禮，膜拜，唸了一聲「喃嘸阿彌陀佛」，慢慢地站起了身子。

這一次誦經參佛的時間特別長，為了要把這整卷經文誦完唸熟，她中午竟自廢了寢食，發了次狠心，到此刻為止，她已

在佛前，足足跪了有四個時辰，這時一經站起，只覺得頭昏眼花，雙膝發軟，「啊！」了一聲，差一點又坐下去。

佛龕之後，垂掛着細竹編製成的簾子，裏面那個小小的房子，便是她如今下榻的「香閨」了。

裏面的擺設，再也不見昔日的華麗，只有一几一榻，一張方桌，一把椅子，如此而已。

另外角落裏有一瓦缸，裏面裝滿了清冽的山泉，那是來自高山的溶雪，清寒徹骨，嚐在嘴裏，微微的有一點甜甜的感覺，用以烹茗，固不待言，掬上一捧洗個臉，也是別有滋味，妙不可言。

麥小喬俗家的衣服，一股腦的都收起來了，就是她隨身佩帶的那一口劍，也用青布緊緊纏起，壓在了被褥之下，俗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端看她是不是放得下這一口寶劍了。

從前天，她就去約見出雲老和尚，誰知到今天還沒有見着，原因是老和尚入定去了，總得兩三天才得醒轉，是以這兩天他越加的感覺心緒愁苦，除唸經之外，無所事事，老和尚說唯唸經能治一切心疾，眞有這麼靈嗎！最起碼，到今天爲止，麥小喬還無能體會。

用冷水洗了個臉，揉着發痠的雙腿，坐在牀上祇是發呆。

幾隻小鳥、白鶴，翩翔着就落在了窗前，山頂上穹空處，有一道彩虹，色彩絢麗極了。

好幾個廟裏的和尚，連袂來到崖前，面對着斷崖長空，指指點點的在玩笑着，敢情他們的日子過得並不寂寞，頗能自得其樂。

麥小喬由榻上站起來，心裏想着：不行，我不能老這麼發呆，久了可會生病，得自己找點兒樂子，去跟師父們聊聊，也許其中自有樂趣。

自從她來到了廟裏，和尚們都知道了，大家祇是詫異，這廟裏從來就沒有住過女人，也從沒有掛單借住過尼姑，現在平空來了個俗家姑娘，一住下就不走了，不能不說是前所未見的稀罕之事。

和尚們心裏儘管猜疑，却也不敢作聲，人是老方丈帶來的，誰敢吭聲呢？再說這位姑娘自一住進來，就沒有出過房門，除了負責服侍她的那位小沙彌「明法」之外，簡直就沒有別人見過她的廬山眞面，她的來並沒有爲廟裏帶來任何不安，也就何必在意？

日課之後，晚膳以前，約莫有半個時辰左右，似乎是僧人們唯一的自由時間，因爲晚膳之後不久，接着又有晚課來到，接下去便一天結束，早早的休息了。

是以，這個時間裏，僧人們特別感覺到輕鬆愉快，交談一些日常瑣碎，講經論武，便是嬉笑調鬧，祇不失赤子之心，也各自由他去。

麥小喬一逕來到崖前，隔着淡淡的一片雲烟，見着了對崖倒掛下來的一道瀑布，水花四濺裏，霧氣蒸騰——這便是那道五色彩虹的成因了。

一個年輕的和尚指着這道彩虹說：「這是五色仙女橋，我來廟四年，還不多見呢！」

另一個楞頭楞腦的和尚，直眉豎眼的道：「什麼叫五色……仙女橋？……仙女，那裏來的仙女？」

年輕和尚嘻嘻笑道：「說你傻，你可眞傻，連仙女你都不知道，你都知道些什麼？」

「這……」楞頭楞腦的和尚吶吶道：「好師兄，你就告訴我吧……誰是仙女，仙女都長得什麼樣？」

他舔了一下厚厚的嘴唇，臉上帶着一些靦覥。冷冷的道：「……聽說仙女都……都很美，是不是？」

「傻小子，那還用說嗎——」

——這個小和尚長的眉清目秀，樣子透着機靈，他叫「明智」，楞頭楞腦的叫「明本」，都是廟裏最末的一代和尚，這一代一共只取了六人，却分先後秩序，拿眼前兩個來說，「明智」就較「明本」早來了兩年，而「明本」又較最後來的「明法」要早一年，所以後來的「明法」便只能稱得上是個「小沙彌」，連聽經論典都輪不上，只是操持一些閑雜事物。

聽他們談話，不脫凡雅，倒是怪有意思。

聰明的「明智」常愛拿愚魯的「明本」開玩笑，事實上，他確實也較「明本」懂的要多。

「哈！你可眞是『老太太上鷄窩』——『笨蛋』（奔蛋）一個，仙女不美誰還美？」

「美……美個什麼樣？」

「什麼樣？」搖着小腦袋，明智想了想說：「早先出家以前，你總見過站在門上牆上的年畫吧？」

「年畫？」明本咧着咀笑了：「那當然見過！」

「對了！年畫上的女人你說美不美？嗯？」

「那當然美……只是……畫的是仙女麼？」

明智正色道：「當然，你可眞笨透了，什麼八仙過海啦，麻姑上壽啦，嫦娥奔月啦，什麼何仙姑啦，藍仙子啦，這些漂亮的女人，統通都是仙女，你說說看該有多美？」

左右看了一眼，小和尚壓低了嗓子，說道：「誰要看上了一眼，夜裏準睡不着覺……」

又問道：「睡不着……爲什……麼？」

「爲……爲，爲你個頭，連這個你也不懂，你怎麼活來着？眞是……怎麼師父會挑上你這麼一個笨貨來廟裏！眞氣死我了！」

他還眞氣的不輕，一面說一面唉聲直嘆氣，大有「對牛彈琴」的味兒。

「你不要罵我嘛，師……兄，人家不知道嘛！」

「不知道，你難道美醜也不知道？」

「那當然知道……」

「你說說什麼是美，什麼又是醜？」

「那……」明本舐了一下厚厚的唇，吶吶道：「嫦娥！是美。豬……豬八戒是醜……對不對？」

「算你小子還沒白活，看你再活活，連鷄蛋鴨蛋都分不清了！」

（未完）


H.K.N.G